武俠世界

鉄馬金戈（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 馬騰・著

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一隻栩栩如生的鉄馬，竟然與一處傳說中的寶庫牽連起來，引得江湖武林中那些財迷心竅的人四處追尋，欲得到金戈鉄馬……兩位年輕高手莫名其妙地捲入漩渦中，一位女孩子不惜以身作餌，幾位黑道煞星爲寶而亡，過程緊張刺激……



$4.00

第25年
9
革新號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刋一部新派脫俗湖海恩仇錄故事「鐵馬金戈」，由馬騰執筆。內容叙述一羣財迷心竅的武林人物，為了發現一柄純金打造的金戈和一隻栩栩如生的鐵馬出現江湖，視為奇寶，展開角逐追尋，因而掀起了不少巨波駭浪，過程更涉及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秘密，說來累贅，還是請各位讀者參閱今期本刋第三頁吧。

**　　**　　**

「魔與道」及「無敵劍」兩個連載中篇故事，今期同時終結。前者故事把「正邪」、「魔道」二者之分野剖析詳盡，發人深省，值得一讀。至於「無敵劍」之年青俠士劉稼，他的一段戴天仇也由自己親手報却了，可堪告慰。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下期我們刋出高皐先生一個簇新中篇故事：「鷹飛江南」，敬請留意。

**　　**　　**

西門丁下期又有新作刋出，湖海驚魂錄之「水晶宮」，詭異恐怖，驚心動魄。講述一個青年刀客出關赴生死約，途遇一隊送葬隊伍，當他走近時，棺材裡突然滲出一串血珠……欲知其詳，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72.7.20.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9期
（總號124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脫俗 湖海恩仇錄

鐵馬金戈

馬騰·文
可飛·圖

金戈出現 你爭我奪

一陣陣喊殺聲隔着一座山頭傳了過來，令到薛策勇忍不住停下脚步來。

薛策勇今年剛滿三十二歲，祖籍山東太原府，乃是太原世家一品刀薛暮聖的獨生子。

所謂虎父無犬子，薛策勇沒有辱沒家門，十九歲出道，至今十三年，還未有人在他刀下討得了好去，江湖上送了他一個外號——勇刀，據曾經於五年前偶爾觀賞到他與霸刀一較高下的刀法名家刀魂司馬痴說，他的刀法已臻乃父一品刀薛暮聖的境界，不出五年，其在刀法上的造詣，當超過乃父。

刀魂司馬痴一生醉心於刀法上的修鍊，其在刀上的造詣，已被武林中公認爲第一人，而他生平甚少讚許一個人，薛策勇還是第一個被他讚許的年青一輩中的刀手，以他在刀法上的精深造詣，眼光當不會錯，那就是說，薛策勇乃是武林中最有前途的一位年青刀手。

薛策勇自然也聽聞司馬痴對自己的讚許之詞，不過他不是一個輕浮驕狂的人，相反，他謙虛踏實，聽了司馬痴的讚許之詞後，反而更加兢兢業業，對於祖傳的刀法埋首苦研精練，如今，他已卓然成爲一位刀法大家。

× × ×

江湖中人的好奇心可說比平常的人強烈得多，而薛策勇不但是個江湖人，而且生來就具有比別人強烈的好奇心，那陣陣吶喊殺伐之聲不斷傳來，令到他好奇心大起，再不猶豫，身形一轉，朝着山頭躍掠上去。

這座山本就不高，嚴格點說起來，只能稱之爲山崗，故此薛策勇很快便掠上了山頭。

從山頂上往下看，一眼便看到那面山脚下的一片平地上，有如兩軍對壘般，兩批人馬列陣對峙着，吶喊聲正是從那些人的口中發出來的，大概是以壯聲威吧。

薛策勇由於是掩在一棵樹後，所以沒有暴露出身形，但就算暴露相信下面對峙的雙方也沒有機會發現他。

因爲對峙的雙方皆全神貫注着對方。

薛策勇打量着下面對峙的兩批人，發現那些人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對峙的兩批人中，左面的人數較多，沒有一百也有八九十，全部穿灰色勁裝，只有當中特別扎眼的八個人，穿的是錦緞長袍。

右面那批人的人數就比對方少多了，只有三四十人，在氣勢上自然不及對方，全部穿青色勁裝，只有三個人是例外。

那三個人亦是在當中，遙對左面那八名錦袍人，左右兩人年紀在四十上下，穿藍緞上衫，只有當中一人例外，穿的是鐵黑色的長衫，但已束了起來，年紀與薛策勇相仿，却手執一柄金光燦然，足有丈二長的金戈！

這人生得軒昂豪邁，氣宇不凡，配上那一柄金戈，有如一位統軍大將，也像一位下降的天神。

薛策勇一眼望到那人，便生出一種惺惺相惜之感，自然對他多看兩眼。

雙方的人數這樣懸殊，照道理，人多的那一方應該絲毫不考慮地衝殺向人少的那一方，以排山倒海之勢，將對方擊潰才是。

但人多的那方盡管氣勢很盛，發出的吶喊聲蓋過了對方，但却像有所顧忌一樣，只是在虛張聲勢，就是不發動攻勢。

薛策勇看得有點奇怪了，不明白人多的那方到底忌憚什麽。

但他很快就猜到了，左面那批人可能是忌憚手執金戈的那條漢子！

這時候他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反正又沒有什麽急事在身，何不看個明白。

× × ×

左面那八名錦袍人當中，一名年約五十上下的歪鼻漢子驀然揮了一下手，那面的人立時靜下來。

對面那批人亦隨即不再吶喊。

吶喊聲一歇，本來是殺聲震天的，這時却靜得像九幽地府一樣，幾乎可以聽到那些人的心跳聲。

薛策勇受了感染，也不由屏息着向下觀看。

「呔，夏侯仲豪，你到底交不交出金戈？」那歪鼻子氣足聲宏，聞其聲已知道他內功不弱。

薛策勇不由移目望向那歪鼻錦袍人，同時在心裏感到有點奇怪，難道雙方這樣劍拔弩張，就是爲了那天神般的漢子手上的金戈？

金戈雖然價値不菲，但武林中人有不少兵器也是用金來打造的，若說左面那批人是爲了奪取那柄金戈而大動干戈，那麽，武林中豈不是永無寧日，每時每刻皆有厮殺了？

手執金戈那天神般的漢子朗聲道：「閣下原來是爲了某家手中這柄金戈而勞師動衆，將某家等攔截住，某家還以爲與閣下有什麽過節，現在總算明白了。」原來那手執金戈的漢子就是夏侯仲豪。

薛策勇這時也省起了，這夏侯仲豪乃是關外第一條好漢，由於天生神力，加上幼承一位隱世之異人的傳授，其一身本領在關外允稱第一人，此人性情豪爽，嫉惡如仇，自他出道以來，關外一帶的黑道人物歛跡了很多，不少從關外流竄到關內各地找生活去了。

夏侯仲豪震動關外的一戰，乃是在他出道兩年之後的一戰。

那時候他才二十三歲。

當時在關外一帶，最有勢力的一帮黑道悍賊，乃是盤踞在白山九里寨的那帮山賊。

九里寨名符其實，足有九里那樣長，九座寨子順着山勢而建，最頂也是最大的那座寨子，就是總寨。

而每一座寨子皆由一位寨主把手，九座寨子的人數不下千人，聲勢異常浩大。九位寨主更是黑道上名聲响亮的煞星，尤以總寨主人熊孟霸，二寨主怒金剛洪威最厲害，這兩人皆有萬夫難擋之勇，難怪連黑道上不少有名的人物，也畏懼他們幾分了。

九里寨由於勢力浩大，隱隱然有領袖黑道之勢，當時關外白道中勢力最大的盤龍莊，也不敢惹他們。

但出道只不過兩年的夏侯仲豪却敢！

那大概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吧。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夏侯仲豪單人匹馬，手執丈二長戟，獨闖白山九里寨！

（那時候夏侯仲豪用的不是金戈，而是用長戟。）

他闖寨的時候天才亮，但到他下山的時候，天已全黑下來，而雪也更大了。

那一戰之激烈，據後來一些四散逃離九里寨的嘍囉說，可用動驚魄心、山崩地陷八個字來形容。

夏侯仲豪下山時全身披血，長戟斷折，但九位寨主也全都喪生在他長戟之下。

那一戰之後，九里寨從此土崩瓦解，不復存在。

而夏侯仲豪自那一戰之後，聲名大噪，威鎮關外，奠定了他的地位。

× × ×

薛策勇是一代豪傑，對於像夏侯仲豪這樣的人物，當然心儀不已，這一次他竟然意外地遇上了。

他不由又將目光移到夏侯仲豪身上。

「夏仲侯豪，你雖然稱雄關外，但咱們却不怕你，這裏可不是關外！」那歪鼻子錦袍人厲喝。

夏侯仲豪陡地豪笑起來。「那麽閣下爲何還不動手？乾耗這許多時候！」

薛策勇聽到這裏，恍然明白爲何歪鼻子錦袍人那面人多勢衆，却遲遲不敢動手的原因了。

那大概是口中說不怕夏侯仲豪，實則忌憚得很。

歪鼻子錦袍人看樣子是那批人的頭子，嘿嘿冷笑道：「老夫遲遲不動手，是體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欲大開殺戒，你難道忍心爲了一柄金戈，而令到手下慘遭戳殺麽？別忘了，你是一位大俠！」

這歪鼻子錦袍人的口舌倒很犀利，只不知手底下功夫如何。

薛策勇聽了那歪鼻子錦袍人的話，不由認眞地打量起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戈來，但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那柄金戈有何奇異之處，也因此想不透歪鼻子那伙人爲何要勞師動衆，搶奪那柄金戈。

不過，他認爲那柄金戈必有值得搶奪的價值，只要看下去，一定可以弄明白。

這就引起了他更大的興趣。

「閣下說得倒好聽，明明是攔途截刼的強盜，偏偏將自己說成菩薩心腸的善長仁翁，某家還未聽過這樣荒謬的道理。」

夏侯仲豪的詞鋒也不弱。

薛策勇聽了，也不禁暗自喝采。

「某家還未請敎閣下大名，是何來歷？」夏侯仲豪目注那歪鼻子錦袍人。

薛策勇不由暗自好笑起來，原來雙方對峙了這樣久，敢情歪鼻子錦袍人那批人馬竟是半路殺出來的一批神秘人物。

「老夫毛仁。」那歪鼻子錦袍人傲然說。

薛策勇一聽，心頭跳動了一下，鬼手斷魂毛仁這個名號，他是聽聞久矣，原來眼前的歪鼻子錦袍人就是。

提起鬼手斷魂毛仁這號人物，江湖武林中不知曉其人的只怕少之又少，但見過其人的，只怕沒有幾個。

原因是毛仁這號人物一向只在大理一帶出沒，之前沒有人見過他在中原一帶出現，而這人行踪詭秘，就算是大理境內的武林人，見過他的人也不多。

他是憑着一套「鬼手百毒斷魂掌法」縱橫大理境內的，連當年有大理第一高手的段正清也奈何不了他。

而令到他名聲也傳到中原武林之內，是因爲在十年前，中原武林中素負盛名的滄州大豪錢百夫因事到大理一行，却遭遇上了這位鬼手斷魂毛仁，兩人一言不合之下，動起手來。

錢百夫能夠在中原武林中享有盛名，當然有他的本事，他是以一套虎形獅像拳法著稱的，但結果虎形獅像拳法不敵鬼手百毒斷魂掌法，錢百夫只有含恨喪命大理。據事後目擊的人說，若論武功，錢、毛兩人應該在伯仲之間，兩人激鬥到最後，錢百夫擊中毛仁左肩胸一拳，將之擊得連退數步，口噴鮮血，可見錢百夫拳勁之烈，但錢百夫也挨了毛仁一掌。只退了一步，但却臉泛黑藍之氣，只不過霎眼間，便七竅流血而亡！

好明顯，毛仁雙掌蘊有劇毒，而且是一種非常劇烈的異毒，否則，以錢百夫的一身修爲，又怎會中掌之後，立時毒發身亡，而來不及將毒迫出或封閉在某一處。

就是那一戰，令到毛仁的大名哄傳中原武林，無人不知。

× × ×

薛策勇知道了歪鼻子錦袍人就是大理第一兇人鬼手百毒斷魂掌之後，不禁有點爲夏侯仲豪他們担心起來。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一棵細小的樹，它的影子不會很大很長，一個人若沒有眞功夫，他的名又怎會大？夏侯仲豪的名聲雖然也很响亮，但能否是毛仁的敵手？薛策勇既然對夏侯仲豪有惺惺相惜之意，自然對他關心，關心則自不免有點緊張。

夏侯仲豪顯然也聽聞過毛仁其人，目光閃了閃，豪笑一聲道：「原來是兇名震大理的鬼手斷魂，怪不得敢公然攔途截刼某家了！」

一頓接又道：「閣下千里迢迢來到中原，難道就是爲某家手上這柄金戈？」

毛仁嘿嘿笑道：「老夫與你素未謀面，可說天南地北，更談不上過節，老夫斷不會無端白事，迢迢千里趕來殺你吧？」

夏侯仲豪不由露出一抹困惑訝異的表情，揚一揚手中的金戈道：「這柄金戈雖然是用黃金打造的，價值不菲，但也不至於令到閣下這樣的人物起圖謀之心吧？」

毛仁陰冷地道：「夏侯仲豪，你少裝蒜！」

夏侯仲豪不由怒道：「某家裝什麽蒜？某家說你在放狗屁！」

毛仁臉色遽變了一下，目中兇光暴射：「夏侯仲豪，是你放屁還是老夫放屁？你倒裝得眞像！」

夏侯仲豪吸了口氣，冷靜地道：「就算某家裝蒜好了，你可否加以說明？」

毛仁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這柄金戈得自何人之手？」

夏侯仲豪却沒有立刻回答，反問道：「你這樣問是什麽意思？」

山頂上的薛策勇聽到這裏，知道就快可以知道毛仁爲何要搶奪那柄金戈的原因了，不由凝神傾聽起來。

毛仁假笑一聲道：「沒有什麽意思，老夫只知道你手中的那柄金戈，是你最近才得到的！」

夏侯仲豪點點頭道：「閣下說得不錯，某家得到這柄金戈，不到三個月。」

頓一頓又接道：「某家素來坦蕩，也沒有什麽事不可以對人言的，告訴你吧，這柄金戈是某家三個月前，在賀蘭山脚下拾到的，當時這柄金戈棄置的附近，躺了十三具屍體，經某家察看，看出那十三具屍體在生前曾經互相拚殺過，大概是功力悉敵，誰也佔不到優勢，故此拚了個兩敗俱亡，某家見這柄金戈甚爲稱手，便取來作了兵器，順便也將那十三具屍體埋葬了．所以某家不知道這柄金戈的主人到底是誰。」

毛仁一直眼也不眨一下地聽着，待到夏侯仲豪說完，便急不及待地道：「那十三具屍體你應該有認識的吧？」

夏侯仲豪不假思索地道：「有，其中某家認出了一位外號人稱鐵手無情的赫連淵，還有三人分別是黑豹關寧，飛馬丁躍，青臉煞嚴羽年，某家就只認出這四人，其餘的一個也不認識了。」

「這就是了！」毛仁道：「金戈是飛馬丁躍死後棄置在地上的！」

「你怎麽知道？」夏侯仲豪雙目倏睜地問。

「因爲老夫在半年前，看到飛馬丁躍帶着這柄金戈，從大理返回中原！」毛仁一字字說：「你可知道，你手上這柄金戈，本屬大理國一位業巳去世三十六年的隱世高人葉遁的成名兵器，老夫窮二十多年的時間也找不到這柄金戈，眞不知那老鬼在死前將之藏在什麽地方，但却給飛馬丁躍那小子輕易就找到了，那小子的輕功眞了得，老夫發現他欲將金戈帶返中原，便欲將他截下，那知丁躍鬼得很，竟然拋甩了老夫，返回中原，老夫一直追入中原，却怎也找不到他的踪影，原來却在賀蘭山下死了！」

夏侯仲豪目光一亮，問道：「你爲何一定要得到這柄金戈？你不會說那位大理高手葉遁是你的師祖或是師父吧？」

毛仁厲聲道：「憑那老鬼的身手，還不配做老夫師父，你休要口舌輕薄！」

夏侯仲豪冷笑道：「你既不是那位葉前輩的傳人，這金戈可說是無主之物，誰得到它，誰就可以擁有它，你憑什麽要某家將它交給你？」

「因爲老夫乃大理國民，而這金戈是大理之物，老夫爲了大理之珍物不至流失在外，所以要取回它，將之帶返大理。」

薛策勇聽到這裏，對那柄金戈的來龍去脈終於明瞭了，但他不以爲毛仁說的理由是眞的，只怕其中另有內情，這令到他的好奇心更濃了。

夏侯仲豪根本就不相信毛仁這冠冕堂皇的理由，冷冷一笑道：「說得倒好聽，只怕另有原因吧？」

毛仁臉色一變，狠聲道：「話已說清楚，你到底交不交出來？」

「這柄金戈本就不是某家之物，某家可以隨時交還給這柄金戈的眞正繼承人，只是你却不是，故此某家不會交給你！」夏侯仲豪朗然說。

山頂上的薛策勇聽得不由暗喝一聲采，對其人更加心儀，而且動了若萬一雙方動起手時，他決定助夏侯仲豪一臂之力。

「難道你爲了一柄不屬於你所有的金戈，而忍心眼看着一塲血濺五步的拚殺？」毛仁看來仍不想動武。

那並不表示他是個仁慈的人，在山頂上觀看的薛策勇就猜到，毛仁之所以遲遲不敢動手，可能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毛仁雖然佔了人數上的優勢，但別忘了夏侯仲豪敢單人匹馬獨闖白山九里寨，勇戰千軍，連斃九位身手高強的黑道高手而能全身而還，與當年大戰長坂坡，千軍萬馬中取曹軍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的趙子龍不遑多讓，足見他不是一般的高手可比，毛仁雖然兇名震大理，又焉敢自大到不將夏侯仲豪放在心上？

目中兇光暴射，毛仁兇厲地道：「隨便你怎樣說，今日你若不交出金戈，休想生離這裏！」

「哈哈，」夏侯仲豪朗笑一聲，了無懼色。「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何不留些氣力來動手？」

此刻毛仁再也忍不住了，厲喝一聲：「殺！」

「殺」聲中，身形颷地一掠，撲向夏侯仲豪。

他那批手下亦吶喊一聲，潮水一樣撲了過去。

薛策勇在山頂上一看雙方動上手了，也不再將身形隱藏，從樹後轉了出來，有點緊張地望着下面爆發的激戰。

就在他從樹後轉出來的剎那，他的鼻子驀然嗅到一股如蘭似麝的暗香，他不由悚然一驚——他在此待了這好一會，全然嗅不到有花香什麽的，這股香氣突然飄來，豈不是有點古怪？

他雖然警覺性很高，反應也很快，可惜在他念頭還未轉過的剎那，他的腰上已被人戳了一指，眼前一黑，便什麽也不知道了……

× × ×

山脚下的激戰眞是一觸即發，毛仁方面雖然人多勢衆，而且用的兵器也頗爲鋒利，那是一種大理境內常見的那種像初五眉月一樣的彎刀，而且個個悍勇兇殘，怎奈夏侯仲豪方面雖然人少，但個個皆是由夏侯仲豪一手訓練了五年的手下，每一個

的身手皆不俗，而且用的是七尺鐵戟，戟法詭奇迅猛，而且利於遠攻，雙方一接觸，夏侯仲豪那方面立刻就佔了上風。

而站在夏侯仲豪左右的兩位錦衣人也非省油燈，在關外，他們的名氣也很响亮，一個名熊武，外號神刀王，擅使一柄足有五尺長的斬馬長刀；另一個蓋天雄，外號鬼斧，擅使兩柄足有六十四斤重的大板斧，兩人皆是夏侯仲豪的生死之交。

毛仁方面那幾位錦袍人也不是好相與的，俱是大理國內橫行一時的黑道人物，手底下自然不弱。

這七名黑道高手中的四人雙戰熊武蓋天雄，只能夠打成平手。

另三名則殺入夏侯仲豪的手下中，這一來，那羣藍衣漢子就有點抵擋不住了。

尚幸他們皆是訓練有素的，立刻分出十人來纏住那三名錦袍人，其餘的則全力抵擋住那百數名褐衣漢子的進攻，暫時來說，還能夠支持下去。

夏侯仲豪自然也看到一切，無奈他已被毛仁纏住了，一時間脫身不得。

毛仁確實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一出手就是十七八掌，刹時間掌影飛舞，罩向夏侯仲豪的上身各大要害！

掌風絲絲中，挾着腥羶之味，夏侯仲豪早就知道毛仁的雙掌蘊有異毒，故此不敢硬接，身形一閃退出丈外，接一聲沉喝，金光閃耀中，以橫掃千軍之勢，掃擊向毛仁。

毛仁亦不敢攖其鋒銳，而根本上他就不敢以一雙肉掌封擋對方的金戈，身形陡地翻躍起來，金戈從他身下掃過，他却身形再一翻，一掌疾拍而下，拍向夏侯仲豪的頭肩。

夏侯仲豪道：「果然有兩下子，身形驀地一挫，金戈順着掃空之勢，斜戳而起，戳向毛仁的腰脅！

毛仁怪叫一聲，身形硬生生一擰，堪堪避過那金光燦然的戈尖，左脚橫蹬而出恰好蹬在戈桿上，身形箭一樣橫掠出去。

夏侯仲豪叱喝一聲，身形橫裏標出，追撲向毛仁。

毛仁一掠三丈，飄墜落地時乘機雙掌連發，拍在兩名藍衣漢子的身上，那兩條漢子立時慘叫出聲，飛掠出丈外，落地時已七孔流出藍藍黑黑的血，臉色黑藍一片，動也不動了。

鬼手百毒斷魂掌，確實歹毒異常！

毛仁一掌擊殺兩名藍衣人，厲嘯一聲，身形一閃，雙掌飛舞，拍向另外三名正全力抗拒他的手下浪潮似撲攻的藍衣人。

而這時有一批褐衣人，已乘着那兩名中掌斃命的藍衣人所露出來的間隙，突破了對方的防守，殺聲震天中，從那缺口突了進去！

那些藍衣人人數本就少於對方，如今防守被突破，立時陣脚亂了。

却就在這時驀地响起一聲獅吼熊哮般的吼喝，這一聲吼喝將喊殺聲皆蓋過了。

但見金光縱橫揮舞，上下閃擊，那些突破對方防守的褐衣人像冰雪投爐般，慘叫哀嚎聲接連响起，紛紛濺血飛摔撲跌在地上！

那些藍衣人一見，立時歡呼一聲，精神振奮，將亂了的陣脚穩下來。

只是，又有三名藍衣漢子倒斃在毛仁的毒掌之下，才穩住的陣脚又亂了！

「弟兄們，全力圍住那老賊！」夏侯仲豪有如天神下降般，金戈揮舞閃擊，殺入了那些褐衣漢子中，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那些褐衣人在他金戈所現之處，莫不像被砍割的樹草般，慘叫倒地。

而那些藍衣人雖然只剩下二十多人，有十個還纏着三名錦袍人拚殺，餘下的十多人却已將毛仁圍了起來，配合得很好地向毛仁進攻着。

毛仁雖然掌法詭奇幻變歹毒，但一時間却奈何不了那些藍衣漢子，兀自在左衝右突，怪吼連聲，就是突不出去。

原來那十多名藍衣人很會利用自己的長處，配合着以長戟刺戳砍掃向毛仁，一味遠攻而不讓毛仁接近，這就令到毛仁那雙毒掌無法發揮威力，擊不到他們，而他們在毛仁衝向左邊時，左邊的立時退下，另三面的則長戟猛戳疾刺，牽制住毛仁，令到他不得不轉而應付那些攻擊，而退下的藍衣人又乘機衝上攻擊，這種配合巧妙的合擊之術，竟然將這位縱橫大理國內的黑道第一兇人圍住了。

更有甚者，一名藍衣人還在毛仁的右腿外側劃出一道血口，令到他掛了彩。

那一邊的夏侯仲豪繼續在那些褐衣人中衝殺不已，他金戈所到之處，血濺屍橫，那些褐衣人被他這一衝殺，起碼死了二三十人，加上先前進攻藍衣人時又傷去了十多人，算起來差不多傷亡了一半。

那些褐衣人雖然兇悍狠勇，但與夏侯仲豪比起來實在差得太遠了，雖然悍不畏死，但是依然阻擋不住夏侯仲豪的衝殺，又死了七八人，終於，他們心寒了，發一聲喊，四散奔逃開去！

那些褐衣人這一着，確實令到夏侯仲豪一時間不知怎樣應付才好，因爲那些褐衣人四散逃開去，他眞不知追殺那一個才好，何況，以他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去追殺那些放棄抗拒逃命的褐衣人。

故此他刹時間怔住了。

但仍在激鬥的幾撥人却令到他立刻撲向發出慘叫的地方！

×　×　×

發出慘叫的地方原來是將毛仁圍起來的那十多名藍衣漢子發出的。

毛仁在衝突不出的情形下，就像瘋了一樣，有如一頭困獸，兀自衝突不已，並且還不時露出破綻。

一名藍衣漢子覷準了毛仁露出的破綻，一戟疾向他脅下搠去！

那知道這却是毛仁的詭計，那幾次露出的破綻，皆是他故意露出來的，目的就是讓對方那些人貪功冒進，他就有反擊的機會了！

那名藍衣漢子滿以爲那一戟準能搠中毛仁的脅下，那知却搠了個空，戟尖從毛仁的脅下刺過！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也立時省悟到上了當，立時全力往回將鐵戟抽回！

毛仁既然是全心佈下的陷阱，既然有人踩中了，又焉能讓其走脫？張起的手臂猛然一挾，硬生生將鐵戟挾住，一任那藍衣漢子拚盡全力，也抽不脫！

那藍衣漢子不可謂不機警，應變不可

謂不快，一抽不脫，他立刻鬆手後退。

可惜他遇上的是毛仁，而且是有心讓他上當的，他才鬆手，那柄挾在毛仁脅下的鐵戟却驀然倒射而回，戟柄在他還未來得及有所反應時，已「噗」地一下急响，倒插入他的胸脅中！

那藍衣人慘叫一聲，整個人竟被震飛出去！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此一瞬眼間，故此另外那些藍衣人根本來不及出手搶救那死去的同伴。

而毛仁在以戟柄倒撞入那藍衣人胸脅的刹那，整個人陡地疾向後翻了起來，起碼有五六柄鐵戟以毫厘之差，從他身底下刺了個空！

毛仁藉着身形倒翻之勢，拔出了揷在那藍衣人胸脅上的鐵戟，怪叫聲中，以戟柄向地上一點，藉力翻掠出去。手中鐵戟亦力擲向一個挺戟追刺向他的藍衣人！

毛仁這一擲之力，足足運上了七成勁力，鐵戟比離弦激矢還要勁疾，那藍衣漢子雖然眼看到電射而來的鐵戟，亦急急閃避，但奈何那柄鐵戟去勢實在太快了，快到不是那藍衣漢子這種身手的人可以閃避得了的，所以他的身形才閃動，那柄鐵戟便奪地射入他的胸腹中，透體而出，而他亦被鐵戟上強勁的勁道撞飛出二丈過外，慘叫聲中，曳着一溜血雨飛摔在地上。

藍衣人雖然勇猛，也經歷過很多慘烈的場面，但在眼見同伴死得這樣慘烈，仍不免魄動心驚，驚怔了一下。

這正好給與毛仁下手的機會，這種機會，他是絕不會錯過的！

雙掌橫劈直拍中，又有兩名藍衣人在他身形掠過的刹那，被他的毒掌劈中，立時七孔流血而亡！

毛仁連斃四人，身形亦掠出了藍衣人的圍困中，他立刻像餓虎一樣，撲向追撲過來的藍衣人。

首當其衝的兩名藍衣人鐵戟並未刺中毛仁，驀覺眼前一花，毛仁已電閃般從兩人的鐵戟之間欺到兩人身前，左面的一個臉上挨了一掌，右邊的一個閃得快，避過了胸腹要害，只是左臂挨了一掌，但依然逃不過死亡的厄運，身形旋撲出七八尺外，忽然仆倒在地上，七孔流血，臉泛黑藍之氣，毒發身亡！

這一瞬間，毛仁接連殺了六名藍衣人，剩下來的五名藍衣人雖然心驚，但仍然悍不畏死，暴嘯聲中，五根鐵戟一齊急刺向毛仁的左右脅胸腹！

「找死！」毛仁厲喝一聲，雙手一陣揮舞，待到他停下來時，那五根鐵戟竟然被他全數攫在雙手中！

那五名藍衣人幾曾見過這樣奇詭的手法？臉色俱不由一變，同時暴喝一聲，奮力倒抽！

「去！」毛仁的雙手就在那刹那雙手向前一送一鬆！

那五名藍衣漢子料不到毛仁竟然會鬆手，並乘勢向前一送，俱不由立脚不住，向後飛跌出去。

毛仁的目的正是要對方五人如此，厲笑一聲，身形一閃掠前，撲向那五名飛跌出丈外，在地上打滾的藍衣人。

若是讓毛仁撲到那五人之前，那五人肯定會死在毛仁的掌下！

那五人雖然跌滾在地上，仍然瞥到毛仁飛撲過來，那人咬着牙，也顧不了掙扎起來，脫手將鐵戟擲向毛仁。

在他的意識中，他根本就不以爲那一戟可以射中毛仁，他只是想將毛仁的身形阻一下，那他們就有機會從地上躍起來，不至於在地上挨打！

擲出的那一戟果然射不中毛仁，毛仁只是隨手一撥，就將鐵戟撥歪開去，但他仆掠的身形自不免亦窒了一窒！

這一窒，那五人就挽回了一命。

一道金燦燦的金光有如烈陽照耀一樣，驀然從側面閃射而至，直射向毛仁的頭頸！

毛仁陡覺頭側銳風激襲而至，心頭一凜，身形藉着向前撲掠之勢，身形猝然向前傾仆出去！

颯一响，饒是毛仁反應迅捷，驀覺頸後頭皮一涼，緊接着是火辣辣般痛，怪叫一聲，身形半擰，一掌斜拍而出！

但他那一掌却拍了個空。

因爲他的手只有兩尺多三尺長，而夏侯仲豪的金戈却足有丈二長，加上手臂，怕不有丈半長？故此，他那一掌焉能擊到夏侯仲豪！

橫裏殺到的確是夏侯仲豪，他眼見自己一手訓練出來，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手下弟兄竟然折損了一半有多，不由睚眦欲裂，怒發如雷，恨不得一戈將毛仁搠個透明對穿！

毛仁一掌拍空，本就不以爲能夠擊中夏侯仲豪，他只是想嚇阻一下夏侯仲豪。

那知他却一時間忘了前面那五名藍衣人！

那五名藍衣人在毛仁身形前傾的刹那，已各自從地上挺躍起來，悶聲不响地，挺掌猛刺向毛仁！

待到毛仁一掌拍空，才驀然驚覺到數道銳風急襲而至，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厲吼一聲，雙手急忙抓住，身形斜衝而起！

急刺而至的鐵戟竟在他一陣急抓之下，竟然有三桿鐵戟被他攫住，而他騰起的身形亦變成了倒豎之勢。

但另一桿鐵戟仍然在他的大腿上戳出了一個血洞來。

那三名鐵戟被抓住的藍衣人像有默契般，就在毛仁抓住三桿鐵戟的刹那，一齊鬆手飛退開去！

他們這樣做，仍是配合着夏侯仲豪的動作的。

那三名藍衣人鬆手後退，毛仁倒豎在空中的身形便驟然失去支撐，疾向下沉。

而夏侯仲豪的金戈恰好向上斜刺而出，一招三式，暴刺向毛仁的左右胸及腹部。

毛仁那一墜，變成墜向夏侯仲豪的戈尖！

毛仁這一驚驚得他魄散魂飛，發出一聲怪吼，左右手抓住的鐵戟交錯急封！

「叮叮叮」三下急激的脆响連續响起，夏侯仲豪那剛猛奇詭的一招三式，竟被毛仁封擋住。

夏侯仲豪却倏地大喝一聲，有如平地响了一聲旱雷，被封擋住的金戈竟然神奇地奪隙而入，飛刺向毛仁的咽喉！

毛仁這一次連眼色也變了，怪吼聲中

，身形硬生生扭錯開半尺左右。

「嗤」一下急响，耀烈的金芒從毛仁的頸側擦過，跟着見紅，他雖然閃過了咽喉要害，但頸側皮膚又被劃開一道足有兩分深淺的血口！

毛仁簡直是亡魂皆冒，身形滚墜在地上，一滚挺扎起來，伸手一摸頸側，摸了一手血，痛得他直吸氣。

夏侯仲豪却忽然停下來，横戈而立，一雙凜厲的目光直視向毛仁身側那面！

隨着夏侯仲豪的停止，所有的拚鬥皆隨之停頓下來，一齊望向夏侯仲豪望過去的方向。

毛仁原本準備與夏侯仲豪拚命的了，但他在瞥到衆人的表情時，不由感到奇怪地扭轉頭向側面望過去。

這一看，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

不獨是他，夏侯仲豪他們的臉色早就很難看了！

× × ×

也不知在什麽時候，山口那面忽然出現了一批人。

這批人爲數不多，只有七個人。

這七個人皆穿一身窄窄的翠綠勁裝，一個個蜂腰梟臀，柳眉粉臉，却原來是七位紅粉嬌娥。

這七位嬌娥領頭的一位是位年約二十二三的姑娘，七人中數她年紀最大，其餘六人皆只有二十上下年紀。

這七位姑娘皆腰佩長劍，粉臉罩煞，一字排開，將山口那面堵住了。

「紅粉七煞！」夏侯仲豪終於從齒縫中迸出這四個字。

也就是由於這七位姑娘的這個外號，而令到夏侯仲豪忽該變了臉色的。

「哈哈，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毛仁的臉色變得更難看，語聲也有點不大自然。

「哼，化外兇人，竟然也胆敢到中原來撒野，難道你以爲中原武林沒有能人？」紅粉七煞中那位年紀最大的臉罩寒霜，逼視着毛仁。

別看輕了這七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她們出現在江湖武林中只不過才兩年左右時間，但却闖出了「紅粉七煞」這個既美麗又令人感到可怕的外號，可想而知，自有她們可怕的地方，在那弱肉強食的險惡江湖中，七位年紀輕輕的姑娘在江湖上闖蕩，若不是有其眞本領，只怕早就給那些武林「大鱷」吞噬了。

「紅粉七煞」自出道以來，只憑一己之意行事，黑白兩道皆不賣帳，每與人動手，皆斬盡殺絕，不留活口，曾經有不少黑白道上的朋友欲想打她們的主意，皆遭受到她們無情的懲罰——血濺屍横，故此，得了「紅粉七煞」這個名號。

對於這七位姑娘的來歷，至今在江湖武林中，還是一個謎，故此她們的身份顯得很神秘。

毛仁雖僻處大理境內，很少到中原走動，但他是武林人，自然對天下武林的動態很關注，而中原武林人亦有不少因事到大理的，他自然就聽聞紅粉七煞的大名。

他雖然是個兇狂霸道的人物，但却不是一個毫無心機之人，他實在不想在這傷亡慘重的時候，樹下一個大敵。變成兩面受敵，那時，只怕他不但金戈得不到手，連命也丟在這裏！

所以他忍下了那口氣，口氣不軟不硬地道：「老夫雖然是化外之人，但既然敢到中原行走，自有老夫可持之道，這位姑娘言重了，老夫焉敢來中原撒野，不過欲將屬於敝國之物奪回，帶回大理罷了。」

夏侯仲豪却乘毛仁與紅粉七煞對答的空隙，迅速地掃視了一下自己那面的情形，這一看，令到他驚怒不已。

那近四十人，經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藍衣漢子，這時候死剩不到十人，熊武身上傷了兩處，血濕衣衫，看來傷得不輕，但那兩個圍攻他的錦袍人亦死在他們的斬馬長刀之下，死狀很慘，皆肢體斷殘！

但蓋天雄沒有熊武那樣幸運，他那兩柄板斧撒在地上，斧刃上染滿了鮮血，有一柄板斧就嵌在一名錦袍人的後腦勺內，另一個錦袍人則被他連肩帶臂卸了下來，躺在地上不知是昏過去還是一命嗚呼，總之是不會動了。而蓋天雄亦一身是血，躺在地上，雙眼大睜，瞳孔定定地望着天，不用說也是死了。

至於圍攻另三名錦衣人的十名藍衣漢子，只死剩五人，有四個身上還受了傷，但他們也撂倒了兩個錦袍人，只剩下一名形態異常狼狽的錦袍人。

夏侯仲豪見自己方面折損得這樣慘重，不禁痛心不已，尤其是蓋天雄力戰而死，令到他怒火高燒。

但他不是個莽撞的人，在目前這險惡的情形下，他決定先弄清楚紅粉七煞的來意再作打算。

× × ×

紅粉七刹的大姊名蘇紅鳳，俏目一瞪，嬌笑道：「閣下幾時轉了性，說話這樣客氣？你要取回什麽物件？」

毛仁的口氣，強忍着，打了個哈哈，伸手指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戈道：「就是此人手中的金戈，此乃本是大理之物。」

蘇紅鳳道：「這是說，那柄金戈你不是物主了？」

毛仁點了點頭道：「但老夫乃大理國人……」

蘇紅鳳截斷毛仁的話，冷冷道：「難道你是大理一國之主？」

毛仁就算大胆，也不敢狂妄到自認爲大理之主，急急道：「妳胡說什麽？」

蘇紅鳳嬌笑連聲道：「這不就是了？你既不是大理一國之主，就算是，難道國內所有的財物皆是你的不成？這柄金戈既然不是你的，那麽，誰人得到它，誰人都可以擁有它，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只有眞正擁有那柄金戈的人，才有權取回它，對不對？」

蘇紅鳳這話倒是說得很有道理，毛仁這樣老奸巨滑之人，想不到却被一個年紀這樣輕的姑娘用話「吃」住了。

一時間，毛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羞怒之下，不由兇性大發，惡狠狠地道：「總之老夫有權奪回那柄金戈！」

蘇紅鳳不由「嗤」地笑道：「簡直是強詞奪理，強盜本色！」

夏侯仲豪一直在旁冷眼旁觀着，思忖着這突然殺出來的紅粉七煞到底打的什麽主意，也有心想靜觀事態的發展，何況，

紅粉七煞與毛仁針鋒相對，對他這方面來說，可說是有利無害的。

毛仁目中兇光閃射，厲聲道：「隨便你怎樣說，老夫也要奪回那柄金戈，臭丫頭存心架樑，只管划下道來！」

蘇紅鳳俏臉一沉，寒聲道：「別人怕你鬼手斷魂，咱們可不怕！」

毛仁一聽，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厲吼一聲，雙掌一錯，鬼魅般飛拍向蘇紅鳳的上身。

蘇紅鳳「哼」了一聲，大概也知道毛仁的雙掌蘊有異毒，沾觸不得，所以她身形一閃，很輕靈地閃過了毛仁的雙掌！

毛仁「嘿」地悶喝了一聲，身形飛旋，雙掌飛舞，一片掌影如影隨形般追罩向蘇紅鳳！

蘇紅鳳這一次却沒有閃避，竟然俏生生地站住了。一雙俏目甚至看也不看那大片飛罩過來的掌影！

毛仁看到蘇紅鳳這樣托大，一副不將自己看在眼內的狂態，不由怒火中燒，殺機更熾，心裏暗喝一聲：「找死！」雙掌加急拍落蘇紅鳳的前胸。

蘇紅鳳依然沒有動。

但兩道飛虹一樣的劍光却横裏像剪刀般疾截而至！

毛仁眼看得手，一眼瞥到横裏飛射而至的劍光，不由暗吃一驚，雙掌硬生生向後一挫。

他若是不縮臂收掌，只怕他不一定能擊中蘇紅鳳，雙手已被那兩道交錯飛來的劍光絞斷了！

「雙飛虹！」毛仁脫口叫出。

雙劍絞空，兩條嬌俏的人影亦横擋在毛仁面前，這兩人正是紅粉七煞中的兩煞，身穿黃衣，叫黃菊，穿白衣，叫白霜，這兩人在紅粉七煞中，年歲僅次於蘇紅鳳，身份地位也是。

在紅粉七煞中，其身份地位是以年歲的大小來排行的。

黃菊又比白霜年紀稍大，地位自然在白霜之上，當下她一撇咀，說道：「想不到你這化外兇人，也識得咱們這招『雙飛虹』！」

毛仁這刹那臉色變幻不定，語聲有點驚疑地道：「妳們到底是什麽人？」

黃菊裝出詫異的樣子道：「咱們不就是江湖上人稱紅粉七煞的麽？難道還有另外一種稱呼？」

毛仁却沒有回答黃菊的話，陡地雙掌疾拍向黃菊白霜兩人。

別小看了他這兩掌，這兩掌無論在迅速及奇詭上，當得上武林罕見，相信有不少人閃避封擋不了他這兩掌。

但黃菊白霜却將他這迅疾奇詭的兩掌封擋住了！

身形微閃中，雙劍以驚虹般一展，飛刺向毛仁的掌心！

毛仁雙掌拍出，看似一掌，則實一共拍出了十八掌，十八掌中虛實互有，令人難測，但黃菊白霜兩女的長劍竟然像具慧眼般，準確無誤地刺向他實實在在的那一掌，令到毛仁再一次吃驚不已，急忙滑旋身，錯開雙掌，改拍向黃菊白霜的腰脅！

黃菊白霜兩女鼻子裏哼出一聲，身形輕靈曼妙地飄閃開去，長劍一迴，反撇向毛仁的腰脅腿膝！

毛仁這時的臉色已變得很凝重，而且殺機瀰佈，身形倏地向後一挫，堪堪閃過兩女的劍鋒，說險眞是險到極，驀地身形一伏，幾乎是貼地掠出，雙手鬼爪般抓向兩女的足踝。

兩女不虞毛仁行動這樣快捷，齊齊嬌呼一聲，雙雙騰躍起來。

毛仁却像早就料到兩女有此一着般，貼地掠出的身形陡地挺拔起來，雙手依然抓向兩女足踝！

兩女這一次也像早就料到般，拔起的身形靈捷地驀然一翻，長劍急削而下！

毛仁若不縮手，肯定被削斷雙手，所以他不得不縮手急墮落地。

兩女亦飛燕一樣翻掠在地上，長劍再展開，殺向毛仁。

毛仁悶聲不响，身形直欺向兩女，雙掌奇招殺着迭出，與兩女劇戰起來。

一時間，旁觀的人看不出誰佔上風。

一直冷眼旁觀的夏侯仲豪看到兩女竟然與毛仁鬥得難分難解，有攻有守，不由暗暗心驚不已，自忖自己這面傷亡慘重，萬一與紅粉七煞衝突起來，只怕佔不到便宜，還會吃虧，但他是個頂天立地的豪傑，輕生死，但却重情義，他是爲死剩的九名手下及身受重傷的生死之交熊武担心。

一直以來，他就沒把那些手下視爲從屬，而視之爲手足兄弟般，只是那些手下雖然知道，但格於名份，不敢有所逾越。

這時候，已經又有一位穿紫衣的姑娘欺掠向那位死剩下來、身上受傷的錦袍中年人，而另外又有位穿綠衣黑衣的姑娘分別監視着那些驚魂未定的褐衣人，剩下一位藍衣姑娘爲黃白兩女掠陣。

至於那位紅粉七煞之首的蘇紅鳳，則逕向夏侯仲豪走過去。

夏侯仲豪不由深吸了一口氣，一雙威凌四射的目光直視着輕靈地走過來的蘇紅鳳。

蘇紅鳳也在瞟着夏侯仲豪。咀角唇邊含着一抹淺淺的笑意，看不出只有絲毫敵意。

但夏侯仲豪仍是暗自戒備着。

而熊武亦強撑着手提斬馬長刀，來到夏侯仲豪的身旁，他那死剩的九名手下亦一字排開，緊執鐵戟，虎視眈眈！

蘇紅鳳却視如不見，含笑走到夏侯仲豪面前八尺外停下來，居然向夏侯仲豪施了一禮，嬌聲道：「夏侯兄果然神武非凡，小妹今日一見，足慰生平。」

別人這樣有禮貌，自己總不成綳着臉，那太沒有氣度了，夏侯仲豪外表雖然生得神武粗暴，實則內涵極深，當下放寬了臉容，抱拳一禮道：「姑娘過奬了，某家愧不敢當，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蘇紅鳳脆聲道：「有勞夏侯兄動問，小妹蘇紅鳳。」

夏侯仲豪忙再抱拳道：「原來是紅粉之首蘇姑娘。」

兩人這樣文質彬彬地一問一答，與那邊鬥得兇險萬分的毛仁及黃白兩女的情形實在很不協調。

而這時那位穿紫衣的卓紫君姑娘已與那位錦袍人動上了手，可能是由於受了傷的關係，那位錦袍人交手不到十招，已呈

敗象，被那位叫卓紫君的紫衣姑娘逼得險象環生，看樣子支持不了多久。

而毛仁不愧是縱橫大理境內的第一兇人，身手確實有過人之處，這時候已然佔了上風，黃白兩位姑娘雖然還未落敗，但已攻少守多。

在一旁掠陣的藍衣姑娘仍然沒有上前加以援手，那可能表示黃白兩女雖然勝不了毛仁，但短時間內也不會落敗。

× × ×

蘇紅鳳依然含着那抹淺淺的笑意，目光却在打量着夏侯仲豪手上那柄金燦燦的金戈。

「夏侯兄，若是小妹亦是來打這柄金戈的主意的，你不會感到驚奇吧？」蘇紅鳳突然問。

夏侯仲豪却一點也不吃驚地道：「某家早就想到了，所以一點也不驚奇。」

蘇紅鳳妙目一轉。「小妹來這裏的目的，不但欲得到這柄金戈，順便也來告知夏侯兄你一個不利的消息。」

夏侯仲豪心頭一跳，但却神色不動地道：「蘇姑娘可否說出來？」

「當然可以，」蘇紅鳳脆聲道：「你手上這柄金戈，已變成江湖武林中黑白兩道爭奪的東西，而你現在也可以說成了衆矢之的，黑白兩道武林人物的獵物，只怕你走出這山口之後，便無一刻安寧了！」

夏侯仲豪臉色微變了一下，重重地哼了一聲道：「某家頂天立地，從來沒有怕過誰來，這柄金戈雖然原本就不是某家的，但某家既然無意中得到它，那就有權擁有它，除非此戈的眞正主人來向某家索取回此戈，否則，任誰也休想從某家的手中奪取此戈！」

「夏侯兄果然不愧豪俠本色，錚錚鐵漢，小妹佩服。」蘇紅鳳臉色一整，道：「但夏侯兄別忘了，志在必得這柄金戈的黑白兩道知名人物計有——狼山大寨寨主一鎚定江山龍雲山，武夷雙妖赫連昆仲，百歲老狐香百里，江南霹靂堂霹靂神君蔣炎火，金槍大俠顧汝秋，關中萬壽堡的楊萬壽堡主……小妹一時也記不了那樣多，只是揀幾個名氣響亮的說給你聽。」

頓一頓接道：「夏侯兄雖然神武非凡，但總不至於自大到與黑白兩道的人物爲敵吧？」

夏侯仲豪聽了那一連串名字，不由臉色數變，那不是表示他怕了那些人，而是……若那些人一批接着一批找上他，他如何應付得了？這確是使他感到担憂的，何況……

蘇紅鳳像猜透了夏侯仲豪的心事般，替他說了出來。「以夏侯兄一身功力，相信可以應付黑白兩道的人物而有餘，但你這些手下呢？」

蘇紅鳳這一說，可謂說中他的顧慮。

「你難道忍心一手訓練出來的手下爲了這柄偶爾得來的金戈，而折損淨盡？你這位生死之交因你而被殺害？」蘇紅鳳的話像尖針一樣刺向夏侯仲豪的心，令到他在滴血。

夏侯仲豪這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久久一聲不出。

驀地，一聲慘厲的吼叫聲倏然響起，震得夏侯仲豪與熊武及幾名手下心頭猛震了一下，霍然循聲望過去。

蘇紅鳳却很鎭定，甚至咀角又露出了一抹笑意，亦往發出吼叫聲的方向望了過去。

發出吼叫的是與卓紫君打鬥的那名錦袍人，這時已倒在地上，胸腹間穿了個大血洞，正突突地噴湧出大股大股鮮血，背後的地上，也染濕了一大片。

卓紫君仗劍嬌喘着，劍鋒染滿了血。

「夏侯兄，你大概不會忍心讓手下及這位熊兄遭到像那位朋友一樣的慘酷下場吧？」蘇紅鳳笑盈盈地望着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霍地變色怒道：「蘇姑娘這是在恫嚇某家？」

夏侯仲豪說話時那種威凜懾人的神態，令到蘇紅鳳不由吃驚地退了一步，「唷」地叫了一聲，急忙分辯道：「夏侯兄請息怒，小妹絕沒有這個意思，小妹只是提醒夏侯兄，借鑑一下，好好考慮應該怎樣做。」

夏侯仲豪威態一歛，深深地吸了口氣，沉聲說道：「別繞彎子了，說來說去，也是想某家將這柄金戈交給你，是麼？」

「固所願，不敢請耳。」蘇紅鳳直認不諱。

夏侯仲豪居然也沒有動怒翻臉，語聲沉緩地說道：「某家可以將這柄金戈交給妳……」

蘇紅鳳料不到夏侯仲豪竟會這樣輕易就答應將金戈交給她，驚喜地道：「夏侯兄說的可是眞的？」

「仲豪，你……」一直沒有出過聲的熊武這時忍不住開聲了。

但却給夏侯仲豪搖搖手截道：「熊兄，小弟明白你的意思，請你忍耐一下。」

熊武深看了夏侯仲豪一眼，將下邊的話咽回肚子中。

那九名手下在聽到夏侯仲豪的話後，也很激動，但却強忍着沒有表露出來。

他們與熊武一樣，對夏侯仲豪的爲人了解頗深，知道他將金戈交給對方，必定有他的理由。

果然，夏侯仲豪說出他被熊武截停的下截話來。「蘇姑娘，某家向來一言九鼎，說出去的話，從不收回，不過，某家却有一個條件！」

蘇紅鳳一聽，怔了一下，急聲道：「什麼條件？夏侯兄請說。」

夏侯仲豪深注着蘇紅鳳道：「這柄金戈既然引起那樣多的武林同道垂涎，相信絕對不是由於它本身是黃金打造這樣簡單，一定有其吸引那些武林同道搶奪的秘密，某家就是想知道那秘密！」

蘇紅鳳聽完夏侯仲豪的話，沉默了好一會，才說道：「若是小妹不說呢？」

「那就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夏侯仲豪斬釘截鐵地說。

蘇紅鳳的臉色變了一下，又沉默下來，半晌才道：「小妹若將其中奧秘說了出來，夏侯兄到時只怕會反悔了！」

夏侯仲豪瞋目道：「某家若言出不踐，有如此石！」

說話中抬脚力踏在地上一塊半尺厚的山石上，那塊堅硬的山石竟然被他踏得碎裂開來！

「夏侯兄好深厚的功力！」蘇紅鳳目

露佩服之色，接吁口氣道：「小妹就將這柄金戈上的秘密說給你聽。」

「某家洗耳恭聽，請說。」夏侯仲豪說完將那柄金戈揷在他與蘇紅鳳之間同等距離的地上，只是那樣隨隨便便一插，丈二金戈變成了六尺。「姑娘說完之後，這柄金戈就歸你們所有了。」

蘇紅鳳聽了，俏目中閃起一抹喜色。吸口氣，緩緩道：「這柄金戈不單是一柄價值不菲的兵器，同時亦是一柄開啓一處寶藏的鑰匙。」

夏侯仲豪臉上毫無表情地聽着，在聽了這足可以令人動心的秘密之後，仍然沒有一絲變化。

倒是熊武那九名藍衣人表情起了變化，但誰也沒有出聲，只是靜靜地聽下去。

蘇紅鳳深深地瞟了夏侯仲豪一眼，見他毫不爲所動，不由暗中放心不少，於是娓娓說下去：「相傳那寶藏乃是百二十年前一位武林異人窮一生之精力，將搜尋到的天下奇珍異寶，神兵利器，及他一生所學抄錄成書，一併埋藏在一處山腹中，而這柄金戈只是開啓那寶庫的鑰匙之一，還要配合另一條鑰匙，才能打開寶庫之門，至於那另一柄鑰匙是何種形式，因爲這不是咱們所說的秘密範圍之內，所以小妹不想說出來，想必夏侯兄不會反對吧？」

夏侯仲豪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表情，點點頭沒有作聲。

「至於這柄金戈，乃是那位異人一手打造出來的，却不知怎地流落到大理，落在那位葉痴的手上，再後來又落在飛馬丁躍的手上，那就是一個謎了，但說起來，這柄金戈本就是中原之物，也許是天意吧，又流落回中原。」蘇紅鳳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那柄在夕陽下顯得特別燦耀的金戈，當然，也沒有離過夏侯仲豪的臉。

夏侯仲豪聽完之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抱拳向蘇紅鳳一拱，道：「蘇姑娘，這柄金戈妳可以取去了。」

接着也不看那柄金戈一眼，扭頭對熊武道：「熊兄，咱們走！」說話中朝那殘存的九名手下揮揮手。

蘇紅鳳料不到夏侯仲豪這樣爽快，在聽了這個足以誘人什麼事也可以做出來的秘密後竟然不顧一眼，說走就走，心裏不由生出一絲敬意，朝夏侯仲豪深施一禮道：「夏侯兄果信人也，小妹由衷敬佩。」

夏侯仲豪却連頭也沒有回，與熊武帶着九名藍衣人向山口疾步走去。

夕陽在山頭上斜射下來，射在金戈上，發出誘人的眩目之光，蘇紅鳳深吸一口氣，有點躊躇滿志地走上前，一手執着深插入地的金戈，口中輕喝一聲：「起！」手上用三成勁道，那柄金戈便脫土而出。

這時夏侯仲豪熊武一衆人等已走近山口，經過毛仁與黃白兩女打鬥的地方，不由看了兩眼。

這時候與毛仁激鬥的已不單止是黃菊白霜兩人，變成了四個人，那就是早先在一旁掠陣的藍衣姑娘石蕊，與及卓紫君。

毛仁在四女的聯手合擊之下，已完全處於劣勢，而且身上亦多了一道傷痕，顯得左支右絀，相信若再這樣打下去，毛仁只怕脫身不得！

而另外黑綠兩女則仗劍站在一旁掠陣，手上的長劍沾滿了血漬。

再看一下那些先前還活着的褐衣漢子，這時候却一個也不見了，而地上則佈滿了身穿褐衣的屍體，大概是給那綠黑兩位姑娘殺了，紅粉七煞果然心狠手辣，名不虛傳。

匆匆看了兩眼，夏侯仲豪一行人奔出了山口，耳中還聽到劇鬥中的四女與毛仁的嬌叱喝聲。

轉眼間，夏侯仲豪熊武一行人已走得不見了影踪。

× × ×

毛仁在四女的聯手合擊之下，越來越感到難以應付，雖則他的掌法奇詭毒辣，而且掌上蘊有奇毒，但畢竟乃是血肉之掌，不敢與劍鋒硬碰，而四女仗着身法靈妙輕捷，閃掠飄躍於他的掌影之外，令到他的雙掌根本沾觸不到四女的身體，換句話說，就是無法擊斃四女。

四女却配合着身形，長劍以刁鑽靈變的劍路向他綿密地作出攻擊，令到他應付不來，越打越是心驚，特別是在瞥到只剩下他一個人時，他更是驚怒交迸。

這一次他是栽定的了，若還苦鬥下去，只怕他會像那些手下一樣，永遠留在這裏。他雖然兇暴殘忍，對自己却仁慈得很，眼見勢色不對，他決定溜了。

既然決定了走，他立刻就行動起來。

他一連施了兩招險着，誘四女的長劍一齊往他身上刺來，他却驀地衝天拔了起來，四柄劍以毫厘之差，從他脚底下刺了個空。

一個風車大翻身，毛仁拔起的身形驀地在空中翻掠出去，掠出三丈過外，接身形接連幾個翻掠，急掠出去。

四女一劍刺空，反應也很快，嬌叱聲中，幾乎是同時騰身拔起，長劍斬削急刺向毛仁，但就是差那麼一點了，追不上毛仁的身形。

在一旁掠陣的黑衣姑娘李黑妞及綠衣姑娘陸萍一眼瞥到毛仁騰拔起來，也知道毛仁想溜了，雙足一頓，縱掠過去，企圖將毛仁截下來，但也慢了那麼一點點而截不住對方。

毛仁一下子脫了困，心頭滋味百般，他自出道以來，還未試過這樣狼狽的，而且竟是栽在女流之輩的手下，這事若傳揚出去，他實在無臉見人，對於紅粉七煞，他眞是恨得牙癢癢地。

四女當然想將毛仁截下來，故此緊追不捨，但就是只差那麼兩三尺，始終追不上。

毛仁接連翻掠出去，脚尖才沾地，身形便急掠前去，其速度巳到極限，瞥到四女仍然緊追不捨，不由心寒不已，驀地身形半擰，口中疾喝一聲：「照打！」右手向後一揚！

緊追不捨的四女眼看耳聽毛仁的喝聲動作，以爲毛仁在情急之下，打出一把暗器，而毛仁以毒掌馳名江湖，打出的暗器淬有劇毒，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很難閃避得了，若是讓暗器射中，只怕活不了，四女這一驚非同小可，也顧不了追截毛仁，急掠的身形驀然一伏，長劍展舞開來。

但却沒有聽到暗器掠空聲，也聽不到劍鋒與暗器的碰擊聲，四女不由大奇起來

，身形一長，看清楚了，那裏有什麼暗器？只不過是毛仁在情急之下的虛張聲勢，企圖阻遏一下四女的窮追，他這一個目的達到了，四女被那子虛烏有的「暗器」一阻，他已飛掠向山口，拋離四女足有五六丈遠。

四女嬌叱連聲中，盡展身形，飛掠向前，眨眼間追近了三丈有多。

毛仁扭頭一瞥，不由臉色微變，這一次他頭也不回地揚手向後一抖，同時喝一聲：「照打！」

四女以爲毛仁只是故技重施，故此毫不理會，身形絲毫不停，追掠前去。

但她們這一次却上了個大當。

待到她們發覺一片黑點激射過來的時候，她們不由胆破魂飛，驚叫連聲中，各自閃掠翻躍揮劍，顯得很狼狽。

毛仁厲笑聲中：「臭丫頭們，且嚐嚐老夫斷魂黑砂的厲害吧！」身形已飛掠出山口。

斷魂黑砂乃是毛仁護身救命的一種歹毒暗器，因爲這種含有劇毒的黑砂極難採鍊，故此不到最危急關頭，毛仁是不會輕易使用的。

尚幸他由於太珍視這種救命黑砂，不敢大量撒出，只是撒出十數顆，否則，四女之中，只怕有人會閃避封擋不及而被射中，立時身亡！

總算四女身法靈捷，反應又快，劍勢迅密，將那十數顆黑砂擊落避過，但已驚出一身冷汗，有點手忙脚亂。

待到四女驚魂稍定，毛仁的身形已閃沒在山口左邊的亂石樹後，四女身形一動，欲再追，但却給蘇紅鳳喝止了。

蘇紅鳳手執那柄金戈，飛掠到四女身前，有點志得意滿地說道：「各位妹子，咱們這次的任務志不在殺人，而在這柄金戈，如今既已得手，暫且放過那老匹夫，他若是不知死活，再找上咱們，再殺他不遲！」

這時候夕陽已隱沒在山頭下，已是薄暮時分，山谷內暮色特別濃，顯得一片沉黯，襯上那滿地的死屍，陰凄凄地有點像地獄一樣，饒是紅粉七煞心狠手辣，置身於這種境地，也有點心寒，渾身不自在，不欲久留。

蘇紅鳳揮一下手，「咱們走！」當先掠向山口。

其他六女亦展開身形，隨在蘇紅鳳之後，急掠向山口。

刹那間，山谷內一個活人也沒有了，只留下那一地的屍體，像屠場也像地獄！

色相引誘　脅奪鐵馬

薛策勇恢復知覺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感到自己置身在一張非常柔軟舒適的床上。而第二個感覺就是，他發覺自己竟然是赤裸裸地躺在床上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因爲他明明記得，他在昏暈過去的時候，他的身上是穿着整齊的！

像觸電也像床上有針刺他般——事實上在他發覺自己全身赤裸之後，光滑柔軟舒適的床就忽然變成了一張針床，整個人彈了起來。

但立刻，他又重重地摔回床上，雙手緊緊地將那張差點從他身上滑落的錦被抓住，並且拚命地往身上扯，直扯到脖子上，只露出一顆腦袋。

他在彈起來的刹那，雙眼也睜了開來，一位俏生生的姑娘正含笑站在床邊，羞得他臉色漲紅，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

他本是睜開的雙眼在跌回床上時又緊緊地閉上了。

他是有點羞於看到那姑娘。

「薛公子，原來你早醒了，該起床了。」耳邊傳來那姑娘嬌柔甜膩的語聲。

這種語聲，膩得足可以將一個男子漢溶化。

但薛策勇聽在耳中，却不由打了個冷顫，像被毒蛇噬了一口般，一顆心不由抽搐了一下。但是他還是張開了眼睛。

老是閉着眼睛可不是辦法，既然已置身於此，總要弄清楚地方，才好應付。

張開雙眼之後，薛策勇立刻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間佈置得非常華麗的房間內，就連自己躺的這張大床也是非常之華麗。

眼光一轉，他終於看清楚了站在床邊的那位姑娘。

那姑娘正含着一臉的笑容在看着他，薛策勇想到剛才自己在床上彈起來的那刹那，不知道姑娘有沒有瞥到自己光着的身體，臉上不由又一熱。

那姑娘却落落大方，見薛策勇張開眼望着她，不由笑意更濃，上身向前一探，竟然伸手來摸薛策勇的臉。

薛策勇雖然年紀也不輕了，足有三十二歲，但却還未成家，也未與女子接觸過，雖則他生性豪邁爽朗，也經歷過大風大浪，但就是未經歷過這種溫柔陣仗，嚇得他急不迭將頭滑落在軟枕的另一邊，羞急地道：「姑娘，妳……妳想幹甚麼？」

那少女見薛策勇那種羞急的樣子，不由「噗嗤」嬌笑出聲，收回那只春葱也似的玉手，笑說：「薛公子，小妹只不過想摸摸你的額頭，看你的熱度退了沒有。」

薛策勇不禁被她的話弄得有點糊塗起來。暗忖，自己明明是被人在那山上點了痲昏兩穴，失去了知覺被弄到這尷尬的地方來的，何來發熱？雙眼不由又望向那姑娘。

那姑娘又輕笑了一聲，脆聲道：「薛公子，你大概不知道吧，你全身發熱，昏睡了足足一夜一日，嚇得小妹不知如何是好，小妹只好將祖傳的清心丹餵公子你吃下兩顆，你身上的燒果然退了，小妹一顆心才放下。」

說完竟伸手撫了撫胸口，那模樣就像西子捧心一樣，嬌媚入骨，薛策勇看得一顆心不由「砰」地劇跳了一下。

他立刻將目光移開，吸攝心神，同時暗哼一聲。「我明明被妳猝然出手點倒，却說說我全身發熱，昏睡了一夜一天，簡直是一派胡言！」

表面却淡淡地說道：「我怎會無端端昏睡了一日一夜的？這就有點奇怪了？」

那姑娘嬌婉地道：「薛公子，這一點小妹就不知道了，總之小妹將你救回這裏時，你是昏迷過去，全身發燙的。」

薛策勇在心裏暗哼一聲：「且看你在玩甚麼花樣！」口裏却忽然問道：「在下

失禮得很，還未請敎姑娘芳名。」

少女嫣然道：「小妹樂慧。」

「原來是樂姑娘。」薛策勇差點忘了自己身上寸縷皆無，欲欠身行禮，猛然省起，一張臉羞得火辣辣般熱。

樂慧却視若無睹，一點忸怩之態也沒有，「嘻」地笑了一聲道：「薛公子太見外了，稱小妹樂慧不是親切得多嗎？」

薛策勇却避而不談這個問題，問道：「請問樂姑娘，這裏是甚麼地方？」

樂慧抿咀一笑道：「這裏是小妹的家。怎麼？不滿意？」

薛策勇急道：「在下得姑娘悉心照顧，怎會不滿意？多謝還來不及。」

語聲一頓續道：「是了，在下相信與姑娘從未照過面，更不可能認識，姑娘是怎樣認得在下的？」

樂慧抬手掠一下鬢邊的髮絲，道：「小妹確實不認識你，只是却認出薛公子的那柄佩刀——碎玉刀！」

碎玉刀確是薛策勇的佩刀，亦是他的成名兵刄，相信江湖武林中，不曾見過或認識薛策勇的人不在少數，但沒有聽聞過碎玉刀的相信沒有幾人。

碎玉刀不但是薛家祖傳的寶刀，亦是武林七大寶刀之一，刀身晶瑩如玉，亦像一弘冷月，其鋒利足以斷金切玉，但由於其刀身像玉，也像冷月，故此名之爲碎玉刀，但也有人稱之爲冷月刀！

自從薛策勇出道江湖以來，碎玉刀便沒有離開過他一刻，可以說碎玉刀就是薛策勇，薛策勇就是碎玉刀，人刀已合爲一體。

所以樂慧說是從碎玉刀認出他的身份的，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姑娘相救之德，在下沒齒不忘，請姑娘賜回在下衣服，在下好辭別姑娘。」

樂慧的臉上這時沒來由地羞紅起來，大概她想到薛策勇那赤裸的壯實軀體，故此有點羞不可仰，她倒是毫不留難地就點點頭。「小妹這就去將薛公子的衣衫拿過來。」

說完深深地瞟了薛策勇一眼，蓮步蹁蹮地走出了房間。

薛策勇倒是想不到樂慧毫不留難。也不向他提出要求，就放他離開，一時間他不由怔住了，怔怔地望着樂慧消失在房門外，依然沒有將目光收回。

「到底這位樂姑娘安的是什麽心？」薛策勇不由困惱地想着。

「她斷不會一點目的也沒有，我敢肯定，她就是將我點倒的人。」薛策勇腦中思潮泉湧，提出一個又一個的疑問。

不容他想下去，一陣輕俏細碎的脚步將他的思緒打斷了。

薛策勇目光一轉，看到樂慧已蹁蹮走來，手上捧着一個大托盤，托盤的左邊整整齊齊地叠放着他的衣衫，另一邊却放了三碟香氣四溢，嬝嬝冒着熱氣的小菜，兩副杯筷，一樽酒。

「薛公子，你一日一夜未進飲食，肚子一定很餓了。小妹特地備了這三樣小菜，美酒一樽，權作爲與公子餞行，公子也順便塡一下肚子。」樂慧一踏入房中，便笑盈盈地說着，走到房間當中那張精緻的圓桌前，將托盤放下來，然後拿起那叠衣衫，送到床前放下，嬌俏地睨了薛策勇一眼，轉身邊行邊說：「薛公子請穿衣。」一逕走出房外，並且順手將房門關起來。

薛策勇在一見樂慧將衣服捧入來，便緊張起來，他一直担心樂慧會動手帮他穿衣或不離房，那就尷尬了，如今看到樂慧出房，才放心地吁了口氣。

恐防樂慧在房外不耐煩久等而匆匆闖進來，他猛地從床上跳落地，急手急脚地將衣衫往身上穿，草草將衣衫穿着停當，才發覺樂慧將他的碎玉刀也一併帶了來，於是順手佩在腰上。

也幸虧他穿得快，樂慧就在這時候「啄啄」地敲了兩下門，揚聲道：「薛公子，穿好衣衫了麽？小妹進來了。」

她眞是說進來就進來，語聲未落，她已推門進來，媚眼一閃，瞟了一眼顯得有點狼狽的薛策勇，抿咀一笑，嬝嬝地走向桌邊，動手將托盤上的三碟小菜擺放在桌子上，亦將杯筷分別放好。

薛策勇在樂慧將餸菜送入來時，鼻子嗅到那陣香氣，立時感到飢腸轆轆，人也感到有點虛軟無力，直吞口水，恨不得將那三碟餸菜一古腦兒吞落肚子中。

這時候他眞是不知如何才好了。

他雖然很肚餓，但却不想在此久留，萬一有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那怎辦？但在情在理，他又不好意思推辭。畢竟人家是一番好意爲他送行，再說，他也實在餓得難受。

一股清冽芳香的酒氣撲鼻而來，薛策勇不由精神一振，用力嗅吸了兩下。

原來是樂慧將樽中美酒分別倒在兩隻杯子中。

薛策勇雖不是劉伶，但却對美酒有一種偏嗜，而他的鼻子也很靈，只要一嗅，就可以分辨出那是上等美酒，那是劣酒。

他雖嗜酒，却不濫喝，所謂淺嚐即止，滋味無窮，他每一次喝酒，最多三杯即止。

他認爲喝酒就像看美女一樣，驚鴻一瞥的印象，特別深刻，那種感受也特利強烈奇特，若是對着一個美女看久了，就會感到平淡乏味，有「不外如是」的感覺；同樣，酒喝多了，就會感到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水，一種苦水。

喝酒本來就是一種享受，但若是濫喝，就不是享受，而是受苦了。

×　×　×

「薛公子，請過來坐。」樂慧朝薛策勇招呼。

薛策勇遲疑了一下，行了過去，在樂慧的對面坐下來。

樂慧亦坐了下來，朝薛策勇春花開放般一笑。

那一陣陣誘人的酒香令到薛策勇不由又嗅吸了兩下。

「薛公子，小妹敬你一杯，就當與你餞行。」樂慧妙目一瞟秋波流轉，伸出春葱也似的雙手，將面前的那杯酒捧起來。

薛策勇在這情形之下，亦不由自主地捧起酒杯。「在下借花敬佛，也敬姑娘一杯。」

樂慧抿咀一笑，將整杯酒傾向櫻桃也似的小口中。

薛策勇本來還有點担心樂慧在酒中下手脚，但憑他的經驗却嗅不出酒中下了藥物，如今眼見樂慧將整杯酒傾入口中，什麼懷疑也沒有了，一仰頭，也將杯中酒傾入口中。

樂慧朝薛策勇照了一下杯。

薛策勇自然亦向樂慧照杯。

一杯酒下肚，樂慧的俏臉飛起一片酡紅之色，看來她的酒量不大，但却益增其嬌艷。

那杯酒入口，薛策勇却沒有立卽吞落肚中，而是含在口中，再慢慢地「啜」落喉中。

那實在是難得一嚐的美酒，入口香醇，齒頰留香，一口吞下肚中實在是糟塌。

「好酒！」薛策勇由衷地說：「姑娘，請問這是何酒？」

樂慧臉上酡紅更甚，紅白相映，分外嬌憨迷人。「薛公子，這是小妹窖藏了足有十年的香玉露酒，薛公子果然是個識酒之人。」

「香玉露」這種酒薛策勇還是第一次品嚐，他也算品嚐過天下各種美酒的了，却就是沒有品嚐過這種酒，由衷地道：「不愧酒中佳釀，這種酒產自何地？」

樂慧先替薛策勇斟了一滿杯酒，才答道：「這香玉露乃是小妹祖傳家釀。薛公子請喝。」

薛策勇「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姑娘家釀，怪不得在下未聽過這種酒名，前此也未曾品嚐過。」

說完不由自主拿起酒杯淺啜了一口。

「薛公子請用菜。」樂慧說着拿起牙箸，挾起一箸菜，送到薛策勇面前的碗中去。

薛策勇連聲道：「有勞姑娘了，在下自己來吧。」說着又淺啜了一口酒。

樂慧再挾起一箸菜，優雅地送入口中，咀嚼起來。

薛策勇於是亦挾起碗中的菜吃起來。

那些菜餚非常可口。薛策勇再也矜持不下去了，邊喝邊吃起來。

樂慧也陪着薛策勇吃，但却沒有再喝酒，輕笑脆語，眼波流轉，像要滴出水來一樣。

薛策勇不知不覺間，已喝完了杯中酒，一共喝了兩杯。

而他的眼光在喝完第二杯酒之後，却忽然熾熱起來，定定地注視着樂慧。

他全身也感到一陣燥熱，心中像有一團火在燃燒，燒得他渾身像蟲行蟻咬般癢起來。

這時在他的眼中，樂慧變得非常之可人，而他亦更加興奮起來……後來，坐在他對面的樂慧已被他擁在懷中……

× × ×

薛策勇從狂熱得有如暴風驟雨般的美妙境界中回復過來的時候，身心皆感到一陣空虛疲倦，全身像脫了力般。

他閉着的雙眼也不願睜開來，他想盡量回味一下那像夢境般的美妙情境，在那夢一般的境界中，他飄然如在九天之上，那種美妙的感覺，是他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個人畢竟不可能永遠在夢境之中，薛策勇終於回到現實中來。

令到他回到現實的是因爲他的手動了一下，却觸到一具滑膩溫熱的軀體，嚇得他差一點沒有從床上跳起來。

他急急張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他不由迷惑不解地四下打量起來。

仍然是那間佈置華麗的房間，擺在正中的那張圓桌上，還擺放着三碟殘餚，兩副杯筷，一樽已喝剩大半的美酒，躺着的這張床，也是他曾經躺過的那張柔軟舒適的大床，但他却記得很淸楚，自己明明將衣衫穿着整齊，與那位叫樂慧的姑娘對坐喝酒吃菜……如今怎會躺在床上，身上寸縷皆無？

最要命的還是，他發覺他觸摸到的那具滑膩溫軟的軀體，竟然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女體！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自己竟然赤裸裸地與一位裸女躺在一張床上，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也震驚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嚶嚀」聲中，那具裸體翻轉過來，小貓一樣偎入他的懷中。

薛策勇却像見到蛇蝎一樣，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身形向外一縮，差點沒有從床上跌落地上。

躺在床上的裸女，竟然就是那位樂慧姑娘！

樂慧大概是睡過去了的，却被薛策勇那一聲驚叫驚醒了，張開雙眼，嬌慵地伸手就要摟向薛策勇，雙眼中滿是足可以將一個鐵人溶化的柔情蜜意，誘人的唇櫻輕啓，吐出嬌柔的語聲道：「勇哥哥，你醒了？」

薛策勇這一次眞的從床上跌落地上了，因爲他要閃避樂慧那條摟向他的粉嫩玉臂。

幸好他在身體重重跌落地上的刹那，腰身一挺，一掌輕輕撑在地上，彈躍起來，才沒有跌得全身發痛。

樂慧却臉色一變，全身蜷縮起來，雙手緊緊地掩在胸前，將身上緊要的地方遮掩起來。

但她却忘了她仍是全身赤裸的，那種姿勢，更加誘人。

對於像她這樣美麗的女孩子來說，身材又那樣好看，這樣光着身體，無論是任何一種姿態，也是相當誘人的。

但薛策勇却竟然不欣賞這具充滿誘惑力的裸體，一臉又驚又怒之色，不知所措地道：「這……這……怎會……這……樣的……」

樂慧哭泣起來，泣聲道：「你……說什麼？你自己……做的事，竟然說這樣的話了？」

說着哭泣得更加厲害。

薛策勇一聽，就如在頭頂响了一記焦雷，「轟」地一响，雙眼一陣發黑。

吸了口氣，他努力鎭定下來，也明白到他自己剛才做了什麼事，他感到有點無地自容。

「怎會……那樣的？咱們不是……好好地坐在那裏喝着酒的嗎？」他伸手指指那張圓桌。

樂慧驀地止住了哭泣，而且猛地挺身坐了起來，尖尖的手指幾乎戳在薛策勇的臉上，尖聲道：「姓薛的，你自己做的事竟然想不認，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淫娃？還是配不起你的賤女人？虧你還是一位在江湖武林中名頭响亮的大俠客大豪傑，你走，你滾，我不想再見到你！」

樂慧這一直起身來，那羊脂白玉般聳峙的雙乳，輕顫着，任是誰看了也會爲之暈眩，薛策勇也不例外，吸口氣，甩甩頭，將目光移開，才能令到自己保持淸醒。

「妳一定在酒菜中下了藥！」薛策勇嘶聲叫起來，一邊伸手從地上抓起衣衫手忙脚亂地穿起來，同時也沒忘記將掉到地上的錦被檢起來，披在樂慧赤裸的身上。

樂慧却毫不害羞地一扭腰將那張錦被自身上甩下來，並且還挺了一下隆起的胸脯，冷笑一聲道：「就算是我在酒菜中下了藥，也是你心甘情願吃喝下去的，我一點也沒有迫你，而你，是你將我抱上床，將我身上的衣服撕扯下來……要了我的身子，你……你不是人！」

撒起潑來的樂慧，那裏還有半絲柔媚嬌俏之態，十足一只母老虎！

薛策勇不是被她的潑態嚇住了，而是被她那番話嚇得窒住了。

雖則說樂慧用一種卑劣的手段令到他與她幹出那苟且之事，但這事若說出去，他那裏還有臉在江湖上行走，畢竟這是有虧行止的事。

一時間，他想不出話來駁斥樂慧的歪理。

樂慧見薛策勇無言以對，更加肆無忌憚了，嗓子尖得刺人耳鼓。「薛策勇，你走呀，爲甚麼還不走，我會到江湖武林中，論個公道，令到你身敗名裂！」

薛策勇最怕的就是這一點，明知道那只是一個最卑鄙的色慾圈套，他也只有認了。武林人最重名節，他現在已陷了入去，那就只好聽她擺佈了。

若是能夠狠得下心殺了她，倒是一了百了，但問題是，看她那有恃無恐的樣子，只怕不是那輕麼易殺得了她，何況，畢竟自己與她有合體之緣，此情此景之下，又怎下得了手？

終於，他嘆口氣道：「我知道妳這樣作必有妳的目的，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妳想怎樣？」

樂慧一聽，妙目一轉，像是才發現自己赤身露體，竟然羞赧地垂下頭，紅飛雙頰，急忙扯起身邊的錦被，披在身上，但却若隱若現，更加誘惑。「薛公子，小妹自知配不上你，不敢有甚麼奢求，你且坐下來歇一歇再說吧。」

薛策勇却深具戒心地別轉頭道：「廢話少說，你到底想怎樣，只管說出來，若是我能力所及，或是不違背道義的事，我答應盡力爲你去辦。」

薛策勇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看出樂慧不會是爲了錢而色誘他的，只看她這間屋的佈置，就不像是窮措大，既然不是爲了錢，那麼，就一定是有事求他辦，才不惜以身相誘，令他跌落陷阱，不過他也很「精」，事先將話說明。

樂慧的臉上立時像春天的花盛放般綻開來，只是在薛策勇的眼中，已沒有初見時那般迷人了，因爲他已對她改變觀感。

「薛公子，既然你這樣說，小妹也不再拐彎子了，小妹只想你能夠替我奪回一件被人搶去的物件。」樂慧一雙勾魂眼瞬也不瞬地望着薛策勇，咀邊泛起一抹詭譎的笑意。

可惜薛策勇看不到，否則，他一定後悔適才的許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那是甚麼物件，請你一一說明白好麼？」他不耐煩地說，依然將頭別轉。

「那是一只用雲山寒鐵精鑄出來的鐵馬，這只鐵馬只是小妹上代傳下來的祖傳之物，那只是一件用來擺設的飾物，沒有甚麼珍貴之處，但却手工精細，打造得栩栩如生，但在十日前，却給一名竊賊將之盜走了。」樂慧娓娓道來，時而切齒，時而嘆氣，眞是表情十足。

薛策勇靜靜地聽着，見她不說下去，皺皺眉頭道：「那竊賊你查到是誰麼？」

樂慧有點不悅地道：「薛大俠，你平時也是這樣子與人說話的麼？」

薛策勇不屑地道：「就算我是吧，怎麼樣了？」

樂慧不由氣結地翻翻眼，想發作，但却忍住了。「不怎麼樣，小妹只是怕你這樣子聽不淸楚。」

薛策勇從鼻子裏哼出一聲，但却將頭轉過來。定定地望着樂慧。「請說吧，這樣子應該聽得很淸楚了。」

樂慧嘆口氣，說道：「你難道這樣恨我了？」

薛策勇却冷然說道：「妳到底說是不說？」

樂慧又嘆了口氣。「我驚覺時追出去，那竊賊却已掠上屋面，我亦跟着掠上去，那竊賊爲了止阻我追他，在我掠上屋面的那刹那，扭轉身朝我打出一把暗器！」

歇一口氣，她續道：「當夜正是十五月圓之夜，那竊賊這一轉身，在月下被我瞥到他的臉貌，而我也被那把暗器迫落回地面。」

薛策勇悶聲不响，聽她繼續說下去。

樂慧吁了口氣，道：「那竊賊竟然被我認出就是人稱『一劍西來』常士逸！」

薛策勇聽了，神情震動了一下，眼色一變，脫口道：「妳沒有認錯人？」

樂慧苦笑道：「起初小妹也認爲可能認錯了，但小妹當時却沒有花眼，後來再在地上檢拾到二顆射落在地上的暗器，才敢確定是他！」

「那兩顆暗器難道是兩柄只有兩寸長的銀劍？」薛策勇又脫口問。

「正是一劍西來常士逸的獨門暗器奪命銀劍！」樂慧肯定地點點頭。

「以常士逸在黑道上的名氣，怎會竊走妳那只鐵馬？」薛策勇有點大惑不解。

「這一點，小妹也同樣感到詫異不解，那只是一只鐵馬，談不上珍貴之處，要說它珍貴，只不過是祖傳之物，而且手工精細吧了，以常士逸的眼光，又怎會看上那只鐵馬？」樂慧亦是一臉惑然之色，若她是裝出來的，也未免裝得太像了。

「一劍西來」常士逸這個名號，在江湖上可說無人不識，黑道上更是跺跺脚也會地動山搖的人物，在西北黑道上，他穩然成爲黑道霸主，但他却沒有開山立寨，只是獨來獨往，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仗着一手「天魔亂舞」劍法稱雄於黑道，自他出道以來，死在他劍下的黑白兩道成名人物，沒有一百也有九十，他的獨門暗器乃是武林罕見的長約兩寸的銀劍。

由於他那劍法中有一招名「天魔西來」，乃是整套劍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殺着，而且從來沒有人能夠破解得了他這一招殺着，很多成名的武林人物皆死在他這一招殺着之下，故此被稱爲一劍西來！

常士逸的年紀大約四十五歲上下，平時喜作文士打扮，不認識或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的人，皆以爲他是個讀書人，很多人也因此吃了他這個虧，總之，憑外表，他絕不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黑道梟雄，只像一位屢試不第的中年秀才！

而他出道以來所作的買賣，價値不會低於白銀五萬銀，他每作一次案，總是震動一時，就像四年前他糾衆截刦了一位退休京官那一案，當時負責護送那位退休京官全家返鄉的乃是京城那家最大的中州鏢局，其分局遍佈南七北六十三省，乃是實力最雄厚的數一數二大鏢局；總鏢頭「銀鞭鐵槍震九州」烏天鵬更是保鏢這一行的翹楚人物，憑着手上的銀鞭鐵槍，自開創中州鏢局以來未曾失過一趟鏢，想不到這一次却栽在常士逸手上，招牌也給砸了。

那一次護鏢的是副總鏢頭「衝天雄鷹」燕子北，乃是烏天鵬的同門師弟，身手僅次於烏天鵬，同行還有六位鏢師，十三名趟子手，但結果，上至燕子北，下至鏢師趟子手，全部被殺，無一倖免，那位退休京官全家也無一活口，宦囊十五萬兩黃金白銀悉數被刦，沒有留下一兩一錢，這件刦案差一點令到中州鏢局破產關門，亦震動了整個武林及天下所有鏢局，銀鞭鐵槍震九州烏天鵬在驚怒之下，親自出動，追索了常士逸足有一年，但却空手而返，最後不了了之。

說眞的，以常士逸在黑道上的身份地位，根本不屑降格去做宵小，作那鼠摸狗偷的勾當，那眞是大大地有失他的身份。

但樂慧却言之鑿鑿，看來也不會是假的，那麽，問題就出在那只鐵馬之上了。

只怕那鐵馬不是像樂慧所說的那樣，只是案頭一件擺設品，而是另有其價値。

薛策勇本就是個頭腦精明的人，這一次雖然不愼跌落陷阱中，但他依然想到很多問題。

樂慧像恐怕薛策勇不相信他所說的，伸手從散亂的髮髻中，摸出一把短短的銀劍來，遞給薛策勇：「吹，你拿去看看，小妹那晚檢到的就是這銀劍！」

薛策勇接過來，托在掌中端看起來。

細看之下這柄銀劍長只一寸九分，劍身寬約六分，兩面却有一道約一分寬的槽溝，打造得頗爲精緻，入手很沉，大約不是用純銀打造的，可是混上另外一些金屬鑄煉出來，這確實是常士逸的獨門暗器。

這種暗器由於劍身上有一道槽溝，故此若被射中，傷口隨之入風，令到傷勢更嚴重，確是一種歹毒的暗器。

薛策勇看着掌上銀劍，悶聲不出。

「唏，你是不是後悔了？」樂慧盯着薛策勇，咀角含着一絲嘲弄的笑意。

薛策勇目光一凝，沉聲道：「妳別拿話來套我，我薛某人話出如山，收也收不回！」

一頓，接道：「只是我想不明白，妳竟然爲了一隻只作擺設的鐵馬，不惜作那樣大的犧牲，雖則那是祖傳的，但與一個女孩子的清白來說，孰輕孰重？我不說你自己也應該心中有數！」

樂慧的表情一下子變了，變得幽幽怨怨地，情意綿綿地說道：「那當然比不上，小妹之所以將……將清白……交給你……那……那是小妹實……在喜歡你……」

樂慧越說，頭越垂低，不但一張臉紅透了，連那截粉搓般的頸脖也染上了嫣紅，那模樣旣可憐又惹人憐愛。

只是薛策勇已對樂慧的觀感改變了，雖則眼前的人與他曾春風一度，又凄楚惹人憐，他却視而不見，無動於衷。

那不表示他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他只是不想陷得太深，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令到自己以後身敗名裂，薛策勇的頭腦一向比別人清醒！

「妳是否想我爲妳尋回那只鐵馬？」薛策勇故意迴避開那敏感得令人動心的問題，直接地問。

他已決定了，不管那只鐵馬是否是她祖傳之物，也不管鐵馬是否眞的如她所說，只是一件擺設品，抑或是另有秘密，他只爲她奪回那只鐵馬，別的什麽也不管，從此之後一刀兩斷，希望以後別再碰上這女孩子。

樂慧看起來頂多不到二十歲，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能夠用這種大多數女孩子不敢用的手段，那就未免有點可怕了。

樂慧抬起頭來，用力地點了點頭，道：「不錯，小妹就是要你爲我將那隻馬搶回來！」

薛策勇皺了一下眉頭，緩緩說道：「這一點我答應你，但是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樂慧目中閃過一抹異光，詫聲道：「你要我答應你什麽條件？」

「總之我不理會妳那隻鐵馬是否妳祖傳之物，還是妳利用我來奪取到那只鐵馬，我都不理會，但這件事了之後，妳要答應我，妳我之間發生過的事就當沒有發生過，妳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妳，兩無瓜葛！」薛策勇的語聲有如金鐵擲地，顯示出他的決心。

樂慧眼也不眨地看上了薛策勇好一會，才點點頭道：「小妹答應你。」

薛策勇鋒刀一樣的目光盯了樂慧好一陣，才問：「若是我奪到那只鐵馬，怎樣交給你？」

樂慧眼珠轉了一下，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道：「你不用交給我，你奪回鐵馬之後，小妹自會找你拿取。」

薛策勇深深地看了樂慧一眼，然後什麽也沒有說，大步向房門外走去。

樂慧這刹那的表現變得很複雜，咬着下唇，突然扭身從枕下摸出一把帶鞘長刀，擲向薛策勇！「接着你的刀！」

原來是薛策勇的成名兵刃碎玉刀！

薛策勇竟然連隨身携帶的兵刃也忘了拿回，可見他此刻的心緒實在很亂。

脚步沒有停下來，薛策勇猛然扭轉身一伸臂，便接住了飛擲過來的碎玉刀，就那樣握在手中，大步走出了房間。

房間內只剩下一個赤裸着身軀披着錦被的樂慧，怔怔地看着消失在房間外的薛策勇，陡地尖聲狂笑起來。

× × ×

走在街上的薛策勇，恍如發了一場噩夢般，頭腦有點渾渾噩噩地，信步沿街往前走下去。

甩了甩腦袋，他終於清醒過來，忍不住從心底嘆出一口氣。

可不是麽，他自出道以來，一帆風順，聲譽也日隆，從未遭遇過重大的挫折，想不到却陰溝裏翻船，跌落在一個年輕女孩子佈下的色慾陷阱中，令到他不得不去做一件不是自己願意去做的事。

他不自禁苦笑出聲。

引得走過他身旁的路人以爲他發神經，好奇地橫眼瞟瞟他，急急脚走過。

他却毫不爲意，腦海中只是一直盤旋着樂慧那俏麗的臉龐，但瞬息間却變幻爲可怕的蛇蝎，令到他不自禁打了個寒噤。

對於那一夕風流，他雖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好意境，但他却一點也不留戀，因爲那幾乎令到他身敗名裂。

他之所以答應替樂慧奪回鐵馬，大半是出於無奈——受到威脅，小半是因爲常士逸乃黑道人物，而他亦久欲有一會此人之心，這正好乘此機會，將之除去，旣奪回鐵馬，也爲江湖除害，可謂一舉兩得！

更重要的就是，這樣做根本不違背道義，有損他的名聲，常士逸是黑道梟雄，武林敗類，殺之不枉。

但常士逸可不是省油燈，薛策勇自問也沒有信心穩勝常士逸，一切仍要看自己的運氣。

不知不覺間，他已走出了城門口。驀地，他的脚步停了下來，雙眼望着迎面走來的一羣人。

這羣人人數有十一個，領頭的一個身形軒昂，神態威武，年紀與薛策勇相彷，不是別人，正是薛策勇欲結識，並欲助其一臂之力，在那不知名的山谷中與毛仁對峙的夏侯仲豪及他那班手下。

只不過現在夏侯仲豪的手上沒有了那柄金燦燦的金戈，只是執着一柄普通的鐵戟，傍着他身邊的是身上包扎了兩處的熊武，身後緊隨的是九名藍衣漢子。

夏侯仲豪也看到薛策勇了，見他眼也不眨地望着自己，不由也好奇地多看對方兩眼。

兩人的目光立時被對方吸引了。

兩人是年輕一輩中的豪傑人物，自有其吸引人之處，加上那種惺惺相惜心理，兩人一見如故是毫不出奇的事。

薛策勇在看到夏侯仲豪之後，已將心中的煩惱暫時抛開，他旣然認得夏侯仲豪，又久欲結交，自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於是急行兩步，上前抱拳向夏侯仲豪一拱道：「這位想必就是威鎭關外，人稱鐵戟侯的夏侯仲豪兄了。」

夏侯仲豪早在薛策勇走上前來巳停下脚步，只覺此人氣宇不凡，堂堂一表，心中便生好感，及至薛策勇說出他的名號，不由有點驚異地打量了薛策勇兩眼，但却面生得很，從未見過，對方却道出自己的名號，顯然曾經見過自己，遂亦忙抱拳道：「某家正是夏侯仲豪，不敢當兄台謬讚，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薛策勇答道：「在下薛策勇。」

夏侯仲豪一聽，目閃異光，動容道：「原來是有勇刀之稱的薛兄，恕某家眼拙，當面不識尊容。」

薛策勇忙道：「夏侯兄那裏話來，兄台的大名在下是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遇兄台，快慰平生！」

夏侯仲豪急接道：「某家亦久欲拜識薛兄，只因遠處關外，想不到今日却得遇薛兄，一了某家心願，當浮一大白！」

他們這一站在城門口前，阻住了道路，令到很多進城出城的人不免要繞過他們而行，自不免亦看他們兩眼，令到他們很不自在，薛策勇橫豎暫時無事，樂得與夏侯仲豪聚一聚，於是順着對方的口氣道：「夏侯兄若沒有急事，何不找個地方去喝兩杯？」

夏侯仲豪當然不會錯過這個結交的好機會，忙道：「固所願，不敢請耳，某家來時看到那邊有角酒旗，就到那邊喝兩杯怎樣？」

夏侯仲豪說着轉身朝後面指了一下，薛策勇順着望過去，果然看到半箭遠的路邊，有一角酒旗在迎風招展，遂高興地點點頭道：「悉聽兄台尊便。」

夏侯仲豪道：「那麽，薛兄，咱們坐下再談。」

薛策勇含笑點點頭。

夏侯仲豪像猛省起身邊的熊武一樣，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豪笑道：「薛兄，某家差點忘了爲你們介紹，這一位乃是某家生死之交熊武兄。」

薛策勇也聽過神刀王熊武的大名，當下朝熊武抱拳道：「原來是熊兄當面，在下聞名久矣。」

熊武忙亦抱拳朝薛策勇道：「熊某何德何能？倒是薛兄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識薛兄，足慰生平。」

寒暄過後，一行人走向半箭外那家酒家。

× × ×

酒家雖然設在路邊，但却頗爲寬敞整潔，恰値客人不多，夏侯仲豪一行人很容易找到一副好座頭。

這副座頭靠着開向路邊的窗下，坐着可以看到人來人往的路上情形。

夏侯仲豪薛策勇熊武一桌，那九名藍衣人分據兩桌，要了酒菜後，三人邊喝邊客套一翻，接下來說些江湖武林中的逸事見聞，頗爲投機，眞有相見恨晚之慨。

雖然不是上好的美酒，但也不難入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旣然相見恨晚，薛策勇也破例喝了七八杯酒。

夏侯仲豪與熊武皆是豪飮之人，酒到杯幹，已喝了十三四杯。

又喝了一杯酒，夏侯仲豪終於忍不住問道：「薛兄，你怎會一眼就認出某家的呢？」

薛策勇哈哈一笑道：「說出來夏侯兄大概不相信，小弟曾經在日前見過兄台一面。」

夏侯仲豪不由睜大眼詫聲道：「那某家怎會見不到薛兄？」

薛策勇道：「說起來，小弟應該說是窺見過兄台，所以兄台見不到小弟。」

夏侯仲豪急聲道：「薛兄在那裏窺見某家？」

薛策勇道：「就在日前兄台與那位大

理第一兇人鬼手斷魂毛仁對峙的谷地那座山頭上。」

這一說，夏侯仲豪才恍然明白過來，「哦」了一聲。

薛策勇恐怕夏侯仲豪有所誤會，忙加以解釋道：「說起來，那是小弟一時好奇才窺到兄台與毛仁在谷地對峙的，那時小弟恰好經過山脚下，却聽到隔山傳來一陣喊殺聲，好奇之下，小弟便登上山頭，窺看到兄台及毛仁在對峙着，也有幸見識到兄台尊容。」

「這樣說來，薛兄是看到也知道一切了。」夏侯仲豪臉上沒有一絲不豫之色。

薛策勇苦笑道：「小弟只知道毛仁那老賊欲奪取兄台手上那柄金戈，並說什麼那柄金戈乃是大理之物，兄台嚴詞拒絕，後來雙方混戰起來，小弟正欲下去助兄台一臂之力，忽然間却失去了知覺，以後的事便不知道了。」

薛策勇乃是個心胸坦蕩的人，將他看到的說了一遍。

「薛兄，那你是被人出其不意，幾乎點倒的了？」夏侯仲豪動容道，「能够將薛兄點到的人，一定不是簡單人物！」

薛策勇很不是滋味地苦笑一聲，一口喝乾杯中酒，澀聲道：「那人確實不簡單，待會小弟再說給兄台聽，激戰到後來，兄台是否被毛仁奪去了那柄金戈？」

「薛兄猜錯了，奪去金戈的另有其人！」熊武忍不住插咀說。

「哦！」薛策勇吃驚地轉望着熊武，詫聲道：「那奪走金戈的人一定比毛仁那老傢伙還要厲害了？」

「看來是比毛仁厲害，因爲她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七個女煞星！」夏侯仲豪沉緩地說。

「難道夏侯兄說的是紅粉七煞？」薛策勇脫口叫出來。

「當今江湖武林中，除了她們，還有誰？」熊武嘀咕道，「熊某剛才說錯了，那柄金戈是仲豪自願交給她們的。」

這又令到薛策勇驚奇得睜大了眼睛，雖說紅粉七煞是七位不好惹的雌兒，但以夏侯仲豪的名頭身手，斷不至於怕了她們，但却將金戈雙手奉送給她們，這就不由令人感驚奇了！

「眞的？」薛策勇望着夏侯仲豪，不可置信地問。

「是眞的。」夏侯仲豪肯定地說，「是某家雙手將那柄金戈送給她們的。」

「那夏侯兄一定有你的理由。」薛策勇頭腦精靈，立刻就想到其中必有原因。

「不錯，」夏侯仲豪道：「那柄金戈根本就不是某家之物，忽然却有這樣多的人對它感到興趣，欲搶奪它，而且，據紅粉七煞之首的蘇紅鳳說，不單是她們與毛仁，江湖武林中黑白兩道不少有頭有面的人物也四出搜尋搶奪那柄金戈，某家若是堅不放棄，豈不是成了衆矢之的，江湖上爭逐追殺的對象？某家自問還沒有那種與天下羣雄爲敵的能力，而又想到既然這樣多人欲得到那柄金戈，必然有其不爲人知的秘密，於是，某家在權衡輕重利害之後，決定用那柄金戈交換那個秘密。」

薛策勇聽了夏侯仲豪那番話，恍然明白了夏侯仲豪之所以雙手將金戈奉送給紅粉七煞的原因，不禁暗暗佩服對方之頭腦精明，處事之得體。

「原來那柄金戈果然有其値得搶奪的價値！」夏侯仲豪一口氣將蘇紅鳳說給他聽的秘密說出來。

薛策勇聽了之後，吁口長氣道：「原來那柄金戈竟然是開啓一處寶藏的鑰匙，怪不得那樣多人欲得到它了，轉換是小弟，也會像夏侯兄你一樣，將那燙手的山芋送出去，免得燙傷了自己。」

「哈哈，想不到英雄所見略同，來，薛兄，咱們浮三大白！」夏侯仲豪忽然意興遄飛，舉杯邀飲。

薛策勇也不由豪氣勃發，舉杯一仰而盡。

三人連仰三大杯。

× × ×

夏侯仲豪忽然目注薛策勇道：「薛兄，恕某家唐突，薛兄好像有什麼煩憂一樣，可否說出來，看某家能否爲你分憂！」

薛策勇的臉色刹那變了變，一時間沒有出聲。

「薛兄若不方便說，就當某家方才沒有說過那番話吧！」夏侯仲豪看出薛策勇一定有難言之隱，有點後悔自己的孟浪。

但薛策勇却一咬牙，毅然道：「夏侯兄，非是小弟不欲說，實是小弟一時間，不知如何啓齒。」

接嘆口氣說道：「說起來，這件事還要從小弟在那山頭上被人猝然出手點倒說起……」

夏侯仲豪與熊武皆神情專注地望着薛策勇，靜待他說下去。

「唉，小弟一時之間，眞是羞於啓齒。」薛策勇悔恨地嘆了一聲，神態頗爲複雜。「夏侯兄，小弟若不是與你神交已久，一見如故，小弟斷不會將這件事隨便說出來。」

夏侯仲豪一雙湛然明銳的目光直視着薛策勇，那是一種了解與敬重的目光。

「夏侯兄，熊兄，那點倒小弟的人，原來是一位美麗的女孩子，但却是一位可怕的女孩子……」薛策勇幾乎是呻吟般，將他被點到後的遭遇說了出來，一點也沒有保留，在說時，他一連狂喝了數杯酒，而夏侯仲豪也沒有阻止他。

熊武夏侯仲豪一邊聽，一邊也爲之動容不已，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一個女孩子爲了奪回一件物件，竟然不惜犧牲自己的清白，脅迫一個男人爲她做這件事，若不是親耳聽到從薛策勇這樣的人的口中說出來，夏侯仲豪與熊武眞不敢相信。

長長地吐了口氣，薛策勇又一口喝了一杯酒。

夏侯仲豪感慨地道：「若說某家日前所做的事大悖常理，有點不可置信，那麼薛兄你的遭遇更就匪夷所思，令人驚詫難信了。」

熊武也道：「若非這是出諸薛兄的口說出來的，熊某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喝了一口悶酒，薛策勇抬眼說道：「各位可曾聽聞過江湖武林中有這樣一位姑娘？」

夏侯仲豪凝眸想了一下，搖搖頭道：「某家倒未聽聞過有一位叫樂慧這樣的女孩子。」

熊武也道：「熊某也未曾聽聞過。」

「兩位也可曾聽聞過關乎一隻鐵馬的傳聞？」薛策勇又問。

「很抱歉，某家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一隻鐵馬的傳聞。」夏侯仲豪再次搖頭。

熊武也跟着搖搖頭。

「不過，依某家看來，那隻鐵馬可能不像那位樂慧姑娘所說的，只是一件擺設品，而是另有其不爲人知的價値，薛兄，你試想想，以常士逸在黑道上的身份，又豈會自貶身份去竊取一只價値平常的鐵馬，再聯想一下那位姑娘所作的犧牲，又豈是一只祖傳的鐵馬所能比擬，只怕這件事情透着古怪，那隻鐵馬也不是一件平常的物件。」夏侯仲豪一口氣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夏侯兄，小弟與你的想法相同，也認爲這件事不像樂慧所說的那樣，那隻鐵馬也不是她的祖傳之物，而她所說的，也不盡不實！」

「薛兄，那你準備怎樣辦？眞的去爲她從常士逸的手上將那隻鐵馬搶回來？」熊武插口問。

「大丈夫言出必行！」薛策勇慨然道：「她雖然用那種卑汚的手段令小弟跌落她的陷阱，並以之脅迫小弟，但小弟既然應承了她，又豈可反悔？失信於一位女子，豈不是無行又無信？如何再在江湖上行走？小弟雖明知這件事不尋常，但也只有硬着頭皮去做了，小弟不想成爲一個無行又無信的人！」

夏侯仲豪聽了薛策勇這番話，不禁擊掌道：「薛兄眞乃人中豪傑，某家交定了你這位朋友！」

熊武聽了薛策勇那番話，亦不由肅然起敬，欽佩不已。

「能够交上像夏侯兄這樣肝胆相照的朋友，小弟雖死無憾矣！」薛策勇激動地緊緊執着夏侯仲豪的雙手。

夏侯仲豪亦反手執住薛策勇雙手，互相緊緊地握着。

這兩位年輕一輩中最傑出的高手，就這樣開始了他們肝胆相照的友情。

熊武在旁見了，不由高興得一連喝了三大杯酒。

× × ×

「是了，夏侯兄這次從關外來到中原，不知有什麼事，若是用得着小弟的，只管吩咐。」薛策勇誠摯地望着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豪爽地笑道：「薛兄，實不相瞞，某家這一次入關，是想見識一下關中各地的各門大派，順便請教切磋一下，增廣自己的見聞閱歷，但經過日前那件事後，某家已打消了向各大門派請教切磋的原意了，能够交上薛兄你這樣一位朋友，某家於願已足。」

薛策勇聽了，不由激聲道：「夏侯兄，古人說，得一知己，死無憾矣，小弟如今深切體會這句話的深意了。」

一頓接又道：「夏侯兄，你眞的不再理會那柄金戈的事了？」

「天下間相信沒有多少人臨財不苟的，何況是一處寶藏，內裏還有每一位同道皆夢寐以求的武功秘笈，但問題是你有沒有能力得到，某家自忖沒有這種能力，也不想捲入這種是非漩渦中，將一條命掉在關內，所以某家對那寶藏不感興趣。」夏侯仲豪頓一頓續道：「不過，某家對這件奪寶風潮却感到興趣，想看看是否眞的有那一處寶藏，又或是那一個在興風作浪，唯恐武林不亂，而乘機混水摸魚！」

熊武接口道：「仲豪說得不錯，這件事從來沒有人說過有這一處寶藏，如今却忽然沸騰相傳，只怕其中有什麼陰謀在內，說不定會引起一場武林浩刼！」

薛策勇聽得聳然動容，推櫈而起道：「兩位眞是所見不同凡俗，小弟身爲武林一份子，自然不能袖手旁觀，小弟決定與兩位共同行止，查看這件事是否有人在背後興風作浪，爲害武林！」

「薛兄，你不是要去找一劍西來常士逸奪回那隻鐵馬麼？」夏侯仲豪問道。

「小弟當然先去找常士逸奪回鐵馬，將它交給樂慧姑娘，將這件事從此一刀兩斷，這件事對小弟來說，是越快越好！」

夏侯仲豪伸手一拍薛策勇的肩頭。「薛兄，橫豎某家等無事在身，到那裏也不妨，不如就與薛兄你先去找那位常士逸，順便見識一下這位黑道上鼎鼎大名的煞星，薛兄你不會反對吧？」

薛策勇怔了一下，接喜動顏色地道：「能得兩位一同與小弟去找那位常士逸，小弟眞是求之不得，說實在的，小弟眞還沒有把握贏得了他，兩位正好給小弟助陣壯胆！」

「哈哈，薛兄你太謙了，武林中誰沒有聽聞過勇刀的大名，誰不知薛兄乃是年輕一輩中卓然有成的刀法大家，只怕那位常士逸在薛兄的刀下走不過二十招！」熊武豎起姆指說。

薛策勇忙謙遜道：「熊兄過奬，小弟這幾招雕蟲小技，只怕施展出來，被兩位兄台見笑了。」

夏侯仲豪却伸頭望一眼窗外，然後道：「咱們今日就進城中暫住一宵，明天再起程去找常士逸怎樣？」

薛策勇望一眼窗外，天色已是入暮時分，逐點點頭道：「夏侯兄說得是，天色已晚，進城歇息一宵最好不過。」

熊武自然沒有異議，於是一行人便結賬出店，朝城中走去。

駐馬鎭上　龍虎爭鬥

五日之後，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來到距玉門關大約一百里不到的駐馬鎭。

玉門關乃是西出塞外的重鎭邊城，所謂西出陽關無故人，確實，出了玉門關之外，就是一片黃沙，朔風凜冽。只有兀鷹在空中盤旋，尋找着地上的死屍！

駐馬鎭乃是西出玉門關必經的鎭甸，所以倒也繁盛，大街上頗爲熱鬧。

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在鎭上一家叫悅來老棧的客棧開了幾間房間，各自洗去一身塵土，換上乾淨衣服，然後來到店堂中來。

這時候恰好是吃晌午飯的時份。

恰好這家悅來老棧在店堂中開設了食堂，夏侯仲豪薛策勇一行人也懶得出去找地方吃喝了，乾脆就在店堂中找了幾副座頭，分別坐了下來。

夏侯仲豪薛策勇熊武自然坐在一副座

頭上。

要了幾樣酒菜，由於肚子實在太餓，所以他們也不說什麽，埋頭吃喝起來。

直待酒足飯飽之後，夏侯仲豪等人才有閑心打量着店外大街上的行人。

這一路上走來，他們聽到了不少有關金戈的傳聞，那柄金戈自從落在紅粉七煞的手上之後，她們已經成爲武林黑白兩道追逐的對象，所說紅粉七煞在黃河上游的一處荒僻的江岸邊，被黃河十八寨總寨主九爪神龍郭長河親率二十高手追上，於是乎雙方激戰起來，結果紅粉七煞變成了五煞，而九爪神龍郭長河也折損了十二名高手，他自己也危危乎受了傷，最後還是讓紅粉七煞中的五煞突圍而出，走脫了，那柄金戈也沒有落在郭長河的手中。

而自那一次遭遇之後，郭長河突然像瘋了一樣，出動了十八寨的人手，誓言一定要將紅粉五煞（已死了兩煞，故以後稱之爲紅粉五煞）翻搜出來，奪取金戈。

但紅粉五煞自經過江邊一役之後，却像從空氣中消失了般，失去了踪跡。

但江湖武林黑白兩道人物却仍然像沒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搜尋紅粉五煞的下落。

這都是夏侯仲豪一行人沿途聽到的傳聞。

他們於急着要找到常士逸，所以對於這些傳聞也懶得理會，不過，夏侯仲豪還是暗自慶幸自己將那柄金戈送給了紅粉七煞，不然，只怕他們不會走得這樣自在，而要四處奔竄，逃避那些黑白兩道武林人物的搜尋追殺了！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是這個道理。

「夏侯兄，照沿途聽到的傳聞看來，只怕紅粉七煞也應付不了黑白兩道的搜尋追殺，最後仍然保不住那柄金戈。」薛策勇有點感慨地說。「還是夏侯兄有識遠見，將那燙手山芋送了出去。」

「薛兄過獎了，某家只是自問沒有那份能力，也不欲作非份之想，看來這一次是作對了，省去一身痲煩。」夏侯仲豪笑笑說：「只不知這隻鐵馬是否像那柄金戈一樣，亦是武林黑白兩道爭奪之物！」

「但願不是就好了。」薛策勇近乎呻吟地說。

「薛兄，你得到的消息確沒有錯？」熊武將話題轉了，「常士逸肯定在這駐馬鎭上。」

薛策勇壓低聲音道：「小弟的消息來源絕對可靠，這一點小弟可以保證。」

「這一點某家倒絕對相信，薛兄花費了一千兩黃金才得到這個消息，應該不會假，要知道一千兩黃金在關外已可以買五條人命，這樣昂貴的價格買回來的消息，又焉會是假的？」夏侯仲豪說得倒是一點不錯，價錢這樣貴的一個消息，若是假的，那出賣消息的人大概不想活了，太原世家一品刀薛暮聖的公子勇刀薛策勇豈是可以欺騙得了的！

「夏侯兄，咱們幾時去找他？」薛策勇問。

「咱們酒足飯飽，歇也歇過了，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去找他！」夏侯仲豪決斷地說。

於是一行人結了帳，走出悅來客棧，一直向鎭南頭走去。

× × ×

鎭南頭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古董店，店內擺滿了各種前朝歷代的古玩花瓶及奇珍異器之類的物品，相信每一件的價值皆不菲，也不是這個鎭上的普通人家可以買得起的！

那麽，這家古玩店的生意，應該不會太好了。

而事實上也不太好，甚至於一個月也沒有一個顧客上門也是常有的事，總之，這家古玩店的生意清淡得很。

甚至鎭上的人皆在私下議論，這家古玩店不是開門做生意的，那有價錢標得這樣高的，簡直是獅子大開口，鬼才光顧它。但今日却有三名外地來的客人光顧這家古玩店了。

× × ×

在鎭南頭那一帶的店舖中，要數那家古玩店的舖面最大了。

別的店舖雖然舖面狹小些，但却人客川流，獨獨是這家古玩店冷冷清清，大概是被那些價錢嚇得望而却步了。

離開老遠，夏侯、薛、熊三人就看到了那家古玩店的金漆招牌——集珍軒。

這家古玩店原來叫集珍軒，這一點他們是早就知道的了。

三人來到集珍軒前，先打量了舖面兩眼，才一齊舉步走進去。

店舖內原本負手抱胸站了四名店伙打扮的漢子，年紀最大的約四十餘，最輕的只有二十多歲，均穿天青長衫，千層布鞋，一見三人進店，急忙露出一臉假笑，迎了出來：「三位公子請進！」

夏侯、薛、熊三人這時身上穿的是錦緞長衫，打扮成富家公子的模樣，三人本就是長得一表人材，這一打扮，更加意氣飛揚，神采逼人。

三人自不免要擺出架子來，鼻子裏「哼」了一聲，算是回應，隨着那四人躬身擺手，走進了店舖內。

店舖的地上，竟然舖上了厚厚的從波斯國運來的猩紅地毡，踩在上面柔柔軟軟地，很舒服，這店舖的氣派倒是很堂皇，怪不得等閒人不敢進來了——與那名貴的地毡一比，自不免有點自慚形穢！

「三位公子請坐。」其中一名生就一雙鬥鷄眼的店伙招呼三人坐下。

就在店堂的正中，擺了一張楠木大圓桌，四張錦櫈，圓桌與錦櫈竟然也舖上厚厚的錦緞，三人就在那圓桌旁坐了下來。

那名年紀最輕的伙計已捧來三杯香茗，分別擺放在三人的面前。「三位公子請用茶。」

茶杯竟然是景德鎭官窰造出來的泰藍繞花極品，單是這三只茶杯就價值不菲。

三人至此也就明白了，爲何集珍軒的古玩價錢特別貴的原因了。

這種裝璜，這種招呼，又豈是一般的店舖可以比擬的。

三人揭開杯蓋，未喝已嗅到一種沁鼻清香，及至喝了一口，更是齒頰芳香，連茶也是極品雨前龍井。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流目打量着放置在四面架子上的各式各樣的珍奇古玩來。

「三位公子請隨便觀賞，小店貨品琳瑯，件件珍品，若三位公子心目中想選購名貴的，只管開聲，小的立刻進去捧幾件出來讓三位鑑賞。」

薛策勇含笑道：「那就煩勞兄台揀幾件稀世之珍，讓在下開一下眼界。」

那店伙答應一聲，急急走入裏進，三人聽到開啓鐵門的响聲，過了好一會，復聽到鐵門開關聲，跟着，那店伙雙手捧着一個錦緞包裹出來，極爲小心地放在圓桌上，將包裹打開，現出三個錦盒來。

那店伙小心翼翼地打開當中一個約一尺見方的錦盒，三人目前一花，定睛看清楚了，却原來是一件用彩玉精雕出來的雙鳳含珠。

「三位公子，這件雙鳳含珠乃是六朝陳後主寵妃張麗華最喜愛的一件珍玩，三位看看這玉色，這雙鳳，就知道不是凡品！」那伙計小心地將那件雙鳳含珠拿出來，指點給三人看。

三人仔細看去，那塊彩玉確實不是凡品，只怕世間罕有，在光綫透射之下，竟然呈現五種色彩，玉質晶瑩剔透，精雕細琢出來的兩隻鳳鳳，五彩斑爛，栩栩如生，用手一摸，溫溫涼涼，確是一件神品！

店伙將雙鳳含珠放回錦盒內，再打開一個較細的錦盒，內裏竟然嵌放着一顆比龍眼還要大的珍珠！

薛策勇乃太原世家之後，家中也藏有不少珍寶，但當他看到這顆珍珠後，也不由驚詫得睜大了眼，他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大的珍珠。

他記得家中也收藏了八顆足有拇指大細的珍珠，母親將之珍藏起來，一年只不過拿出來把玩觀賞一兩次，與眼前這顆珍珠比起來，眞是小巫大巫之比了。

「這是一顆千百年來罕見獨有的千年龍珠，功能祛毒清熱，乃是擧世奇珍，請三位鑑賞清楚。」

三人忙定定地鑑賞起來。

那店伙又將第三個錦盒打開來。

第三個錦盒內盛着一隻墨玉蟾蜍，通體發出一種墨黑的毫光，盒蓋才打開，三人已感到一股寒氣侵襲過來。

「這乃是冰玉寒蟾，三位想來可能聽聞過這件異寶之名吧？」那店伙拿眼睛掃視着三人。

「果然是冰玉寒蟾，稀世之寶！」薛策勇脫口說。

提起冰玉寒蟾，乃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療毒聖品，無論是任何絕毒之物，這隻冰玉寒蟾也可以化解，若是隨身帶着它，可說萬毒不侵！

夏侯仲豪熊武兩人也曾聽聞過這件武林異寶的大名，不由亦目光一亮，將目光移注在其上。

「三位公子，這三件珍品中，除了這隻冰玉寒蟾之外，那兩件三位若是看得上眼，小店歡迎三位買下。」

其實，他們三人根本就不是來選購古玩的，那只是個藉口，如今聽那店伙說不賣那隻冰玉寒蟾，可就找到借題發作的理由了。

「哼哼，你是怕咱們出不起錢是麽？」熊武瞪着眼，拍一下桌，瞪眼道：「既然不賣，拿出來幹麽？」

那店伙想不到三人會因這一點而不高興，急不迭陪笑道：「小的絕沒有這意思，小的在三位公子進店時，就看出三位非富則貴，只是……這隻冰玉寒蟾乃是敝東主珍藏之物，留作把玩應急之用，小的拿出來給三位公子鑑賞，乃是想令到三位公子不會以爲敝店只是尋常的店舖……」

「媽的，管你尋常不尋常，老子就是喜歡這隻冰玉寒蟾，你到底賣是不賣？」熊武說時一手將那個盛着冰玉寒蟾的錦盒攫在手中。

這一來，那店伙可變了臉了，寒聲道：「這位公子怎能這樣無理，強買人家不願賣的物品？」

熊武只是冷笑不已。

夏侯仲豪却伸手拿起那件雙鳳含珠，不知怎地，那雙鳳含珠竟然從他的手中「飛」了出去，直飛向一個人高的大花瓶，「嘩朗」一聲，那只雙鳳含珠直砸在花瓶上，瓶碎玉裂！分飛開來！

「咦，這件雙鳳含珠怎地忽然活了過來，飛了出去，莫不成雕得太逼眞，活了？」夏侯仲豪裝出一臉驚詫之色。

那位店伙却變得臉無血色了，失聲驚呼出聲，猛地撲向那被砸碎的花瓶那邊，檢起那件業已砸碎破裂的彩玉雙飛鳳，一雙手竟然震顫起來。

而另外的三名店伙亦是一臉驚怒之色，將門口堵封起來，大概是不讓三人離開了。

「三位看來不是來買貨的吧？」驀地，從靠近內進牆角的一張高大的櫃枱後，响起一聲冰冷的語聲。

三人雖然在入店時就看到那張大半人高的櫃枱，但却看不到櫃枱內有人，由於太高所以看不到，也就不以爲意，這時聞聲不由一齊扭頭望過去。

櫃枱後冒起一顆腦袋，那人顯然也就只高出那櫃枱一個頭，換言之，那人只有普通人的大半身高。

這種人又不能稱之爲侏儒，只能說他生得比一般人矮小，大概是發育不全吧。

那人雖然生得身形矮小，但却長了顆像南瓜般大的大腦袋，頭上光光地，只有一撮頭髮，臉皮像橘子皮般，粗粗的眉，但一雙眼却很細，可以稱之爲老鼠眼，獅子鼻，厚嘴唇，唇上留了幾根鼠鬚，一雙招風大耳，相貌怪異滑稽，既像一個頑童，又像一個小老頭！

「丁掌櫃的，他……他們……是……是來搗……亂的！」那店伙氣急敗壞地指着薛策勇三人。

三人依然端坐不動。

那南瓜頭幌了一下那大腦袋，尖銳的目光在三人臉上溜了一下，語聲尖銳地冷笑一聲，說道：「蠢材，那只怪你有眼無珠，連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勇刀薛策勇也不認得！」

這人的見識倒不少，一眼就認出薛策勇來。

薛策勇却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爲他亦認出這大腦袋的人是誰，一邊伸手拈起那顆千年龍珠，一邊微笑道：「原來是大頭鬼丁高，幾時轉了行，在這裏當了一名掌櫃的？」

大頭鬼丁高也是武林聞名之人，別看

他生得矮小，却是西北道上僅次於常士逸的獨行大盜，手底下硬得很。

夏侯仲豪熊武雖然在關外，但也聽聞過其人大名，如今當面見到，自不免看多幾眼。

那顆千年龍珠在薛策勇說這幾句話時，竟然像冰雪消融般，自他的雙指間慢慢粉碎，簌簌落下。「嘻，這那裏是千年龍珠？只不過是用麵粉捏出來的，也想來騙人？好大的狗胆！」

那店伙看到薛策勇竟然又毀了一顆價值連城的稀世之珍，不由又臉色大變。

但大頭鬼丁高却連眼也不眨一下，就像薛策勇捏碎的只是一顆用麵粉捏成的珠子般，冷冷道：「薛公子，你的碎玉功雖然火候十足，但只怕傾盡你太原世家之財，也賠不起那顆被你捏碎的千年龍珠！」

薛策勇哈哈一笑道：「且說個價錢來聽聽。」

大頭鬼丁高冷哼一聲道：「這乃是無價之寶，豈是金銀可以衡量的，今日你三位若不有個交待，休想離開這裏！」

「如此甚好，」薛策勇淡淡一笑道：「咱們根本就不想離開，除非閣下將那件物件交出來。」

「嘿嘿，你好大的口氣，且說來聽聽，那是什麽物件？」丁高尖聲喝道。

「一隻很平常的鐵馬！」薛策勇一字一字說，目光瞬也不瞬地盯着丁高。「那隻鐵馬的價值，相信比這間店內任何一件物件也高出其千百倍。閣下大概不會爲了那樣一件物品，而眼看這些架子上的奇珍異品被毀吧？」

這一次大頭鬼丁高的臉色明顯地變了一下，吸口氣道：「你到底在說什麽？敝店那來的一只鐵馬？」

「那只好讓你痛苦一下了。」薛策勇坐着的錦櫈像自己會飛一樣，忽然從他屁股下「飛」了出來，一下子砸在一個架子上，「嘩朗朗」聲中，那個架子被砸得倒塌下來，擺放在架子上的古玩花瓶器皿之類的物品，紛紛從架子上摔跌落地上，摔得粉碎。

幸好那位店伙飛身搶救，有兩件被他接住，才不至全部摔破。

丁高的臉肌刹那抽搐了幾下，一張臉變得紫脹，任是再看得開的人，也會痛心，那些架子上的物品，那一件不上千兩黃金才能買到的物品，如今一下子却被砸碎了。

「好，好一個薛策勇！」丁高陡地仰頭怒笑起來，其聲尖銳刺耳。

一蓬暗器也就在這刹那從櫃枱後「奪奪奪」地射破櫃壁，飛射向薛策勇三人。

那十數枚暗器破壁而出，去勢依然那樣勁疾，相信一定是用機簧發射的了，否則，斷不會勢道如此強勁。

三個人竟然沒有閃避，依然端坐在椅子上，但他們身前的那張大圓桌却驀地翻側過來，「篤篤篤」一陣急密的異響聲中，那十數枚暗器全部射在那張圓桌上，透底突了出來。

那是一種淬了毒的棺材釘，釘尖閃泛出一層暗藍之色。

執起那張圓桌脚的原來是薛策勇夏侯仲豪兩人

兩人正想將桌子運勁向前送出去，那張桌子已發出霹靂碎響聲，四分五裂開來，一顆南瓜般的大腦袋正從碎裂的桌面中穿了過來，射向三人。

三人同時身形陡地向後飛退，薛策勇右肘猝然向後一撞，一陣肋骨碎裂聲中，硬生生將那名年紀最大的店伙的胸肋撞折了三條，將那店伙撞得倒飛出去，慘叫聲中，飛撞在另一面的架子上，擺放在那面架子上的古玩珍品又遭到災刧了。

夏侯仲豪飛退中身形陡地一歪，一縷銳風從他頭側疾掠而過，他的右手有如靈蛇般向後翻攫而出，恰好抓住一條手腕，五指一收，一陣骨碎聲中，夾着那偷襲之人的痛叫聲，兵器嗆啷落地聲，五指隨之一鬆，那人痛得軟倒在地上。扭頭一瞥，原來偷襲他的人是那名鬥鷄眼店伙。

熊武飛退中，背後風生，慘叫一聲，他那把貼身藏在長衫下的斬馬長刀已脫鞘向後揮斬出，「刷」地一响，半截人體飛旋起來，噴洒出大蓬血雨，他一步橫竄出，那半截軀體才旋跌落地。

刹那之間，四名店伙只死剩那名年紀最輕的一個。

× × ×

撞碎那張大圓桌面的竟然是丁高那顆斗大的頭顱，看來他是練過鐵頭功之類的硬功的。而他的身法也很快，竟然在發出暗器的刹那，便從櫃枱後縱掠出來，若不是薛、夏侯、熊三人身手敏捷，反應迅速，只怕會着了他的道兒。

丁高眼見又一列架子上的古玩珍品被毀，簡直氣紅了眼，尖銳地吼叫了一聲，竟然一頭疾撞向薛策勇。

薛策勇不閃不避，一掌疾拍向丁高的大腦袋上。

「啪」一下脆响，薛策勇那一掌足足用了八成勁力，就算是一塊頑石，也被拍碎，但丁高的腦袋像是比頑石還要堅硬，竟然拍之不碎，而且完好無缺，只是被震得退向後開去。

薛策勇却差點着了丁高的道兒，驚叫聲中，身形倒翻起來，一道刀光也就在他倒翻起的刹那閃出，飛斬向丁高的頭頸。

一蓬暗器幾乎是擦着薛策勇的衣服射了個空。

却原來丁高這個人很陰毒，他明是一頭撞向薛策勇，暗中却在低頭撞向對方的刹那，將扣在手中，用機簧發射的棺材釘發射出去。

這一着眞是令人防不勝防，但是誰也只注意他撞過來的那顆大腦袋，根本就看不到他發射暗器，不少身手比他還高的人物就是這樣喪生在他的棺材釘下的。

幸好薛策勇的耳目一向很敏銳，而用機簧發出的暗器就有一道不好，無論如何掩飾，在發射時也會發出機簧發動的响聲，薛策勇就是聽到那「崩」的一下異响，警覺而及時翻躍起來的。

也幸好由於丁高是躬身低頭時發射暗器的，加上他生得短小，這一來發出的暗器只能射對方的下盤，這就比較容易閃避了。

大頭鬼丁高雖然不怕薛策勇的掌勁，但對他那柄碎玉刀却頗爲戒懼，尖叫一聲，身形搶撲在地上，翻滾之下，又射出數



集珍軒店主人歡迎三位貴介公子來臨。

枚暗器。

薛策勇那一刀差點劃破他的衣衫，而斬空了。

這一次丁高射出的暗器不是射向薛策勇，而是射向熊武。

熊武的斬馬長刀在身前一封，「叮叮叮」數下激响，丁高所射出的暗器悉數被擊落。

丁高也就在這刹那，身形箭一樣從地上標射起來，飛撞向熊武。

熊武竟然來不及閃避，被丁高奪隙飛撞過來，百忙中身形硬硬擰開些少，避過要害，「砰」然一聲，被他的大腦袋撞在腰股上，撞得他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撞向另一列架子。

熊武被這一撞，撞得身不由主，「嘩啦」聲中，重重地撞在那列架子上，不但將那列架子撞碎，也將架子上的古玩撞碎跌落地上。

熊武被這一撞，撞得他一口眞氣一洩，不由叫了一聲，竟然控制不住身形，墜掉落地上，好一會才能掙扎着站起來，被撞着的那邊腰腿像折斷了般痛。

「呔！」暴喝聲也就在熊武被撞飛的刹那，暴雷一樣响起來，一道刀芒有如飛虹般飛斬向丁高！

丁高怪叫一聲，身形橫裏掠出去。

那一刀原來是薛策勇發出的，刀勢在半途中却倏地一變，斜削向丁高掠出去的身形。

丁高掠出的身形陡地直拔起來，機簧聲响中，射出五六枚暗器！

薛策勇的碎玉刀刀芒陡地暴展開來，連串「叮叮」激响，悉數將射來的暗器擊飛，接刀勢一引，人刀直射向丁高！

丁高的身形竟然快不過薛策勇的身形，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凌空一個沒頭跟斗，翻了開去，同時再射出數枚暗器。

薛策勇叱喝一聲，射起的身形竟然亦隨着丁高翻出的身子翻了出去，嗤嗤破空聲中，那數枚暗器皆射了個空，而薛策勇的碎玉刀已直逼丁高的雙腿！

在一旁觀看戒備着的夏侯仲豪看到薛策勇的高明身手，不由暗自佩服不已。

「呃——」丁高陡地發出一聲慘叫，隨着一雙丟墜下來的斷脚及洒下來的血雨，整個人像一團肉球般滾墜下來！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丁高大概自知活不了，在負傷之下，竟然悉數將暗器發射出來，刹那間破空聲大作，一大片暗器罩射向薛策勇。

好一個薛策勇，將墜的身形陡地向上一拔，刀勢急展，大半的暗器從他的脚下射過，小半射在刀身上，紛紛飛墜落地。

「呀——」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陡地响起，丁高的身形竟然裂開兩爿，血濺腸流，只有那顆大腦袋仍然完好無缺！

將丁高斬成兩爿的是熊武。

他那把斬馬長刀一揮，就將丁高斬成兩爿。

猩紅的波斯地氈上，被猩紅的鮮血染得更紅了！

那名年紀最輕的店伙看到這裏，嚇得軟倒在地上，白着一張臉，抖個不停。

附近的店鋪雖然聽到打鬥慘叫聲，也有人跑來看發生了什麽事，但當看到血濺屍橫的情景後，嚇得趕忙跑回去，再也不敢瞧熱鬧管閒事了。

× × ×

「說，你那位老闆在不在裏面！」熊武揪着那店伙的胸襟喝問。

那店伙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用手指着店堂裏面。

一位穿着月白長衫，像一位秀才的中年文士恰好在這時候出現在將店堂與內進遮隔起來的屛風前。

這人驟眼看去，眞的像一位飽學之士，但看清楚些，你會發現此人眉目之間，隱含一股煞氣，與人一種深沉的感覺。

「一劍西來常士逸！」薛策勇一眼看到中年文士，脫口叫出。

夏侯仲豪一聽，神色一動，一雙明銳的目光盯落在那中年文士的身上。

熊武聽到薛策勇那聲叫，亦不由扭轉

身望過去！

也就在這剎那，那名嚇得連站也站不起來的店伙目中殺芒一閃，衫袖一翻，手上竟然執着一柄短匕，接向前一送，「奪」地插入熊武的小腹中！

熊武全身抽搐了一下，霍然擰轉頭來，怒視着店伙！

那店伙一招得手，鬆手急退開去，但是却被熊武那霍然同身一瞪，嚇得窒了一窒。

熊武隨即大喝一聲，斬馬長刀電光乍閃般斬向那店伙！

那店伙料不到熊武在身負重傷之下，仍然神威凜然，嚇得他失魂落魄地驚叫出聲！

但他那一聲驚叫却咽在喉嚨中，叫不出來。

那是因爲熊武的斬馬長刀已將他的腦袋砍了下來，滴溜溜直滾出店鋪外。

這時候薛策勇與夏侯仲豪被熊武那一聲怒吼驚動了，扭頭看到熊武拔刀而立，一手捂在小腹上，不由變了臉色，搶掠上前急聲問：「熊兄，你怎樣了？」

兩人同時看到了熊武小腹上露出來的一截匕柄！

「那……那傢伙乘我不備，暗算我……」熊武的頭上沁出大顆大顆的汗珠，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夏侯仲豪忙一手扶住熊武，關切地道：「熊兄，你不會有事的，先坐下來讓小弟看看。」說着將倒在地上的一張錦櫈扶起來，扶熊武坐下去。

熊武發出一聲呻吟，湧流出來的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襟。

夏侯仲豪當機立斷，一連幾指，先點了熊武的昏睡穴，再點了他小腹四周的穴道，先止住血，然後才咬着牙，猛地執着那露出來的匕柄，手腕暗勁一凝，一下子將之拔了出來。

而他另一隻手早已拿着一瓶從懷中掏出來的金創藥，緊接着傾倒在熊武的傷口上。

「哈哈，我道是誰，原來是太原世家的薛策勇！怎麽了？幾時變得像無賴一樣，到來撒野？」一劍西來常士逸陰沉地盯着薛策勇。

薛策勇則橫身護在夏侯仲豪熊武前面，冷冷地道：「閣下又幾時搖身一變，成爲這家店鋪的老板。」

「這一點你管不着！」常士逸鼻子裏哼了一聲，「你毀壞了我這樣多珍寶，有九條命也賠不了。」

「哈哈，只怕你這些珍寶古玩全都是贓物。」薛策勇冷笑連聲道：「若是在下沒有記錯，那兩件被毀去的彩玉雙飛鳳與千年龍珠，就是那兩年前全家被刼殺的那位退休京官的失物之一！」

常士逸一聽，眼色變了一下，眼角肌肉也連續跳動了幾下，陰沉沉地說道：「你倒知道得這樣清楚，倒是我却記不起來了。」

語聲一頓接道：「你怎會查到我這裏的。」

「只要肯花錢，天下事又有什麽不可以查到的？」薛策勇冷然道：「閣下以爲改變了身份，就沒有人知道了？」

「那你到底來此幹麽？」常士逸厲聲喝問。

「在下這次來，是想你交出一隻竊自一位姑娘手上的鐵馬！」薛策勇直截了當地說。

他只想盡快取到那隻鐵馬，越快越好，這樣會對熊武有好處。

常士逸聽了，似乎怔了一下，詫聲道：「你說什麽？說我竊去了一位姑娘的鐵馬？」

薛策勇肯定地道：「不錯！」

「哈哈哈……」常士逸陡地大笑起來，幾乎連眼淚也笑了出來，「我常士逸會去作宵小？自降身份去偷一隻鐵馬？哈哈，只怕說出去有人相信才怪。」

薛策勇被常士逸笑得惱怒起來。「那你說，你是否有一隻鐵馬？」

「鐵馬倒是有一只，不過不是偷竊來的，乃是我無意中得來的，我見牠雕塑得栩栩如生，經鑑定，乃是一件古物，便將之收藏起來。」常士逸咳一聲接道：「至於你說的什麽偷自一位姑娘，眞是無稽之談！想不到妳太原世家公子竟然不顧身份，含血噴人，亂說一通！」

薛策勇聽了常士逸這一番話，一時間呆住了，雖然他早就想到樂慧說的未必眞確，想不到竟然是眞的，既然這樣，他若是強索鐵馬，豈不是形同無賴強盜，叫他如何出得了口，下得了手？但若就這樣罷手，他又怎樣向樂慧交待？一時間他眞是進退兩難了。

「念在你是太原一品刀薛暮聖的公子，我概不追究，你與你的朋友走吧，但我有一個條件，你與你的朋友不能將我的身份向外洩露。」常士逸揮揮手。

但薛策勇却是騎虎難下，說不得硬着頭皮也要強索到那隻鐵馬了，否則……他不敢想下去。

「我才不領你這個情，你若不交出那隻鐵馬，說不得只好動手強取了！」薛策勇語聲有點不大自然地說。

「哈哈哈……」常士逸乾笑一聲，「眞是怪事天天有，今日竟發生在我的身上，從來只有我刼奪強搶別人家的東西，料不到今日竟有人向我強取，豈不是一件怪事嗎？」

「費話少說！你到底交不交出來？」薛策勇裝出兇巴巴的樣子喝問。

「我本是想給你的。」常士逸詭笑道：「但想想，這件事若是傳出江湖，我還能夠混得下去麽？所以，你別妄想了，你若果眞的要強取，那就要看看你的身手如何了。」

「那我只有得罪了！」薛策勇現在已別無選擇。

這時候夏侯仲豪已將熊武的傷口包扎好，亦將他交給從附近現身出來的幾名藍衣人，着他們先將熊武扶住客棧，保護熊武。

他並且從一名藍衣人的手上取過一柄鐵戟，綽在手上。

薛策勇就在這時，仗刀衝刺向常士逸，常士逸不但不閃不避，還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就在他笑聲剛起的剎那，那面屏風霹靂聲中，四分五裂開來，三團耀眼的紅光

從破碎的屏風後飛刺出來，刺向薛策勇的頭、腰、腿。

而薛策勇恰好正揮刀撲斬向常士逸，距那面屏風不到三尺。

想不到常士逸在屏風後預佈了這招殺着，可說是變生肘腋，薛策勇雖然反應敏捷，耳聽異聲乍响，便知道有異，身接翻了起來。

但刺出來的三槍好快，竟然有一槍刺破了他的褲管，在他的小腿側劃開一道血口，痛得他吸了口冷氣。

可是最要命的不是那猝然而發的三槍，而是常士逸打出的三枚暗器——銀劍。

常士逸在薛策勇身形翻起的剎那，抖手打出三枚銀劍，「嗚嗚」掠嘯中，分別射向薛策勇的頸背脊骨及下陰。

最要命的是，常士逸是算準了薛策勇的身形變化而打出那三枚銀劍的，換句話說，封死了薛策勇的所有變化，亦即是說，薛策勇絕對閃避不開他這三枚暗器。

情形亦果然如此，薛策勇縱然身法再靈捷，也絕對無法閃避得了三枚銀劍，最多只能夠避閃兩枚，但若是被一枚射中，那也不是好玩的！

但薛策勇仍然身形連變，果然只能閃避開兩枚銀劍，眼看着第三枚銀劍就要射在他頸背上的剎那，驀地一道閃光有如駭電乍閃般一閃而至，「叮」一下脆响，將第三枚銀劍擊飛開去！

這只是剎那間的事情。

薛策勇可謂從鬼門關上轉了同來，身形飄掠在地，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不用說，生死一髮間救了他一命的，自然是夏侯仲豪了。

因爲除了夏侯仲豪，店鋪內的人沒有一個是他的朋友，敵人是斷不會出手救他的。

救他的人果然是夏侯仲豪。

薛策勇感激地瞥了夏侯仲豪一眼。「夏侯兄，小弟没事。」

「這位莫非是關外第一高手，人稱鐵戟侯夏侯仲豪？」常士逸目光落在夏侯仲豪臉上，神色驚疑不定。

「正是夏侯某！」夏侯仲豪朗聲答。

常士逸一聽，目光一閃道：「鐵戟侯一向縱橫關外，幾時入了關，莫非是被趕入關來的？」

夏侯仲豪却毫不動氣地道：「少來這一套，閣下若不想這裏的一切變成垃圾，快將那隻鐵馬交出來。」

常士逸目光一轉，身形倏然一退，口裏喝一聲：「殺！」

殺聲出口，那三名破屏而出的白衣人同時暴喝一聲，紅纓急抖，分刺向夏侯、薛兩人！

「薛兄，讓某家來對付這三個人，你盯着姓常的，別讓他乘機溜了。」夏侯仲豪喝聲中，鐵戟戟勢一展，將那三名白衣人的槍勢封住了。

那三名白衣人顯然身手不俗，身形連閃中，槍勢倏變，剎那間槍纓亂閃，一連向夏侯仲豪刺出三九二十七槍。

槍槍直往夏侯仲豪身上的要害招呼。

但夏侯仲豪只是刺出三戟，便將三名白衣人的攻勢化解了。

三名白衣人不由臉色遽變，叱喝聲中，一人躍起，長槍直刺夏侯仲豪頭面，另一人反身出槍，飛戳向他的脅腰部位，另一人身形一矮，長槍毒蛇吐信一樣閃刺向他的左右環跳穴！

夏侯仲豪驀地暴喝一聲，有如平地响了一聲焦雷，身形倏退猝進，但見戟光連閃三閃，那三名白衣人在三槍刺空的剎那，幾乎是同時感到喉嚨一痛，忍不住發出「喔」的一聲悶叫，身形向後便倒！

那名躍起的白衣人更是重重地摔墜落在地上。

而三名白衣人幾乎是同一動作，用手捏着咽喉，咽喉處却標射出鮮血來！

夏侯仲豪掃了一眼那三名白衣人，對於自己刺出的那三戟充滿了信心，身形半轉，望向常士逸那面。

那三名白衣人果然再也沒有動一下，咽喉被戳穿了，又怎能活得了？

那面薛策勇已與常士逸激戰起來，兩人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一個使刀，一個用劍，奇招迭出，殺着頻施，以快鬥快，以險制險，鬥得精彩萬分，看得夏侯仲豪目光頻閃，嘆爲觀止。

激鬥了大約有五十招左右，薛策勇忽然刀勢一變，有如神來之筆般，從一個意想不到的角度戳削向常士逸的左肋！

常士逸竟然閃避封擋不了那一刀，眼色一變，身形閃退出數尺，才能讓過那奇詭的一刀！跟着他忽然擺手急道：「且慢動手！」

薛策勇不由一怔，身形刀勢一斂，詫道：「閣下休想玩花樣！」

常士逸急急道：「我現在還能夠玩出什麽花樣？算了，算我栽了，將那隻鉄馬交給你！」

薛策勇不由狐疑地望着常士逸，有點不大相信。「爲何忽然間又願意將那隻鉄馬交出來？」

「因爲我還不願死，也想保存這些古玩。」常士逸有點氣餒地說。

「我不理會那樣多。總之，你快交出那隻鉄馬來吧！」薛策勇心頭暗喜不已，料不到這縱橫西北黑道的梟雄，竟然肯自動交出那只鉄馬來。

說實在的，若是要勝常士逸，只怕不是那樣容易的事，起碼還要再鬥二百招以上，才能分出端倪，但加上夏侯仲豪就不同了。

大概常士逸就是害怕了夏侯仲豪會加入，自忖不是兩人對手，所以自動將那隻鉄馬交出來。

常士逸是說做就做，伸手一指內廳左面一張長案上擺放着的一隻約有尺許高，通體黝黑發亮的鉄馬道：「那就是了，請你自己去拿吧。」

薛策勇循着他的手指望過去，定睛打量一會，懷疑地道：「不會是贋品吧？」

常士逸怒道：「我雖然淪爲黑道之人，但却從來不打誑語，你太低看我了！」

「薛公子，那隻鉄馬確會是小妹失去的物件。」一聲嬌脆的語聲驀然自三人背後响起。

薛策勇一聽，就知道來的是誰了，剎時間有點不大自在起來。

夏侯仲豪常士逸循聲扭頭望過去，看到靠門口左邊一列倒塌的貨架前，俏生生

地站着一位年約二九的嬌嬈少女，穿一身剪裁合體的鵝黃色衣裙，正打量着兩人。

夏侯仲豪在這刹那，立刻也猜到這位悄然出現的少女是誰了。

——樂慧！

那少女正是樂慧！

看來樂慧的身手也很高明，最少輕功就是了，三位一等一的高手，竟然發覺不到她是何時進入店鋪來的！

薛策勇終於也轉過身來，瞥了樂慧一眼，口氣異常冷淡地道：「既然那就是眞的，妳自己去拿吧！」

樂慧抿咀一笑。「多謝薛公子仗義出手。」

說完身形一幌，從夏侯、薛兩人之間一掠而過，掠入內廳中，援輕舒玉臂，將那隻鐵馬攫在手中，再一幌，掠了出去。

仍然站在原先的地方，用手摩挲着那只冷冰冰的鐵馬，端詳了好一會，才喜上眉梢地瞟了薛策勇一眼。「薛公子，鐵馬已奪回，咱們走吧！」

一直冷眼看着的常士逸忽然冷冷笑道：「薛策勇，敢問一句，能夠勞動你這位勇刀出手代爲搶回這隻鐵馬，這位姑娘一定不簡單，與你的關係也一定不尋常！」

薛策勇一聽，臉上可熱了，閉着咀悶聲不响。

樂慧嬌笑連聲道：「常前輩，你說得一點不錯，我與薛公子的關係確實不尋常，所以我奉勸你一句，切莫於這事之後，找我麻煩，至於我麼，告訴你吧，姓樂，名慧！」

「樂姑娘，你……」薛策勇怒視着樂慧，幸而常士逸看不到。

「喲，薛公子，小妹難道有說錯麼？」樂慧依然笑臉如花，搶着打斷了薛策勇下面的話。

薛策勇眞是對之無可奈何，將頭別轉開。

夏侯仲豪一直沒有出聲，事實上他也不便插口，他看到樂慧這樣年輕，但却竟然會用出那樣的手段，他覺得這是不大可能的，但這年輕的女孩子……什麼古靈精怪的主意想不出來？那麼，眼前這女孩子就實在太可怕了。

「薛兄，咱們走吧。」夏侯仲豪見旣已得到那隻鐵馬，再留下來就沒有意思了，於是提出離開。

他一直很關心身受重傷的熊武。

薛策勇沉重地點點頭，看也不看樂慧一眼，大步向外面走去。

夏侯仲豪朝常士逸一抱拳。「得罪之處，尚祈海量汪涵。」

常士逸却臉無表情，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也難怪他的，雖說這店鋪內的大部分物品仍是他陸續刦奪回來的，但却是他非常心愛的物品，如今却損毀了大部份，他又怎會不心痛？對夏侯、薛兩人又怎還笑得出來？

「唏，薛公子，小妹與你們一道走！」樂慧的反應很快，嬌呼聲中，追着薛策勇。

跟在後面的夏侯仲豪看了，不由搖搖頭。

這姑娘確實很難纏。

薛策勇這時已走出店外，聞聲霍然回頭道：「在下已替妳將那隻鐵馬奪了回來，咱們不是講好的麼？從此一刀兩斷，妳還跟着我幹麼？」

薛策勇說話時，可說聲色俱厲。

樂慧却依然跟着薛策勇，而且挨了上去，委委屈屈地道：「你眞的這樣絕情？一點情也不念？小妹不過想與你一道走一程。」

夏侯仲豪看到這情形，立時放慢了脚步，他雖則還未成家，但他也明白到，在這情形之下，他最好是站得遠一點，免得尷尬及難爲情。

他不但放緩了脚步，也將目光移開去，裝出打量着街道上的情形的樣子，但是他才看了一眼，臉色便變了一下。

他瞥到幾條熟悉的苗條身形正從集珍軒的側面閃了出來。

凝目細看之下，他看清楚了，那幾個女孩子，是他見過的幾位女孩子——紅粉五煞！

他不由吸了口氣，立時也警覺到，紅粉五煞在此現身，妳可能與那隻鐵馬有關連！

這只是他的感覺，但他對於自己這種感覺，却向來相信的居多。

「姑娘，你到底要不要臉？」薛策勇像見到蛇蝎一樣閃開兩步，目中像有火噴出來一樣。「若再這樣，別怪在下不客氣了！」

樂慧仍然臉色不變，但却陡地尖着聲音道：「但你不是答應過，要將鐵馬好好地交回給我的麼？」

薛策勇聽了，不由一怔。「如今那隻鐵馬不是好好地揣在你懷裏麼？」

「但現在却有人欲搶奪那只鐵馬，而我現在不是在家裏，你說，你是不是有責任保護我安全回到家中？」樂慧嗓子越來越尖。

薛策勇不由爲之氣結。「這樣說來，豈不是在下要一生一世保護你，不讓任何人搶走那隻鐵馬？」

樂慧却搖搖頭道：「小妹還不至於這樣蠻橫無理，你說，你那時對我說的話，是不是在我家中說的？」

薛策勇不知她又在要什麼兒花樣，吸口氣，小心地道：「不錯。」

「這不就是了麼？」樂慧的語聲陡地又尖起來，「你那些話旣然是在我家中說的，現在我將那隻鐵馬交回給你，你是不是要送到我家中？」

薛策勇不由道：「那當然。」

「嗯，我雖然得回了那隻鐵馬，但却不是在家中，那你說，你應不應該護送我回家？」

薛策勇一聽，頓時啞口無言，他又一次上了她的當，被她用話套住了，他不由氣惱地哼了一聲。

但樂慧却得意地笑了起來。

夏侯仲豪當然也聽到兩人的對話，不由深深看了樂慧兩眼——這女孩子確實不簡單。

「唏，夏侯兄，咱們又見面了。」開聲向他打招呼的是紅粉五煞之首蘇紅鳳。

夏侯仲豪發覺到了，上一次見到的七位姑娘眞的少了黑藍兩位姑娘，那麼，傳言果然不虛了，紅粉七煞果然折損了兩煞，變成五煞了。

「姑娘這一次來又打什麼主意？」夏侯仲豪笑笑問。

蘇紅鳳倒很爽快，拿眼瞥瞥樂慧。「小妹這次來，是想要那位姑娘適才從這間店鋪中得到的那件物件。」

夏侯仲豪一聽，心頭跳了一下，明知故問地道：「姑娘可否說明白點？」

蘇紅鳳笑笑道：「旣然夏侯兄明知故問，小妹不妨直說，就是那隻鐵馬！」

夏侯仲豪淡淡一笑道：「這一次某家可做不了主，你去問那位姑娘吧。」

蘇紅鳳頷首道：「這個當然，希望夏侯兄能够與小妹等一直保持這種關係。」

夏侯仲豪正想開口說話，蘇紅鳳已一陣風般，掠向樂慧薛策勇站立的那邊。

夏侯仲豪看着其餘四煞亦掠前，散開，將薛、樂兩人包圍起來，不由暗道：「只怕等會咱們非動手不可了！」

× × ×

「碎玉刀，閣下是否就是有勇刀之稱的薛策勇薛兄？」蘇紅鳳一眼看到薛策勇手上的碎玉刀，眼色陡然變了一下，脫口問出。

薛策勇打量着蘇紅鳳，有點不敢肯定地道：「不錯，在下正是薛策勇，姑娘是否紅粉七煞中的老大？」

蘇紅鳳答道：「小妹正是蘇紅鳳。」接目光一轉，瞄着樂慧道：「還未請教這位姑娘。」

樂慧不情不願地答道：「樂慧！」

蘇紅鳳目光一閃，有點古怪地道：「姑娘只怕不是姓樂吧？」

樂慧臉色驟變，怒聲道：「那你倒說說，我姓什麼？」

「你應該姓羅！我沒有說錯吧？」蘇紅鳳滿有把握地說。

樂慧臉色再變，尖聲道：「你胡說什麼？」

蘇紅鳳冷冷笑道：「不是我胡說，而是你向薛兄胡謅，你姓羅，名玉仙，乃是成名於五十年前的玉臉黑心羅妙嫦的女兒，我沒有說錯吧？」

這一次樂慧臉色大變，目中煞芒一閃，哼了一聲，旣不否認，也不承認！

薛策勇與夏侯仲豪聽了俱吃了一驚。

尤其是薛策勇，臉色變得難看得很，樂慧不但用那樣卑劣的手段令到他跌落陷阱中，而且連姓名也是假的！

說起玉臉黑心羅妙嫦這個人，年紀怕不有六十多了，但在五十年前，却是一位迷到萬千人的大美人，當年不少武林中有爲的青年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但這位羅妙嫦却是位蛇蝎美人，她將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製造仇怨，令到那些追逐者之間產生磨擦，而互相猜忌妬恨，終於動起武來，當年名重一時的江南趙、鄭兩大世家，就是因此而烟消雲散的。

到了後來，她的陰謀終於被揭穿了，再也沒有人追逐她裙下，並且敬而遠之，這一來，她又惱恨起來，一改賣弄風情的常態，每到一處，她必然殺一兩個年輕英俊的武林人士，這一來，她所到之處，變得腥風血雨，趨避唯恐不及，由於她身手極高，亦是當時有武學鬼才之稱的張三先生的唯一傳人，就算有人敢動她，但也因爲懼怕張三先生的名頭而打消了念頭，這就更加令到她肆無忌憚，肆虐武林了。

那段日子，眞是令到武林惶惶不安。

由於羅妙嫦生得確是美如天仙，可惜却心如蛇蠍，所以當時的人就封了玉臉黑心這個外號給她。

× × ×

薛策勇夏侯仲豪皆聽聞過玉臉黑心羅妙嫦當年肆虐武林的事，他們却想不到，這位樂慧姑娘竟然就是那位羅刹的女兒。

而江湖上也一直沒有聽聞過羅妙嫦結婚的事，但若然眼前的樂慧——羅玉仙是她的女兒，那她一定是後來結了婚，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爲這位羅刹在四十二年前，忽然消聲匿跡，不再出現了！

薛策勇尤其震驚，他竟然會與當年令人爲之聞其名而色變的女羅刹的女兒有合體之緣。幸好這位羅玉仙的心腸看來沒有乃母之惡毒，但想想，也不由爲之心寒不已。

羅玉仙的手段不也很卑劣麼？

「妳……妳眞的是那位玉臉黑心羅妙嫦的女兒？」薛策勇幾乎是呻吟般問。

「不錯，那又怎樣？」羅玉仙挺一挺胸脯，惡毒地尖聲笑起來。「你害怕了？你終於找到藉口不再履行你的承諾了？」

薛策勇緊緊地握着左手，緊得連指甲陷入掌內中也不覺得痛。

夏侯仲豪適時走上前去，了解地輕輕拍了拍他的肩頭。

深吸了一口氣，薛策勇大聲道：「無論妳是什麼人，在下也不會背信於妳，就算在下從此墜入地獄中！」

「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可不是我逼你誘你就範的，請你記住。」羅玉仙尖着聲道：「她們也不是什麼好人，武林中不是沒有人知道她們的來歷麼？不是很想知道麼？我告訴你們，她們就是當年有醜臉羅刹之稱的門美彩的徒弟！」

羅玉仙這一說，令到夏侯仲豪薛策勇兩人吃驚不小。

要知道醜臉羅刹與玉臉黑心在當年乃是一對齊名的女煞星，兩個人一樣心狠手辣，毒如蛇蠍，唯一不同的是，一個貌美如仙，一個醜怪得像母夜叉，門美彩可能基於一種自卑的心理，所以對武林中稍爲英俊的年輕人皆憎恨得要死，那一位被她遇上，那一位就倒霉了，更有甚者，這醜臉羅刹連美貌的女子也仇視得要死，只要武林中那一家或那一帮那一派的女兒或帮衆弟子被她打聽到頗有幾分姿色，她必然千方百計殺之或毀其容貌，其手段較諸玉臉黑心更毒辣，當時武林中稍爲有幾分姿色的，皆聞其名而胆落魂飛。

偏偏她的武功亦很高強，有些人甚至說她比羅妙嫦還要高，但却沒有人知道她生父何人，有人說她本是棄嬰，那是因爲父母見她生得如此醜怪，異日一定嫁不出去，羞辱家門，故而忍心將之拋棄，却被一位隱世高人偶遇，大發善心，將之收養，並授以武功，若是那位隱世高人知道她心性這樣惡毒嗜殺，定會後悔當初將之撫養長大。

只是，不知是否晚年轉了性，竟又收

了七位這樣俏麗的徒兒，那眞是令人意想不到。

這就怪不得紅粉五煞的武功這樣了得了。

蘇紅鳳及其餘四女聽羅玉仙道出自己的來歷後，俱臉色驟變了一下。

「羅玉仙，咱們是彼此彼此，不過，咱們總算比妳好，不會施展狐媚手段，脅逼人家就範，爲妳做事。」

羅玉仙就算有再厚的臉皮，也忍不住了，撒潑地罵道：「別臭美了，妳們難道不想？只是你們自問沒有那種使男人動心的狐媚本領！」

蘇紅鳳被說得羞怒得臉色脹紅，嬌叱道：「滿口髒話！你以爲那樣做就可以瞞得住薛兄他們了？」

薛策勇聽得心頭一動，暗忖：「莫非那隻鐵馬眞的另有秘密不成？」

夏侯仲豪亦暗忖：「那只鐵馬可能另有隱秘，若是常士逸知道，肯定不會那樣輕易交出來。」

「是了，常士逸不愧是老奸巨滑，他一定是瞥到紅粉五煞出現在附近，又猜到必是爲了那隻鐵馬而來，他自忖應付不來，才將鐵馬交出來，好讓咱們與紅粉五煞火併，他既得以倖免，又可以一解心頭之恨。」夏侯仲豪想得出了神。

「妳不用挑撥離間，薛公子不會聽妳的！」羅玉仙氣憤憤地道。

蘇紅鳳「嗤」道：「薛兄是一代豪傑，明辨是非，焉會被妳所蔽！」

「妳到底想怎樣？」羅玉仙戟指蘇紅鳳。

蘇紅鳳不愧是紅粉五煞之首，毫不動氣，冷冷道：「只想妳交出那隻鐵馬！」

「哼，想得倒美，只怕我答應，薛公子也不答應！」羅玉仙媚眼一橫，睨着薛策勇。

薛策勇一時之間，有點手足無措。

「薛兄，此事與你有何關係？」蘇紅鳳目光一轉，落在薛策勇臉上。

薛策勇「咳！」一聲道：「蘇姑娘，在下曾經答應過羅姑娘，爲她奪回那只鐵馬……」

「薛兄不是爲她奪回了麽？」蘇紅鳳搶着道：「承諾應該到此解除了，小妹不想與薛兄爲敵。」

蘇紅鳳倒是很善於體察形勢。

「但在下必須要安全護送羅姑娘回家的！」薛策勇無可奈何地說。

「到底你們爲何要爭奪那隻鐵馬？」夏侯仲豪忍不住問。

蘇紅鳳與羅玉仙一下子將口閉起來。

薛策勇見兩人悶聲不響，知道其中必有蹺蹊，目光盯在羅玉仙的臉上。「你可以說麽？」

羅玉仙口齒啓動了一下，欲言又止，將頭垂了下來。

薛策勇不由搖搖頭，喟嘆了一聲：「……」可是說不出話來。

羅玉仙却在這時陡然抬頭道：「我說，我全都說出來！」神態顯得很激動。

夏侯仲豪猛地心頭一動，腦中靈光一閃，聯想到在那谷地中蘇紅鳳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不由脫口道：「莫非那隻鐵馬就是開啓那處寶藏的另一枚鑰匙！」

羅玉仙大聲道：「不錯，那只鐵馬確是開啓一處寶藏的鑰匙，她們既已得到那柄金戈，當然欲得到鐵馬，否則，她們仍然打不開那一處寶藏的大門！」

蘇紅鳳的臉色這刹那連變數下，雙唇緊緊地抿着。

「這就難怪了。」薛策勇臉上的表情很複雜，心情也同樣複雜。

「兩位姑娘，請問是否眞的有那一處寶藏？」夏侯仲豪問。

「這一點小妹也不大清楚，小妹們只是聽家師這樣說，亦是奉家師之命行事。」蘇紅鳳搶着說。

「小妹也是聽家母說及有那麽一處寶藏的，所以小妹也不敢肯定是，家母要小妹務必奪取到那兩件開啓寶庫的物件，並說爲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羅玉仙的語聲越說越低，並羞赧地瞄了薛策勇一眼。

薛策勇聽了，對羅玉仙的觀感多少有了改變，畢竟，那不是她的本意，這樣看來，她的本性還是不壞的。

吁了口長氣，薛策勇嘆口氣道：「原來姑娘妳們皆是受人指使的。」

「嘿嘿，老子不是爲了一時好奇，却差點做了世上的大笨人了。」不知什麽時候，常士逸出現在店舖前面，冷笑不已，臉上既興奮，又後悔。「老子若是早知道那隻鐵馬的秘密，就算你們將店舖砸爛燒毀，老子也不會將那只鐵馬交出來！」

「如今不交也交了，那只怪你捨不得那些破爛，怨不得誰，如今你想怎樣？」羅玉仙不屑地嬌喝道。

「嘿嘿，你以爲老子還會怎樣？」常士逸陰陰笑道：「當然是要物歸原主！」

羅玉仙撇撇咀道：「痴人說夢話，別說你原本就不是那隻鐵馬的原主，就算是，你既已自願交了出來，那就不是你之物了，你若要回，那就要看看本姑娘願不願意交還給你了！」

常士逸陰笑道：「只要老子想要一件物件，誰敢不答應交出來！」

「若是你對別的人說，本姑娘或許會相信，你睜開眼睛看清楚，你是對着什麽人說話，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羅玉仙掩咀咭咭地笑起來。

常士逸被羅玉仙莫名其妙地笑得惱怒起來，厲聲道：「老子管他是什麽，有誰說不答應的，只管站出來對老子說！」

薛策勇被常士逸這一說，不得不站出來了。「閣下，在下不答應！」

這一次常士逸傻了眼，吸了口氣，裝腔作勢地道：「姓薛的，這難道又關你的事？」

「好抱歉，因爲在下曾經答應過羅姑娘，將她平安護送回家，所以若是有誰在此時此地對她不利，在下只好得罪了！」

薛策勇不想說也只得說了。

「姓薛的，別以爲老子怕了你！」常士逸倏地身形一欺，劍光暴閃，一劍飛刺向薛策勇的面門！

薛策勇的碎玉刀一直沒有歸鞘，猝然之下，他身形側閃一下，碎玉刀暴展如飈，「叮叮叮」一連串激越地響了八下，兩人的身形刹那分了開來。

「再試試老子這一招！」常士逸暴喝

一聲，身形反側過來，長劍亦反手刺去，劍光顫晃如流芒，無論身法劍勢，皆大異於一般的身法劍勢，顯得怪異，也大悖一般用劍之道。

薛策勇的神色却刹那變得凝重異常，脚步一錯，擺出一個跨馬式，碎玉刀平舉過肩，左手食中二指壓在刀背上，亦擺出一個大異尋常的刀式！

羅玉仙，蘇紅鳳等人一看到兩人擺出的刀式劍勢，雖然不知其招式名稱，但却看出兩人的刀式劍勢威力異常。只怕一發之下，不可收拾。

「天魔西來！」夏侯仲豪一見常士逸提出的劍勢身法，心頭凜然一震，脫口呼出！

「天魔西來」這一招乃是「天魔亂舞劍法」中威力最大的一招殺着，看來常士逸想利用這一招來擊敗薛策勇！

薛策勇擺出的那一式刀式，乃是家傳碎玉刀法中最霸道的一招，他自出道以來，這一次是第三次施展出這一式！

「呀！」常士逸吼喝出聲，身動劍展，但見劍光如虹電射，彷彿無遠弗屆，天地彷彿爲之一黯！

夏侯仲豪看到常士逸發動劍勢，勢道如此厲烈，不由踏前一步，準備隨時接應薛策勇！

薛策勇在常士逸發動劍勢的那刹那，亦發出霹靂般巨响，刀勢展動之下，有如怒龍騰搏，亦有如風雷乍發，衆人但覺耳際像有雷聲隱隱，彷彿風雲亦爲之變色。

「鏘」然一聲大震之後，接着是密如珠走玉盤般的連串脆响聲，兩條人影交錯而過，緊接着又交纏在一起！

所有人皆看得目定口呆，連呼吸也幾乎忘了，只覺魂動心驚，心神皆被兩人的激鬥吸引住了。

交纏的人影在一陣刀劍刮削聲中，驀然分了開來！

這一分開來，也立刻分出了勝負！

只見常士逸退開的身形竟然收勢不住，一連退開足有丈外，才勉強忍住身形。

而他的眉心至鼻樑，出現了一條紅綫，整個人像喝醉酒一樣，以劍拄地，兀自搖幌不定。

薛策勇也差不多退出一丈，才穩住身形，左胸及腰側均血漬殷然，煞白着一張臉，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夏侯仲豪一見薛策勇那樣子，驚得搶撲上前，一把扶住薛策勇，驚急地問：「薛兄，你傷得怎樣？」

薛策勇大口喘了口氣，語聲啞澀地道：「夏兄，小弟的傷勢不要緊，只是皮肉之傷，只是耗了不少勁力，有點衰竭。」

夏侯仲豪一聽，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急急道：「且讓某家爲你敷理一下傷口！」

常士逸在這時驀地仗劍疾衝向薛策勇，張口發出一聲「呀——」

羅玉仙蘇紅鳳一見，俱不由脫口發出一聲驚呼。

驚呼聲中，常士逸才衝出一步，叫聲猝然中斷，而他眉心至鼻樑部份却忽然爆裂開來，血像箭一樣標射出來，而他整個人也忽然一個蹌跌，摔跌在地上！

夏侯仲豪本已鬆開薛策勇，舞戟迎上前去，驟眼看到常士逸眉心至鼻樑忽然爆裂血標，不禁鬆了口氣，收勢轉身重又將薛策勇扶住。

薛策勇亦在這時長長吐了口氣。

羅玉仙蘇紅鳳等六女一眼看到常士逸那樣，一時間目定口呆，好一會，才省覺到常士逸那只不過是垂死前欲反撲。

其實，他應該早就死了，只是由於薛策勇砍在他眉心鼻樑上那一刀太過快而疾，令到他形活實死，至有那種現象出現。

羅玉仙看到常士逸死在薛策勇的刀下，高興得歡呼一聲，奔撲過來。

蘇紅鳳也就在這刹那驟然出手，玉臂一探，疾抓向羅玉仙的肩頭！

夏侯仲豪恰好一眼瞥到，搶救已來不及，疾喝一聲：「小心！」

羅玉仙聞喝霍然一驚，纖腰一擰，肩頭急晃，同時身形斜搶而出。

「嘶！」地一响，羅玉仙避過了肩頭，但仍被抓撕下一幅肩衣來，露出白嫩的肩頭！

羅玉仙料不到蘇紅鳳會猝然向她出手，肩頭衣服被抓破，驚怒得嬌喝一聲，反手一掌揮劈出去。

蘇紅鳳一抓落空，身形立時一歛，堪堪避過羅玉仙那一掌！

用手掩着露出來的肩頭，羅玉仙俏目含煞，嬌叱道：「妳好不要臉，竟然出手偷襲！」

蘇紅鳳嘻嘻一笑，反唇相稽道：「我不要臉？妳才不要臉！」

羅玉仙氣得臉色煞白，一時間却說不出話來，兀自聳動着雙肩。

薛策勇看到蘇紅鳳想乘機動手搶奪鐵馬，掙扎着欲上前，却被夏侯仲豪止住了，輕輕地拍拍他的手臂，然後一掠上前，擋在羅玉仙面前，寒着聲道：「蘇姑娘，別逼某家與你動手！」

蘇紅鳳臉色一凝，冷然道：「夏侯兄，這難道又關你的事？莫非妳與她也有關係？」

「蘇姑娘，請妳放尊重些，需知禍從口出，這雖然不關某家的事，但却與某家的朋友——薛兄有關，常言道：爲朋友兩脅插刀，說不得某家只好管一管了！」

蘇紅鳳的臉色刹那變得很難看。「夏侯兄，小妹再說一次，不想與你爲敵！」

夏侯仲豪亦朗聲道：「蘇姑娘，某家也鄭重再說一次，這件事某家管定了！」

蘇紅鳳銀牙一挫，嗆然拔出腰間長劍，大有動手一搏之勢！

其餘紫綠白黃四女亦同時亮出長劍。

羅玉仙這時也顧不了裸露的肩頭，雙袖一翻，亮出一雙尺長的短劍來。

氣氛一下子凝重肅殺起來！

「臭婊子，老子還以爲妳們鑽到地下去了，老子們終於找到妳們了，看妳們這班婊子還逃得了！」驀然從大街的那面傳來一聲叱喝及急驟的腳步聲。

所有人不由悚然一驚，循聲望過去。

這一望，蘇紅鳳等五女齊皆臉色微變，而且迅速地靠攏在一起！

夏侯仲豪羅玉仙薛策勇三人却臉露訝異之色，因爲他們皆不認識疾奔而來的那羣人！

那羣人爲數約三十多人，爲首一人身

形精悍，全身膚色黑不溜丟，穿一套水青錦緞勁裝，繞腮鬍，一雙目光精光閃亮，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閑人物，年紀大約在四十許。

身後跟隨着的那羣人個個粗眉粗貌，兇神惡煞，亦是身穿勁裝，從他們疾奔的迅速看來，身手也不俗。

眨眼間，那羣人已奔到來，在蘇紅鳳五女面前丈外停下來，扇形散開來，將五女抄截起來。

× × ×

夏侯仲豪輕輕扯了一下羅玉仙的衣袖，示意她退到薛策勇身旁，離開蘇紅鳳她們遠一些。

在目前的情形下，對方既然不是衝着他們來的，那是最好，這樣可以在一旁看熱鬧，也可以乘機溜之大吉。

兩人扶着薛策勇，退了開去。

那些人暫時也沒有注意他們，數十道目光只集中在五女的身上。

但有人却在這時發出一聲驚叫：「總寨主，那邊地上躺着的不是一劍西來常士逸？」

那位領頭的漢子聞聲扭頭望過去了，端詳了一下那邊地上常士逸的屍體，驚聲道：「果然是常士逸，臭婊子，他是不是妳們殺的？」

蘇紅鳳目中殺機畢露，怒哼了一聲，沒有理睬那位領頭的總寨主。

夏侯仲豪一聽有人稱呼那人爲總寨主，不由猛地省起在道上聽到的傳說，低聲對薛策勇道：「薛兄，那位被稱爲總寨主的人，大概就是黃河十八寨總瓢把子九爪神龍郭長河了。」

「本座正是黃河十八寨總瓢把子郭長河！」那漢子的耳朵眞靈，竟然聽到夏仲侯豪的說話，目光直射向他們三人。「三位如何稱呼？」

夏侯仲豪只好抱拳道：「原來是郭總瓢把子，某家夏侯仲豪。」

郭長河一聽，目光陡亮。「威鎭關外的鐵戟侯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頷首道：「正是某家。」

郭長河目光落在薛策勇的臉上，轉了一轉。「勇刀薛策勇？」

薛策勇抱拳道：「正是在下。」

「這位姑娘又是誰？」郭長河伸手一指羅玉仙。

羅玉仙却瞧不慣他那大剌剌的模樣，撇撇咀道：「本姑娘羅玉仙！」

郭長河眼珠轉了一下，可能想不起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嘿嘿笑道：「三位別是也來趟這渾水吧？」

夏侯仲豪知道他的意思，却故意問道：「郭總瓢把子，某家不明白你的意思，請明言。」

郭長河打了個哈哈道：「這件事說來話長，既然三位不是來趟渾水的，三位請就此離開，怎樣？」

這郭長河眞是個老奸巨滑，一味繞着圈子想三人離開，他好放開手脚奪取想得到的東西。

但蘇紅鳳也不簡單，存心將夏侯仲豪三人拉下水，那起碼她們不會孤軍作戰，她急急地高聲道：「總瓢把子幾時轉了性？放着寶在眼前，却讓它飛走？」

「蘇姑娘……」夏侯仲豪有點氣惱地喝叫。

但蘇紅鳳却不理會他，緊接着說下去：「總瓢把子，難道你不知道，那座寶庫是要兩把鑰匙才能打開的麽？」

郭長河不是個笨人，聽了目光陡亮，喜道：「妳是誰，他們三人身上帶着那隻鐵馬？」

原來他竟然也知道有鐵馬這回事。

「不就在那位羅姑娘的身上！」蘇紅鳳很得意地瞥了羅玉仙一眼。

羅玉仙氣怒得鼓着腮，目含煞芒，恨不得將蘇紅鳳一口吞下肚中。「姓蘇的，妳這是什麽居心？」

蘇紅鳳裝出無奈的樣子道：「因爲我不想妳這樣輕易就得到那隻鐵馬，何況，多幾個帮手，總是好的！」

「好……」羅玉仙仗劍就要衝上去。

「羅姑娘，別魯莽。」夏侯仲豪一把扯住她。

「啊哈哈，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眞是天助我也！」郭長河高興得差點手舞足蹈起來，大笑不已。這時，他那些手下不等他吩咐，已飛快地將夏侯仲豪三人圈了起來。

笑聲一頓，他目注夏侯仲豪薛策勇兩人道：「兩位，黃河十八寨與兩位河井不犯，毫無過節，兩位若是與那位姑娘沒有瓜葛的，請離開怎樣？日後黃河十八寨必有以報！」

薛策勇高聲道：「很可惜，這位羅姑娘是在下要保護的人，辜負了總瓢把子一番好意。」

郭長河臉色一變，狠厲地道：「那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目光一轉，落在蘇紅鳳的身上，陰惻惻地道：「蘇姑娘，識時務的乖乖將金戈交出來，本座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否則……妳們應該知道後果！」

蘇紅鳳却撇撇咀道：「黃河十八寨的名頭，唬唬別人還可以，本姑娘們却不賣你的帳，別忘了在黃河岸邊的那戰，吃虧的是誰？」

郭長河勃然變色道：「臭丫頭，本座今日管教妳們死無全屍！」

正說到這裏，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從大街的另一頭傳了過來，所有人皆聞聲望了過去。

大街另一頭正有一羣人急掠而來，爲數約有二十人左右，領頭一人長髯飄飄，年紀雖然足有六十過外，但仍然一點老態也不見，而且威凜懾人。

這羣人眨眼間已來到，爲首的老人掃了一眼，似乎是看到雙方還是僵持之局，而鬆了口氣。

隨在他身後的人，立時散開來，將大街的那頭堵住了，個個刀劍出鞘。

薛策勇一眼看到那老者，就認出他是誰，壓低聲音對夏侯仲豪道：「夏侯兄，來的乃是盤龍堡的人，那位老者就是堡主一棍平天下司徒敬，這一次，咱們只怕很難脫身了。」

夏侯仲豪也曾聞司徒敬的大名，聞言仔細地打量起司徒敬來。

「哈哈，郭總瓢把子，眞是山不轉路轉，咱們又見面了。」

原來他們兩帮人爲了搶奪金戈鐵馬，曾經在路上遭遇過，不知爲了什麽，還起了衝突，這次見面，當然是分外眼明了。

郭長河冷冷笑道：「司徒堡主，你的消息倒靈得很，脚程也很快，只怕你這次趕到來，什麽也得不到，只是來送死！」

司徒敬翻臉勃然道：「郭長河，你待怎地？」

「司徒敬，你若是這就帶人走路，本座也不難爲你們，但若是硬要插上一手，說不得只好打發你們上路了！」郭長河口氣咄咄逼人。

司徒敬乃盤龍堡主，在武林中也是一號人物，如何忍受得了郭長河這種口氣，當下亦勃然怒道：「本堡主倒要看看你有何手段！」

此言一出，兩方面立時劍拔弩張起來，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夏侯仲豪看到這兩撥人馬即將火併，心裏暗暗高興，這對他們是最有利的，既可一走了之，就算走不了，待到雙方兩敗俱傷之後，再對付他們，就容易得多了。

「咳，堡主，郭總瓢子，且聽屬下一言。」忽然司徒敬那面有人挺身而出，大聲道：「貴我雙方若是拚起來無論那一方得勝，結果只是慘勝，咱們雙方必然死傷慘重，對咱們雙方一點利也沒有，到那時，只怕已無能力制服得了他們，更遑論奪取到金戈鐵馬了，與其這樣，咱們何不合作，將他們解決了，奪取到金戈鐵馬，再來處理咱們雙方之間的事？」

這一番話聽在雙方的耳中，俱不由紛紛點頭不迭，氣氛剎那間緩和起來。

這却是對蘇紅鳳他們及夏侯仲豪三人絕對不利，羅玉仙聽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劍插入那人的咀巴上，令到他永遠說不出話來。

事實上單是黃河十八寨的那批人就不好應付，再加上盤龍堡的人，除非他們乖乖地將金戈鐵馬交出來，否則，他們只怕幾難能够生離這裏。

那位倡議盤龍堡與黃河十八寨暫時聯合的人，乃是盤龍堡主司徒敬的二弟子，名叫易達明，此人生性陰狡，足智多謀，乃是盤龍堡的智囊人物。

司徒敬想了一會，頷首道：「嗯，達明，這主意不錯！」接抬眼望向郭長河：「郭總瓢把子，你意下如何？」

郭長河也是個心智深沉的人物，他焉會想不到雙方火併的結果，合作則兩利，於是高聲道：「黃河十八寨與盤龍堡素來河井不犯，斷無理由爲了這件事而傷了和氣，貴堡既然提出合作之利，本座深表讚同。」

這一來，兩旁人馬由劍拔弩張變成了聯手對敵，這變化實在太快，令到蘇紅鳳夏侯仲豪等人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夏侯兄，看來咱們有必要與蘇姑娘她們聯手。」薛策勇低聲對夏侯仲豪說。

「薛兄，某家也正有此意，不知蘇姑娘她們意下如何？」夏侯仲豪拿眼瞟着蘇紅鳳五女。

蘇紅鳳像是與他們心意相通一樣，揚聲向他們道：「三位，此情此景之下，咱們也應該聯手吧？」

「蘇姑娘這個主意很好，咱們接受！」夏侯仲豪大聲答着，並示意薛、羅兩人向蘇紅鳳他們靠攏。

郭長河與司徒敬一見，不由揮了一下手，雙方面的人立時向蘇、夏侯等人迅速地移逼過去，企圖將他們分開來。

各個擊破總比一口吞掉來得容易。

但夏侯仲豪他們動得很快，不等對方圍逼過來，已與蘇紅鳳五女靠在一起。

但黃河十八寨與盤龍堡的人馬也將他們重重圍困起來！

這一戰若是爆發，只怕是江湖罕見的慘烈之戰！

夏侯仲豪薛策勇蘇紅鳳等人神色異常之凝重，肩併肩地圍成一個圓圈，這樣，可以抗拒來自任何一方的衝擊！

郭長河司徒敬沒有立刻下令發動攻擊，他們顯然知道對手不是易與之輩，最少，郭長河的手下就曾經吃過紅粉七煞的虧，加上夏侯仲豪與薛策勇俱是年輕一輩中最傑出的高手，所謂盛名之下無虛士，他們又怎會不顧忌一二。

更何況，他們只是被迫聯手，那就難免存有私心，兩人都想盡可能保存自己的實力，那麽，在解決了夏侯仲豪等人，奪到金戈鐵馬之後，若是談不攏，動起手來，也可以佔到上風。

媸妍一現 兩敗寶沉

大街上早已行人絕跡，附近的店舖也關上了門，他們是恐怕遭受到池魚之殃。

對於一般的江湖仇殺，官府是採取眼開眼閉的態度，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在這情形之下，當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當然，亦有一些胆大好奇的人，偷偷躲在暗處瞧熱鬧。

形勢雖然一觸即發，但雙方仍然僵持着。

那是因爲雙方皆不想貿然發動攻勢！

驀地，黃河十八寨的人馬慘叫着紛紛倒地，這一現像令到他們慌亂起來，一時間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因爲，夏侯仲豪他們根本就沒有移動過！

一條灰黑色的人影也就在黃河十八寨的人驚叫倒地，慌亂起來的剎那，像一頭黑鵰般從天而降，甚至連夏侯仲豪等人也看不出那灰黑的身形是從什麽地方飛掠出來的！

那黑鵰一樣的身形以老鷹撲兔之勢，猛然疾向郭長河！

在那黑灰色的身形撲掠向郭長河的剎那，有不少黃河十八寨的人慘叫倒地！

這一次夏侯仲豪他們看到了，那是因爲那灰黑色身形掠撲之下，打出大蓬暗器之故。

黃河十八寨的人馬是被暗器射倒的。

郭長河目睹手下紛紛慘叫倒地，不由驚怒交集，一時間却弄不清楚是誰的手脚，直到頭頂生風，他才驚覺到敢情偷襲的人來自空中。

暴叱一聲，郭長河身形一個怪蟒翻身，雙拳「轟」地向上斜擊出去！

他憤怒之下，雙拳運足了十成功力！

但他的雙拳却擊了個空！

那黑鵰般的身形在空中一個風車大翻

身，避過郭長河的雙拳，一雙鳥爪也似的瘦長指爪猝然抓向郭長河的後頸及肩胛。

郭長河的反應不可謂不快，身形驀地斜滾落地，但爪影閃過處，郭長河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呼」地一聲，那黑鵰般身形狂飈一樣掠向地上，袖爪過處，洒下一溜血雨！

所有的人皆被那人的快速身法震駭住了，那人的身法簡直比鷹隼還靈捷迅疾！

那人掠落地上，霍地一甩頭，將一頭散髮甩向肩後，露出臉目來。

「師父！」蘇紅鳳等五女一見那黑衣人，不由歡呼出聲！

夏侯仲豪等人一眼瞥清楚了那人的面目，却不由猛古丁打了個寒顫，急急將目光垂下。

羅玉仙更是止不住發出一聲驚呼。雙手將眼睛遮掩起來。

那黑衣人的臉目是醜怪得無以復加，非筆墨所能形容，任是再大胆的人，若是在黑夜之中看到此人，準保會被嚇破胆！

那人一頭枯草般的披肩亂髮，雙眼暴翻，但却一根眉毛也沒有，黃黑發皺的臉上堆滿了瘰癧，塌鼻樑，兩個鼻孔朝天，暴牙掀唇，簡直不似人形！

連司徒敬看到那婦人，也不由吸了口氣。

但蘇紅鳳等五女却沒有一絲恐懼之色，並且還擁了上去！

司徒敬忽然像挨了一刀般，全身抽搐了一下，連聲音也變了，失聲道：「門美彩，妳就是醜臉羅刹門美彩！」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臉色皆變了！

這人原來就是消失了踪影多年的醜臉羅刹門美彩！

夏侯仲豪薛策勇早在蘇紅鳳五女叫出「師父」時，就已猜到了，只是還不敢證實，如今被司徒敬這一叫出，亦不由驚得變了臉色，抬眼打量多兩眼。

羅玉仙亦放下了掩在臉上的雙手。

「呷呷呷，」門美彩的笑聲像母鴨叫一樣。「想不到這多年之後，還有人記得老娘！」

暴眼一翻，射出兩道令人心寒的青光。「司徒敬，你也老了。」

司徒敬吸了口氣，乾笑一聲道：「歲月催人老，匆匆又是三十多年，實在想不到還能够見到妳！」

門美彩「呷呷」笑道：「老娘也想不到，你居然胆敢動老娘的徒兒！」

以司徒敬的身份，顯然也對門美彩深懷戒懼，假笑連聲道：「妳誤會了，司徒某又怎會動她們呢？」

門美彩噴着唾沫道：「諒你也不敢，郭長河就是榜樣！」

說着霍地轉向倒在地上的郭長河！

郭長河可慘了，頸後連皮帶肉被抓去一大塊，鮮血淋漓，右肩胛被抓碎，一條手臂軟軟地擱在地上，一臉痛苦與怨毒之色。

而他的手下，差不多倒下了一半，沒有受傷的皆驚慄得臉無人色，一個個像見到奪命母夜叉般，畏縮地站得遠遠地，連他們的總瓢把子也不理會了。

「郭長河，你竟然敢殺死老娘的兩名徒兒？老娘要你塡命！」

說完一手疾揮向郭長河的心窩！

郭長河竟然不閃不避，雙眼駭怖欲絕地看着門美彩那隻又黑又瘦又長的五指插進了他的心窩中，大叫而絕！

曲肘一縮，拔出插在郭長河心窩上的五指來，五指上鮮血滴滴，門美彩像瘋了一樣，仰着那張醜臉，狂笑起來。

蘇紅鳳等五女都別轉了臉，目中閃過一抹痛苦之色。

司徒敬也瞧得臉色大變，驚心動魄。他帶來的人更不用說了。

羅玉仙又用手將臉孔捂起來。

夏侯仲豪薛策勇却看出，郭長河是被點了穴道，所以動彈不得，慘死在門美彩的手下的。

兩人不由吸了口氣，傳說醜臉羅刹手段兇殺，性情暴戾，果然沒有誇大。

「徒兒，殺了那班賊胚！」門美彩滴血的手一揮，指向那些呆若木鷄的黃河十八寨人馬！

蘇紅鳳五人互相看了一眼，齊應一聲，飛身撲向那些嚇破了胆的漢子！

那些人這時才知道大禍臨頭，發一聲喊，四散奔逃！

但蘇紅鳳五女有若五道虹彩般，只一閃，便飛掠到那些人的頭頂，劍光揮洒中，血雨紛飛，慘叫不絕！

那些人若不是嚇破了胆失了鬥志，紅粉五煞斷不會這樣輕易殺得了他們，不過，紅粉五煞的身手果然高，令到薛策勇羅玉仙以及司徒敬等人見識到她們的厲害。

夏侯仲豪則早就見識過了，但這次再見識，仍然有刮目相看的感覺。

只不過片刻間，除了三數個逃得快的之外，黃河十八寨包括郭長河在內的二十多人，橫屍地上！

司徒敬再也不敢存那非份之想了，一個人若是連命也不保，就算整個天下是你的，又有什麽用？

最先開溜的是司徒敬，他那些手下早就想溜了，只是懾於他的威勢而不敢先溜，如今看到堡主也溜了，那個還有這樣笨還留下來？發一聲喊，爭先恐後地溜了。

夏侯仲豪薛策勇三人看到盤龍堡的人這樣狼狽，不由搖頭嘆息起來——這就是名門大堡的作風。

——欺善怕惡。

門美彩看來不想殺司徒敬，站着看着盤龍堡的人走得那樣狼狽，「呷呷呷」笑個不停。

那種笑聲眞是難聽死了。

× × ×

刹那間，大街上只剩下他們這幾個人。門美彩的暴眼終於落在三人的身上。「呷呷，你三個人的胆子倒不小，竟然不懼老娘，報上名來！」

夏侯仲豪毫不怯懼地答道：「夏侯仲豪！」

「嗯，你就是那位威鎮關外的夏侯仲豪，怪不得不怕老娘，有種！」門美彩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在下薛策勇。」薛策勇抱拳一拱。

「薛策勇？」門美彩那雙暴眼在薛策勇臉上打着轉，沉吟着道：「莫非你就是太原一品刀薛暮聖的兒子？」

薛策勇點點頭。

「不虧勇刀之稱！」門美彩道：「比司徒敬強勝多了！」

「姑娘，妳呢？」門美彩一眼看到羅玉仙那樣俏麗，目中盡是仇恨之色。

羅玉仙硬着頭皮怯怯地說道：「羅玉仙！」

「師父，她就是羅妙嫦的女兒，那隻鐵馬也在她身上。」蘇紅鳳趨上前在門美彩身邊說。

「呷呷呷，原來妳就是那賤人的女兒，怪不得那樣相似了。」門美彩目中殺機陡湧，「那賤婦處處與老娘作對，哼哼，今日正好出口氣！」

說着霍地逼前一步。

薛策勇身形一閃，仗刀擋在羅玉仙身前。

「哼哼，你敢阻止老娘動手？那老娘先殺了你！」門美彩說着一爪疾抓向薛策勇的臉門。

薛策勇覷準了，一刀截斬向門美彩的手掌。

門美彩「呷」地笑了一聲。「不知死活！」一抓向薛策勇臉門的手一閃一幌，竟然神奇地避過薛策勇那一刀，繼續抓向他的臉門。

薛策勇不由吃了一驚，悶「哼」一聲，刀勢陡地暴展，刀芒疾捲向門美彩的手臂！

門美彩雖然可以一把抓在薛策勇的臉門上，但她那條手臂也勢必被卸落，她當然不肯，嘴裏怪叫一聲：「小子果然有兩下子！」縮手暴退開去。

但她暴退的身形驀地又一閃，竟然繞過薛策勇的身側，一掌劈向羅玉仙。

薛策勇不可謂反應不快了，一刀疾斬而出，無奈門美彩的身法實在太快，竟然截不住她的身形！

而夏侯仲豪側站在羅玉仙的另一邊，倉促間，竟然來不及出手搶救！

羅玉仙的身手雖然亦很高，只可惜臨敵經驗不足，加上她本就厭惡門美彩的容貌，一直不敢正眼看她，猝然之下，她不由手足無措，一時間不知閃避好還是出掌封擋好。

高手過招，時機稍縱即逝，猶豫不得，羅玉仙這一猶豫，門美彩的那只鬼掌一樣的瘦掌已劈上她的左肩膊。

這一下子，可說誰也救不了羅玉仙，除非有奇蹟出現！

奇跡眞的在這刹那出現了！

一條彩虹飛渡般身形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從集珍軒的一角屋簷上飛射過來，在門美彩那一掌堪堪劈中羅玉仙的霎眼間，接下了那一掌！

「啪」一下脆响，雙掌互劈，捲起一大片狂飈般的罡風，那條飛射而來的身形一個倒翻，竟伸手一把將羅玉仙也帶得向後翻出。

門美彩則退了一大步，才能够穩住身形！

看情形，兩人是功力悉敵。

那身形翻落在地上，一手攬住了羅玉仙，慈愛地道：「孩子，妳沒有被那醜婦所傷吧？」

羅玉仙偎在那婦人的身上，撒嬌地道：「娘，怎麽妳現在才來，剛才嚇死女兒了。」

單聽羅玉仙稱呼那婦人作「娘」，不用說，那婦人就是有玉臉黑心之稱的羅妙嫦了。

羅妙嫦雖然年紀已有六十，一頭青絲也花白一片，但容貌依然很美麗，臉上只有兩三條皺紋，模樣很像羅玉仙，不過她有一種雍容高貴的美態，令人忍不住看多兩眼！

一妍一媸，羅妙嫦與門美彩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

夏侯仲豪薛策勇兩人一直只是聽聞這兩位一度將武林攪得風風雨雨的魔女大名，想不到如今却一齊看到其人，不由這個看看，那個望望，只是望着兩人。

× × ×

門美彩那雙暴眼在看到羅妙嫦現身後，更加暴翻得白多黑少，掀唇大叫道：「妖婦，妳終於肯現身了麽？」

羅妙嫦冷冷笑道：「醜婦，有我在生一日，妳休想野心得逞！」

門美彩「呷呷呷」地厲笑起來，戟指羅妙嫦道：「妖婦，妳眞的要與老娘作對到底？」

羅妙嫦頷首道：「不錯，醜婦，難道妳害的人還不够多？如今年紀這樣大了，還不肯消去兇心，改過向善？」

門美彩却咬牙切齒地道：「老娘才不聽妳那一套，若要老娘放棄重出江湖的大計，簡直是妄想！」

夏侯仲豪忍不住插口問道：「羅前輩，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羅玉仙搶着答道：「夏侯兄，那醜婦想得那一批寶藏，然後重出江湖，開山立櫃，成立什麽『滅妍毀俊』帮，誓要殺盡天下武林中她們看不順眼的男女，我娘爲了阻止她這項荼毒武林的大計，派我下山，要小妹不惜用任何手段，也務要令到她們得不到金戈鐵馬，令她們得不到那批寶藏，那就沒有那樣多的錢財來開山立櫃，難遂她的野心！」

夏侯仲豪及薛策勇聽了，不禁傻了眼，若羅玉仙說的是眞的，而門美彩又得到金戈鐵馬，開啓那寶庫，有足够的錢財支持她們那個「滅妍毀俊」帮，那豈不是又再攪得江湖大亂，連自己也成了被殺的對象？

這女人的野心眞可怕！

羅妙嫦掃了一眼夏侯仲豪與薛策勇，感慨地道：「兩位乃一時之俊彥，想來也不會對此事袖手不理吧？」

薛策勇豪氣萬分地道：「前輩過獎了，在下等既身爲武林人，又豈會眼看着武林即將陷於浩刦而獨善其身？縱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夏侯仲豪却淡淡地道：「這件事咱們一早就管了，否則，也不會在這裏了。」

「那是老身失言了。」羅妙嫦這一次復現江湖，似乎改變了以前那種仇視男人的反常心理，而變得理智而有正義感，實在出人意料。

夏侯仲豪薛策勇正有這種感覺。

而薛策勇更是暗暗高興不已，若是羅玉仙剛才所說的是眞的，那麽，她用那種手段欲得到那鐵馬，就情有可原了，而且也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其人所作的就可以

原諒了。

「妖婦，看來妳是要與老娘作對到底了，也不會將那隻鐵馬交出來！」門美彩目露兇光，一副擇人而噬的樣子。

「妳欲藉那批財富來爲害江湖，老身就算死，也不會交給妳，讓妳得以遂其野心！」羅妙嫦義正詞嚴，神態凜然。

「好，既然妳死也不肯交出來，那妳我就揀一個地方決一生死，怎樣？」門美彩咄咄逼人。

「老身早就想領敎一下妳的厲害，妳想在什麽地方分個高下？」羅妙嫦認眞地問。

「就在距此約二十里外的玉龍山如何？」門美彩似乎早就想好了地點。

「好！什麽時候？」

「明早日出之後！」

「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門美彩忽然指着夏侯、薛兩人。「這兩人既然自命豪傑，老身就要他們作一個公證人，怎樣？」

「老身無所謂，倒不知他們兩位答不答應？」羅妙嫦拿眼望着夏侯仲豪兩人。

夏侯仲豪薛策勇幾乎是同聲道：「固所願，不敢請耳。」

「好吧，那就這樣決定了。」門美彩忽然又像想起了什麽。「老娘還有一個提議。」

「門美彩，妳又想玩什麽花樣？」羅妙嫦不耐煩地說。

門美彩「呷呷」笑道：「老娘只是想令到明早的決鬥增加刺激，提議賭一賭彩頭！」

「妳有話就快說吧。」羅妙嫦輕輕摟着羅玉仙，慈愛之情，溢於言表。

「老娘想用你的鐵馬，及老娘的金戈，作這一次決鬥的彩頭，勝者，兩件物品就歸她所有，你若是沒有信心勝老娘，可以不答應。」門美彩洋洋得意地望着羅妙嫦。

羅妙嫦注視了門美彩好一會，才頷首道：「老身應承你！」

「好，老娘走了，明早見。」門美彩朝蘇紅鳳五女一揮手，當先急馳而去。

「兩位，老身與小女也要走了。」羅妙嫦說着拉着羅玉仙朝相反的方向飛掠而去。

羅玉仙却有點依依不捨地望了薛策勇一眼，不情不願地被她娘帶着走了。

薛策勇望着羅玉仙母女迅速掠遠的身形，眼光定定地，若有所失。

夏侯仲豪看到薛策勇那樣子，不由伸手拍拍他的肩頭，笑道：「薛兄，是否有點捨不得羅姑娘？」

薛策勇霍然省覺到自己失態，有點靦覥地笑笑道：「夏侯兄，咱們回客棧去吧，看看態兄的傷怎樣了。」

夏侯仲豪了解地再拍拍薛策勇的肩頭。「薛兄，你身上的傷也要好好地包扎一下。」

兩人相視一笑，走向客棧。

× × ×

翌日天才亮，夏侯仲豪薛策勇便來到了玉龍山下。

幸好熊武的傷勢沒有惡化，而且明顯有了好轉，夏侯仲豪才放心下來，並且囑咐那九名手下好好照顧熊武。

第一道陽光從天邊的雲海中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登上了玉龍山頂！

山頂上只有幾棵勁松，空出一塊頗大的地方，倒是適於決鬥。

兩人掠登上山頂時，山頂上就只有他兩人，羅妙嫦與門美彩均還未來到。

兩人也不在意，正好趁此機會打量一下山頂上的情勢。

紅日出，陽光照的時候，分別從兩邊山下掠上兩批人來。

左面的一批有六個人，正是門美彩師徒六人。

右面只有兩人，領頭的是羅妙嫦，緊隨身後的正是她的女兒羅玉仙！

要來的人全部來齊了。

門美彩看到夏侯、薛兩人早就來了，冷笑道：「兩位倒是比咱們正主兒還要心急，大概是急着來瞧熱鬧吧？」

夏侯仲豪薛策勇皆懶得去理她，一齊朝羅妙嫦抱拳道：「前輩早。」

門美彩見夏侯仲豪兩人不答理她，氣得她那張醜臉上的瘰癧震抖不已，一咀暴牙差點咬碎了，却又發作不得。

「兩位比老身還要早，還說老身早？」羅妙嫦笑着說。

羅玉仙趁這機會，瞟了薛策勇一眼，眼波含情，嬌聲喚道：「薛公子，夏侯兄，兩位早。」

薛策勇接觸到羅玉仙的目光，沒來由地紅了臉，吶吶着說不出話來，幸好夏侯仲豪替他解了圍。「羅姑娘也來了。」

那邊的蘇紅鳳五女看到羅妙嫦與薛策勇等有笑有說，自己這邊却沒有人答理，感到很不是味兒，也有點訕訕地，不滿地偷偷瞥了門美彩一眼。

門美彩的心中更不是味兒，恨不得一掌將夏侯仲豪等四人擊斃，才消解心頭怒火。

「哼，有話留着地府再說吧，時候巳不早了！」門美彩又氣又妬地厲聲說。

羅妙嫦上前兩步，不慍不火地道：「你不是說要用金戈鐵馬作咱們這一戰的彩頭麽？帶來了沒有？」

「當然拿來了，紫君，拿出來！」門美彩頭也不回地喝叫，然後對羅妙嫦道：「妳那隻鐵馬不會忘了拿來吧？」

「玉仙，將鐵馬拿出來！」羅妙嫦扭頭朝羅玉仙柔聲呼喚。

羅玉仙嬌應一聲，上前一步，自懷中將那隻鐵馬拿出來。

夏侯仲豪與薛策勇恐防門美彩會猝然發難，搶奪鐵馬，一左一右，在旁戒備。

門美彩看到羅玉仙手上那隻鐵馬，貪婪地瞪視着，目光瞬也不瞬，兀自吞了口口水。

這時那卓紫君也亮出了那柄在朝陽之下，閃燦生光的金戈來！

「好了，門美彩，金戈鐵馬巳亮了出來，妳又有什麽好主意？」羅妙嫦直視着門美彩。

門美彩這才將目光收回來。「呷呷」一笑道：「這還不簡單，只要將金戈鐵馬擺放在一起，妳派出去妳的女兒看守着，老娘則派出一位徒兒看守，不就成了？」

羅妙嫦深望了門美彩一眼。「好，就照妳說的辦，擺在什麽地方妥當？」

門美彩流目打量着山頂上的情形，最後指着十丈外的一棵樹道：「放在那棵松樹下怎樣？」

羅妙嫦隨着她的手指望過去，看了一眼，點頭道：「好，就放在那裏吧。」

於是，兩人各自吩咐自己的女兒徒弟將鐵馬金戈拿到那棵松樹之下放在地上，羅玉仙與卓紫君則各自退開五步，站在樹的左右兩邊。

「爲了表示老娘不會使奸，最好請這兩位站到那棵松樹一丈之前，這樣，妳我若是有人意圖於激鬥中出其不意掠過去搶奪金戈鐵馬，他們兩位就可以加以制止了。」門美彩裝出一副大公無私的樣子。

「那最好不過，薛公子、夏侯公子，請兩位照她說的，站到那棵松樹一丈前。」羅妙嫦轉對夏侯、薛兩人說。

夏侯仲豪薛策勇沒有說話，只是頷首，然後走向那棵松樹。

看着夏侯仲豪兩人在距那棵松樹之前站定之後，門美彩才厲聲道：「妖婦，現在輪到咱們動手了！」

羅妙嫦不慍不火地道：「那妳還說什麽話！」

「呷呷，今日不是妳死，就是老娘不活，看看誰的手段高強吧！」門美彩那一頭枯黃的亂髮無風飄揚起來，那雙鳥爪樣的手，舒展着畢剝作响。

夏侯仲豪薛策勇看到羅、門兩人即將動手，亦不由自主緊張起來，目光烱烱，眨也不眨。

羅玉仙更加緊張，畢竟，決鬥中的一位是她的母親。

蘇紅鳳她們自然也很緊張，門美彩說什麽也是她們的師父。

羅妙嫦倒一點也不緊張，將衣袖挽了挽，作了個勢子。

兩人皆沒有帶兵刃，但以兩人的身手，就是徒手搏鬥，也一樣可以於舉手投足間，置對方於死地！

× × ×

朝陽普照，天淸氣朗，可說是一個好日子。

玉龍山頂上的兩位絕世高手，也動上了手。

在夏侯仲豪薛策勇的心目中，這兩位絕世高手一動起手來必然精彩絕倫，奇招迭出，兇險萬分。

但羅妙嫦與門美彩動手的情形，却根本不是那麽回事。

就像心意相通般，兩人身形皆很快，只不過閃了一下，兩人便迎上了，各自劈出了一掌！

雙掌擊實，發出一下沉實的悶响聲，聲勢倒不嚇人，但夏侯仲豪薛策勇却看出，兩人攻出的一掌勁道很猛，只不過兩人用的是暗勁，所以沒激起狂風般的氣流。

這一掌互擊下，兩人各自退了一步。

看來兩人暫時誰也佔不到優勢，也沒有用上全力。

「啪啪啪！」兩人再度互擊三掌。

每擊一掌，兩人退後的步數皆隨着增加，三擊之後，各自退了四步。

「啪啪啪！」又是三擊，兩人的身形及出手皆很快，快到就像沒有分開過一樣，三擊之後，兩人皆退了一丈有多！

夏侯仲豪猜度羅、門兩人之所以用上這種最簡單也最耗內力的打法，仍是採取速戰速決的打法，若是兩人改用各施本身所學的打法，只怕不是一時三刻間可以分出高下來的，少則半天，多則一日才能分出勝負也說不定。

每一個觀看者皆屛息着，雙眼睜得大大地，誰也不想看走眼。

羅妙嫦門美彩兩人在互相注視着，也在喘着氣，這兩番硬碰之下，兩人皆耗損了不少內力。

「老娘與妳拚了！」門美彩鬼叫般厲喝一聲，亂髮戟揚，像厲鬼一樣撲向羅妙嫦。

羅妙嫦深吸一口氣，亦猛地迎上去。

兩人仍然像上兩次那樣，各自劈出一掌。

看來兩人這一次乃是作生死一拚了。

所有人皆緊張得一顆心提到了喉嚨。

但就在雙掌將要擊實的刹那，門美彩陡地一收掌，左手陡揚，三點烏芒在朝陽下閃泛起一道死亡之光，飛射向羅妙嫦的咽喉左右胸。

夏侯仲豪薛策勇一眼看到，俱不由脫口驚呼出聲，同時撲出去欲加以搶救。

羅玉仙驚得一張臉「刷」地慘叫白得一點血色也沒有，大叫出聲：「娘——」

蘇紅鳳等五女也看到乃師竟用卑鄙的暗算手法，亦不由臉色一變，臉有不豫之色。

羅妙嫦是發夢也料不到門美彩會猝然施展出這種卑鄙的暗算手法，在她以爲，門美彩好歹也是一號人物，這眞是大出她意料之外，一時間根本閃避不了，也很難將三枚暗器擊落。

因爲兩人之間的距離那樣近，近到不足五尺，而且兩人的身形又是互相向對方撲去，門美彩發出的暗器顯然是蓄勁發出，所以去勢疾勁，在這樣的情形下，任是天下無敵的高手，也閃避封擋不了。

但羅妙嫦仍然拚盡所能，閃避過射向咽喉那枚暗器，也拂捲落射向左胸的那枚暗器，但射向右胸的那一枚，仍「奪」地射入她的右胸內。

羅妙嫦立時身形急劇搖擺了一下，滿臉痛苦之色。

夏侯仲豪薛策勇在這時才撲掠到，不由驚呼一聲，左右伸手將羅妙嫦扶住。

門美彩在暗器出手的刹那，身形陡地翻騰起來，向後翻了出去。

羅玉仙一眼看到乃母中了暗算，那裏還理會得了樹下地上的金戈鐵馬，哭叫着飛撲過去。

顯然門美彩的暗器上淬有劇毒，只不過一眨眼間，羅妙嫦的臉上巳佈上了一層淡淡的黑氣。

「前輩，你覺得怎樣？」薛策勇驚急地問。

「那醜婦的暗器淬了毒，老身不行了，望你好好照顧玉仙，不要讓那醜婦的野心得逞……則武林……幸甚……」羅妙嫦臉上的黑氣越來越濃，語聲也越來越斷續不清。

「娘啊——」羅玉仙驚駭欲絕地撲上前，一把將羅妙嫦緊緊抱住。

羅妙嫦這時候巳舌頭打結，困難地強睜着眼，對女兒道：「玉……仙……娘……要離開……你……孩子……別哭，娘始終要……離開妳……的……妳以後……就……跟……着薛……」

頭一歪，語聲一斷，羅妙嫦巳毒發身亡。

「娘，娘啊——」羅玉仙哭得像淚人一樣，用力地搖幌着羅妙嫦的身體。

那種哀切悲痛的呼叫聲，聞之令人鼻酸！

蘇紅鳳等五女眼看耳聞，忍不住鼻子酸酸地，忙把頭垂下來。

「羅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姑娘節哀。」夏侯仲豪拿眼望着薛策勇，示意他將羅玉仙扶到一邊。

薛策勇默默地點了點頭，扶着羅玉仙連帶將羅妙嫦的屍體抱到一邊。

「呷呷，夏侯仲豪，你是公證人，如今老娘勝了那妖婦，金戈鐵馬全歸老娘了吧？」門美彩一副得意至極的神態。

夏侯仲豪却凜然道：「妳以卑鄙的手段暗算羅前輩，虧妳做得出來，妳根本就勝不了羅前輩，反而妳應該算敗，所以金戈鐵馬不能歸你，應該歸羅姑娘。」

「你奶奶的小子，這算那門子道理？」門美彩那醜惡的臉容猙獰如鬼，乾嚎起來：「你奶奶的小子這不是偏帮着那妖婦母女麽？老娘第一眼看到你小子就不順眼，待老娘一併斃了你。」

門美彩是說動手就動手，身形一幌，鬼魅一樣撲向夏侯仲豪，鬼魅一樣的雙手分取夏侯仲豪的咽喉小腹！

夏侯仲豪夷然不懼，一直綽在手中的鐵戟一吞一吐，戟勢展開，疾迎過去！

「小子倒有兩手。」門美彩竟然被夏侯仲豪一連十三四戟，逼得連退兩步。

但她的身法陡地一變，雙手竟然貼着夏侯仲豪的戟身直逼進去，抓向夏侯仲豪的前腕後臂。

夏侯仲豪見門美彩的身法手法這樣奇幻，不禁吃了一驚，吸口氣，雙臂陡沉，鐵戟斜戳而出！

門美彩「呷」地怪笑一聲，雙手一錯，竟然硬生生將夏侯仲豪的鐵戟抓住，身形斜欺直入。

夏侯仲豪却陡地暴喝一聲，雙臂奮力向上一挑，硬生生將門美彩挑了起來。

門美彩却在這刹那雙手一鬆，身形藉着那一挑之力，從夏侯仲豪的頭上飛蕩過去，一掌劈向他的頭頂！

而門美彩飛蕩的身形，正好飛蕩向那株放置了金戈鐵馬的松樹！

眞不明白她爲何不喝令站在松樹旁的卓紫君隨手一拿不就成了，却要費這樣多功夫自己去取。

大概是她以爲卓紫君不可能這樣順利會拿到，因爲薛策勇就扶着羅玉仙，站在松樹旁。

夏侯仲豪却像早就意料到一樣，身形陡地一挫，竟然拗腰仰身，將鐵戟力擲而出！

但門美彩的反應奇快，飛蕩的身形陡地向上一翻，那鐵戟以毫厘之差，貼着她的身下射了過去。

夏侯仲豪巳一個倒縱，比門美彩先一步落在松樹之前。

門美彩若不是要避那柄鐵戟，夏侯仲豪肯定快不過他。

「好小子，老娘這就送你上路吧。」門美彩身形未落，一掌飛劈向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若是閃避，不難被門美彩乘機掠落地上，將樹下的金戈鐵馬搶奪到手，故此他只好硬着頭皮接了門美彩的那一掌！

「啪！」一下沉响，兩掌擊實，夏侯仲豪最少用上了十成勁力，右掌仍然像骨折般痛，被震得退了一大步！

門美彩的身形只是在空中窒了一下，一掌又疾劈而下，同時喝道：「紫君，還不動手！」

卓紫君聞喝全身驚悚了一下，拔劍刺向夏侯仲豪！

但一道刀光却在這時飛到，將卓紫君的長劍截下。

那是薛策勇的碎玉刀。

夏侯仲豪別無選擇，又硬接了門美彩一掌。

這一次他被震得整個人退靠在樹身上，整條手臂酸痳無力，胸脯急劇起伏，咀角有血溢出。

門美彩身形飄掠落地，一雙暴眼兇殘地盯着夏侯仲豪，「呷呷」笑道：「小子，滋味如何？」

夏侯仲豪却凜然不懼，緊閉着咀，暗中運氣，準備再接門美彩一掌。

「若是你能够接得下老娘這一掌，老娘就放過你！」門美彩慢慢舉起右掌，作勢欲劈。

夏侯仲豪忽然開聲嗤道：「天下間要數妳最長舌多話了！」

門美彩像被黃蜂叮了一口般，整個人差點沒有跳起來，暴目中殺芒暴湧，發出一聲令人頭皮發炸的怪叫，一掌劈向夏侯仲豪！

夏侯仲豪亦舌綻春雷，運足十二成勁力，揮掌迎上去。

却在這時，傳來蘇紅鳳一聲惶急的驚呼：「師父——」

門美彩耳聽蘇紅鳳的驚叫聲，還以爲出了什麽意外之事，心神一震，凝聚的功力不由一窒一滯，登時胸口一悶。

夏侯仲豪那一掌却巳擊中了她的掌。

夏侯仲豪是全力一擊，門美彩却勁力發揮不出，互擊之下，門美彩就大大地吃虧了。

「啪啪」連响聲中，門美彩竟然被擊飛出去，如斷綫風箏一樣，重重地摔墮在丈外的地上，口中溢血，那隻右手則腕折骨斷，在急喘着。

夏侯仲豪看到這情景，不禁驚呆住了，看看自己的右掌毫無奇異之處，那爲何自己能够一掌將她擊飛，這眞是匪夷所思，像發夢一樣。

在他意料中，被震飛的應該是自己，因爲自己功力與門美彩相差了三份一左右，自己那孤注一擲的一掌，早巳打了輸數，却想不到輸的却是門美彩。

「師父！」又一聲悲叫响起，蘇紅鳳顯然也意料不到自己那一聲叫喚，分散了門美彩的心神，令到她的功勁刹那間一窒一滯發不出去，而夏侯仲豪那一掌恰好擊

到，這就令到她不但硬挨了夏侯仲豪一記十二成功力的掌勁，窒滯的功勁也被震擊得反撞向體內，那就變成了雙重功勁擊向門美彩，她如何承受得了？

夏侯仲豪被蘇紅鳳那一聲悲喚，才猛省到原來是那麽回事。

蘇紅鳳想不到自己一時不忍夏侯仲豪死在師父的掌下，而弄出這意外，驚懼得她悲呼着撲向門美彩。

說實在的，蘇紅鳳打從初次在那谷地中見到夏侯仲豪，便巳暗中有點喜歡他了，一個少女若是喜歡上一個男人，那就很容易變爲愛情，而情之一字，往往又是不可思議的，就像蘇紅鳳在夏侯仲豪會被一擊斃命的剎那，莫明其妙身不由主地叫出那一聲一樣。

除了與薛策勇仍在打鬥的卓紫君之外，其餘三女亦撲向門美彩。

雖然門美彩生性乖戾兇暴，容貌又生得醜惡，對紅粉五煞從不假以詞色，但畢竟有師徒之情，也有養育之恩，（原來紅粉七煞皆是門美彩收養的孤兒），如今眼見門美彩重傷垂危，怎能不撲上前看個究竟。

「師父，妳怎樣了？」蘇紅鳳一臉惶恐之色，蹲下來欲扶起門美彩。

門美彩陡地噴出一口血。「賤人……你妳敢害……老娘……」猛地一掌擊向蘇紅鳳的右肩頭。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門美彩雖然心腑盡碎，傷重垂危，但她畢竟功力不凡，而且她認定蘇紅鳳是故意叫出那一聲，令到自己心神分散，致令到功勁窒滯……傷重垂危，所以她恨死了蘇紅鳳，她生性本就乖戾兇殘，如何能放過蘇紅鳳，是以她拚盡一口氣，一掌擊向蘇紅鳳。

而她掌擊蘇紅鳳之後，亦狂噴鮮血，大叫而亡。

蘇紅鳳那裏會想到師父竟然遷怒於她，出掌欲擊殺她？根本就無從閃避，被擊得整個人倏地飛了起來，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飛出兩丈過外，摔向地上。

幸得夏侯仲豪及時撲上前，雙手一伸，將她抄接着，才沒有摔落地上。

也幸好門美彩那一擊乃是油盡燈枯前的一擊，體內殘存的功力只有平時十之二三，所以沒有被震傷內腑，但肩胛處也被擊得碎裂，痛得她臉色煞白，差點沒有痛得暈過去。

撲向門美彩的三女驟見師父竟然將大師姐擊飛，她們平日本就姐妹情深，這時俱不由驚駭得轉而撲向蘇紅鳳，欲將她援住。

而卓紫君在聽聞蘇紅鳳那聲慘叫後，亦躍開來停了手，驚呼一聲：「姐姐——」撲向蘇紅鳳。

她們既是孤兒，在門美彩身上又得不到愛護與溫情，自自然然，她們之間由於彼此同病相憐，而建立起一種情逾姐妹的感情。

薛策勇見卓紫若停手，他亦只好停手，他早就將一切看在眼內，也知道夏侯仲豪其實是蘇紅鳳所救，如今蘇紅鳳被乃師所傷，他自然流露出關切的神情，注目向那邊望過去，一邊亦掠過去。

驀地，羅玉仙發出一聲驚呼：「薛公子……」

薛策勇身形才掠出，聞聲霍然回首——他以爲羅玉仙出了意外，恰好看到一條人影瀉落在那棵松樹前，身形急俯，攫拿地上放着的金戈鐵馬！

羅玉仙那聲驚呼，自然也驚動了夏侯仲豪及卓紫君等人，齊皆扭轉頭望過去，不由發出叱喝聲：「好大胆子的賊子！」

卓紫君亦返身掠撲回去。

「毛仁！」薛策勇一眼就認出那欲想乘機擒奪金戈鐵馬的人是大理黑道第一高手鬼手百毒斷魂掌毛仁，喝聲的同時，手上的碎玉刀化作一道流虹，疾射向毛仁。

毛仁不知是從什麽地方竄掠出來的，顯然他巳隱身在這附近很久了，只是一直覷不到下手的機會，一直伺伏到現在才動手。

也幸好羅玉仙一直抱着她母親的屍體不放，站在距松樹側面約二丈外，她本來也關切地望向夏侯仲豪那一邊，但一陣急激的掠空聲却令到她不由轉目望過去，這就讓她發現了毛仁的出現。

毛仁一手巳抓起地上放着的金戈鐵馬，狂喜得他差一點沒有狂呼出聲。

而他的心神這刹那亦巳因爲狂喜而不顧其他，身形斜掠向山腰下。

但他的身形才斜掠起，薛策勇的碎玉刀巳經如天飛虹般攝着一股懾人的銳嘯聲射至他背後，他扭頭一瞥，驚得他魄散魂飛，怪叫一聲，身形驀地向前一撲！

可惜巳太遲了，碎玉刀「噗」地一聲，有如激矢一樣貫射入他的背上，直透前胸，將他釘在地上！

夏侯仲豪卓紫君等人看到這，俱不由舒了口氣。

× × ×

夏侯仲豪終於輕輕將蘇紅鳳放落地上，蘇紅鳳一張臉巳羞紅一片，垂下頭來，不敢看夏侯仲豪一眼。

夏侯仲豪也感到臉上一陣燥熱，連忙將頭別轉，不敢看衆人一眼。

「師姐，妳傷得重麽？」黃菊走上前扶住蘇紅鳳。

蘇紅鳳忍着肩膊上的劇痛，搖搖頭道：「沒有什麽，師父她怎樣了？」

「師父死了。」黃菊露出一種得到解脫的欣悅神情。「師姐，師父竟然想將妳擊斃，師姐你挨了她那一掌，什麽也還給了她，那一掌也斬斷了師徒之情！」

卓紫君也插口道：「師姐，師父平日就不將咱們姊妹當人看待，如今師父死了，咱們姐妹就不用被她逼着幹一些咱們不願的事情。」

「師父一心想成立那個什麽『滅姸毀俊帮』，她的心理根本就不正常，若是讓她的惡毒野心得逞，咱們姐妹永遠受她控制，爲害武林。」陸萍一臉慶幸之色，邊說邊察看蘇紅鳳的傷勢。

「夏侯兄，蘇姑娘，怎樣處置這兩件物品？」薛策勇這時巳從毛仁的身上拔回碎玉刀，並取回金戈鐵馬，走到夏侯仲豪等人面前，伸手將之遞出來。

「蘇姑娘，金戈是妳們的，妳認爲怎樣處置？」夏侯仲豪望着蘇紅鳳。

蘇紅鳳却不敢望着夏侯仲豪，低着頭道：「金戈本是夏侯兄的，還是請夏侯兄

處置吧。」

夏侯仲豪對羅玉仙道：「羅姑娘，鐵馬是妳的，妳有什麽主意？」

羅玉仙仍然抱着羅妙嫦的屍體，含悲道：「鐵馬應該是薛公子的，問他吧。」

薛策勇却苦笑道：「如今雖然金戈鐵馬在此，即是說可以開啓那寶庫之門，但，你們知道寶庫的所在地麽？」

此言一出，衆人皆不由怔住了。

他們誰也不知道那寶庫究竟在什麽地方。

「蘇姑娘，妳們知道麽？」夏侯仲豪問。

蘇紅鳳搖搖頭道：「師父從來不對咱們姐妹說什麽，只是命咱們姐妹替她做事，這樣重大的秘密，她焉會告訴咱們姐妹呢？」

「那麽，羅姑娘，妳知道麽？」夏侯仲豪轉問羅玉仙。

羅玉仙看一眼懷中的母親，亦搖搖頭道：「娘親倒是知道，可惜她死了，她本來想告訴小妹的，不知為什麽却又不說了，可能是怕小妹知道得越多，便越危險，所以不告訴小妹。」

「這樣說來，這兩件東西只是件廢物，也是一個禍胎，咱們若然貪圖那批財寶，那就要到江湖上去打聽那寶庫的所在地了，那勢必成為衆矢之的，到處被追殺，毛仁、常士逸、郭長河就是前車之鑑，各位若是不想成為武林中那些利慾熏心，財迷心竅的人追殺目標，依某家主意，索性將之毀掉如何？」

薛策勇首先贊成：「為了江湖武林同道不致為了這兩件東西而你爭我奪，弄得腥風血雨，在下贊成將之毀棄！」

羅玉仙亦道：「小妹也贊成，這兩件東西實在是不祥之物，要不是這兩件東西，小妹娘親焉會死！」

蘇紅鳳掃了四位師妹一眼問道：「師妹們意下如何？」

黃菊首先道：「師妹們唯師姐之主意是從。」

卓紫君、陸萍、白菊亦同聲附和黃菊的話。

蘇紅鳳吐口氣道：「小妹也贊成將之毀棄，若不是這兩件東西，師父不會心存大慾，咱們七姐妹也不會剩下五姐妹！」

夏侯仲豪目光落在薛策勇手上的金戈鐵馬上，毫不猶豫地道：「薛兄，那就由你來將這兩件東西毀掉吧！碎玉刀正好派上用場！」

薛策勇碎玉刀嗆然出鞘，刀光如雲似玉，將金戈鐵馬放在地上，然後揮刀亂斬，刀光飛閃中，金戈鐵馬立時寸寸碎斷開來，變成一堆金屑鐵碎。

「夏侯兄，現在輪到你了。」薛策勇收刀入鞘。

夏侯仲豪明白薛策勇的意思，上前蹲下來，雙手將那堆金屑鐵碎兜合在雙掌中，然後一陣搓動，到他停手將雙掌攤開，竟成了一個圓球！

「夏侯兄原來已練成了爍金手！」薛策勇一見夏侯仲豪手掌上那金鐵溶成的圓球，由衷欽羨地脫口叫出。

夏侯仲豪一笑道：「薛兄好眼光……」挺起身來，隨手將那圓球向外運勁一擲，那圓球破空飛射出去，直射出有三數十丈，也不知落在山下什麽地方了。

地上還剩下大半堆金屑鐵碎，已不用理會，相信天下間任何能工巧匠，也無法再將之還原為原先的那柄金戈，那隻鐵馬了。

至此，衆人的臉上皆露出如釋重負的笑意。

× × ×

「各位如不嫌棄，請到舍下盤桓幾天如何？」薛策勇不知什麽時候，一手執住了羅玉仙的玉手，大大方方地笑對衆人。

山頭上新堆了兩座墳頭，他們合力將羅妙嫦及門美彩的屍體埋葬了，當然也埋葬了毛仁，只是沒有為他堆墳豎碑。

朝陽明艷，沐在這明艷的陽光下，他(她)們已將心頭的哀傷拋開，畢竟，過去的經已過去了。

「蘇姑娘，妳們意下如何？」夏侯仲豪望着蘇紅鳳問。

「夏侯兄，只怕今後你走到那裏，師姐也會跟到那裏了，你根本不用問師姐，只看你意下如何了！」黃菊早就看出兩人暗生情愫，快口快語地為兩人點明了。

「轟」地一聲，除了夏侯仲豪蘇紅鳳之外，所有的人皆歡快捉狹地哄笑起來。

蘇紅鳳不但粉臉羞紅，連脖子也紅透了，螓首垂得低低地，不敢看衆人。

夏侯仲豪却連耳根也紅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衆人越加笑得厲害。

也不知怎地，夏侯仲豪蘇紅鳳的手在衆人的笑聲中，不知不覺拉在一起……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凌霄生·文
可飛·圖

蕩魔傘（上）

鐵傘施絕招　仇家赴黃泉

這是個黃梅季節，天空中鋪滿了鉛塊似的烏雲，一道道閃電劃過天際，雷聲挾着撕裂的威勢震撼着大地，偶而，大雨如注，宛如缺堤江河般自空中倒傾而下。

這場大風雨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時辰，到了傍晚時分，風雨的威勢非但未減，反而越來越大了。

天色已黑了下來，突然，在九宮山下的一條山道上，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沙沙沙」聲響，聲音由遠而近，沒有多久，從山咀那邊現出一團黑影來。

那團黑影越來越大，原來竟是一人一騎，冒着大風大雨在山道中放馬疾馳。

怪了，那人究竟有什麽重大事故，要在這種大風大雨的黑夜放馬飛奔？適時間一道閃電從天際劃過，只見馬上人衣衫盡濕，他整個身子蜷伏在馬背上，是以身形面貌都看不清楚，他嘴裏不斷喘着氣，那馬已够快了，但他還不時緊勒韁繩催馬疾馳，要知這等大風大雨之天不比平時，那馬已盡了全力，此時再也經不住他一再催打，就在掠下一座陡坡時，那馬前蹄一滑，「唏聿聿」一聲悲嘶，疾馳之中煞不住勢子，龐大的身子從山坡上翻了下去。

馬上之人大驚，危機一髮，陡見他身子拔空而起，半空中身腰一挫，人已落在地上，天雨路滑，無法穩住身子，足步一滑，一跤跌坐地上，就在這時，他懷裏「哇」的發出了一陣哭聲。

馬上之人神色一緊，趕緊俯身擋住了懷中孩兒，回頭朝來路望去，滿臉焦急的道：「秋兒，忍耐些，逃過這裏，咱們就有救了……」

他自管說着，那知懷中孩兒太小，剛才又受驚嚇，竟是不停歇的哭了起來，那人大急，奮身從地上站起，他的步履有些跟蹌，顯然地，在他策馬飛逃之前，他已受了內傷，但他此刻顧不了身上的傷勢，走到那馬跌下之處探手摸去，馬的前蹄早斷，他不禁頹然嘆了口氣，彎身擋住急風大雨，使不致淋着懷中孩兒，片刻不敢躭擱，抬步向前疾行。

那知他步子剛抬，一陣桀桀怪笑之聲已在耳邊响起，那人心頭一震，極目望去，風雨之中已現出三條人影，一齊橫身攔住了去路。

那人臉色慘然一變，「蹬」的退了一步，順手把寶劍拔了出來。

那三人身上各自穿着紅黃黑三色衣裳，紅衣人身材較高，黃衣人較瘦，黑衣人却是又矮又胖，三人服色不同，身材互異，獨有那張臉一般無二的沒有一絲血色，令人望而生畏。

紅衣人冷冷道：「趙元眞，你還想逃命麽？」

那叫趙元眞的人擦了擦臉上水珠，右手緊緊抓着寶劍，悲憤的道：「你們已殺了趙某滿門二十四口，難道連趙某唯一骨血也不放過麽？」

黃衣人陰聲道：「斬草不除根，春風

吹又生，姓趙的，便是你此刻跪在地上向咱們求饒，咱們也不會放過你父子！」

趙元眞仰天呼道：「斬盡殺絕，只怕人謀不如天算！」

紅衣人不屑道：「既知現在，何必當初，你如不背叛本敎，敎主又何致命咱們血洗你滿門呢！」

趙元眞切齒道：「『血魔敎』以殺戳爲手段，以征服下天武林爲職志，趙某實是看不過爾等胡作非爲，才毅然決然離開，你們……」

黃衣人大吼道：「住口，姓趙的，想不到你現在變得淸高起來了？」

紅衣人譏諷的道：「淸高有什麽用？那可得拿滿門生命作交換啊！」

黑衣人桀桀笑道：「兩位那有這份閒情和他瞎扯，敎主正等候咱們覆命哩！」說着，大步向趙元眞欺去。

風勁雨急，空中仍是雷電交加，趙元眞握着寶劍，懷中孩兒的啼聲使他心痛有如刀絞，但是生死大敵當前，他那敢分心去照顧孩兒，孩兒被雨水一淋，這時哭聲巳越加來的淒厲。

趙元眞滿腔悲憤，想起一家大小二十四口，盡都死在「血魔敎」徒刀劍之下，自己受傷之後帶着愛子趙劍秋逃出，那知對方竟是毫不放鬆的要趕盡殺絕，自己一死不足惜，愛子何辜，眼看也將在刀劍之下喪生，一念及此，不禁悲痛欲絕，握劍的手禁不住顫抖起來。

黑衣人走到趙元眞面前五尺之處站定，「嗆啷」一聲，拔出一柄鬼頭鋼刀，獰聲道：「姓趙的，你認命吧！」手臂一抬，當頭一刀劈了下去！

趙元眞咬了咬牙，橫劍架出，豈料黑衣人那一刀乃是虛式，乘着趙元眞一架之際，刀鋒一偏，忽向懷中孩兒劈去。

黑衣人行事心狠手辣，他知道趙元眞要保護孩兒，如自己對準孩兒下手，趙元眞必盡全力掩護，心神一分，天大的武功也要打個折扣，他算無遺策，自忖在二十招之內定可將趙元眞殺死！

趙元眞慌忙回劍一擋，黑衣人立刻取得先機，大喝一聲，一柄鬼頭刀舞的呼呼生响，風雨之中但見滿天都是刀影，刹時攻了十數招之多！

趙元眞左遮右擋，他雖然受了內傷，可是應付黑衣人的攻勢仍是遊刄有餘，紅衣人朝黃衣人望了一眼，陰聲道：「他死到臨頭，還要掙扎，爲了爭取時間，咱們只好一起上了！」

黃衣人點點頭道：「說得是！」身形一動，拔出寶劍從偏鋒攻出，紅衣人也不怠慢，五指如鈎，朝趙元眞「天突穴」抓去！

趙元眞和黑衣人動手，堪堪只爭得平手，紅衣人和黃衣人加了上去，他頓時感到壓力大增，剛剛擋過黃衣人一劍，紅衣人五指巳然抓到，其快如電，趙元眞一咬牙，反手一劍撩出，紅衣人招法忽變，突然十指齊出，左手五指堪堪抓住趙元眞劍柄，趙元眞一驚，被迫退了兩步。

紅衣人厲聲道：「那裏走？」搶步欺身，五指招式不變，竟是不容趙元眞有絲毫喘息機會，如影隨形又攻了過去。

趙元眞兩眼血紅，一緊寶劍，大吼道：「趙某和你們拚了！」

寶劍一起，便向紅衣人五指削去，他存心拚命，招式又狠又疾，紅衣人嘿嘿一笑，身子陡然一盤，讓出前面空隙，黑衣人恰好攻上，一刀把趙元眞劍式化開。

趙元眞早時受了內傷，剛才一陣疾馳，後來又和黑衣人鬥了十多招，內傷早巳發作，此刻勉力支持，身手大不如前，黃衣人揮劍疾攻，招式如風，趙元眞慢得一慢，左肩巳中了一劍，「噗」的一聲，連衣帶肉被劃下一大片來。

那三人正是「血魔敎」三大使者，紅衣人是追魂使者赫連元，黃衣人是奪命使者戚大方，黑衣人是鬼頭使者周可。

趙元眞悶哼了一聲，踉蹌退了五六步，肩頭血流如注，一個穩不住身子，一跤跌下地去！

奪命使者戚大方睹狀大喜，趕上去一劍刺下，趙元眞傷勢雖重，但他心中猶念念不忘愛子安危，見戚大方一劍對胸搠來，深怕傷了愛子，也不知他那來的這股力氣，霍然一翻而起，躲開了這致命一劍。他雖然躲開戚大方一劍，可是身子一翻之際，恰好落在鬼頭使者周可身邊不遠，周可獰聲一笑，刀出如風，狠狠劈到。

趙元眞拚死抵擋，剛剛擋了周可三招，追魂使者赫連元一抓襲至，危急間他抬起左臂擋去，那知左肩剛才受傷，行動大欠靈活，手臂只抬一半，驟見周可刀鋒一偏，風雨中趙元眞只覺眼睛一花，「克察」一聲，左臂齊肩而斷，趙元眞一聲慘叫，仰天栽倒地上。

周可得意的道：「終算完啦！」

走過去朝趙元眞身體踢了一踢，趙元眞寂然不動，戚大方道：「不必躭誤時間了，乾脆把小的也宰了吧！」

周可點點頭道：「當然，當然！」

鬼頭刀一擧，狠劈而下，說時遲，那時快，突見僵臥中的趙元眞疾彈而起，寶劍一揮，式子雖然後發，但這一招乃一個人臨死之前最後一擊，劍式之快，力道之猛，實乃窮盡一個人全部眞力而發，周可萬料不到趙元眞斷臂之後還能忍痛裝死，鬼頭刀未劈下，趙元眞劍招巳一閃而至，第二個念頭猶未及閃起，那一劍巳穿胸而過，他連叫都沒叫出聲，撲通倒下地去。

趙元眞一劍殺死周可，他自己也是油盡燈枯，周可向後一倒，他也跟着倒在地上，愛子在懷中號啕大哭，他再也聽不到了。

變起倉促，赫連元和戚大方都不禁驚呆了，當他們倆神智清醒過來走到周可身邊，只見周可胸口洞穿，劍柄猶在顫動不巳，周可早巳氣斷身亡。赫連元搖搖頭道：「老周太大意了，如是稍加提防，怎會中他一劍？」

戚大方苦笑道：「趙元眞臨死一擊，這是誰也想不到，就是換了你我，也未必可以躲得過去！」

赫連元道：「他斷臂未必就死，讓我去再瞧瞧。」

戚大方喝聲道：「這次要當心了。」

赫連元一邊走，一邊笑說道：「如他還沒有死，我回去定代他向教主乞一命就是！」

戚大方道：「我是說着玩的，過去順便把小的也解決了吧！他媽的，老周眞死的有點寃枉！」

赫連元走到趙元眞身邊，這時風雨巳弱，半彎新月正吃力的從雲層中探出頭來，趙元眞的面目淸晰可辨，只見他兩眼圓睜的怒視蒼穹，嘴巴大大張開着，赫連元用脚踢了兩踢，罵道：「哼哼，你可是死的不服麽？」

目視趙元眞胸前，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露了出來，那是那孩子的眼睛，看來他只四五歲，此時似知兇神惡煞降臨，居然停止了哭泣，恐怖的望着赫連元。

赫連元搖搖頭道：「這小子長得還蠻可愛，只可惜他投錯了娘胎！」

戚大方巳納劍歸鞘，聞言說道：「怎麽？赫連兄你也起了菩薩心腸了麽？」

赫連元笑道：「好說，我追魂使者也會心軟的話，天下廟裏的和尚都沒有飯吃啦！」

五指一張，朝趙元眞懷中孩兒疾抓而下。

他外號追魂使者，心腸之狠，便是殺一百個一千個無辜孩兒也不會手軟，五指正是對準趙元眞懷中嬰兒面目，這下如被抓着，那孩兒就是再多一條命也沒有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赫連元五指抓近之際，突有一縷勁風挾着破空之聲襲到，赫連元心中一驚，手腕微翻，掌上巳多了一物，那物入手沉重，赫連元見微知著，情知暗襲之人並非庸手，忙向四週一望，同時大喝道：「什麽人敢施暗襲？」

忽聽一人冷冷的道：「老夫不是在此嗎？」

赫連元和戚大方聞聲望去，只見五丈之外站了一位青袍老者，由於是在風雨黑夜之中，更加之距離過遠，兩人都無法看清那青袍老者面貌，赫連元手上仍握着一物，心裏有數，不由暗吸口氣，心想這青袍老者是誰？半夜三更怎會在此地出現？

戚大方一躍上前，冷聲道：「尊駕是誰？爲何來攪這趟渾水？」

青袍老者道：「老夫是誰？憑你還不配過問！」語帶不屑，根本未把他放在眼下。

戚大方冷聲一笑道：「眞的麽？」

他爲人陰險，說這句話時，五指巳抓着劍柄，準備乘那青袍老者不備，一擧將趙元眞懷中孩兒殺死。青袍老者淡淡的說道：「老夫行事素來說一不二，地上死者是誰？老夫且不去管他，只是那孩兒乃屬無辜，你等也不放過，老夫勸你等見好收塲，千萬不要做出趕盡殺絕，有傷天理之事！」

戚大方嘿嘿的道：「好說，好說！」

他嘴裏說着，其實功力早巳貫注右臂，最後一個「說」字出口，寶劍也突然翻起，閃電般朝那孩兒刺去！這一劍出手之快，實是快得難以形容，加之距離又近，戚大方心想你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自忖孩兒非在他劍下喪生不可，是以臉上充滿了獰笑。

那知他劍招甫出，忽覺臂彎一麻，劍到中途，竟然刺不下去，他大吃一驚，趕緊向後一退，手腕揮動，竟又絲毫不受影响，不由暗暗稱奇，心想這是怎麽回事？

赫連元道：「怎麽啦？刺得好好的，爲何又半途收手了？」

戚大方連聲道：「怪事！怪事！」他心中兀自不信，一面說一面向前走，走到近處，又是一劍刺下，哼道：「奪命使者劍下如有活口，那是天下一大奇聞！」

他第二次出劍，力道式子都比第一劍勁疾，嘴裏說着話，暗地留了意，他手臂剛抬，只見青袍老者袍袖輕拂，說來奇怪，他手肘又是一麻，劍到中途竟又是刺不下去，這才爲之大駭，趕緊向後暴退。

這時赫連元也發覺情形有異，道：「那老兒有點古怪，莫非也會邪法麽？」

戚大方搖頭道：「咱們今夜碰到對頭了，老赫，你剛才手上接住的是什麽？」

赫連元翻手一看，道：「一枚銅錢而巳……」

話甫出口，猛然想起一人，忙翻過銅錢一看，原來他剛才看的是背面，這時看正面，只見上面鑄了「免死」兩字，驚呼道：「『免死銅錢』，他……」戚大方臉色亦是一變，駭然道：「武神！」

刹時，兩人那慘淡的臉色都變成死灰色，要知武神乃天下第一奇人，武學之高，相傳巳是陸地神仙般人物，無論黑白兩道，只要提到武神大名，無不尊而敬之，他的「免死銅錢」乃是武林一大恩物，就算十惡不赦之人，只要有「免死銅錢」在手，任何人也不敢侵犯，否則天下各門派必羣起而攻之，赫連元今夜衝昏了頭，初接到「免死銅錢」，只道有人襲來暗器，現在一看，才知大事不妙，他和戚大方你望我，我望你，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青袍老者不屑的道：「還算你等有些見地，只可惜老夫巳二十年不曾沾過一滴血腥，今夜自亦不會爲你等再汚雙手，回去轉告宇文明，就說老夫善言相勸，叫他迅速解散『血魔敎』，如其不然，只怕他數十年英名要毁於一夕。」

赫連元和戚大方面對着武神，那敢說個「不」字，嚅嚅連聲稱是不巳。

武神把手一伸道：「拿來！」

赫連元趕緊把那枚「免死銅錢」雙手送了過去，朝戚大方一望，兩人一躬身，雙雙飛奔而去。

武神走到趙元眞身旁，解開他懷中孩兒，那孩兒似知安全巳然無慮，竟機伶伶地望着武神武神望着他那不愛的面孔，再望望慘死在地的趙元眞，不禁仰天嘆了口氣，喃喃道：「安息吧，十五年後，老夫會叫你兒子自行找宇文明了斷就是！」抱起孩兒，大步邁向山林，轉眼踪跡不見。

風止雨息，月亮巳脫出了濃密的雲層高懸天空，那皎潔的月光照射在血漬斑斑的趙元眞屍體上，他的眼睛巳闔了上去，他，眞正安息了。

×　×　×

時火流光，轉眼過了十五年。

淸明時節，天空中飄着霏霏細雨，到了黃昏時分，散佈在幕阜山下的村落巳是炊烟四起，種田的農人也都荷鋤而歸了，就在這時，一個穿着樸素，年約二十歲的少年從一條泥濘的山道上轉過來。

那少年五官俊秀，手上撐着一把雨傘，肩上掛着一件包袱，望着山下縷縷炊烟，他不禁嚥下了口水，敢情他巳趕了大半天路，此刻覺得腹中飢餓，想到山下找一

戶農家買點東西裹腹，一瞥之間，立刻加快脚步向山下走去。

待他走到山下，天色已黑了下來，他並不認識路徑，只是順着山道前行，不遠處現出一間小茅屋，別家烟囱都冒出炊烟，獨有這家冷清清的毫沒半點動靜，那少年並沒注意到這種異象，一直向前走，他的足步聲却驚動了茅屋中兩個人。

這兩人乃是一對夫婦，年齡都在四十開外，男的手中拿着一把鋤頭，正一鋤一鋤在前院挖着土坑，那女的兩眼已盲，却是端坐堂上不動。

那男的已挖了一條土坑，此刻正挖第二條，第二條已挖了一尺多深，他忽然停鋤不動，目光望向門外。那女的嘆道：「挖吧，八成是他來了，把土坑挖好，然後把棺材抬出來，咱倆要死也死在一起！」

那男的指着門外，「啞啞」叫了兩聲，原來他竟是是個啞巴，女的雖然雙目已盲，只是那男的「啞啞」一叫，她宛如親眼目睹一般，搖搖頭道：「大禍降臨，還有什麼好遲疑的，我去抬棺材了。」

她說過之後，閃身飄向後房，她兩眼雖盲，只是對於這間房子一牆一瓦都摸得清清楚楚，走起路來毫不受到阻延，時間不久，雙手已托着一具棺材閃了出來，然後輕輕放在地上。

男的嘆了口氣，雖然不能說話，面容之上却現出凄苦的表情，拿起鋤頭，正待一鋤挖下，那少年已在門口停住足步，院中兩人，女的兩眼不見，男的嘴不能言，但男的却看清來人面容，神色之間頓現驚奇。

女的聽覺靈敏，似已發覺來人並不是想像中的仇家，瞽目翻了翻，靜候反應。

那少年剛踏進院內，忽見眼前現出一大一小的兩條土坑，而且在土坑旁邊又放了一具棺材，似也感覺意外，欲待把步子退出，可是人已走進去，他十分尷尬的笑了一下，拱手說道：「兩位請了！」

那瞽婦冷冷道：「尊駕有何見敎？」

她眼不能見，不知來者乃是一個樸實青年，語氣十分冰冷，男的一雙烱烱的眼睛却瞪視着那少年，伸手往瞽婦一拉，那瞽婦冷笑道：「我知道啦，雖然不是他本人，說不定是他的前站也未可知！」

他們兩人雖一個不能說話，一個眼不能見，但是兩人搭檔配合，却與常人無異，那少年皺了皺眉頭，乾聲說道：「在下過路行旅，只因腹中飢餓，不悉大娘能否行個方便？」

那瞽婦神色微動道：「你眞是過路行旅麽？」

那少年點點頭道：「大娘見外了，只因在下初次出門，不識路途，假如大娘不方便，在下只好告辭了。」

那瞽婦聽少年言詞誠懇，面容稍見緩和，說道：「一瓢一飯之飢，行旅在所難免，只是尊駕來的太不湊巧了。」

那少年心忖道：「是啊，看他們拿鋤掘坑，坑邊又放了棺木，八成是家裏有了喪事，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求人一飯充飢，未免不知好歹，只是這家人也太奇怪，家裏死了人，爲何不埋到郊外去，反而葬在自己家中？」

他滿腹懷疑，聞那瞽婦之言，不得不同聲應道：「大娘說得是，在下就此告辭了。」

轉身欲行，突聽那瞽婦大叫道：「且慢！」

那少年停步道：「大娘有何見敎？」

那瞽婦嘆道：「老身一朝被蛇咬，聞得風吹草動未免都心驚肉跳，聽小哥口氣，想必不是他同路之人！」

她口稱小哥，想必已聽出那少年語音嬌嫩，不是一般老江湖可比，那少年微笑道：「在下孤身獨行，並無同路之人！」

那瞽婦道：「老身一向好客，如不是今夜家裏有事，小哥可盤桓一宿，宿既不能，一餐之費，老身尚可接待，只是小哥用罷飯菜之後必需趕路，話先言明，並非老身有意逐客。」

那少年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那瞽婦懷疑我有同路人，實則是她家裏死了人，但奇怪的是，又沒有看見一個人披蔴戴孝，如說家中有「事」，起碼也該有個道士唸經，既要留我，又叫我吃罷之後就走路，這是什麽原故？

他原本沒有留下的打算，聽那瞽婦一說，反而引起好奇之心，當下說道：「大娘放心，就是有天大的事，在下吃飽了便走就是！」

他嘴裏這樣說着，其實心裏已另有打算。

那瞽婦道：「如是小哥有請！」

朝那中年男子作了個手式，那中年男子「伊啞」叫了一陣，那少年看的明白，中年男子頗有責怪瞽婦多事之意，這一來，他更存心非留下不可，也不管那中年男子是何心意，躬身一揖跨了進去！

這間茅房建築的極其簡便，除了堂屋之外，便只有兩間臥房，室中陳設也與一般農家無異，那少年左思右想，實是看不出這裏今夜有何種重大事故發生！

沒有多久，那中年男子把飯菜端了出來，少年道聲「謝謝」，那中年男子宛如未聞，舉步走了出去，少年方待舉箸，那瞽婦已飄然而進。

那少年心中微微一動，心道：「原來眼前的瞽婦還會武功，那麽那男子也不是普通人，瞽婦所謂今夜有事之語，想必是有仇家前來尋仇。」

他心裏想着，委實饑餓已極，第一口飯已嚥了下去，那瞽婦却在屋角一張板櫈上坐下，問道：「尚未拜問小哥高姓大名，今欲何往？」

那少年停箸道：「在下趙劍秋，此次遠行，純爲料理私人瑣事！」

那瞽婦聽到「趙劍秋」三字，跟着唸了好幾遍，心想趙劍秋這個名字江湖上生疏得很，大概不會是那魔頭一夥，當下道：「小哥是做生意的麽？」

她眼不能見，聽趙劍秋此行是「料理私人瑣事」，只當他是「生意人」，趙劍秋也不多作解釋，含糊應道：「不錯，在下正是生意人！」

瞽婦「哦」了一聲道：「老身眞是多疑了。」

趙劍秋默默吃了幾口飯，朝門外一望，只見風雨已越來越大，那中年男子仍不停的挖着土坑，不由皺了皺眉頭，說道：「大娘，雨大啦，那大爺還要工作麽？」

瞽婦嘆道：「小哥有所不知，我們預知死期將臨，所以正在自掘墳墓！」

趙劍秋奇道：「兩位不是好端端的麽？大娘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瞽婦搖搖頭道：「現在好端端的，轉眼便要命喪黃泉，小哥不知江湖陰險，不說也罷！」

趙劍秋神色凝重的道：「這樣來說，大娘這裏今夜有人前來尋仇了？」

瞽婦點點頭道：「不錯，小哥乃無辜之人，所以我才奉勸小哥吃罷之後趕快走路！」

趙劍秋暗想，眼下兩人一啞一盲，心地又十分忠厚，不知何人竟會找上他們，我本當不願管閒事，只是今夜事非尋常，我倒不得不伸手一管了。

他心念一閃，當下說道：「大娘，外面雨下大了，在下只怕走不成啦。」

那瞽婦急道：「那不成，需知那魔頭生性兇殘，行事無分好歹，便是天公落雨如刀，小哥也得吃飽走路！」

趙劍秋心裏感激，嘴裏却道：「在下乃過路行旅，份屬無辜，那人眞連在下也不放過麽？」

那瞽婦白眼一翻，道：「你道老身騙你麽？『血魔敎』的陰司秀才羅不全，乃是江湖中有名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三歲小兒聞名胆寒，他如見你在此，那管你是有辜無辜之人！」

趙劍秋心頭一震，道：「『血魔敎』的陰司秀才……」

那瞽婦怔道：「怎麽？你認識他？」

趙劍秋忙道：「那裏，在下乃生意人，怎會認識武林人物？」

那瞽婦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那便甚好，時間已經不早了，你吃完了麽？」

趙劍秋又盛了一碗飯，他這次盛飯故意把飯碗聲音撞擊得很大，那瞽婦催促道：「快吃，快吃，塡飽肚子就走路，不要爲了多吃一碗飯送命，到時老身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老身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

趙劍哥嘆道：「大娘心地眞好。」

那瞽婦道：「小哥見諒，並非老身有意逐客，實因羅不全行事又兇又殘，小哥平白送命，老身於心難安！」

趙劍秋道：「敢問大娘，羅不全在『血魔敎』中所司何職？」

那瞽婦一怔道：「你問這個幹嘛？」

趙劍秋微笑道：「在下一時好奇問問而已。」

那瞽婦道：「他是刑堂香主，握有生死大權！」

趙劍秋道：「這樣說來，大娘是與『血魔敎』有仇了？」

那瞽婦搖搖頭道：「你乃生意人，說出來你未必知曉，我與啞子從前亦是『血魔敎』一份子，只因不滿彼輩所爲，所以悄悄離開了，事隔十年，想不到被他們尋着，三天前敎中有人到此，言定今夜羅不全親來取我夫婦生命，我們明知不敵，所以預作安排，求他殺死我們之後，將屍體盛置棺木，以免暴屍荒郊……」她越說越激動，越說聲音越顫抖，好像羅不全就在眼前，死亡恐怖已籠罩全身，又是驚駭又是氣憤。

她只顧說自己處境，那知一旁的趙劍秋早已聽的氣血翻騰，兩眼血紅，十五年了，眼前瞽婦的處境，不就是他家歷史的重演嗎？他反手握着那雙竹筷，眼中充滿了殺機，情不自禁之中，那雙竹筷竟被他揑的粉碎，假如那瞽婦這時兩眼能見物的話，不驚叫出聲才怪。

就在這時，那中年男子已經把另一土坑挖好，他神色黯然的走到後面，又抬出一口棺材，然後平平放入土坑中，瞽婦悲聲道：「啞子，都挖好啦，咱們死期也近了！」

趙劍秋道：「兩位既知大禍將臨，爲何不早一步離開？」

瞽婦苦笑道：「『血魔敎』勢力掩盡天下，咱們便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難脫出他們手掌！」

趙劍秋心想她說得不錯，想當年，自己一家慘遭「血魔敎」屠戳，如是能逃的話，爹爹早逃了，何況那些是十五年之前的事，十五年後的今天，「血魔敎」的勢力已不知強往昔多少倍，這對啞夫盲婦逃得了麽？」

趙劍秋嘆道：「說的是，他們勢力太大了。」

瞽婦起身催促道：「知道就好，你也該走了，遲則不及矣。」話聲甫落，突聽遠處響起一聲震人的厲嘯，瞽婦臉色慘然一變，喝道：「快走，那惡魔來了！」耳邊響起盤碗疊集之聲，聾婦翻起一雙白眼，驚訝道：「你不快走，還在幹甚麽？」

趙劍秋從容的道：「在下用過大娘飯菜，理該替大娘收拾碗盤，大娘只顧去迎敵吧，在下收拾好了就走路。」

瞽婦怒道：「你不要命了麽？」

趙劍秋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區區一條命。」就在這時，那厲嘯之聲已由遠而近，瞽婦跌足嘆道：「多了一個死鬼，老身罪更大矣！」

伸手自牆角抓過一根拐杖，再也顧不了趙劍秋去留，人已飛身而出。

她向中年男子子打個手式，那中年男子似知強敵已臨，目視外面，一條人影如鬼魅似的閃身而至。

那人年約五旬，身材頎長，兩隻眼睛一大一小，兩鬢已經斑白，偏生又穿了一襲文士衣裳，看來不倫不類，只見他摺扇搖了兩搖，陰氣森森的道：「妙啊，連後事都料理好了麽？」

中年男子不能說話，却由瞽婦接口道：「咱們雖然明知不敵，却也不甘心束手就戳。」

那人道：「然則你倆還想較量是麽？」身形一閃，大步跨了走來！

瞽婦辨風知位，雙手握杖，恨聲道：「那是當然！」

那人不屑的道：「仇九娘，你等叛敎，罪大當誅，本座親自前來執刑，你等還圖反抗，那是死有餘辜。」

仇九娘道：「『血魔敎』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夫婦幸早脫離苦海，你們倒行逆施，今後定不會有好下場的。」

來人大吼道：「住口！妳敢妄言批評本敎的不是！」

仇九娘吭聲道：「老身說了又怎地？大不了一死了之！」

那人嘿然冷笑道：「死也要看怎麽死法，你們夫婦自掘墳墓，滿以爲死後老夫會將你們盛入棺內，嘿嘿，你們當我姓羅的是甚麽人！」

仇九娘顫聲道：「羅不全，老身知道你是有名的心狠手辣，不過……」

羅不全突然打斷話頭道：「臨死反抗，罪加一等，老夫斃了你們之後，更將你們撕成碎塊，抛到後山去餵野狼。」

那中年男子察言觀色，似知兩人在說些甚麽，他低聲一叫，當先在上首佔了一個方位，仇九娘身形一閃，在中年男子左側站定，恨聲道：「一死百了，咱們早時猶求一個全屍，今既不能，咱們只好放手一搏！」

羅不全嘿嘿的道：「你們想的倒很天眞，十五年前，趙元眞爲了叛敎，滿門被誅，十五年後的今天，你們同樣走上趙元眞的道路，還妄想求個全屍，豈非白日做夢！」說着，大步搶了過來。

那中年啞子雙掌一揚，齊胸推出去。

羅不全冷冷道：「螢火之光，也敢比當空皓月！」手臂一抬，摺扇疾點而下。

中年啞子身手不弱，一撤雙掌，閃向左邊，仇九娘大喝一聲，一杖架了過去。

兩人氣息相通，一進一退之間，配合得天衣無縫，誰知羅不全招式潑辣之極，他一點不中，摺扇跟着圈回，從仇九娘右側攻了過去！

那中年啞子閃向左邊，他却向右邊搶攻，仇九娘究竟吃了眼盲的虧，聞風辨位，趕緊撤杖倒掃，却已落後一着，羅不全摺扇一張一合，殺招連綿而出，中年男子雖在一旁助攻助守，仍難抵擋他凌厲的攻勢，十幾招一過，兩人已是連連遇險。

細雨初停，地上仍是泥濘不堪，更加之那中年啞子早時把院中挖得一高一低，仇九娘眼睛不便，好幾次都險些滑倒，那中年啞子一面拒敵，一面又要分心照顧仇九娘，心神一亂，擊出的掌式大打折扣，羅不全看準時機，以一式四兩撥千斤的手法，驀然一扇點出，只聽「嘿」的一聲，摺扇點在仇九娘拐杖上，仇九娘雙手一輕，拐杖已脫手飛出，羅不全得理不讓人，摺扇直向仇九娘華蓋穴點去。

要知道「華蓋穴」乃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如被點中，那有命在？中年啞子睹狀大驚，奮身前撲，掄起雙掌向羅不全當頭劈去。

羅不全冷然一笑，他似是早料到中年男子啞子有這麽一着，右手招式不變，左手橫推，以一敵二，硬生生的架了出去。

這一來，仇九娘的危機仍絲毫未減，眼看即將傷在羅不全的扇招之下，不知何時，一根黑漆漆的拐杖已悄沒聲的驟伸過來，「叮」的一聲，羅全那一招剛好在拐杖之上，手臂一震，左手力道驟減，反被中年男子震退了兩步。

羅不全大驚，轉身望去，只見趙劍秋手裏拿着仇九娘那根拐杖，面容森冷的傲然而立。

仇九娘從九死一生之中檢回一條生命，似知情況有異，顫聲道：「那位高人救了老身一命，老身這廂謝過了。」

正待以大禮相謝，趙劍秋接道：「一飯之恩，在下猶未相謝，大娘如此多禮，豈非折殺在下了麽？」

仇九娘聞聲大驚道：「小哥是你！」

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朶，說過之後，兩隻白眼翻得大大，面上滿是難信之色，那中年啞男子也睜大了眼睛，臉上充滿了感激之容。

趙劍秋看了看天色，道：「風止雨停，在下也該告辭了，這根拐杖還給大娘代步吧！」

輕輕一抛，拐杖插在仇九娘面前兩步之處，仇九娘激動不已的道：「原來小哥斂藏不露，老身早時看錯了人，且容我夫婦謝過救命大恩！」

一打手式，那中年啞男子會意，兩人雙雙跪了下去，趙劍秋欲待伸手去扶，可是兩人一東一西而立，他扶住了仇九娘，那中年男子却硬向他行了大禮。

趙劍秋惶然道：「大娘豈不折殺在下了麽？」

仇九娘悲聲道：「天道循環，冥冥之中似有前定，適間下雨，此時已是雨過天晴，老身敢信我夫婦已撥開雲霧而見青天了。」

羅不全冷聲道：「妳高興得太早了，」說此一頓，復轉臉對趙劍秋喝道：「小子，你可是他倆請來的幫手！」

趙劍秋淡淡道：「不，在下乃是過路之人！」

羅不全桀桀笑道：「『血魔敎』之事你也敢插手過問，想必是嫌活命的太長，本香主手下不殺無名之輩，快把姓名門派報上，以便本香主超渡於你！」

話雖這樣說，只是他心裏明白，他早先一招把仇九娘拐杖震飛出手，那根拐杖是如何到了趙劍秋手上，他竟絲毫未覺，後來趙劍秋伸仗救人，身法輕靈，羅不全亦一直不曾發覺，他乃老江湖，見微知著，情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口氣極大，却是外強中乾，那敢有絲毫托大之心。

趙劍秋冷聲道：「在下何名何姓？以及是何門派？憑你還不配知道！」口語之大，根本不把羅不全放在眼中。

一旁的瞽婦聽的暗暗心驚，心想這位小哥究竟是何許人物？居然不把「血魔敎」的刑堂香主放在心上？如他想以大話嚇人，那可是找錯對象了啊！

羅不全臉色變了變，要知，「血魔敎」的勢力掩盡天下，他以一個堂堂刑堂香主身份，今被一個不知名的少年視若無物，這口氣如何受得下，勃然大怒道：「小子，你敢在本香主面前端架子！」喝叫聲中，手中摺扇挾起凌厲的勁風拍了過去。

他恨極了趙劍秋，這一招幾乎運足了十二成眞力，扇風所至，發出「嘶嘶」刺耳銳响，端的是一記兇狠無比的殺着。

那知他一招施出，眼前忽失趙劍秋人影，羅不全心頭大震，突聽趙劍秋在身後冷冷的道：「就憑你這兩下三脚貓功夫，也敢動不動就出手殺人，太不自量力！」

羅不全大驚轉過頭去，只見趙劍秋好端端的站在後面，臉上現出不屑之色，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心想他使的甚麽身法？

那中年男子聳然動容，「伊啞啞」的對瞽婦叫了幾聲，瞽婦嘆道：「我知道了，咱們今夜死裏逃生，全是恩人所賜，普天之下能勝陰司秀才的人並不多見，何況

他一招施出，連恩人衣角也摸不着一下，據此以觀，陰司秀才可以休矣！」

她聽風辨位，對於眼前之局有如歷歷在目，剛才稱呼趙劍秋爲小哥，此時改稱「恩人」，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羅不全心中雖驚，只是他天性兇殘，一招擊空，只道自己大意失手，那會心服，聞言嘿嘿的道：「好說，好說，待本香主摸摸他衣角給妳瞧瞧，我就不相信他會使邪法！」說話聲中，身形驀然彈起，有如大鵬展翅，在空中飛掠三圈，摺扇連揮，刹時攻出三九二十七招！

這一式乃是他「九曲扇法」中最厲害一記殺着，名喚「俯察河嶽」，他每轉一圈，便連攻九招，三圈共是二十七招，一招比一招疾，一招比一招凌厲，但見漫天都是扇影，迎頭下擊，當眞有氣吞河嶽之概。

那啞夫盲婦知他施出最兇殘的殺着，兩人面色立現凝重，暗暗替趙劍秋担心不已。

趙劍秋朗聲一笑，只見他閃電般在地上游走一圈，手臂一抬，早時拿來遮雨那把傘驀地劃出一片風輪，力道又勁又疾，「叮叮叮」奇快的响了二十七下，羅不全手上拿着鋼骨摺扇，趙劍秋拿的是一把鐵傘，羅不全那二十七招全數擊在趙劍秋鐵傘之上，兩物相觸，其聲悦耳，羅不全只覺胸口一窒，自半空之中跌下，「嘭」的一聲，跌在地上竟是半晌爬不起來。

他試圖運轉眞氣，那知眞力竟是一時提之不起，這才爲之大駭，正待翻身而起，趙劍秋已一脚踏住他胸口，道：「你惡行昭著，本當賜爾一死，但趙某上體蒼天好生之德，也罷！」突然曲指點出，羅不全只覺「百會穴」一緊，刹那勁力全失，待趙劍秋把腿抽回，他費了大半天氣力才從地上爬起，知道趙劍秋已廢去他一身功力，頓時臉色大變。

陰司秀才横行一世，至此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禁頹然嘆道：「你爲何不殺了我？」

習武之人武功在驟然之間失去，那眞比死還難受，這一刻陰司秀才心裏當眞有如刀割，面色灰暗，但願一死也不願受這種活罪！

趙劍秋不屑的道：「殺你不過像踩死螞蟻般容易，趙某之所以留你一命，自然別有用意！」

羅不全恨聲道：「你還有何用意？」

趙劍秋深深吸了口氣，道：「趙某之所以不殺你，便是要你把今夜之事告訴宇文明！」

羅不全兩眼一睜，哼道：「難道你與本敎有深仇大恨？」

趙劍秋切齒道：「十五年前趙元眞一家滅門之仇，難道你忘懷了麽？」

此話一出，不獨羅不全大驚失色，便是仇九娘聽了，亦爲之心動神搖不已，喃喃說道：「老身眞是健忘，恩人姓趙，想必與元眞大俠有舊了？」

趙劍秋道：「不敢，正是先父！」

仇九娘激動的道：「十五年前，趙元眞大俠滿門遭戳，武林之士莫不爲之髮指，但恨歸恨，又有誰敢挺身打抱不平，現在，恩人自己出來了結這件血海深仇，老身焚香以禱，但望恩人來日達成願望。」

羅不全道：「憑他一人之力，那還差得遠！」

趙劍秋星目一閃，斷然道：「你只替趙某把話傳到，餘外沒有你的事！」

羅不全心想原來這小子是趙元眞惟一漏網孤兒，他既要報仇，我也正好假敎主之手了却今日之恨，當下道：「你要羅某轉告敎主些甚麽？」

趙劍秋兩眼血紅的恨道：「回去告訴宇文明，就說趙家後人兩月後必至『血魔敎』巢穴向他索還十五年前滅門之仇！」

仇九娘驚道：「恩人一個人去麽？」

趙劍秋點點頭道：「趙家之仇不需假手他人，在下正是獨自一人前往！」

羅不全道：「丈夫一言既出，你可得說話算話。」

趙劍秋夷然道：「趙某言出必隨，你只管回去報信就是。」

羅不全恨恨的瞪了趙劍秋一眼，道：「兩月之後，敝敎上下一定恭候大駕！」哼了一聲，轉身出門而去。

仇九娘無限關心的說道：「恩人，那太冒險了啊！」

趙劍秋拱手道：「多謝大娘關懷，在下自有處置之法！」望了望天色，又道：「雨過天晴，在下就此告辭。」

仇九娘道：「大恩猶未相報，恩人這便一走，叫我夫婦如何能够心安？」說時，人已攔了上來。

趙劍秋搖頭道：「大娘不必客氣，賢夫婦今日處境，正與寒家十五年前相似，此地既被『血魔敎』徒偵悉，賢夫婦還是乘早離開爲妙，在下不便打擾了！」身形一起，人已飛掠而出，仇九娘待要阻攔，那知趙劍秋身法如風，人已在十丈之外。

仇九娘嘆道：「有功不居，謙懷若谷，趙元眞大俠有此後人，可以瞑目九泉了。」隨對門外高聲叫道：「恩人慢行，恕我夫婦不送了。」餘音嫋嫋在山野中响起，可是趙劍秋已走的遠了。

× × ×

這是一個清新的早晨，從子午鎭行向「南華山莊」的官道上，陸陸續續出現了數十名武林人物，這些人行色匆匆，有的面泛怒色，有的却又一臉憂容，大約是晌午時分，他們一行進入了「南華山莊」，奇怪的是，當他們走進「南華山莊」的莊門時，每個人都亮出一張深藍色的請束，負責接待之人才把他們一一帶了進去，當他們都進去之後，接待的莊丁「砰」然一聲又把大門關上，好像店子已經打烊，不再接受顧客的光顧。

偏巧就在這時，有一個形影孤獨的人影，在稍後不久來到「南華山莊」高大牌樓面前，他的年齡不大，穿了一身粗布衣裳，雖是大熱天，手裏仍然拿着一把雨傘，加上肩上那隻小包袱，活像是個趕路進城的鄉下少年。

那少年朝「南華山莊」高大的牌樓望了一眼，心中有種難以掩飾的激動，就在這時，幕聽身後蹄聲得得，兩騎駿馬已如飛而至，那少年回頭望去，只見馬上坐了兩名少女，當先那名少女一襲黃裳，漆黑發亮的頭髮上紮了一個蝴蝶結，面容嬌美，駿馬飛馳之中，秀髮隨風飄起，馬駿人

也俏，那少年一見，不禁暗暗喝了聲采，好一個俊俏的美嬌娘。

黃衣少女身後跟着一名綠衣婢女，那婢女長相亦是不俗，兩人策馬飛馳，有如一陣香風掠過，那少年似是自慚形穢，側身讓過一邊，兩騎縱到門口，大門「呀」然而開，一主一婢翻身下馬，轉眼沒入莊院之內。

那少年在門口悵然望了一會，隨又向前走去。

來到莊院大門口，那剛才開門的莊丁正要再度把門關上，見那少年走來，朝他上下打量一眼，見他衣着樸素，一副土裏土氣樣子，皺皺眉頭道：「你找誰啊？」

那少年拱拱手道：「請問大哥，這裏可是『南華山莊』麽？」

那莊丁朝橫楣上的匾額指了一指，面露不屑之色道：「你識字麽？」那少年抬頭一望，只見是橫楣一塊匾額，上面大書「南華山莊」四字，不禁失笑道：「抱歉，在下倒是多此一問了！」

那莊丁乾聲道：「說得是，你究竟找誰？」

那少年道：「請問莊主在麽？」

那莊丁一怔，心想你也配找咱們莊主？看他樣子八成又是來打秋風的，搖搖頭道：「咱們莊主素來仗義疏財，平日各方朋友有所求助，雖千金亦不吝嗇，只是今天……」

他還待往下說，少年微笑打斷話頭道：「大哥誤會了，在下不是來求助的。」

那莊丁訝然道：「那麽你是來幹什麽的？」

那少年道：「實不相瞞，在下有事面謁程莊主一談！」

那莊丁再度朝他打量一眼，鄙夷的道：「你也有要事找咱莊主一談？我看算了吧，敝莊今天正有要事，至於你那事……還是過兩天再說吧！」

那少年正色道：「不瞞大哥說，在下之事十分緊急，躭誤不得！」

那莊丁見他說的十分認眞，把手一伸，道：「既有要事，請拿名帖來吧，待我前去通報！」

那少年尷尬的道：「大哥說笑了，像在下這等無名小卒，那來的名帖？」

那莊丁把雙手一攤，冷笑道：「既無名帖，也該有請帖，那麽請你把請帖拿出來，我也好爲你帶路！」

這並非那莊丁有意找他爲難，實因「南華山莊」今天有事，所以對於往來賓客都有個限制，那少年遠道而來，不悉內情，此刻被摒擋門外，心裏不禁焦急不已。

那少年暗想今天之事我怎能放過？只是這裏門規甚嚴，我既無名帖又無請帖，如何能夠進得去？腦中一轉，忽然心生一計，當下道：「既是大哥這麽說，在下只好打道回轉了，只是此事日後被程莊主知悉怪罪下來，大哥可不要後悔。」

說着，便往回走，那莊丁見他口氣甚大，一時也失了主意，忙道：「慢着，你且說說，究竟有什麽大事要見莊主？」

那少年冷冷的道：「事關貴莊安危，這事能說不重大？」

那莊丁聽的大驚，要知今天之事，正與「南華山莊」安危有關，像這等大事他焉能阻攔，當下忙道：「請稍候，待我前去通報就是！」

那少年搖頭道：「不必麻煩大哥了，在下見着程莊主時，自會對他說知便了！」也不管莊丁態度如何，舉步跨了進去。

那莊丁呆了一呆，本想追上去，繼之一想，此人年紀輕輕，態度和藹，既說有事，總不會就是來找麻煩的吧，這樣一想，便又打消追人之念，雙手掩了大門。

那少年一直前行，循路來到客廳，舉步跨了進去，這時客廳裏已坐了三四十人，他們正在交頭接耳談話，那少年走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他，他也懶得理會別人，便在就近一張桌位上坐了下去。

他側耳傾聽，但聽那三四十人談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個個神情激動，大有一拚之心，忽然間他只覺眼睛一亮，早時所見的黃衣少女已走進廳來。

她和廳中數十名武林人物都熟悉，一面點頭打招呼，一面安排席位，就像穿花蝴蝶般飛來飛去，每人面前都已走到，就沒到那少年面前一站。

那少年朝自己衣裳望了一望，暗想像我這副寒酸相，她自然不屑一顧了，那知道這念頭剛動，那黃衣少女有似一陣風般到了面前，那少年頓時有種受寵若驚的感受。

那黃衣少女清澈的眸子朝他一掃，淡淡的道：「請問尊駕是那一派高手？」

那少年吶吶道：「在下並無派別！」

黃衣少女玉面之上立現不屑之色，揮揮手道：「請到那邊去坐吧，這裏是首席坐位，專門接待成名露臉的人物！」

那少年俊臉一紅，心想我怎會坐到首席位來了，只是黃衣少女最後那話却使他有種被侮辱的感覺，暗暗哼了一聲，心忖不是成名露臉的人物便不能坐此位麽？

他本待向黃衣少女發作幾句，可是當他目光和黃衣少女清澈的眸子相觸，那黃衣少女美麗端莊，氣度高雅，他怕自己的話出了口，就會褻瀆一個女神似的，他無可奈何站了起來，靦覥的道：「對不起，在下坐錯了。」說罷，朝最後一副座頭走去。

他這一讓不打緊，只聽一人大笑道：「土裏土氣，也不拿鏡子照照自己，那裏也是你坐的麽？」

那少年已在最後座頭坐下，聞言知道有人譏諷自己，朝那人一望，只見那人長得又黑又矮，正望着自己冷冷而笑，他不屑與那人計較，把頭側過一邊去。

只聽另外一人道：「是啊，像你鐵掌周元都不配上坐，他又是什麽東西？」

這話說得很重，衆人聞後哈哈一陣大笑，那少年性子甚好，忍了一忍，既不反駁，也不加解釋，只是孤坐一邊，不理不睬。

衆人見那少年不理，便又去談論剛才之事，不久便把他忘了，衆人談了一會，忽有一人低聲道：「怎麽？程莊主還沒出來？」

一個麻臉漢子應道：「茲事體大，聽說他正和幾位高手在後堂商量，大概還沒商量好吧！」

一個藍衣漢子叫道：「還有什麽好商量的？血魔教要咱們兩湖武林聽命，老實說，辦不到！」

此人嗓音奇大，尤其「辦不到」三字出口，當眞聲震屋宇，衆人情自不禁大聲附和。

他身旁坐了一位文士模樣人物，聞言微微笑道：「藍兄高論，兄弟欽佩不已，只是藍兄恐怕還忽略了一件事。」

那姓藍的漢子正在興頭，聞言哂道：「任大俠，敢問兄弟忽略了什麽事？」

那任大俠道：「『血魔敎』氣焰萬丈，連當今八大門派都把他們莫可奈何，咱們兩湖人物又拿什麽和人家硬拚？」

那姓藍的冷笑道：「八大門派歸八大門派，『血魔敎』還沒找上他們，如今已先對咱們兩湖武林下手，咱們能像他們，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嗎？」

那任大俠笑道：「是啊，所以程莊主爲了愼重起見，才不得不深思熟慮，聽說眼下參與斟酌的，便有少林、武當、峨嵋三派高手在內！」

那麻臉漢子道：「不錯，少林來的是監院大師了然，武當是玄風道長，峨嵋來的是誰？兄弟就不知道了，不過單憑這兩塊牌子，『血魔敎』的人今日要想爲所欲爲，只怕還不大容易！」

那任大俠搖搖頭道：「話雖這樣說，但是諸位可知『血魔敎』今日來的又是誰呢？」

鐵掌周元大聲道：「總不成今日來的是他們敎主？」

任大俠道：「那倒不是！」

藍衣漢子哼道：「那麽來的是誰？」

那任大俠故意賣弄了一個關子，道：「請問諸位，在『血魔敎』中，誰的兇名最著？」

麻臉漢子駭然道：「奪命使者！」

任大俠點頭道：「今日除他之外還有一人！」

藍衣漢子驚道：「總不成還有追魂使者在內！」

那任大俠說道：「不錯，正是他們兩人！」

衆人聞言，不禁齊都臉色大變，要知「血魔敎」今天勢力之有這麽大，固是他們敎主宇文明領導之功，但宇文明究竟貴爲一敎之主，位高權重，平常之人很難見他一面，「血魔敎」近二十年來兇名大著，全是他座下追魂奪命兩使者所爲，平常辦事，追魂奪命兩人之中只要出動一人便足已應付而綽綽有餘，今日兩人齊出，顯見事非尋常，無怪衆人聽了會聳然色動！

麻臉漢子暗暗吸了口氣道：「怪不得程莊主這麽愼重其事了。」

那任大俠嘆道：「一個奪命使者已夠人應付，何況再加上一個追魂使者，『血魔敎』此番派出這兩大魔君，對咱們兩湖武林顯然存了志在必然得之心，程莊主身爲兩湖領袖，又焉能不愼重考慮！」

衆人一聽，不禁點了點頭，認爲程莊主愼重考慮是應該，獨有旁座少年嘴角泛起冷笑，只可惜沒有人注意到他出奇的表情。

就在衆人議論紛紛之中，從大廳側門走進四五個人來，衆人一見，談論之聲立止，紛紛起立以示禮貌，那少年也跟着站了起來，他目光一掃，但見當先一個半百老者，那老者滿面憂容，在他身後跟着一名胖大和尚，緊隨那胖大和尚之後是兩道一俗，黃衣少女却是隨着他們之後向首席坐位走去。

那少年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認識，不過隣座有人指指點點，他才知道那半百老者正是南華莊主程雲溪，那胖大和尚是少林了然大師，兩名道者之中，一個武當玄風，一個是峨嵋太平，那俗裝中年人却是近數年來名震武林的百花劍尚曉揚，這些人無一不是當今武林响噹噹的脚色，可是當他們走進大廳之時，每個人的面色都很沉重。

程雲溪站在首席主坐位上了作個四方揖，沉聲道：「諸位請了。」

衆人齊道：「莊主請了！」

程雲溪表情嚴肅的道：「今日之會，已不待老朽贅言，想必諸位也明白了事實眞相，事關兩湖武林榮辱存亡，所以老朽特請諸位前來一抒高見，以便老朽作個抉擇！」

程雲溪話聲甫落，鐵掌周元大聲接道：「在下主張一戰！」

程雲溪道：「周兄可知來的乃是追魂奪命兩使者麽？」

周元激動的道：「在下早知道了，『血魔敎』魚肉武林，無所不用其極，追魂奪命更是心性兇殘，他們今日此來，無非想征服咱們兩湖武林，咱們如是退讓，他們日後必會變本加厲去欺凌別的門派，咱們兩湖武林素重信義，便是拚了一死，也決不可退讓一步！」他外貌不揚，但是說出這番話來，却字字鏗鏘有聲，頓時贏得滿堂采聲！

那藍衣漢子接口道：「我藍金堂讚成周兄的高見！」

麻臉漢子也大聲道：「我徐萬田也讚成！」

衆人一聽，紛紛附議，原來尚有小部份想息事寧人之人，自聽了周元一番高論之後，個個心情激憤，刹時也改變了主意，隨聲附和一戰。

程雲溪目光一掃，但見衆多之人盡都讚成一戰，獨有那位任大俠不發一言，當下道：「不知志忠兄有何高見？」

原來任志忠乃是兩湖武林有名的智多星，爲人極爲機謀，雖有這麽多人贊成一戰，程雲溪仍希望聽聽他的意見，於此可見對他器重一般。

任志忠神色凝重的道：「莊主見重，任某實覺榮幸不已，只是茲事牽涉太大，如在下猜測不錯，『血魔敎』向咱們兩湖武林下手之後，必然還有第二個目標！」

程雲溪點點頭道：「不錯，第二個目標正是少林！」此話一出，衆人無不悚然動容，心中都想怪不得少林武當峨嵋這次都有人來，原來少林已是第二個目標，看來「血魔敎」氣候已成，要一擧併吞武林天下了。

任志忠道：「能否請了然大師一抒高見？」

了然大師合什道：「不敢，近十數年來，『血魔敎』一意發展勢力，其分支分敎已遍及天下，早期，吾輩總想彼不犯我，我不犯彼，如今情形不同，彼輩不但向兩湖武林下手，且同時向本派挑戰，本派

自然不能任其囂張而袖手不理！」話中之意，少林亦已準備一戰之心。

藍金堂說道：「然則少林亦準備一戰了？」

了然大師莊重的道：「不錯！」

衆人一聽，不由歡聲雷動，齊聲道：「既然少林都準備一戰了，咱們兩湖武林還有什麽好說的？」羣情激昂，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任志忠微微笑道：「衆意所歸，夫復何言，在下自也贊成一戰！」

徐萬田大聲說道：「不知莊主意下如何？」

程雲溪莊嚴道：「兩湖朋友素重信義，今天更是站在天下武林對抗『血魔敎』惡勢力最前端，咱們如退讓，『血魔敎』必更肆無忌憚地向其他派別進逼，到時武林那有安靜之日，老朽自當竭力一戰！」

他乃兩湖武林領袖，此話一出，無異作了決定，衆人轟然叫好，他身後的黃衣少女看見大計已定，揮了揮手，十多名莊丁一起動作，紛紛端上酒菜，那少年敬陪末座，別人拍手，他也跟着拍手，別人叫好他也跟着叫好，其實在一衆武林高手之中，他的動作根本就微不足道，別人那會注意到他？

刹時，酒菜齊備，程雲溪執杯在手，起身宏聲道：「今日之會，難得諸位衆志成城，老朽感激之餘，特敬各位三杯！」

衆人轟然道：「我等敬莊主一杯！」

程雲溪一聲「謝謝！」接連乾了三大杯，衆人也跟着一一舉杯而盡，大敵當前他們絲毫不減豪邁之情，那知就在這時，大廳門口有如鬼影似的出現一紅一黃兩個人來，這兩人來的悄沒聲息，但當衆人目光一掃之際，無不爲之臉色大變，偌大一座客廳頓時顯得鴉雀無聲。

他們雖都存了一戰之心，但當紅衣人黃衣人突然出現，各人心裏好像驟然受到一陣重壓，行動遲滯，酒興大減，再也無心去舉酒杯。

紅衣人朝黃衣人望一眼，陰惻惻的道：「別人都開動了，咱們來遲一步啦！」

黃衣人冷冷笑道：「咱們十天之前不是有信通知主人了麽？言明今天此時準到，主人硬不賣咱們的面子，我又有什麽辦法？」

紅衣人搖搖頭說道：「既然來了，好歹得攪一頓酒菜，總不能空着肚子餓回去吧？」

黃衣人道：「當然，當然，要不便喝一口湯也可以，你說是麽？」

紅衣人道：「可是主人硬不理睬咱們，你看怎麽辦？」

黃衣人跨上一步，道：「這邊不是有坐位麽？咱們倆就做個不速之客吧！」

他走去的方向，正是對着首席座位，就在兩人一唱一和之際，程雲溪已霍然而起，見黃衣人走來，冷聲說道：「嘉賓遠來，請恕程某失迎之罪！」

黃衣人冷冷的道：「好說，好說，咱們的信想必閣下已經過目了？」

程雲溪點點頭道：「老夫已瞧得一清二楚！」

黃衣人陰森的目光朝廳中諸人掃了一眼，道：「閣下意下如何？」

程雲溪義正嚴詞的道：「兩湖武林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黃衣人一聽，慘淡的面容突然掠過一道殺機，怪聲笑道：「好志氣，好胆量，本使者今日看到第一個敢抗命之人，不過話又說回來，閣下如果反抗，可曾想到了後果？」

程雲溪斷然道：「老夫深思熟慮已久，既經決定，義無反顧！」

字字鏘鏗，落地有聲，周元大聲响應道：「不錯，兩湖武林絕不向『血魔敎』低頭！」

黃衣人朝他掃了一眼，不屑的道：「請恕本使者眼拙，大駕怎麽稱呼？」

周元哼道：「在下周元便是！」

黃衣人鄙夷的說道：「本使者行道江湖以來，還沒聽過尊駕的名頭，不過尊駕既然敢當衆慷慨陳詞，本使者記下你就是了！」

藍金堂大叫道：「我等與周元意見相同，你要找就找咱們大家！」

黃衣人目光一轉，道：「眞的麽？」

衆人轟然道：「當然眞的！」

衆人齊聲附和，威勢頓時一壯，但是那黃衣人和紅衣人絲毫未把衆人看在眼中，哂然一笑，兩人先後大步走到首席座邊，不待主人招呼，大刺刺的朝空位坐了下去。

黃衣少女看不過兩人那種目中無人的姿態，大怒道：「赫連元，戚大方，說吧，你倆究竟打算怎麽樣？」

追魂使者赫連元臉色變了一變，陰冷的喝道：「女娃兒，老子姓名也是妳叫的麽？」

黃衣少女哼道：「叫了又怎樣？」

程雲溪不願愛女惹事，忙叱道：「惠蘭，這裏的事不用妳多嘴！」

程惠蘭高聲道：「什麽多嘴不多嘴，不答應他們就是不答應！」

赫連元哼道：「女娃兒，妳可知不答應的後果是什麽？」

程惠蘭憤然道：「你們妄然血洗本莊，哼，咱們拚了一死，也要和你們週旋到底！」

赫連元陰鷙的目光從少林武當峨嵋和尚曉揚等人身上掃過，不屑的道：「別以爲請了幾位代帮手便可太平無事，需知他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啊！」

了然大師冷冷接口道：「赫施主好說了。」

赫連元道：「你可是不相信麽？」

了然大師道：「追魂使者名震武林，老衲怎敢不信！」

赫連元點點頭道：「既然信了，那就用不着在這裏替別人作後台，還是快快回少林去自個兒先料理一下後事要緊！」

了然大師忍了一忍，從桌上斟了一杯酒，他執杯在手，對赫連元諷刺之言假裝未聞，含笑說道：「多謝赫施主關照之言，老衲無以爲敬，權代主人敬你一杯酒如何？」

衆人知他以敬酒爲名，實際要和赫連元較量內功，心中都想，讓了然大師試一試也好，如能將赫連元挫敗，今日之事便能化險爲夷，萬一不幸了然大師敗了，自己這邊還有許多人，就是聯手而鬥，也不

讓追魂奪命使者得手而去。

赫連元仰天打了個哈哈，聲如裂帛似的笑道：「主人不敬酒，倒要你這個客人向本使者敬酒，本使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了然大師道：「多謝施主賞光！」

親手在杯中注滿，他右手執杯，實已暗運內家眞力於掌腕上，口中喝道：「酒來了！」

一語甫落，突見杯中酒一陣搖幌，一道酒箭激射而起，其勢迅疾，閃電般向赫連元射去！

了然大師以內家眞力將杯中酒激射而出，正是少林派名震天下的「掌心引」功夫，衆人一見，無不爲之聳然動容，酒箭射出，力道剛勁，平常之人莫說要把酒喝下去不易，就是要想閃避酒箭疾射也萬分困難，廳中諸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赫連元，看他如何能喝下那杯酒？

赫連元神態從容，微微笑道：「多謝啦！」

起身退了一步，突然間只見他那襲寬大的紅袍無風自動，嘴唇一張，那道酒箭直向他嘴裏射去，刹那滴酒俱無，他舔了舔嘴唇，連聲道：「好酒，好酒，來而不往非禮也！」

嘴唇再度一張，一陣「嘶嘶」銳聲响起，酒箭從他嘴裏射出，一齊落向杯中，仍是滿滿的一杯。

赫連元不但把滿杯酒都喝了下去，甚至中途還換氣說話，酒箭再從他嘴裏吐出，點滴不少，這種「廻旋神功」登時震懾全場，衆人覩狀無不爲之震駭不已！

了然大師肅容道：「施主武功超卓，老衲領敎了。」他臉孔鐵青，說過之後，向程雲溪和羣豪合什作揖，黯然而去，廳中之人你望我，我望你，呆在那裏半晌作聲不得。

周元一抛眼色，和藍金堂雙雙離席而起，叫道：「了然大師內功不敵，咱們要討敎閣下兩手高招！」奪命使者戚大方向前跨上一步，道：「既要領敎，爲什麽還不動手？」

藍金堂恨道：「這裏不好施展，要動手到外面去！」

戚大方不屑的道：「你怕擾亂筵席麽，好吧，本使者陪你們倆到外面玩玩！」

周元和藍金堂更不答話，雙雙掠出，戚大方隨後離席而起，衆人正待跟出，突見門外銀虹閃動，兩聲慘叫已先後响起，衆人身子尚未離位，戚大方已挾劍而入，劍鋒染滿腥紅刺眼的鮮血，顯見剛才那兩聲慘叫，乃是周元和藍金堂已遭了毒手，戚大方一來一去不過眨眼時間，像這等快似閃電般的身手眞把衆人震懾住了。

廳中之人早時都充滿了一拚之心，此刻見追魂奪命兩人先後露了一手武功，無不銳氣大挫，半晌作聲不得。

戚大方轉眼連殺兩人，態度猶自懶懶散散的，環眼一掃，冷冷的道：「還有誰不服麽？」

他問了一句，沒有一個人應聲，他隨又把那句話一連問了兩三遍，廳中諸人被他們倆武功所懾，竟是沒有一人敢開口說話，戚大方得意道：「既然沒有人答話，那便表示兩湖武林已信服本敎啦！」

話聲甫落，突聽一人嗤了一聲，此刻廳中氣氛凝結，這一聲冷嗤端的份外清晰刺耳，戚大方臉色一變，厲聲道：「那個敢發冷嗤之聲？」

廳中諸人俱感詫異，要知此時此地有人發出冷嗤，無異是向追魂奪命兩魔頭挑戰，衆人一齊循聲望去，那知不望尤可，一望之下，無不大吃一驚！

原來發出冷嗤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外表毫不起眼的少年，他頃已站了起來應道：「是我！」

戚大方朝他望了一眼，面上立現鄙夷之色，道：「本使者只當今日與會之人都是一些够份量的朋友，那知程莊主却把一個乳臭未乾的鄉巴佬也請了來，早知如此，本使者倒是多此一行了！」

程雲溪更朝少年一望，但覺甚是面生，不禁皺了皺眉頭，就他記憶所及，自己所請來的兩湖人物中，根本就沒有這麽一個陌生少年在內，轉首對程惠蘭道：「蘭兒，他是妳請來的麽？」

程惠蘭搖頭道：「沒有啊，他一來就坐在首席座位，還是女兒把他請到那邊去的！」

程雲溪迷惑的道：「既非妳，也非爲父，今日來人都有請柬，那他又是怎麽進來的？」

程惠蘭大大的眼睛望着那少年，滿臉都是迷惑之色，就在這時，只見那少年已向首席座位這邊走了過來，說道：「你並未多此一行，主人好客，你和你同伴都被留下了！」

他話中有話，衆人都不禁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心想那追魂奪命兩魔頭是何許人，怎容人在他們倆面前說大話，這少年也許早時受了奚落，現在故意出來出出風頭，那他可就找錯對象了。

赫連元怪聲笑道：「娃兒，是誰要把咱們倆兄弟留下啊！」

那少年道：「便是區區在下！」

他一邊說一邊往前走，這時已快走到赫連元身邊，身子一側，直向廳外走去！

赫連元那容他從容離去，臉上殺機隱現，突然探臂一抓，喝道：「回來！」

他一抓之事快捷無比，眼看即將抓到那少年肩頭，誰知那少年足步一滑，竟硬生生的閃了出去。赫連元一抓不中，不禁噫了一聲，身形一起，五指再度抓下。

那少年即將走出大廳，聞得身後風聲，頭也不回，只見他持傘一擧，也不知他這一招喚做什麽名堂，赫連元抓出的五指突然暴縮而回，他滿臉都是驚色，廳中諸人一見無不感到震駭，誰也想不到那少年竟是身懷絕頂武功之人，一時不由都睜大了眼睛，驚呼出聲。

戚大方陰陰道：「程莊主今天果眞請來了帮手，那就怪不得敢對咱們無禮了，主人之賬咱們等會再算，赫連兄，跟出去瞧瞧。」

兩人飛身而出，却見那少年淵停嶽峙一般屹立院中，他左肩掛着包袱，右手拿着傘，臉上佈滿殺機，此情此景，和他來時形容相較，前後判若兩人，程雲溪等人跟着掠出大廳，見他那副凜然不可犯的神色，不由暗暗吃驚，悄聲對身旁的愛女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他剛才坐在首

席坐位，妳不該把他撐到末座去，今日若非此人，咱們南華山莊必然血腥遍地，為父老眼昏花，險些對這位少年高人錯失交臂，說來實覺汗顏！」

程惠蘭苦笑着說道：「孩兒實在不知他是何來路，要不然又怎會把他撐到末座去？」

玄風道長道：「此子氣度不凡，看來必是大有來頭之人，只是要想勝過追魂奪命兩使者，只怕仍非易事。」

太平道長搖搖頭道：「不然，此子眞人不露相，武功之高，可從他剛才一招嚇退追魂使者中看出，他乃久蓄而發，依貧道看來追魂奪命必敗無疑！」玄風道長正要說話，只聽赫連元怪聲叫道：「好小子，你想逃也逃不了的，本使者問你，是那一派的弟子！」

那少年仰首望天，深深吸了口氣，殺父仇人當前，但覺氣血沸騰，因而雙手十指也禁不住有些顫抖，十五年了，這是他第一次面對殺父仇人，他暗暗的祝禱着：「爹，安息吧，孩兒就可以替你報仇了，至於那元凶宇文明老賊，孩兒不久便要到梵淨山去找他算賬，孩兒誓死也要報却滅門之仇！」心裏禱告，赫連元的話有如耳邊風，他根本就沒有聽到。

眼前的少年正是趙劍秋，他一路往梵淨山行去，不意行到子午鎭，忽然聽得赫連元和戚大方要到「南華山莊」生事，他心中一動，暗想這兩人不正是殺死爹爹的兇手麽？所以毫不考慮的便向「南華山莊」行來，剛才在大廳之中，他幾次都要動手，不想先後被了然大師和周元等人搶在前頭，此刻再也忍耐不住，兩眼也漸漸紅了起來。

赫連元那想到眼前的少年正是他生死仇敵，話出之後，見趙劍秋理也不理，不禁勃然大怒，要知他橫行武林數十年，何曾被人這等輕視過，厲聲一嘯，五指已猛抓過去，趙劍秋身子微動，避過赫連元一抓，不屑的道：「你一個不行，最好兩個一起上，也省得小爺多費手脚！」

赫連元一抓不中，已是惱羞成怒，趙劍秋再度出語譏諷，更加火上加油，厲聲道：「好小子，你口氣倒是大得驚人，再接本使者兩招試試！」

他這時已知面前少年武功不弱，再也不敢托大，厲叫聲中，雙手齊施，但見十指鋒利如鉤，帶着懾人的威勢抓了過去，他存心要在一招之中把趙劍秋擊斃，這一招已用了十二成眞力。

程雲溪等人都替趙劍秋担心不已，因為赫連元那一抓實已匯聚了畢生功力，五丈方圓都在他指抓籠罩之下，莫說出招反擊不易，就是要脫出他指抓範圍也非有過人能耐不可，衆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趙劍秋，陡見他身子有如旋風似的轉了一圈，鐵傘劃起一道大弧，衆人只覺眼睛一花，趙劍秋的傘柄已抵住赫連元「靈台大穴」，哼道：「我叫你們兩個一起上，你為什麽偏要獨自一人送死！」

這一招着實匪夷所思，只看得衆人目眩神迷，趙劍秋從閃身到出手，簡直快得不能快，尤其在赫連元那股淩厲攻勢中一下就點住他身背「靈台大穴」，招式之精妙，衆人無不懍駭失色。

赫連元臉色原本慘淡如金，此刻已變成了死灰色，戚大方心弦一震，再也顧不了身份，大吼一聲，長劍一展，向趙劍秋身後狠狠攻去。

趙劍秋哂然一笑，好像腦後長了眼睛，鐵傘向後一撩，戚大方意在救人，見趙劍秋鬆開了赫連元被點的穴道，劍法忽變，剎時攻出七八劍。

赫連元那敢怠慢，大吼一聲，反身加入戰圈，十指忽上忽下，招招不離趙劍秋命門要害。

追魂奪命兩人自出道以來，今天算是第一次聯手合攻一人，兩人基於數十年聲名所繫，已窮盡一身功力向趙劍秋狠攻，偌大一座院子都在兩人指風劍影籠罩之下，招式之淩厲兇狠，於此可見。

程雲溪等人此刻只能看見趙劍秋模糊人影在風圈中轉動，也不知他們用的是什麽身法，居然能在赫連元和戚大方那種威絕天下的攻勢中安然無恙，這一戰關係甚鉅，衆人感於唇亡齒寒，每個人心中都怦怦跳動不已。

轉眼過了二十多招，驀地，突聽一聲清嘯響起，陡見一團碩大的黑影在風圈中閃電般一旋，兩聲悶哼便先後響起，人影驟然一分，赫連元和戚大方蹬蹬蹬退了四五步，兩人胸口宛如被利斧劈，裂開一條大縫，鮮血如泉水般湧出，趙劍秋却已收傘傲然而立。

衆人睹此情形都不禁長長吁了口氣，這口氣本是個別而發，此刻却匯聚成一道聲浪，「呀」然呼出聲來。

赫連元和戚大方一齊用手捂住胸口．兩人眼睛都睜如銅鈴，身子搖搖欲墜，趙劍秋切齒道：「你們不要嫌死的不明不白，十五年前，你們奉宇文明之命屠戳趙元眞滿門，今天就是報應！」

追魂使者駭然說道：「你……你就是那嬰兒……」身子幌了兩幌，仰天跌下地去。

奪命使者一陣嗆咳，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跟着倒地而亡。

名震天下的「血魔教」兩大使者就此倒地不起，程雲溪等人幾疑自己是在作夢，揉了一揉眼睛，待看清是事實時，才暴然歡呼出聲。

大家紛紛朝趙劍秋圍了過去，早時奚落他的人都現出尊敬面容，程惠蘭更是又悔又恨，悔不該把趙劍秋從首席座位撐到末座去，厤臉漢子豎起了大拇指，連聲道：「了不起，了不起，環諸當今天下，能夠一舉擊斃『血魔教』兩大使者之人，少俠實為第一人。」

任志忠附和道：「更難得是，少俠擊斃他們兩僅僅只用二十多招，普天之下有誰人能及！」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是推崇趙劍秋武功之言，趙劍秋初次出道便被人如此奉承，只漲的俊臉通紅，尷尬的說道：「諸位謬讚了，在下之事已畢，就請從此告辭。」

程雲溪激動道：「這是那裏話，敝莊危如纍卵之際，幸蒙少俠解救，老朽無以為謝，適間招待不週，今特備酒幾杯，敢請少俠賞老朽一個薄面！」

（未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周瑜

石沖・文　可飛・圖

（一）

一天，東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南）的行宮裏，氣氛特別緊張。文官武將們齊集在廳堂上，在孫權的親自主持下，圍繞着曹操引兵南下後，東吳抵抗或者投降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文官們大都贊成迎降，武將們則大都主張抵抗。大家各抒己見，爭論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

前一段時間，曹操從北方親自統率大軍，南下攻打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投降了；劉備的軍隊被打得大敗，一直退到長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縣西北）。

曹操順利佔領了荊州，收降了劉表的部衆，獲得了大量的軍用物資，接着就打算順長江東下，乘勢消滅孫權的力量。

孫權派魯肅趕到樊口，同劉備和諸葛亮討論了當前的形勢，一致認為孫、劉兩家只有聯合起來，合力抗曹，才能避免被各個擊破。接着，劉備派諸葛亮跟魯肅一同到柴桑，會見了孫權。

經過諸葛亮和魯肅的一番勸說，孫權贊同了他們的建議。於是便在這一天召集滿朝文武，商討聯劉抗曹的大計。

辯論正在進行，一名侍衞急匆匆地將一卷文書送到孫權面前。孫權展開一看，原來是曹操下的戰書。戰書用威脅的口氣說：「我奉天子的命令進行討伐。南征以後，劉琮束手投降。現在我帶領八十萬大軍，準備在江東跟你比個高低！」

孫權把這封戰書傳給大臣們看。大臣們看了戰書，嚇得胆戰心驚，魂不附體。資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臣張昭說：「曹操跟虎狼一樣凶猛，又挾持着皇帝，動不動就以朝廷的名義征討四方。今天我們要抵抗，在道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說，主公依據長江天險，還能勉強同他對敵。現在曹操得了荊州，佔領了長江兩岸，我們就無險可守了。曹軍八十萬順流東下，勢不可擋，我看只有迎降才是上策。」

「對啊！」張昭的話一說完，立即引起了一片附和聲。除了魯肅等少數人，差不多都同意了張昭的看法。投降妥協的主張，看來已經壓倒了主戰派，佔了上風。

對於這些主降的言論，孫權感到很失望，他把衣袖一拂，大步走出廳堂。魯肅看到孫權走了，也慌忙跟了出去，在屋簷下追上了孫權。

孫權知道魯肅有話要說，便過來拉着他的手，帶着期望的口氣問：「你有什麽主張，快對我說。」

魯肅堅定地說：「我認為張昭等人的主張，會斷送主公的事業。他們投降了曹操，仍舊可以做官；您如果投降，將會落得個什麽樣的結局呢？希望您慎重考慮，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話！」

孫權完全同意魯肅的看法。不過，和戰問題關係到東吳的命運。降吧，當然不是甘心情願的；戰吧，又害怕曹操兵力強大，勝利沒有把握。

魯肅猜透了他的心思，便對孫權說：「曹操大兵就要來到，我們却遲遲沒有決斷，這怎麽行呢？我建議趕快請周瑜將軍回來。主公只要問一問他，就可早日作出決定。」

「對，對！」孫權興奮地說，「我馬

上派人催他回來。」

周瑜當時正在鄱陽訓練水軍。接到了孫權的通知，他立即星夜趕回柴桑。（今江西波陽縣）。

周瑜表字公瑾，廬江舒縣（今安徽舒城）人。是三國時期一位著名的軍事家。他儀容秀美，風度瀟洒。從小勤奮好學，除了掌握軍事知識外，還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他精通音律，據說聽別人彈琴的時候，只要譜兒錯了一點點，他也可以聽得出來。他同孫權的哥哥孫策年齡相同，親如兄弟。曾經帮助孫策平定長江下游一帶。袁術看中周瑜的才能，想拉他當將軍，但周瑜看到袁術殘暴無能，將來成不了氣候，便一心一意跟隨孫策，成了孫策的左右手。

周瑜還只有二十四歲，就担任了中郎將，打過不少勝仗。大家看他年紀輕，都叫他「周郎」。後來孫策死了，孫權繼承了哥哥的事業。孫策臨死時，地單把周瑜托付給孫權，由他和張昭一起掌握軍國大事。不久還担任了東吳的前部大都督。

（二）

孫權興奮地接見了從前綫趕回來的周瑜，並且下令在宮殿裏再召開一次大臣會議，深入商討和戰大計。

會上，主張投降的大臣們繼續發表議論。周瑜沒有馬上表態，却靜靜地傾聽着大家的意見。

「現在請你談一談自己的看法吧！」孫權急於想聽一聽周瑜的主張。

文臣武將們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到周瑜身上。周瑜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和戰勝曹操的可能性，他說：「諸位主張迎降曹操，這是被曹操表面的聲勢迷惑住了，其實曹操並沒有什麽可怕，他這次出兵，有四大不利：第一，曹操的後方不穩定，馬超和韓遂還割據着涼州（今甘肅一帶），威脅着他的後方；第二，曹操的士兵，大部分是北方人，不善於水戰，他們拋棄了善於騎戰的特長，却到船上來跟我們爭高低，這就要吃虧；第三，目前天氣逐漸寒冷，曹操遠離後方，軍馬缺乏草料方第四，他驅趕北方的士兵，到南方江湖地帶來作戰，士兵水土不服，一定會生病。上面這幾點，都是用兵的大忌，現在曹操偏偏冒這個風險，遠道來跟我們作戰，要活捉曹操，正是時候！」接着，周瑜意氣昂揚地說：「請主公撥給我幾萬精兵，進駐夏口（今湖北武昌），保證能擊敗曹操！」

聽了周瑜的分析，孫權最後下定了決心。他激動地說：「曹操平時最顧忌的就是袁紹、袁術和劉表。現在他們幾個人都被消滅了，我跟曹操勢不兩立，周將軍說的正合我意。」

張昭他們還想堅持己見。孫權倏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拔出身上佩刀。只見白光一閃，「咔嚓」一聲，孫權早已手起刀落，面前几案上的一隻角已被砍落在地。

大家吃了一驚。孫權聲色俱厲地說：「從今天起，有誰再主張迎降曹操的，就同這張几案一樣！」

張昭他們面面相覷，再也不敢作聲。會議結束了，聯劉抗曹的大計，就這樣決定了下來。

當天深夜，孫權已經解衣就寢。侍衛前來報告：「周將軍求見。」

孫權急忙披衣而起，迎出門外，對周瑜說：「公瑾夜裏來見我，一定有重要的話對我說。」

周瑜說：「主公今天當機立斷，確定了抗曹的大計，但不知主公心裏，對抗曹有沒有顧慮？」

「我唯一的顧慮是曹兵人數多，我們寡不敵衆。」周瑜笑了笑說：「我料到主公在這方面還放心不下，因此特地前來，解除您的心病。曹操誇口說自己已有水陸大軍八十萬，張昭他們沒有仔細分析，因此被嚇破了胆。實際上，曹操從北方帶來的人馬，不過十五、六萬，而且經過長期作戰，早已疲憊不堪。至于從劉琮那裏收編過來的降卒，最多不過七、八萬人。這批人對曹操懷有戒心，軍心不穩。曹操帶了疲勞的軍隊，指揮着心懷疑懼的降卒，人數雖多，實在沒有甚麽值得可怕的！我只要五萬精兵，就可以制服他們。請主公不要顧慮！」

聽了周瑜的一番話，孫權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他高興地對周瑜說：「公瑾，你說得有道理。張昭他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使我深爲失望。只有你和魯肅同我一個心思。」接着，孫權又說：「五萬兵馬一下子很難湊齊，我已選好精兵三萬，備足戰船、糧草和器械，先由你帶領出發。我這裏陸續組織人馬，準備物資，作你的後援。我們一定要跟曹操決一死戰。」

幾天以後，孫權召集文武百官，莊嚴地宣佈：任命周瑜和程普爲左、右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率領三萬人馬，先同劉備會師，然後一同西上，合力迎擊曹操。

劉備駐軍樊口，聽說曹操大軍已經東下，心裏十分焦急。他派人日夜到江邊探望，急切地期待着東吳軍隊早日到來。

這一天，巡邏的軍官遠遠望見吳軍大批戰船，立即跑回來告訴劉備，劉備大爲振奮，馬上派使者帶了禮物，到吳軍船上去慰勞將士。

周瑜對劉備的使者說：「我軍務在身，不能隨便離開，請你們的主公委屈一下，到我這裏來共商大事。」

劉備不帶衛隊，只乘了一艘小船，到周瑜的大船上來了。雙方寒暄一番，劉備便問周瑜：「我們兩家合兵抗曹，不知您這次帶來多少人馬？」

「一共帶來三萬。」

「三萬？」劉備遲疑了一下說道：「曹操兵多將廣，我們的兵力恐怕太少了點吧！」

周瑜哈哈大笑說：「兵在精不在多。只要我們協力同心，三萬人已經很够了。你等待看着我周瑜怎樣擊敗曹兵好了。」

看到周瑜那麽充滿信心，劉備緊皺着的眉頭也舒展了。

劉備想請魯肅出來談談，周瑜却嚴肅地說：「魯肅也有軍務在身。您如要見他，最好另外找個適當的時間。」

劉備看到周瑜治軍這樣嚴肅認眞，感到又慚愧又高興，對周瑜更加敬佩了。

這時候，已到了公元二〇八年陰曆十

月。曹操的二十萬軍隊，已從江陵浩浩蕩蕩地沿江東下。旌旗蔽江，帆檣如林，聲勢十分浩大。孫劉聯軍一共只有五萬多，跟曹軍相差四倍。但也不甘示弱，威武地沿江西進。

兩軍就在赤壁遭遇了。

赤壁在長江邊上，形勢險要。兩岸是一片赭紅色的斷崖，江水冲激着岸上的岩石，激起層層浪花。陽光照耀着江面，發出耀眼的金光。就在這美麗如畫的赤壁，大軍雲集，一塲大規模的戰爭，就要在這裏爆發了。

曹操決定先發制人，首先命令先鋒部隊向孫劉聯軍發動進攻。

周瑜揮動令旗，指揮聯軍迎戰。戰船和戰船靠近了，戰鼓聲和喊殺聲震天動地。

果然不出周瑜所料，從北方來的曹軍士兵，不服南方水土，不少人患了疫病，削弱了戰鬭力。同時曹軍在水上作戰也不習慣，站在甲板上東搖西顛。聯軍士兵乘勢跳上曹軍船艦，擧刀亂砍，把曹軍紛紛砍下水去。

曹軍開始混亂了，曹操命令後續部隊趕快增援。周瑜看到聯軍已經獲勝，敵軍到底船多人衆，再打下去，怕要吃虧，便下令鳴金收兵。

曹操吃了個小敗仗，指揮部隊退到長江北岸的鳥林。（今湖北省洪縣境內），暫時避免同聯軍交鋒。

兩軍隔江對峙。曹操聽說東吳統師周瑜，是一個很難對付的敵手。心想如果能用功名利祿勸說周瑜歸降，便可以兵不血刃地解決東吳問題。但是由誰去勸降呢？

曹操的謀士中，有一個名叫蔣幹的，平日能言善辯。他摸準曹操的心思，便對曹操說：「我小時候跟周瑜是同窗好友，請讓我到江東去，憑三寸不爛之舌，一定勸周瑜前來歸降。」

蔣幹的話曹操聽了正中下懷，便同意蔣幹去走一次。

蔣幹換了布衣，戴上儒生的葛巾，坐小船到了周瑜的大營。他對營外的衛士說：「我是你們都督的少年老友，特來拜訪，請代爲通報。」

周瑜聽說蔣幹恰在這時來訪，心中早已料到八、九分。他親自到營外迎接。一見面，便笑着對蔣幹說道：「老友辛辛苦苦地老遠跑來看我，是來替曹操作說客的嗎？」

蔣幹心裏一驚，但還是強作鎮靜地說：「你我少年同窗，相隔時間久了，心裏掛念。今天特地前來暢敍友情，您怎麽一見面就懷疑我是當說客的！」

「好，好，我們不談這些。」周瑜領蔣幹進入大營，替他安排了住處。

隔了三天，周瑜特地領蔣幹到全軍各處巡視一遍。只見將士們鎧甲鮮明，行伍整齊，倉庫裏糧草物資堆積如山。到處是一片整嚴興旺的氣象。蔣幹心裏暗暗佩服。巡視完華，周瑜帶蔣幹回到大營，擺設酒宴招待他。

蔣幹正要找個機會講話，周瑜却搶先對蔣幹說：「大丈夫生在世上，最難得的便是受到國家的信任和器重。現在我身爲東吳主帥，重任在肩，只知道怎樣爲國效忠，即使是最會說話的人，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也絲毫動搖不了我的忠心！」周瑜鏗鏘有力的一席話，說得蔣幹簡直無法啓齒，只得苦笑了一陣，辭別周瑜回去。

見到了曹操，蔣幹說：「周瑜這人品質高尚，意志堅定，不是能用言詞動搖得了的。」

曹操聽了，只好打消了勸降的念頭。

周瑜頂住了外來的引誘，但吳軍內部的矛盾却日漸暴露出來。

原來右都督程普，曾經跟隨孫權的父親孫堅和哥哥孫策，南征北戰，屢立戰功，在東吳的將領中，數他資格最老。現在地位却在周瑜之下，要接受周瑜的指揮，心裏很不服氣，常常找機會公開頂撞和嘲弄周瑜。

周瑜深深懂得：大敵當前，只有內部團結一致，才能同心協力，爭取勝利。他以大局爲重，不顧個人的恩怨，處處尊重程普。對于程普的頂撞和嘲弄，也不放在心上，總是逆來順受。

經過多次接觸，程普看到周瑜對自己那麽謙恭忍讓，逐漸受到感動，加上周瑜雖然年紀不大，軍事才能却大大超過自己，不禁從心底產生了敬意。他對周瑜的態度也完全改變了。他對別人說：「跟周公瑾交往，就好比喝美酒一樣，喝多了，不知不覺就會陶醉。」

吳軍攬好了內部團結，便可以同心對付面前的強敵。

這時候，曹軍方面遇到的困難却進一步增加了。主要是：部隊裏疫病繼續在蔓延，病倒的將士一天比一天多。眼看這些在北方原野上縱橫馳騁、生龍活虎般的健兒，現在一個個面黃肌瘦，四肢無力。曹操看了，有多焦急呀！

就在這時，一個謀士向曹操獻了一條計策。他說：「我軍將士所以病倒這麽多，完全是由于不適應水上生活的緣故。因爲江面上風浪大，戰船顛簸得很厲害。假使把戰船用巨大的鐵鏈鎖住，使它們連在一體，不是就可以減輕風浪的震動嗎？」

「有道理。」曹操點頭同意。接着，曹操立即命令召集工匠，用鐵鏈把戰船首尾連了起來，組成一排排的連環戰船。

戰船很快連好了，曹操登船一看，禁不住連聲稱贊。大船連在一起，非常平穩，大風大浪推它們不動，將士們不再暈船嘔吐。士兵在船上和在平地上一樣；騎兵也可以騎馬在船上任意行走了。

這時，一個謀士站到曹操身邊，悄悄地提醒他：「戰船連在一起，固然可以減少顛簸，但是敵軍如果放火燒船，一條船起火，整排船都被鐵鏈縛住，分拆不開，那就很危險了。」

曹操正在興頭上，聽了這個謀士的話，不禁呆了一下。但過了一會兒，他的臉上又顯露出笑容。他指了指戰船上正在迎風朝東南方向飄舞的軍旗，哈哈大笑說：「火攻一定要靠風力。現在正是冬天，刮的都是西北風。周瑜如果放火燒船，正好燒了他自己！」

曹操根本不聽那個謀士的話，他命令將士們加緊操練，盡快掌握水上作戰的技能。沒多久，擊破孫劉聯軍的時機到了，

便準備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三）

時間過得眞快，隆冬季節到了。江上刮過來的西北風，像刀一樣地砭人肌骨。

周瑜每天冒着寒風，立在南岸的峭壁上，觀察着曹軍的動靜，琢磨着破敵的計劃。

長江對岸曹軍軍營，白日旌旗蔽野，晚上燈火通明，綿延數十里。江面上，曹操用鐵鏈縛住的連環戰船，就像一座座小山，劈開濁浪，排山倒海而來，簡直勢不可擋。看着看着，信心十足的周瑜，也不得不皺緊了眉頭。用什麽辦法才能擊敗眼前的強敵呢？

周瑜在大營裏召集全體將領，研究破敵計劃。老將黃蓋把銀白的鬍鬚一捋，站起來說：「敵衆我寡，拖延下去對我們很不利。曹操把戰船連在一起，我們不是可以用火攻來擊破它嗎？」

聽了黃蓋的話，將領們輕聲議論起來。一個將領表示懷疑：「冬季刮的都是西北風。曹軍在我們的西北面，放火燒敵船，反而會燒到自己頭上來，那怎麽辦？」

「何況，」一個將領補充說：「曹軍的小船一定會攔截在江心，我們怎樣才能靠近曹操的連環戰船，放火燒船呢？」

一連串的難題擺在孫劉聯軍的面前，必須逐一加以解決。周瑜找來了諸葛亮，跟他一起商量。

經過反復細緻的研究和分析，他們制訂了一個周瑜打黃蓋的「苦肉計」。

按照這個計劃，周瑜有步驟地開始了行動……

這一天，曹操正在大營裏坐着，一個軍吏匆匆地進來報告。

「江南有人偷渡過江，送來了一封密信。」

曹操發生了興趣，立刻命令召那人進來。來人打扮成漁翁模樣，從衣服的夾縫裏取出一封信來，雙手遞給曹操。

曹操拆開一看，原來是東吳老將黃蓋寫來的。信中說：「江東六郡兵力，根本無法抗拒您的百萬大軍，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事。只有周瑜、魯肅自負其能，打算以卵擊石……」

一絲笑意掠過曹操的眉宇。他接着往下看，信上寫的是：「我受了點氣，倒是小事，今天順應天下大勢，歸降您，這是大義。周瑜統率的軍隊，人數有限，不難一舉擊破。等到兩軍交鋒之日，我願作前驅，爲您效勞。」

曹操知道黃蓋是東吳名將。黃蓋肯來投降，眞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曹操到底是個軍事經驗豐富的人，不會輕易相信別人的話。他仔細盤問來人，來人解釋說：「老將軍因爲反對周瑜，挨了一頓打。他是眞心誠意來歸順丞相的。」曹操還是不放心，一再反覆翻看信札，忽然拍案怒喝道：「你好大的胆子，胆敢前來詐降！武士們，把他推出去斬了！」

不料送信的人面不改色，仰天大笑起來。曹操問：「我已經識破你們的奸計，你還笑什麽？」

「我只笑黃蓋找錯了人。」

曹操沉着臉說道：「我自幼熟讀兵書—。你們這條詐降計可瞞不過我。我問你：黃蓋既然要來降，爲什麽不約定投降的日期？」

那人從容地回答說：「雙方交戰，情況瞬息萬變。如果約定日期，萬一不能下手，你這裏却主動接應，秘密就會暴露。只有臨時看機會行動，才能十拿九穩。」

曹操點頭稱是。可是送信人剛退下，曹操就派探子到東吳去探聽動靜。第二天，探子回來報告說，東吳內部不和，周瑜確實打了黃蓋。曹操方才相信黃蓋是眞心投降。

曹操隨即托人送信轉告黃蓋，事情如果成功，一定好好獎賞。接着約定了雙方聯絡的暗號：來降的船隻，船頭上一律插上青龍牙旗。

周瑜見曹操巳經中計，心裏很高興，立即調兵遣將，作好下一步的準備工作。

老將黃蓋指揮士兵在幾十艘船隻中，裝滿了用油脂浸透了的乾柴和蘆葦，外面圍上了布幔，好好掩蓋起來，船頭上都插了青龍牙旗。另外，還預備了一些輕快的小船，繫在船尾，以便放火以後，好乘坐撤退……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陰曆十一月冬至前後的一個夜晚，東南風居然呼呼地刮起來了。他們就是專等這個時刻的到來。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東南風一起，周瑜立即命令黃蓋按計劃出動。他和劉備率領的聯軍將士，也登上戰艦，作好臨戰前的一切準備。只等江面上燃起大火，馬上全綫總攻。

幾十條火船出發了。黃蓋親自指揮十條火船走在最前面。船到江心，黃蓋下令船上張起帆篷。十條火船乘着東南風，就跟十支脫弦的利箭，直朝曹操的連環戰船射去。

曹軍的戰船和水寨很快映入眼簾，火船上的勇士們齊聲高呼：「黃蓋來降！」

曹操日夜盼望着黃蓋早日來降，因此事先巳經交代將士們作好迎接投降的準備。現在大家遠遠地看到出現青龍牙旗的船隻，又聽到「黃蓋來降」的喊聲，都紛紛走出船艙，相互指點着、議論着，一點也沒有戒備。

火船沒有受到阻截，順利地往前衝。離連環戰船越來越近了：五里、三里、二里……

「放火！」黃蓋一聲號令，十艘火船一齊放起火來。

霎時，十條火船變成十條火龍，張牙舞爪地朝敵船撲去。

東南風愈刮愈猛。火借風勢，風助火威。曹操的連環戰船起火了！

曹軍將士被這意想不到的情況嚇得驚惶失措。但戰船被巨大的鐵鏈緊鎖在一起，一時無法分開。一排排的連環戰船頓時烈燄冲天，燒得滿江通紅。後面的火船也跟着衝上來了。曹軍船艦全部起了火。

大火朝岸上的曹軍營寨延燒過去，江面上和江岸上，連成了一片火海。

進攻的時機到了。周瑜揮動令旗，指揮聯軍分路出動，發起了總攻。

鼓聲如雷，殺聲震天。聯軍的全部戰艦，揚起風帆，乘風破浪，奮勇向前。

（以下轉入第58頁）

搜神新記

雨師

文‧業成　圖‧可飛

「家語」：齊有一足鳥。遣便問孔子。孔子曰：「此商羊也，昔有童子屈其一足，展臂而跳，歌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大雨矣。」

「三敎源流搜神大全」：雨師神，商羊是也，商羊神鳥，一足能大能小，吸則溟渤可枯，雨師之神也。

我國古代，有關氣象的許多神靈之中，最被人重視，崇拜最盛行的是雨神。原因雨情對古代社會生產是一種重要的條件，它對採集經濟，狩獵經濟或農牧經濟，都有重要的作用。要採集的植物食料，常要靠一場雨水促其大量生長；牧場的水草，需要雨水滋潤；農作物要有雨水灌溉；然而，過多過大的雨，又會帶來生產上的災害。雨情對社會的日常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陣雨可以消除夏季的酷熱；長雨又會使人行動不便，暴雨造成洪水使人命、財產受到損失。對於初期的農業，其收成的豐歉，雨情帶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國古代的雨神崇拜，主要是反映着這些問題。人們對雨的自然作用的依賴性，就是雨神的神性和權威。但是，古籍所記載的雨神崇拜，都是較後期的事，主要內容是天旱時的求雨和霖雨時求晴的祭祀。

殷商早期以農牧經濟爲主，因此求雨的祭祀，在商湯時便進行過。在「淮南子，主術訓」中，便有過這樣的記載：「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又「史記」載：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乃曰：「禱。爲民耳。若以人，請自當。」遂剪髮斷爪湯。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大雨數千里。另外在安陽發現的殷契中，有關求雨、卜雨和祭祀雨神的甲骨文相當多，這說明當時這類宗教活動，相當頻繁，殷人是特別重視雨神的。

殷人求雨的祭禮，可能因求雨時的客觀情況不同而各異。同時，所要求的雨情的不同，儀式又有所分別，比方要求「足雨」，「及雨」（及時雨）和能授以好年成的雨等等。但從各種記載中，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祭法：即「烄」，「舞」或「奏舞」和「祼」是也。

「左傳」：倍廿一，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淮南子」：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燃，卽降大雨。

「莊子」：昔宋景公大旱，卜之必以人祀乃雨。景公……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

「禮記。檀弓下」：歲旱，穆子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疾，子虐，毋乃不可歟？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啼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說苑」：齊大旱……晏子曰今誠辟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春秋繁露，求雨篇」：春旱求雨……暴巫聚尪……秋暴巫尪至九日。

以上是商、宋，齊，魯的傳錄。由此可知暴是暴露於烈日之下，焚是焚於積薪之上。後者乃是人祀……即以人爲祭品。

雨神屬於天上的神靈，我國古代對天上諸神多用實柴燃燒供物獻祭的辦法，殷人的烄（「說文」：「烄，交木然也。」又「玉編」：「烄木然之以尞柴天。」）祭也沿用古來的這種祭法，這是可以相信的，因爲這種祭法，非常符合於原始宗敎的迷信：人們要求得到祈求對象寬恕和同情時，常常用自我刑罰或是象徵性的災難臨頭作爲祭禮的內容，以祈求神靈免去災難。

暴尪和焚巫，都是一種表現人間因無雨而受炎熱痛苦的自我懲罰的行爲，所以求雨祭禮中的這種儀式，可能是來源於我國原始宗敎。不過儀式的細節，後來可能有所變化，從記載看來，雖然到春秋戰國時代，旱情嚴重的情況下還在沿用這種暴尪焚巫的儀式，但却沒有看到眞正把巫覡燒死的記載。

由此可知，求雨儀式中的焚巫或焚王，後來恐怕變成只是做做樣子，或是在點燃柴薪時，人就走開了。二百四十年中，「春秋」，「左傳」記載的暴尪和焚巫，也只是罕見的幾次而已，因此可以斷定，暴尪，焚巫變成了只有旱情厲害的特殊情況下，才舉行的祭禮。

用奏樂、唱歌、跳舞來祭神是古代比較普遍使用的一種祭神儀式。「奏舞」，「乎（呼）舞」不一定只在祭祀雨神時採用，祭祀其他鬼神時也採用。這種祭禮儀

式比較簡便，室內外都可進行。所以「舞」或「奏舞」是求雨或平時祭雨神的一般祭法，但是，祭雨神和祭其他鬼神的舞和樂的內容，可能有差別。「詩・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這裏說，琴瑟擊鼓之樂，是祭田祖和雨神時所用。「說文解字」：「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又說：雩或從羽爲雩，「雩，羽舞也。」從「說文解字」的解釋來看，古代祭雨神或求雨的祭禮中所跳的羽舞，可能是使用羽毛做爲道具，或跳舞者用羽毛把自己裝飾起來。

祭雨用「䨵」祭的卜辭不多見，這種祭法可能在雨神特定的節日才使用。

在原始宗教時期，古人不會以人的稱謂命名雨自然神。到了殷商時期，雨神才開始有了像人一樣的名稱。

最初，雨神被認爲是女性的，名字叫媚，因此卜辭裏有「多媚從雨」這些句語，不過，殷時雨神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媚，却要進一步找出證據才能肯定。理由是既然雨神巳經有了「媚」這個稱謂，爲什麽周人沒有把它沿用，而且在商族的後裔宋國也不見這個名稱。

事實上，到了西周時候，還沒有將人的姓名附加給雨神的，當時都把雨神尊稱爲「雨師」。「上古神話演義」中：雨神給賦予一個名字叫赤松子的。「……一日，帝嚳正在視朝之際，忽報有一道人，自稱赤松子，前來求見，原來這赤松子，是個神仙，他在炎帝神農氏的時候，曾經任過雨神之職。要天雨，天就雨。要天晴，天就晴。五日一雨叫行雨，十日一雨叫穀雨。十五日一雨叫時雨。當時百姓，因爲他有這樣大本領，給他所下的雨，叫做神雨。他善於吐納導引之術，辟穀不食，常常吃些火芝，以當餐飯，他又喜歡吃枸杞實，所以他的牙齒，生了又落，落了又生，不知道有幾次了。他在神農氏的時候，常勸神農氏服食水玉。說這是能夠入火不燒的。但是神農氏沒有工夫去依他，只有神農氏的一個小女兒，非常相信他。他自從辭了雨師之職後，遨遊天下，遍訪名山，神農氏的小女，總是跟着他走，後來亦得道而仙云。這位赤松子的老家，是在雲陽山下（現在湖南奈陵縣西）。他時常遊玩的地方，是梁州西北（現在四川松潘縣，唐朝時單叫松州便是以赤松子得名）。閩海之濱（現在福建將樂縣天階山下有玉華洞，是赤松子採藥處）。農澤邊的穹窿山（現在江蘇吳縣西南十六里，相傳赤松子採赤石脂之處，上有煉丹台遺跡）。彭蠡之濱（現在江西瑞昌縣西北有亦顏山，爲赤松子遊處）。他最喜歡住的是崑崙山，當住在西王母的石室之中，任是狂風大雨，他出來遊玩，總是隨風雨而上下，衣裳一點也不動，一些也不濕，所以眞正是個神仙……」又見於「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氏時雨師也。」看來戰國之前，雨神迷信可能還常有很大的地方性，因地區而異，所以若要勉強將一地的雨神名稱當作共認的名稱，就可能產生種種矛盾。「楚辭・天問」有「湃號起雨，何以興之？」之句，由此可知雨神又有一擬人名稱是「湃」。王逸註說：湃即湃翳，雨師名，亦稱屛翳。這裏，王逸把周人的雨神迷信和楚人的雨神迷信視爲同一，把兩個名稱變成雙方共認的統稱，其實晉、魯等國並不稱雨神爲湃。王逸在自己的「楚辭」注解中也產生了自我矛盾，他在註「九歌」「雲中君」時說，雲神即豐陸，一名屛翳，而其他的注中，也有把屛翳說成是雷神的。在華北地區，有一個較早流傳的雨神名稱可能是「應龍」。這個名稱出現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是「應龍處南極，殺蚩尤或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這個記載是根據黃帝或蚩尤於涿鹿之野的傳說，說應龍助戰後不能再上天，天上沒有「作雨者」，所以發生旱情。這個傳說也說明古代民間早就存在着關於雨神與龍和水的種種迷信。「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是民間求雨祭禮的一種作法。在「淮南子，地形訓」中，把「應龍」描寫成神秘的動物，說「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還記載了「土龍致雨」的民間迷信。有些註家還說天旱求雨時用泥做一條土龍拜祭，是起源於商湯。這種傳說雖然證據不多，但製土龍求雨的習俗，在漢代民間還非常盛行是可以肯定的，因爲漢代王充等不少人的著作都提到這件事。下雨是要有水的，水從那裏來呢？「淮南子，地形訓」說是由龍產生出來的，所謂「黃龍入藏，生黃泉。」「青龍入藏，生清泉，」「赤龍入藏，生赤泉，」「白龍入藏，生白泉，」「玄龍入藏，生玄泉」。這明顯地是根據陰陽五行說套出來的荒誕說法，但是，這種說法之所以會出現，說明當時民間盛行能龍生水和龍能下雨的迷信，「地形訓」只是爲了這種迷信增添了五行說的「根據」而巳。後來，龍神是降雨和生水的神的迷信，在民間得到了廣泛的信仰，產生了許多關於龍王的神話，而且流傳到現代。在許多鄉村和小鎭中，迄今仍可以看到許多龍王廟，龍王成爲求雨和避免洪水災害的主要祈求對象。

我國古代迷信中，還有山岳和其他動物等被神化其有效的神性。

既然雨師曾被認爲是女性，所以對於婦女的含寃受屈，祂便特別其有俠義精神，「成語考」：「齊婦含寃，三年不雨」。「漢書」：「東海孝師竇氏，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曰：『我老累汝。』乃自謚死。姑女告婦殺母。婦誣服罪。獄吏於公爭之不得。郡守竟殺之。郡旱三年。後郡守至，於公白其寃曰：『咎在過矣！』郡守致祭其墓。乃雨。」

但是，如果雨師是男性的話，那他就是一個夫綱不振的人。

在「上古神話演義」中：「……有一日，文命等駕着兩龍，正在前進，漸漸遇到雨了。愈進南方，其雨愈大。龍背上淋漓盡致。有點站不住。遠望有一個小島，郭支就吩咐二龍降下，那知降到島上，雨勢更是如盆的傾瀉。從那急雨之中，飛出兩條大蛇，再向二龍撲去。那二龍亦張牙舞爪，與二蛇迎戰，霎時間狂鬥起來。從地面一直鬥到天空。這時雨勢格外大。文命等竟有點站不住，七員天將，早飛上空中，去帮助二龍，抵敵二蛇，不期刺斜裏又有一條青蛇飛來，逕向文命直撲，幸虧七員天將，死命的擋住，忽然又有一條赤

蛇撲來，上面的七員天將，趕快捨去了二蛇，下來抵敵。

一霎時晚霧迷漫，咫尺不相見。天地十四將到這時，雖有神力，無所用之，幸虧文命身上，懷有赤碧之珪的異寶。到這時大吐光芒。各天地將才認明一功，死命的護住文命伯益等，未遭吞噬。

然而那二蛇的長舌，吐舌伸長，毒氣四射。文命等禁不住了。早向地上而倒。空中的兩龍，亦受重傷，遁入海中逃去，僅天地十四將，抵住四蛇。那四蛇藉妖霧的隱藏，亦死命的屢屢來撲，不肯捨去。正在危急，忽然一道青光，從東方射入，妖霧盡散，雨亦漸止。四蛇到此，知不是事，都向南竄去。天地十四將覺得詫異，從東一望，只見雲端中，立着一位美女子，手持明鏡，放射光芒。環珮之聲璆然，蘭麝之氣四溢，天地十四將知道她必是上仙，忙上前躬身迎接。

那仙女看見文命等，縱橫倒在地上，面色青黑，衣服淋漓，便從懷中取出一個碧色小葫蘆，還給烏木田道：崇伯及諸位都中毒了，此葫蘆中有靈藥，各用一小勺清水灌下，可以同生。

烏木田接了，十四將頓然忙碌，兜氏盧氏立取海水，用文命所預製之物，放下變成清水。

庚辰鴻濛氏來灌文命，黃魔灌伯益，商章氏於章等分灌衆人，不到片時，諸人腹中漸漸作响，居然醒來，個個起立。

庚辰就將仙女介紹與文命，並述剛才救護情形，文命和衆人，都深深感謝，兼請教仙女姓名，那仙女道：某乃東方青腰玉女是也。文命道：剛才蛇妖，煞是厲害。青腰玉女道：乃魔神也，這魔神本係上界雨師屛翳之妾，向來亦確守婦德，是個好女子。

有一年，上界忽然革命之說盛行，有許多魔神，聯合起來，要想推倒天帝，奪其寶位。這雨師之妾，受了這種潮流之影响，頓然改其常態，投身加入他們的黨中。屛翳知道了，禁止不住，就和她脫離關係，聽她自去。其初與天帝戰爭，曾經一度，將天帝逐出靈霄寶殿。那時雨師妾非常榮耀，眞有不可一世之概。

後來天帝勤王之師同集，魔神派大敗，殺的殺，死的死，逃的逃，一敗塗地。這雨師之妾，就遁逃在此間南方一個島上，天帝雖然亦知道她的踪跡，但因爲她是一個女子，加以屛翳忠勤有功。所以亦不來追究她。

這雨師妾嫁了雨師多年，行雨的方法，她都看熟了，所以興雲作雨，是她的長技。他逃到此地之後，野心不死，依然與那些失敗的魔神，暗中往來，潛圖再擧。他又選了無數修煉多年，將要成道的龜蛇，加以訓練，使他們奔走服役。龜蛇二物相合，是玄武水象，於她的行雨，格外適宜，所以這次大雨，是蛇的爲妖，妖霧迷漫，從龜口中噴出，是龜的爲妖，實則都是雨師妾縱使的。

正說到此，忽然空中無數黑女，御風而來，當頭一個，一隻手操着一條蛇，左耳上蟠一條青蛇，右耳上蟠一條赤蛇。後面許多黑女子，手中各操一個大龜。當頭的黑女，見了青腰玉女，就罵道：我與你各住一方，兩不相涉，何以要求破我寶物？青腰玉女道：崇伯治水，功在萬民，凡屬神祇，都應盡力保護，你爲什麽出來相害？或致使崇伯喪命，那末我自然不能不出來帮助了。那女子道：我的寶物，看見了龍就要吃。龍本身是牠的食物，與文命何干？他爲什麽要來打。青腰玉女道：龍是崇伯的座騎，座騎忽然被蛇咬，豈有不救護之理，我看你身犯重罪，逃遁在此，趕快閉目思過，自怨自艾，將來或有出頭之一日，千萬不要縱妖害人，與波作浪，自取滅亡之咎，那女子聽了，勃然大怒，惡狠狠地說道：「你敢小覷我，我與你決一勝負。」說罷向天一指，大雨如注，那耳上手上的蛇，一齊放出，又向後面大喝一聲，無數大龜個個口吐妖霧，一霎時又迷天蓋地起來，青腰玉女見了，不慌不忙，將那明鏡，不住的搖動，所有妖霧，一時盡歛，但見無數大龜頭，一齊縮向殼中而去，雨亦旋止……那女子見不是事，帶了衆女，轉身想逃，青腰玉女又從身畔取出一根五色絲帶，向上一抛，早把那些女子，個個縛住，捆到面前，青腰玉女指着剛才當頭的女子，和文命說道：「這個就是雨師妾，其餘都是他所脅從的人……」

「山海經」：雨師妾，黑身人面，兩手各操二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但雨師妾本身的容貌，却很少記載。

周瑜

•本文承自第55頁•

曹軍一片混亂。有的被燒死，有的落到江裏淹死……

聯軍士氣大振，他們擊潰了曹操的水軍後，立即越過火海，登上長江北岸，猛攻陸上的營寨。

曹操看到情況無法挽救，不得不帶領殘兵敗將，冒烟突火，朝江陵方向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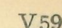
曹軍退到華容道（今湖北省監利縣西面），又遇到狂風暴雨。這裏道路泥濘，遍地窪窪坑坑，簡直無法行走。曹操只好命令全體老弱殘兵找來樹枝雜草，鋪在爛泥路上，騎兵才勉強走了過去。騎兵急於奪路奔逃，那些老弱殘兵被人馬撞倒，被踐踏在馬蹄底下的，到處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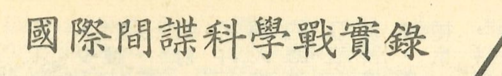
周瑜、劉備水陸並進，鼓角連天，一直追趕到南郡（今湖北江陵縣境內）。曹操二十多萬大軍，損失了一大半。

曹操留下一部分軍隊，防守江陵和襄陽，自己率領殘兵敗將，退回北方去了。

赤壁之戰是奠定三國鼎立局面的決定性戰役，也是歷史上一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爭。在這次戰爭中，周瑜正確分析了形勢，採取聯合作戰的方針，充分調動了聯軍將士的積極性。同時，他看清了敵軍的弱點，做到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制定了正確的戰略戰術，最後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周瑜指揮這次戰爭的時候還只有三十四歲，眞不愧是一代傑出的年輕軍事家。可惜赤壁之戰兩年後，周瑜便因病去世了。但他的英雄形象和高超的軍事才能，一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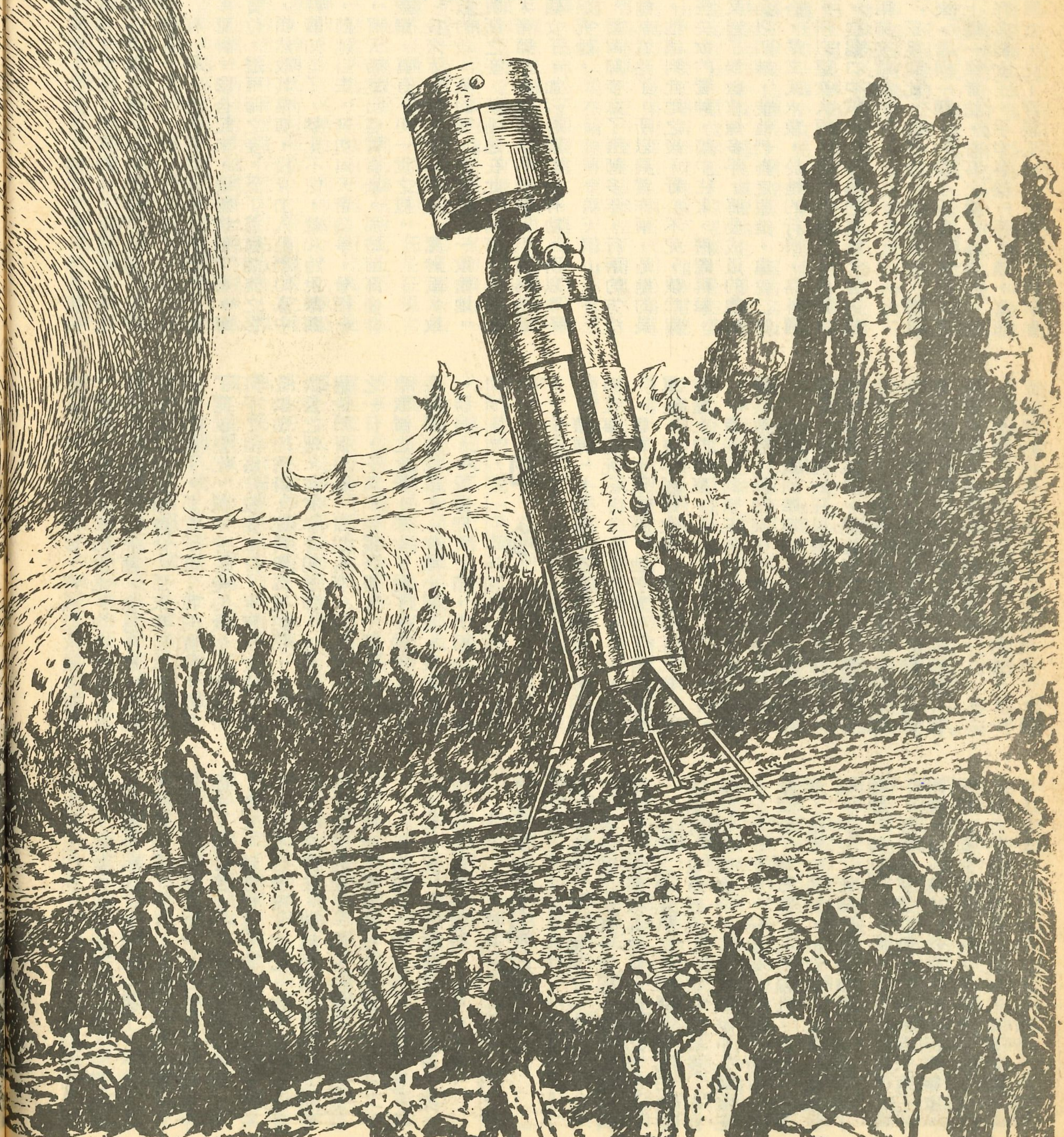




羅唐納·文

狼牙殺冰魔

空中的氣流捲起巨大的球體，冰雪滾滾而來，還有冰雹凌空而下，美國的科學家探測器受到冰凍侵襲。



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之前，美國與蘇聯的科學家曾經在北極圈展開驚心動魄的龍虎鬥，美國如果失敗，全國毀滅在冰雪之下。

北極熊帶來的秘密

蘇聯的國土一片苦寒，特別是「西伯利亞」，一望無際，全部白茫茫，稱做「冰天雪地」，沙皇時代把該判死刑的罪人充軍到那邊去，九死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拉第六軍率領雄兵二十多萬，攻入蘇聯首都莫斯科，捱不住零下二十度的苦寒，兼且彈盡糧絕，逼於投降，當時十六萬八千名德軍集體投降，蘇聯當局點收，全部驅往西伯利亞集中營，作爲戰俘，兩年之後，德國戰敗，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戰俘死傷纍纍，能够活着回到柏林的士兵，只有五千六百名，大部份凍死在西伯利亞，可見該地的寒冷程度，非一般人能够忍受。

「西伯利亞」的面積極爲闊大，越是向北走越加寒冷，靠近北極圈的平原，仍是西伯利亞，超過十萬平方哩土地沒有任何動物棲身，原因是大地永恆被厚達五十呎的積雪封住，氣温冷到零下三十五度。

再往北走，便是北極海，海上有一撮荒島，大大小小，共有十三個，其中有三個孤島比中國的海南島還要大，叫做「新西伯利亞羣島」，環繞着十三個孤島的冰海之間，除了海狗以及北極熊之外，沒有別的動物，甚至耐寒力量最強的愛斯基摩人也不會留下來，簡直是塵世間的絕地。

說也奇怪，蘇聯科學家最有權威的十多的個人，全部留在那些島嶼，一生研究各式各樣的秘密武器，超級越洲飛彈以及速度最快的攻擊性潛艇，都在那個地方研究出來，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如何炸毀北極圈的冰山，使它很迅速的變成海水，從北方流到南方去，把水平綫提升二百呎，令到加拿大以及美國沿海各大都市，被二百呎高的海水湧入，來不及疏散的居民，全部溺斃，就算那些人趕快逃向高處，美國精華所在的紐約以及舊金山等大都市，登時毀滅，整個國家的工商業變成癱瘓，難以復興。

問題在這裏，那些冰山有百份之九十沉入海中，除非使用飛彈炸毀，沒有一種炸藥能够使它迅速溶化，假如眞的使用氫彈，蘇聯本土一定受害，原因是氫彈爆炸發生的輻射綫令到一萬平方哩之內，人畜俱亡，花草樹木俱毀，二十年之內，寸草不生，等於變成「死地」，毀滅美國的夢想如果兌現，蘇聯亦被毀滅。

沒有一個科學家打算同歸於盡的，故此他們必須研究得到另外一種力量使冰山自行爆炸，並非倚靠任何一種核彈。

這一類的「神秘爆炸」不分朝夕試驗，看來距離成功的日子，不會很遙遠，在這一段時間，「美國太空戰略研究組」的特務份子，偵悉了對方有特殊發展，來勢洶洶，趕快召集有關方面的人，在阿拉斯加以北一個城，召開緊密會議研究對策。

阿拉斯加已經極度寒冷的了，上述那個城叫做「巴羅角」，更加冷得要命，但儘管如此，它仍是似模似樣的一座城，除了漁人獵手，還有居民，城中仍有電影院以及酒吧夜總會之類的消遣地方，相當繁盛。它會得在冷下二十五度的奇寒氣温之下屹立，純然是環境上有這種需要，接近北極的海，必有捕鯨船，船上的人一定要找個地方補給食水以及燃料，另外需要各種食物，包括酒和藥物在內，故此在極北的阿拉斯加，有這樣子的一個城市出現，乃係環境上的需要。

由於科學發達，那個地方任何一座建築物都有「中央熱氣輸送體系」，走進屋裏，温暖如春，如果當地的居民需要走到戶外活動，一定坐在有熱氣供應的汽車裏面，不管空曠地方怎樣凍，一概與他們無關。

馬路上面只有汽車，沒有一個人在路上行走，即使是走到隣近大厦進餐，也要坐汽車，那是當地居民不必担心寒流襲擊的生活方式，至於美國派往「巴羅角」的特務份子，他們更加不怕冷，生活異常豪華舒適，醇酒美人，盡情享受。

那些人並非普通的「殺手特務」，全部隸屬「太空戰略研究組」，可以說是爲了針對蘇聯科學家而設，十年以來，蘇聯方面有任何一種厲害的秘密器發明出來，那邊的特務組必然知情。因爲他們有些巨大的動物不斷工作，牠就是「北極熊」。

多麽滑稽呢？蘇聯的俄國人綽號北極熊，偏是那麽湊巧，眞正的北極熊竟然替美國人工作。

北極熊雖然體型碩大無朋，却是有感情的動物，十分重視愛情，始終維持一夫一妻制，美國人只要把雌熊留在巴羅角，另外把雄的北極熊用捕鯨船送往最爲接近「新亞伯利亞羣島」的冰塊上面，牠爲了覓食，必然走向岸邊，蘇聯科學家，永遠不殺北極熊，第二年夏季結束，北極熊自然向巴羅角那邊游去，或者在冰上行走，直到牠發現雌熊爲止，牠回到雌熊身邊，等於完成任務，美國科學家兼馴獸師「李巴摩亞」在牠身上取回長時間的錄音帶以及磁力測驗帶之類的紀錄器，進而推測蘇聯科學家是否有最新的秘密武器發明出來，相當準確。

這一招十分可靠，蘇聯特務夢想不到。由於北極熊帶返的資料顯示，蘇聯的科學家顯然找到一種比較氫彈炸力更強的一種新奇炸藥，它是固體，一旦溶化，並非變成液體，而是很迅速的變成氣體，等於本身的體積十億倍，如果把它放在巨大冰山的核心，加上引爆器，它在指定的時間爆炸，就把最接近「白令海峽」的水位升漲到若干倍，不過，這種試驗沒有眞正變成秘密武器之前，先要找一些無人居住而又有樹木野獸的荒島，加以毀滅，看看它損害的程度，看來屬於北美洲的「巴里羣島」，最合理想，雖然它是加拿大的土地，當局從不過問，毀滅了一兩個小島，不會受人注意。

那天是一九八二年春季，美國太空戰略研究組的組長「雷米爾巴寧」，在「巴羅角」的地下巢穴之內研究對策，參加的人數有十八個，但是對那一個組有特殊貢獻的，除了馴獸師兼科學家李巴摩亞，還有爆炸專家，袖珍核彈專家以及戰鬥力極

強的美國三人小組特務當中第十七組的三個人在座，他們是費彬、沙博以及歌羅拉小姐。

緊急會議剛剛展開，「巴寧」就把北極熊帶返的資料分別用幻燈片以及用化學分析這兩種方法查驗，證明蘇聯的一些科學家大量聚集在「新西伯利亞島」，即將爆炸冰山，看看急速升漲的海水是否變成巨浪，排山倒海而來，把巴里羣島淹沒，他認爲美國必須派出科學家以及特務工作人員前往該島實地觀測，倘若找到眞憑實據，立刻通知美國的國防部先下手爲強，炸毀「新西伯利亞」蘇聯科學家的基地，同時要疏散沿海各大都市，最担心的是這一點，蘇聯當局沒有發動戰爭之前，美國空軍的轟炸機或者越洲飛彈不能够攻擊蘇聯境內任何一個基地，這樣做等於不宣而戰，違反國際法，兼且有失大國風度，反之，一切都是被動，萬一對方不宣而戰，那就糟了，實情如此，美國的處境十分尷尬，如何定奪呢？先要獲悉「冰山攻勢」究竟損失到甚麽程度，故此必須派人前往那一帶的荒島暫居，那些人一定要有足够的保護力，並非送死。

講述這番話之後，科學家「安得烈」站起來，說：「我們傾全力研究一種古怪飛行物體是長條形的，在空中飛行，它的形狀有如雪茄烟，降落之後，它就豎立，好像烟囱，必要時它還可以分做幾節，逐節飛行，離開母體，它叫做子母分合保護器，可以保護飛行物體內部的人，絕對不受外力干涉，超過攝氏表一千度的高熱或者冷到冷下三百度，對它沒有絲毫損害，且又能够避開極度強大的震盪力，沒有一種炸藥可把它炸毀，美國科學家去年集體到南美洲厄瓜多爾火山國探測地球核心的火力時，就由它負責直接在活的火山口降落，並且在火山再度爆發時把它彈上六萬呎的高空，它仍是安然無恙，我們現時已經獲得紐約太空署最高當局批准，一週之後，便有這種飛行物體供應，我想利用它在蘇聯科學家直接射擊或者以特殊方法摧毀的小島上面停留，任何時候，對方有何異動，即時獲悉，紀錄對方的攻擊步驟以及進攻的威力，不過，這種保護器，直到目前爲止，只是適宜於用作火山口探測，不宜於戰鬥，因爲它沒有特殊的武器保護。」

馴獸師「李巴摩亞」站起來，說：「可否把現有的火燄噴射器以及氣體爆炸槍加在你說的保護器之內，增加它的戰鬥力呢？」

安得烈博士笑了笑，說：「我們現時只能够如此安排，假如眞的發生戰鬥，這兩種武器必然鬥不過蘇聯科學家製造的更新武器，我的意思是它已經落伍。」

有人如此發問：「安得烈博士，這兩種武器還沒有搬到戰場使用，可以說是新到不能够再新的科學產品，爲甚麽你說它落伍呢？」

安得烈說：「從戰場看，它是最先進的武器了，不過，從科學家的眼中看來，它的確是未够份量的，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這些武器一定要看見敵人然後發揮它的力量，最新的武器可以在百哩過外出擊，不必看見對方！」

「蘇聯的科學家是否已經發明這一類武器呢？」

「很難說，因爲我們只靠北極熊偵察，所知甚微。」

組長巴寧很有毅力，判斷力也很強，說：「我們繼續研究對策，子母分合保護器運到之後，立刻出動，記得這一點，這一場龍虎鬥只是美國科學家迎戰蘇聯的科學家，不幸的是它在加拿大境內發生，我們既然決定了不必通知加拿大當局，就要高度守秘，免得多生枝節。」

跟着他們談論別的事情，跟「冰海之戰」無關，不必贅述。

冰雹襲擊彷如千軍萬馬

上述的緊急會議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召開，三月一日，那個「子母分合保護器」已經從華盛頓機場升空，並且在阿拉斯加機場降落，裝上了四種不同形式的武器，另外預備三個月的食水乾糧，由四個科學家乘坐，飛往巴里羣島，因爲這一次遠征是科學之戰，並非單人匹馬的戰鬥，故此沒有派出任何一個英勇的「特務殺手」。

沿途十分順利，那個古怪的長條形物體，垂直降落巴里羣島高峯最多的一處，看來，好像盆地，他們把它稱做「天堂谷」，認爲它剛剛在幾個高峯遮蔽的一處，不易被人發覺，且又不易被人偷襲，相當安全，故此他們把地形地勢用電視傳眞的方式報告巴羅角總部之後，安得烈博士也同意這樣做，不過，安得烈博士很鄭重的向他們提出一項警告，千萬不要太過天眞，以爲那個山谷距離海岸有一千二百呎就很安全，如果海水驟然升起三千呎，他們就被淹沒，不分晝夜的留在保護器之內，充其量乘坐頂端的圓形飛行物體，升到空中逛逛，切勿走出保護器之外。

留在保護器雖然很悶，却是很安全的，如果他們想走到外邊逛逛，立刻被寒流嚇窒，不單是氣温低至零下七十度，而且在空中不時看到一個個好像球形的氣流，不斷旋轉，寒氣逼人，兼又反射北極透出的磁性光，十分可怖，因此他們索性一心一意的留在保護器內。

四個人都是身壯力強的科學家，對北極圈的磁性光有很深入的研究，留在保護器內，任意逍遙，看看外邊的磁性光，倒也不嫌寂寞，使他們感到心理上有威脅的不是敵人如何進攻，而是敵人何時展開攻勢，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打算在一年之後舉行這種攻擊的科學測驗，他們就要留在保護器之內，等候一年。

此外，他們還担心對方，並非選擇那一個小島作爲試驗冰海戰術的目標，倘若對方轉由另外一個小島出擊，他們豈不是白費氣力？

有一天，隊長「勞克萊」把這種想法報告安得烈博士，竟被博士申斥，認爲他們此行是執行任務，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哨兵，並非旅行，不能够忍受寂寞的人，立刻退回來，讓別人補上。

安得烈博士還再三指出這一點，那個保護器是戰壕，他們必須不分晝夜的躲在戰壕之內。

這是命令，隊長「勞克萊」沒法可想，只得唯命是從。

初時他們四人接受這個任務時，着實有點慌張，因爲他們只是知道自己變成槍靶，不知道敵人用甚麽可怖的武器襲擊，後來一切風平浪靜，他們又感到十分苦悶，恨不得蘇聯快些發動攻勢了！

一直都是很沉靜，四十天過後他們開始覺得有些不尋常的變化了，首先發覺的一種奇異變化就是從北極核心透出的磁性光，越來越加艷麗，在空中停留的時間長了許多，有時它是一朶花，同時含有十多種顏色，閃動不已，那是光亮，並非顏色那麽簡單，並且是在深夜出現的，更加壯觀，跟着看到空中出現的氣旋結集起來，更加完整，似乎是一個巨大的氣球，顯然蘇聯科學家已經發動攻勢，就快有些驚人的景象出現。

安得烈博士接獲一連串的報告之後，對他們說：「在這一週之內，風雲變色，顯然蘇聯科學家打算利用磁性光作一種奇異的用途，跟冰海戰術有關，最新從西伯利亞的潛伏份子報告，他們頻頻收到從西伯利亞拍囘來的密碼電訊，多次談及冰雨，可能有一場豪雨降落。」

這是他們跟阿拉斯加「巴羅角總部」最後一次通話了，翌日的上午，突然整個天空閃閃發亮，稱做冰雨的東西，果然凌空而下，不是雨，而是雹，又像是洪水凌空而降，他們很快就發覺那些冰雹有很沉重的壓力，可能把保護器打翻，又再被滾滾而來的冰雹襲擊，假如這種推測變成事實，整個保護器就會被冰雹包住，跟它結合爲巨大的冰，永遠無法逃走，把這種險境報告總部，發覺無綫電波失靈，決定逃走，四人立刻乘坐圓形的飛行物體離開。

他們終於脫險，子母保護器屬於母體的一截，不單是被冰層封住，那一塊堅冰厚達一千呎，等於埋葬了它。

如果他們不走，必然死在冰層之下。

這種情況反映出來，蘇聯的科學家並非使用炸藥去炸溶冰山，而是利用磁性光把北極冰層變成一簇簇的雹，隨風吹到指定的地點，然後降落，在三小時之內，那一個地方堆積一千呎厚的冰，假如地面有些巨大的建築物，屋裏有人，街上有汽車，到時全部葬在堅冰之內。

只要把地上的冰變成洪流似的雹，向指定地點降落，復合爲冰，比較原來的冰更加寒冰，因爲它的厚度巳增，到時那個大都市就化爲烏有，恍如意大利的古城「龐貝」被火山灰淹沒，所差異的是這一點，把一個大都市埋葬的東西是冰雹，不是火山灰。

那些冰雹如果在北極圈降落，當地的氣温奇寒，可以保持不變，反之它在紐約降落，會不會保持冰的形狀呢？那是一個謎。

安得烈博士把四個人所保持的資料送達華盛頓的太空總署，加上這麽一句：「儘管大量的冰雹從空中降落，不久溶化，整個大都市仍是遭受浩刦的，因爲冰雹未溶化之前跟岩石同樣堅實，它可能是每塊一千磅重的巨冰，可以把房屋汽車壓扁，變了水，又可以把大都市淹沒，切勿輕視，必須盡快研究對策。」

他本人仍然留在「巴羅角總部」，多次催促太空總署從速決定怎樣做。

另外一次報告，他指出這一點，集中在新西伯利亞島的科學家更多了，除了蘇聯本地的科學家，還有東德以及其他衛星國的優秀科學家，似乎在最短期內發動第二次科學實驗，希望把北極圈地面的冰升到空中，送達指定地點，變成巨如岩石的冰雹，然後降落，總部方面需要更多的科學用具，還需要戰略性的科學家，作出更爲具體的計劃迎戰。

他認爲徹底毀滅新西伯利亞島，把敵人的科學家趕盡殺絕，這樣做最爲徹底，必要時可以使用「袖珍氫彈」。

患了摧花慾的魔頭卡斯坦

過了幾天，華府有一個屬於太空總署的一個高級官員前往阿拉斯加，然後乘坐直升機到「巴羅角」。

他提出證件，又有密碼的「口電」，另外有無綫電傳眞的照片，證明他確係專員「高廸」，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得烈博士熱烈歡迎，幾個人在地面之下五十六呎深的巢穴裏面密談，五十歲的高廸毫無老態，很冷靜的說：「太空總署對你們各位的努力，極爲欣賞，失去了一個子母分合保護器，不成問題，可以在短期內再造幾個，你們沒有損失過一個半個的工作人員，且獲悉蘇聯科學家集體研究秘密武器的陰謀，這件事實在是值得自豪，現時我想知道被堅冰封閉的天堂谷，有何異狀，你們可否提供一些寶貴的資料呢？」

安得烈士說：「當然我們派人到那邊看過，還有些資料，不過，一切都是意料中事，跟我向總署提供的資料差不多，並非很寶貴的，那邊的冰層與別不同，硬度比較普通的冰強過三十倍，並不脆弱，且

又不易溶化，看來它屬於冰石那一類，不止是堅冰那麽簡單。」

「冰石？冰怎會變石？」高廸說。

他雖然是太空總署的高級份子，對科學有很深的研究，可是，他所研究的範圍只是太空方面，對冰石反而不很瞭解，故有此問。

安得烈說：「南極的冰層較厚，有些地方冰層厚達一千二百呎，北極冰層較薄，兩個地方的冰層深處都有冰石，即是說本來是冰的東西，萬年不化，經過無數年代的積壓，它的密度不斷增加，終於變成一種石質，把它帶到熱帶地方安置，它也不溶，除非加熱到攝氏二百度過外，它不會溶化，有些雕刻家把它加以精細彫刻之後，拿去賣錢，看做珍貴的裝飾品，叫做冰雕，照理任何一種冰雹在空中降落，自動撮合，只是看來十分堅實，缺少大自然的壓力，決不會變成冰石，可見蘇聯科學家從北極吹送到空中的浮冰，已經變了石質，並非冰雹，它究竟是怎樣子弄出來的，我們至今仍是不斷的研究中。」

專員高廸說：「如果子母分合保護器裝置了強大的發熱器，那就不怕它被冰層封閉了，即使它眞的被封，憑着發熱器，堅冰溶化，仍然可以升空。」

「是的，這一層道理，我也想像得到，可惜在失敗之後才領悟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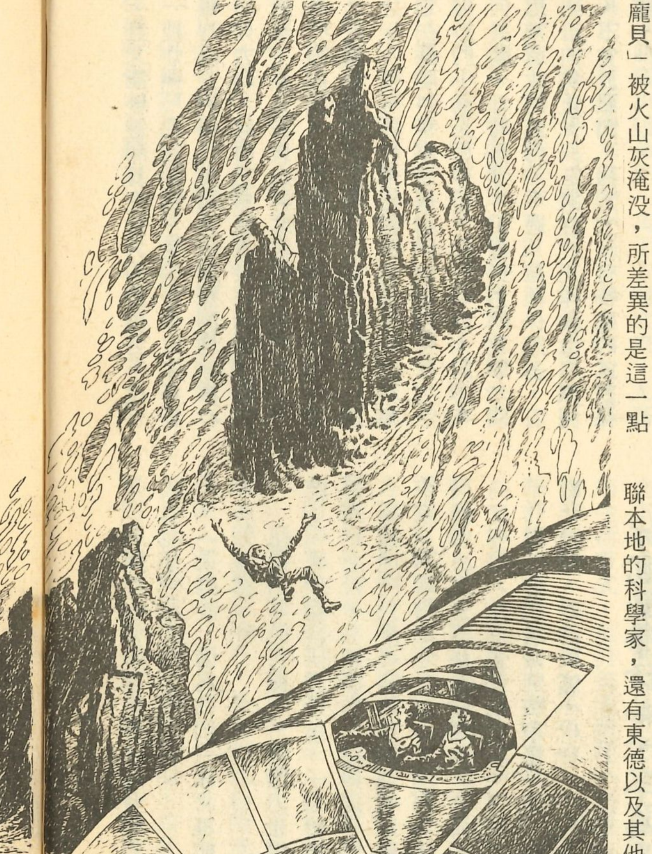
「新的子母分合保護器有發熱的裝置了，此外，還有些特製的航機，不必使用噴氣筒推動，也可飛行，它能夠承受十萬磅的壓力，兼有發熱器，不久就有這種飛行物體送來，代替原來的保護器，如果對方再度試驗人造冰雹，一定不能夠把它擊敗，不過，這種飛行物體只是觀察對方試驗冰海戰術之用，它沒有力量攻擊。你提出來的建議，請求總署研究如何進攻新西伯利亞島，我們已經有了答案，不想因此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故此把你的建議暫時擱下，不過，總署如此決定，並不是妥協，只是進攻它的方式不同而已。一句說話，總署認爲派一個有份量的特務潛入該島，進行爆破工作，更加有利，萬一失敗，不會涉及美國的聲譽，因爲敢作敢爲的特務份子，寧死不辱。」

安得烈博士欣然點頭，說：「這個主意不錯，現時有沒有具體的辦法使它成爲事實呢？」

「暫時還沒有適當的人選，此外，總署還考慮這一點，如果派人潛入該島，把它爆炸，這種工作並非一個人的力量做得到，即使辦妥，整個島炸毀，死傷了許多人，勢必引起不利於美國的忖測，也是不妙的，還是派人潛入禁地把最有權威的魔頭殺掉比較化算，你有沒有聽見過卡斯坦博士的大名呢？我說的魔頭就是他。」

安得烈博士苦笑一下，說：「在世界上享譽的科學家太多了，恕我一時想不起他是誰，大概他是蘇聯人吧？」

「不，他不是蘇聯或東德的人，是西德的人，他在西柏林犯過罪，被警方拘禁了三年之久，然後釋放，他覺得面目無光，且又沒有人聘他做大學教授，碰巧有一名艷麗的莫斯科間諜出現，想盡辦法抓住他的弱點，他就被她騙到鐵幕背後，悔巳無及。」



米羅克被洪流似的冰雹冲去，其餘科學家，躲在探測器之內，感到驚心動魄，但又沒法挽救他，只好放棄，自管自的逃去。

「這個魔頭恐怕是酒色之徒，是也不是呢？」

「他不單是酒色之徒，還是一名標準的色情狂，當年他在校園強姦了一名女學生，以致入獄，可見他患了虐待婦女的摧花慾，出獄之後，他的變態心理更加強烈，無時無刻不想辣手摧花，你現時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這傢伙如果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過活，遲早要入獄，被判終身監禁，只是投靠蘇聯例外。並非那邊治安當局特別鬆，而是他有利用的價値，照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報告，蘇聯的女間諜騙他進入鐵幕，不久，便即轉送新西伯力亞島，住在特製的禁區，不斷的把一些無辜婦女送給他淫辱，加以殺害，他不敢逃走，也不想逃走，一直被人利用，想出在高空把冰點變成冰石的鬼主意就是他！不過，這傢伙雖然患了很強的辣手摧花慾，並非蠢如豕鹿，他只是負責研究冰海戰術，不肯把製造冰石或冰雹的秘方說出來，他十分瞭解，蘇聯科學當中只要有一個人完全瞭解冰點如何飛上高空製成秘密武器，他就判處死刑。

那一項報告還指出，他是五年前投入鐵幕的，五年之內，起碼毀了四十朶花，莫斯科當局隨時翻臉無情，說他是色魔，證據確鑿，他就難以逃生。

「我越聽就越加清楚，似乎美國太空總署想派人潛入該島救他。」

「不，那個魔頭死有餘辜，我們不會救他，只是想殺他，他一生研究如何利用北極光，這種科技只是位在北極圈的科學家然後發揮它的功用，美國距離南北極十分遠，懂得製造冰石從天而降的科技，一點用處也沒有，故此不想救他，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不容輕視，他在該島高度保護之下，很難逃走，反而殺他容易得多。」

安得烈博士大感興趣，衝口而出的問：「爲甚麽你說殺他並不困難呢？」

「是的，這個魔頭既然按時要虐殺一個少女，還要在巴黎高價買入的上等貨色，我們只要把年輕貌美的特務送到販奴市場，當作女奴似的賣掉，又再運用詭計，使她透過買女奴的人，送到魔頭的臉前，如就有機會殺他，或者跟他同歸於盡。」

安得烈博士想了想，說：「這個方法太過殘酷了，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她以女奴的身份，獻給那個魔頭淫辱，非常痛苦，未必有本領殺他，殺了他，她也沒有機會逃生，憑空犧牲了一個有前途的特務姑娘，太過可惜了，此外，我還担心她的

身份，被人揭穿，沒法完成任務。」

「爲甚麽你有這種憂慮呢？」

「十分明顯，蘇聯當局如此重視那個魔頭，有機會接近他的陌生人，必然特別注意，預防那個人是特務，特別是女人，更加不肯輕易放過，怎會讓她魚目混珠的送到他的寢室呢？你也許忘記了，幹特務這一行的人，最忌的是吃過招供丸，藥力發作，有問必答，任何秘密沒法保留，這一招我們是經常採用的，難道蘇聯特務頭子偏就一竅不通嗎？」

安得烈說得很有道理，專員高廸呆了半晌，嘆息了一聲，說：「似乎此路不通了！」

「不，這一條妙計是可以實行的，但却需要一個催眠術專家。」

高廸並非外行的人，一聽就懂，喜形於色說：「把她催眠多次，直到她有力量抵抗招供丸爲止，那就能夠完成任務！」

安得烈接上去，說：「這樣安排已經不錯了，還有更加巧妙的安排！既然決定用催眠術，爲甚麽要犧牲自己人呢？索性到巴黎買一個膚色白皙而又曲綫玲瓏的少女回來，施以催眠術，使她每一次被逼做愛的時候就會發狂，用口咬死男人，豈不是更加巧妙？她根本上不是特務，吃了招供丸，她也供不出甚麽。」

「好極了，我相信有經驗的催眠術專家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把一個很普通的少女加以催眠，使她在特殊的情況之下，變成狂人，向男人的要害出掌，一口咬斷對方的舌頭或氣管，可是，這種計劃必須極端守秘，到甚麽地方找一個可以信賴的催眠術專家呢？」

安得烈說：「我並非催眠術專家，但却認識一個女人，她精通催眠術，還是我們的同志。」

「她是誰？事不宜遲，趕快把她介紹我認識。」專員高廸十分興奮。

險些埋葬在千呎冰層

安得烈博士說的催眠術專家，並非別人，她就是巴羅角總部三人小組兩男一女之中的歌羅拉小姐，因爲她的父親是催眠術專家，故此她懂得這種技巧，且又苦練多時，曾經當着安得烈博士的面前催眠了一隻大狼狗，故此他對她的本領便深信不疑。

既然專員高廸同意，跟她見過面，認爲她很靠得住，於是打長途電話跟太空總署的負責人聯絡，按步就班的去做，打算在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內找到一個適做「客串特務」的少女。

另一方面，專員高廸乘搭科學家專用的探測機到天堂谷去。

他不單是停機之後走出機廂之外，欣賞景色，看看堅實的冰，還用尖銳的鋼鑿去挖掘一些「冰石」，逗留了三個鐘頭，然後回去。

他在「巴羅角」遊玩，同時收集他想獲得的資料，五天之後離開，搭直升機先到阿拉斯加機場，轉飛美國華盛頓述職，臨走的時候，他對組長巴寧以及科學家安得烈說：「我必然盡快辦妥兩件事情，首先，把最新的發熱保護器連同機師送來，再其次，在巴黎收買一個柔弱如小花的少女送到巴羅角的巢穴，使她接受催眠術，記得這一點，不要讓她懂得太多，由她負責殺死魔頭的計劃，更加不能夠使她知情，預防她進入鐵幕之後，被逼吃招供丸，甚麽都供出來。」

他說得到就做得到，十五天後，巨型的子母分合保護器眞的連同機師一起送來，因爲它具有直接升空以及垂直降落的性能，不必飛往阿拉斯加機場，直接在巴羅角郊區降落。

降落的地點是一座超級的園林別墅，機師「米羅克」，渾身是勁，安得烈博士一見就喜歡他，當晚設宴欵待，說：「世事變化得十分快速，我感覺到蘇聯科學家即將發動另外一次含有攻擊性的科學測驗，必須盡快飛到天堂谷，準備接受命運挑戰，此外，還要接受無邊無際的寂寞。」

「米羅克」笑嘻嘻的說：「這一個保護器特別巨大，機廂之內有電視機以及錄影帶，還有一年的糧食和食水，又有足夠的酒，我可以躲在那個地方，活了一生之久。」

看來他是充滿了自信心的，上次去過天堂谷遠征的四個科學家同行，有說有笑，倒也不嫌寂寞。

五個人組成的一隊人馬，抵達巴里羣島，在天堂谷降落，由於堅冰的形狀沒有絲毫改變，他們降落的時候，一切順利，覺得此行眞的是旅途愉快，簡直是渡假一樣。

天堂谷景色奇麗，對他們來說，那是極大的誘惑，五個人留在該處，恨不得走到山上較高之處瀏覽一番，可惜那種環境分分鐘有變，不敢輕舉妄動。

五個人當中有四個人曾經在天堂谷吃過苦，儘管內心對那些艷麗如畫的景色十分欣賞，仍是不敢冒險出去，反而三十二歲的「米羅克」，雄心萬丈，絕不怕死，天天要到外邊去。

他們苦勸他別這樣做，米羅克一笑置之，跟着他還帶了鋼鑿小斧以及長長的繩子，攀登懸崖，只是，頭上多了一個透明的鋼盔而已，以前四人組成的小隊，由隊長克勞萊率領，發覺這傢伙被美麗的山色迷住，索性用無綫電跟安得烈博士通話，報告此事，跟着補加一句：「米羅克是太空總署派來的人，論輩份，論職位，都比我們高，我們實在沒法叫他停止活動，更加不敢公然指責他，萬一鬧翻了，他死在我們的手上，不堪設想，此外，保護器的發熱系統裝置如何使用，只有他一個明白，假如我們失去了他，冰雹凌空而下，我們就無法應付。」

安得烈冷然說：「如果他眞是那麽放肆，任由他自己亂攪一頓吧，不過，他沒有闖禍之前，你們必須向他學習如何使用發熱器。」

「克勞萊」奉命而爲，很有耐性的學習如何利用發熱器使冰層溶化，「米羅克」也盡量指示，很快克勞萊就學會了這一套，又由此教導其餘的隊友學習。

一個月後，四個人都懂得怎樣放出無比的熱力去溶解冰雹了，很是高興，根本上他們已經懂得怎樣駕駛，那一個保護器，就算失去米羅克，不必担心，局勢如此

，他們懶得理會米羅克的安危。

「米羅克」這傢伙一向有很強烈的登高慾，難得有機會給他爬山，他當然不肯放棄，殊不料在很寧靜的一個上午，忽然風雲變色，滾滾冰雹從高處傾瀉，勢如千軍萬馬，他沒法逃避這一場浩刦，竟然翻身跌下高崖，即時被強大的冰雹淹沒，前後不過幾分鐘，去得無影無踪。

他死定了，留在保護器之內的人，隔開了玻璃窗，目睹這一宗慘劇，嚇呆了半截，克勞萊吩咐他們把保護器垂下來遮住了玻璃窗，然後打電話報告安得烈博士。

安得烈博士說：「米羅克並不依照我的指示去做，胆大妄爲，死了算數，你們此行負責收集所有關於冰雹的資料，並且試驗發熱器的效能，切勿急急忙忙的起飛，先要被困在冰層之內，然後加熱，由下邊衝出重圍，爲了容易飛行，你們的保護器一向是橫放的，應該把它豎直。」

克勞萊依照這個指示去做，豎直了保護器，冰雹從高處滾下很快就把它罩住。

冰層越來越厚，他們沒法跟安得烈博士通話，情況危急，立刻開啓發熱器，熱浪如潮湧出，冰雹碰上了它，立刻溶解，喜形於色，對其他的隊友說：「我們大功告成了，別再獃在天堂谷，趕快起飛！」

冰雹含有致命的毒氣

從天堂谷飛回「巴羅角」，只是三小時的航程，本來是沒有危險的，不知道爲甚麽，航程的中途，克勞萊覺得頭暈眼花，叫別人協助，他們全部患病，並且臉色蒼白如紙，好像「中毒」，克勞萊大驚失色，趕快用無綫電通話器跟安得烈博士交談報告他們的處境。

因爲他們已經逃出了冰雹圈，故此可以照常的通話，本來它是喜訊，不過，四個隊員忽然一齊患了急症，那又化喜爲悲了。安得烈博士想了想，說：「蘇聯的科學家作第二次的冰雹攻勢，外邊看來，好像前後兩次冰海戰術沒有多大的分別，可能大有分別，說不定你們已經中毒，立刻按動保護器飛行儀的左上角紅色小鈕，萬一你們全部昏迷，保護器會飛到巴羅角郊外別墅的一個指定地點降落。」

幸虧有這一招，否則，那一個保護器不知道飛到甚麽地方去，儘管如此，他們四個人仍是大限難逃，保護器被地面早已安排下來的磁力圈吸住，在指定的地點降落，他們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全身變硬，停止呼吸，心臟不再跳動，臉如土色，不明不白的喪生。

安得烈博士穿了防止輻射綫侵蝕的衣裳，戴了頭盔，然後用噴火器打開機槍入內，倘不是他早有準備，他也要喪生，因爲機艙之內瀰漫着一種新奇的毒氣。

此行證實了對方的陰謀，冰雹本身含有致命的毒氣。

當時死者沒有一個人走出保護器，冰雹所含的毒氣怎能侵入艙之內呢？事後研究，禍苗是那個保護器不斷的吸入外間空氣，有如冷氣機，既然冰雹有毒，等於空氣有毒了，他們怎能不死？

不管那種毒氣是那一類，假如蘇聯科學家施展毒辣無比的冰海戰術，大量有毒的冰雹在美國高空降落，當地居民，必然在十五分鐘之內死個清光，巨型建築物紛紛倒塌，葬在冰層之下，這個慘象很快變成事實，必須想辦法制止它。

安得烈博士除了趕快向華府報告之外，還加緊催速歌羅拉把新來的一個少女「露絲汀」催眠到最深的境界，使她的人格分裂，一旦做愛，立刻發狂，咬斷對方的咽喉。

事實放在眼前，蘇聯當局必然是盡快利用冰雹攻勢的優越武器，向美國施以壓力，假如華府當局不肯讓步，還協助波蘭，隨時出兵，第三次世界就會爆發，安得烈博士在惡劣的境況之下，把生存的希望放在一個弱質纖纖的十七歲少女身上，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爲了使這個計劃完成，儘管歌羅拉已經把露絲汀催眠到十分理想的境界，安得烈博士仍要動用在巴羅角屬於主力的三個特務：費彬、沙博以及歌羅拉，派他們火速到巴黎活動，設法使露絲汀變成蘇聯特務搜購的一朶花，她是五萬美元買來的，等於有血有肉的秘密武器。

巴黎一向是挺熱鬧的，尤其是聲色犬馬齊全的「蒙瑪特區」，更加繁華，舉世知名的紅磨坊夜總會或泰勃蓮夜總會，都在該區之內，至於半公開的賭場，也在那個地方開設，此外，有一個巨型的圓屋，屬於猶太巨商巴格羅的產業，它也很有名氣，凡是高級的名畫，雕刻品以及美女，都在那個地方拍賣，每年七月初旬連續有一個星期之久，都有女奴拍賣，價高者得，到時從沙漠區派往巴黎的商人就在圓屋之內出現，與高采烈的出價搜購，沒有美女拍賣的日子，那邊就是賭場，不過，賭徒先要變成「圓屋俱樂部」的會員，才有資格參加。

很少人知道那種地方仍然有人從莫斯科派出，找尋酒女，獻給魔頭蹂躪。由於圓屋係名女人芬妮主持，故此她是很重要的一個人。

想把露絲汀透過一個人，獻給魔頭卡斯坦博士享受，最可靠的對象就是名女人芬妮了，問題在這裏，想打動她是不容易的，她有財有勢，甚麽都有，更加不能夠用武力威脅她，只好另想辦法，威脅她手下負責拍賣美女的總管梅菲。

主意打定了，沙博跟露絲汀付出五百美元，加入圓屋俱樂部，變成會員，潛入該處的沙蟹賭局，她本來是金髮的，染成黑髮。

沙博不單是賭術精明，而且懂得出千，連續兩次寃家牌，他擊敗了總管梅菲，贏了七萬美元的籌碼。

凌晨二時，他跟梅菲一起乘坐汽車離去，籌碼仍未兌現，露絲汀坐在身邊。

在汽車廂裏，沙博低聲說：「梅總管，我贏了錢，不想再賭了，只是想喝一杯名貴的酒，聽說有些酒售價五萬美元一杯，可否帶路呢？」

總管梅菲聽了會意，說：「好的，眞的有這種酒，讓我帶路！」

不過一會，三個人離開汽車，進入一間含有古典氣派的酒吧，牆上懸掛許多幅名畫，還有很精緻的雕刻品，稱做「藝術之宮」，三個人落坐歡談，梅菲伸手向侍

役領班打個招呼，說：「這兩位嘉賓想喝一杯法王路易十四珍藏的酒，每一杯索價五萬美元，入我的帳！」

酒端上來，沙博喝了一半，讚不絕口。他身邊的露絲汀也喝了一口。

兩杯酒還未喝完，他巳經感覺到正是開口的時候，探懷取出七個一萬美元的籌碼，放在枱上，說：「兩杯酒一共是十萬美元，我還想多喝一杯，總數是十五萬，除了七萬元籌碼，我欠你八萬美元，現時立刻寫支票給你。」說完，他眞的寫了一張支票，笑着送上。

總管梅菲很冷靜的說：「沙博先生，你到底想要些甚麽？」

「你收了支票再談吧，這種事情輕而易擧，沒有後患。」

梅菲收了支票。

沙博續說下去：「過幾天就是每年秋季拍賣女奴的日子，我們很想你帮一個忙，設法令到這位金髮美人以女奴身份賣給蘇聯富商巴比哥夫，她這樣迷人，相信他不會放過她的，到時只要他出價，沒有人跟他競爭，她就賣給他，一切循着正當的手續進行，只要這一場交易完成，你就完成任務。」

「沙地阿拉伯土王派來的葛酋長，他往往出很高的價搜購美女，如果她迷住了他，拚命出價，我沒法帮忙你的。」

沙博笑了笑，說：「有一柄彈簧刀，壓住他的脊骨，他就不會拚命出價。」

「可惜我沒有刀子。」

「我早巳料到你不會出刀了，我巳經派人混入葛酋長的選美集團之內，站在他身邊的貼身侍衛就是我的人，你不必担心他。」

「對巴比哥夫有沒有傷害呢？」

「她對任何人都沒有傷害，只是負責救出一個囚禁的鐵幕後面的美國科學家而巳，成功或失敗，與你無涉。」

「好，一言爲定，我們决定合作了，事前我不會洩秘，事後我不會追查。」總管梅菲很冷靜的說。

分手之前，他還向露絲汀打量了一眼，把她的美麗形象印在腦海中。

到了販奴市場秋季拍賣美女的一天，從下午三時開始，到夜間八時爲止，一連三日，拍賣各式各樣的美女，總管梅菲故意守候到莫斯科派到巴黎活動的富商巴比哥夫在場，然後推她出來。

她仍然是晚上看見過的樣子那麽艷麗，只是髮色金黃，略帶羞態，更加迷人，那麽艷麗的少女，底價一萬美元，物有所值，出價的人還可以走到木台向每一個裸女伸手摸摸她的乳房和小腹，看看她的肌肉是否結實。

臉上堆滿了肉的胖漢，登台摸她，轉身問梅菲：「總管，她是否處女呢？」

「在我們拍賣行出售的少女，全是處女。」

「很好，我出價三萬。」

果然不出所料，有人大叫：「我出價五萬！」

喊價的人正是葛酋長。

巴比哥夫又說：「我出價七萬！」

「出價九萬！」

巴比哥夫似乎動了氣，再摸摸她，大聲喊叫：「我出價十二萬！」

葛酋長的嘴唇動了動，沒有做聲，總管梅菲直覺到他背後顯然是有人亮刀了，他的貼身侍衛全是穿了阿拉伯長袍的，刀尖被長袍罩住，然後伸出去，沒有人看得見，這一招確是高明，梅菲由衷的佩服，趕快喝問一聲，沒有人競爭了，他的小鐵鎚敲在鋼板上面，表示這一項交易巳經成交，她立刻穿上了衣裳，被人帶走。

那一晚的深夜，她被囚禁在一座別墅之內，巴比哥夫帶醉走入寢室，關上了門，叫她脫下衣裳，她脫個清光。

巴比哥夫叫她躺在床上，她也照做，料不到他沒有脫衣，更爲走近一點，突然拔出手槍來。

「這是甚麽意思呢？巴先生！」她大吃一驚。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如果你是處女，必有羞態，你却沒有，顯然你是借此混入蘇聯的，快些招供，遲了，你就死在槍下。」

她聽了翻身坐起，很冷靜的說：「巴先生，你殺我之前，希望你聽聽這一句詩，月亮哭了，每一滴淚都是血！」

「原來你是自己人！」巴比哥夫聽了這一句暗語，驚奇不巳。

「我故意賣給美國人，接受特務訓練，由他們把我賣到蘇聯，獻給卡斯坦博士淫辱，乘機救他出險，碰上了你，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合作，到時把美國潛伏蘇聯境內的特務一網打盡。」

「再好也沒有了，你快些穿上了衣裳，喝杯酒細談。」巴比哥夫很興奮的說。

露絲汀根本上不知道她接受深度催眠之後，歌羅拉對她說了些甚麽，她自始至終，以爲此行只是負責救出卡斯坦博士，故此，巴比哥夫也受愚。

她果然透過幾度盤問與搜查，由巴比哥夫直接把她送到卡斯坦博士居住的特製寢室之內。除了卡斯坦博士本人，沒有人知道如何打開寢室的秘門。

巴斯坦博士期待巳久，巴比哥夫剛剛走開，他就露出猙獰臉相，逼近了她。

「你眞是倒霉，今天你要被我蹂躪至死！」說着立刻動手，撕爛她的上衣。

「不，我是派來救你的，別誤會！」

「你是特務嗎？更加令我滿意，越是掙扎的女人，我越加開心！」

他一再進攻，把她剝個清光。

她焦躁起來，趕快把「哭泣的月亮」那句詩誦讀，不料對方絕無反應。

他力大無窮，露絲汀終於被他征服，逼於接受各種花式的蹂躪。

她忽然發生變化，怒吼一聲，張露牙齒，從人變成狼，出其不意的一口咬在他的咽喉上面，鮮血飛濺。

她一咬再咬，由於咽喉的氣管被她咬斷，卡斯坦博士沒法叫喊，巳經喪命。

女守衛發覺這一宗血案的時候，卡斯坦博士巳經死亡，她立刻被拘，很遲然後採出她受到催眠術控制，突然變狼，儘管如此，她仍要槍斃，罪名是「反間諜」，認爲她投靠美國。

卡斯坦博士死了，蘇聯的科學家沒法利用北極光製造有毒的冰雹，美國處境危而復安。（全文完）

〔黎明劉匪〕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天譴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家寨楊惠因義父楊儉生病，到外面抓藥回來大雪封山，楊家寨的人外出回來都被阻止在古廟裏過夜，楊惠和老頭魯老七也在裏面，忽然來了三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滿臉刀疤、耳朵缺了一角，楊惠憧憬當年生身父親也是被一個刀疤漢殺害，心裏佈滿復仇之火，第二天回到楊家寨詢問義父，楊儉把當年她父親被殺之事說清楚，並叫她練好武功爲父報仇。過了幾天楊惠見先後來了二人請她義父裁製衣服，做好了，刀疤漢也跟住那漢子來取衣服，說出一些江湖暗語，楊儉很懷疑，爲了防範未然，準備打發楊惠離開楊寨，自己留在寨內以觀動靜……

捧杯談隱事　避仇出外遊

勾心鬥角

夏玉蓮看了楊儉一眼，又問道：「是不是山林大嫂？是小梅姐姐？」

門外都沒有人應他，楊儉打手勢叫夏玉蓮入房，夏玉蓮不依，抓起一張板櫈，立在門外，楊儉輕吸一口氣，倏地把大門拉開！

寒風呼地一聲自門隙中吹了進來，叫人心頭一寒，桌上的油燈照到門外，一丈之內依稀可見景物，但周圍却不見一人？

這時候誰不關在家內圍爐喝酒，說不定，家內的女人早巳哄孩子上床了！

可是剛才那敲門聲，十分清楚，絕非風吹，所以楊儉忍不住探頭出去，向四圍望了一下，證明外面沒人，這才重新關上門，嘟嚷一聲：「眞是見鬼！」

夏玉蓮把板櫈擺好，替楊儉斟了一杯酒，道：「天冷，菜快凉啦！爹，快趁熱吃吧！」

楊儉坐了下來，道：「阿惠，昨夜有點不尋常，千萬小心，爹枕頭下有柄匕首，你替我拿來！」

夏玉蓮應了一聲翻身走入房內，不久便把楊儉的匕首拿來，楊儉把匕首插在腰帶上再用外衣蓋住，道：「裝碗飯來。」

夏玉蓮訝然道：「爹，你不喝酒？」

「人是鐵，飯是鋼！」楊儉沉下臉來：「你別多問，快去！」

夏玉蓮見他臉帶緊張之色，心頭也有點忐忑起來，不敢再問，裝了兩碗飯來，楊儉看也不看臉前那杯酒，挾起一塊醬牛肉，便連扒幾口飯。

就在此刻，大門又被敲響了！這次連夏玉蓮也緊張起來了，連忙問道：「是誰敲門？」

「請問楊師傅在家嗎？俺是來拿棉長袍的？」

楊儉與夏玉蓮又互望了一眼，楊儉問道：「您貴姓？」

「敝姓黎！」

楊儉叫夏玉蓮坐下，然後開門，只見

外面賊忑笑嘻嘻地立着一個青年漢子，手上拎着兩瓶酒，正是那姓黎的！

楊儉沉着臉道：「這是什麽時候？拿衣服也有這般晚的麽？」

黎姓漢子神情一呆，隨即笑嘻嘻地道：「楊師傅不是叫我小年夜來麽？現在豈不是小年夜？」

夏玉蓮生氣地道：「由白日到晚上都是小年夜，你怎不白天來？」

「令尊没說時間，俺怕你們趕不及，所以現在來了，是不是不歡迎？」

「剛才是你敲門的麽？」

黎姓漢子道：「不錯，後來我想楊師傅好意請我小年夜來，俺雙手空空，也太不成樣子，所以趕到街頭，買了兩瓶酒，嘻嘻，不成敬意，尚請笑納！」

夏玉蓮道：「簡直無賴，誰請你！」

「哦，這個算是俺自作聰明吧！令尊叫我小年夜來，我只道是他要請我吃一頓飯……」

夏玉蓮輕哼一聲，把棉長袍拿了過來。「衣服便在此，算了錢，你便請吧！」

黎姓漢子笑說道：「姑娘，我可以試穿一下，若果不合適，也好立即叫令尊修改！」

楊儉道：「理該如此，請進來吧！」

黎姓漢子看了桌上的菜餚一眼，讚道：「好香！姑娘好手藝！」

「哼，無事獻殷勤！」

「俺說慣笑了，姑娘勿怪！」黎姓漢子轉過身去，脫下外袍，穿上新的棉長袍，連聲讚好。

夏玉蓮道：「現在你大概没什麽藉口了吧？咱父女要吃飯了！」

「假如俺臉皮厚，想求令尊賜一頓飯，不知姑娘介不介意？」

夏玉蓮轉頭望向楊儉，不料楊儉却道：「黎兄弟若不嫌菜粗，便請坐下吧！」

夏玉蓮一怔，但終於把門關上，在下首相倍，黎姓漢子打開自己買來的酒，道：「楊師傅，試試這個怎樣？」

楊儉道：「老漢杯中酒尚未乾，你自己請吧！」

黎姓漢子斟了酒，轉頭問道：「姑娘要不要喝一點？」

夏玉蓮冷冷地說道：「你自己喝個够吧！」

黎姓漢子舉杯邀飲。「楊師傅，在下衷心祝你身體健康，平安大吉！」

楊儉心頭又是一跳，也道：「老漢也祝你前程無限，長命百歲！」

黎姓漢子微微一笑，說了聲多謝便一口把酒喝乾，楊儉也同樣把酒喝乾。「黎老弟酒量好大，老漢佩服得很！」

黎姓漢子哈哈笑道：「楊師傅何嘗不是如此？俺單名一個明字，尚未請教楊師傅的大名！」

「老漢名字也只有一個字：儉！」

「幸會之至，楊師傅深藏不露，在下十分欽佩，不過仍請您小心提防！」

楊儉臉色一變。「黎老弟的話，敎老漢不明白！」

黎明又喝了一口酒，道：「楊師傅，你心內明白，大家心照不宣！」

「可怕老漢心不照！」

黎明含笑道：「在下也只能說到此爲止！」說罷伸筷去挾鷄肉，夏玉蓮筷子一翻，把它按下，道：「你不把話說清楚，便別想吃鷄肉！」

黎明微微一笑，手腕一轉，已脫出夏玉蓮筷子的力壓，向炸肉丸挾去。「不吃鷄，吃肉丸行不行？」

楊儉竹筷也突然探出，把黎明的筷撥開。「老漢不是吝嗇一顆肉丸，但嘴裏若有東西，說話便更加不清楚了！」

黎明竹筷忽如毒蛇出洞般竟使出雙槍招式：「二龍爭珠」，直取楊儉的雙眼！

這一招疾如閃電，楊儉急起仰身閃避，夏玉蓮見狀，也忙出筷來阻擋，豈知黎明右臂忽然縮回，竹筷一落，挾了一顆肉丸抛入口中，咀嚼起來，盛讚道：「好味道！」

楊儉與夏玉蓮神色全是一變，夏玉蓮粉臉一寒，沉聲道：「你這是什麽意思？惡客欺主？」

黎明放下竹筷，道：「姑娘武功不錯，可惜没經驗，否則這肉丸那裏能到俺嘴中！」

夏玉蓮怒叱道：「你得了便宜還不饒人？」

楊儉道：「小女只懂針綫，那裏懂得什麽武功，黎老弟看走眼了！」

「俺自信不會看走眼！」黎明道：「假如惠姑娘的竹筷不格，而反取我雙眼，俺又怎能挾到肉丸？」

夏玉蓮心房一沉，暗道：「難道爹一直說經驗十分重要，這姓黎的倒也没有說錯。」

楊儉打了一個哈哈笑道：「黎老弟深藏不露，叫老漢好生佩服！」

黎明忽然斂容道：「楊師傅您出身一定是『如意門』，未知俺有没有看錯？」

楊儉臉色又是一變，乾笑道：「原來黎老弟是個有心人，不知今日上門有何指敎？」

「指敎兩字不敢，只想問你一句話，您跟那姓趙的是什麽關係？」

「他是俺的主顧。」

「除此之外，尚有什麽？」

「什麽關係也没有！」

「那麽那姓金的呢？」

「只見過一次。」

「這是眞話？」

「老漢是你的犯人？」

「楊師傅言重！如意門人丁稀薄，希望你不要令人失望！」

「假如老漢要令你失望呢？」

黎明喝了一杯酒，道：「俺也會令你失望！」

夏玉蓮怒道：「你與咱們有什麽關係，咱們失不失望又與你何關？」

楊儉沉聲道：「你到底是什麽人？」

黎明道：「以後你自然知道。」忽然抛下一枚大洋，「後會有期，你的底細，俺不會告訴別人！」

夏玉蓮忽然立在門後，道：「你想離開？没這般容易！」

黎明看了楊儉一眼。「惠姑娘要我留下來？奇怪，剛才還不讓我進來哩！」

夏玉蓮怒不可遏，欺前幾步，一拳搗出，這一拳風呼呼，氣勢不凡，但黎明臉上仍掛着笑容，身子一偏，左手揚起，

五指反抓夏玉蓮的腕脈！

楊儉心頭一跳：「這小子是『鷹爪門』的人？」

高玉蓮見對方左臂揚起，立即變招，拳頭攻擊其脅下。

這招變化極快，黎明忍不住讚了一聲，忽然縮臂，護住左脅，夏玉蓮那一拳便擊在他臂上。

「姑娘氣消了没有？」

夏玉蓮大叫一聲，雙拳齊出，採取攻勢，她一口氣攻了十多拳，但却被黎明格開。

楊儉輕嘆一聲：「傻丫頭。」

夏玉蓮瞿然一醒，立即代拳爲掌，攻得更急，黎明道：「楊師傅，你女兒的根基不錯，就是没經驗，你也該讓她出來走走！」

楊儉鐵青着臉，夏玉蓮道：「你有本事便回一掌給姑娘瞧瞧。」

「好！」黎明話音未落，忽然使了一招掛拳，直奔夏玉蓮的臉門，這一拳來得極快，夏玉蓮吃了一驚，有點手忙脚亂，黎明忽然再飛起一脚，夏玉蓮匆忙一退，後脚給板櫈一絆，幾乎一跤摔倒。

黎明在她身邊竄過，道：「兩位請小心。」說着拉開大門閃了出去，只幾個起落已隱没在黑暗中！

夏玉蓮把門關好，嗔道：「爹，你爲何不幇女兒，爲什麽讓他跑掉？」

楊儉沉吟不語，忽然抓起飯碗來，半晌才道：「快吃，他說得不錯。」

「他什麽話說得不錯？」夏玉蓮賭氣地坐在一旁。

「你欠缺經驗，一定要出去走走。」

「爹——」

「快吃，吃飽了便練刀法。」

傷心欲絕

夏玉蓮下山之日正是初八，她先到魯老七處帶走黑驢，黑驢在魯老七的悉心照料之下，胖了很多。

她第一次出門，有點驚喜，也有點迷惘，天地雖大，却不知該去何處。

夏玉蓮到山神廟，換了男裝才上道，春寒料峭，這兩天雖没下雪，但寒風砭骨，路上行人仍然甚稀，她不斷在心中暗問自己該去何處，她很想到濟南城找那個金老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可是最後却決定到諸城去。

她從來未去過諸城，而諸城又不是什麽大地方，不過她的生母在那裏，這便値得她先到那裏去。

她一直以爲自己的母親是與父親同時被人殺死，故乍然知道她未死，自然高興，可是對於她的改嫁，却又不能原諒，她不希望自己有個不貞節的母親。

由楊家寨到諸城有二百餘里，她帶着一顆又驚又緊張的心，任由黑驢向諸城的方向慢慢前進。

正月十五，元宵節，諸城雖不大，但亦熱鬧得很。

夏玉蓮到諸城時，還未屆黃昏，她先找了家旅館歇下，跑堂的見她一身乾淨，人又長得斯文白皙，只道是富家子弟，殷勤地招呼。

「大哥，你貴姓呀？」

跑堂的受寵若驚地道：「爺，人人俱叫我小腿子，你有什麽吩咐？」

「小腿子，俺問你一件事，你們城内是不是有家姓馮的？」

「本城姓馮的可有好幾家，少爺要找人？」

夏玉蓮暗罵自己魯莽，當下道：「諸城首富是誰？」

小腿子道：「他倒是姓馮的，名金書，不過他已過世三年了，他兒子今年才十四五歲……」

「聽說他家產多得很，難道讓他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掌管？」

小腿子道：「這倒不是，馮金書他繼室才四十左右歲，能幹得很，這幾年來，馮家雖没有什麽發展，但家財倒也没有減少！少爺，你問這個幹甚麽？」

「俺有一個同鄉聽說賣來諸城馮家做下人，俺剛巧經過想去探望一下，可是又不知道他家主人是誰！嗯，你說那馮財主的繼室眞有這般能幹？」

小腿子聳聳肩，道：「這是人家說的，不過她人倒眞的長得……叫甚麽風，風華……」

「風華絕世！」夏玉蓮不耐煩地道：「你見過她？她叫什麽名字？」

「有一次，咱到觀音廟，恰好見到馮金書也帶着她去上香，咱聽見馮老頭叫她三娘……」

夏玉蓮身子一震，脫口問道：「她可是姓崔？」

小腿子一呆問道：「少爺認得她？」

「不不，」夏玉蓮瞿然一醒，「俺是聽人說過，這樣看來俺那個同鄉九成是賣到她家内去了！不知馮家在本城那裏？」

「在石頭巷，很容易找，最大那家便是了！」

夏玉蓮賞了幾個錢與他，很想去那裏看看，可是又不知如何去求見。

想了一陣，決定冒險到那裏走一趟。石頭巷果然很易找，馮家人是石頭巷内最大的一幢舊屋，不用問也找得到。

門口站着一個老家丁，夏玉蓮上前道：「這位大叔請了，俺與你們主母同鄉，有點事要找她，煩你通報一聲！」

那老頭看了她幾眼後，見她長得斯文，便温聲地問道：「請問少爺仙鄉是在何處？」

夏玉蓮一怔，暗叫一聲：「爹没告訴我，娘的外家在何處，我又怎能知道？」略一沉吟，說道：「咱來自兗州？」忽又想起身上有父親的信記，當下把那尊玉彌陀拿了出來。「把這尊玉佛交給你主母，她便知道！」

那老頭見她身上帶有這等名貴的東西，估計她不是來打秋風的，當下道：「請少爺等等！」說罷走入門内。

過了一陣，老頭再出來，道：「請少爺跟老漢進去！」

一入門便是一座花園，佔地十分寬廣，梅花未凋，桃花已含苞，冷風吹過，送來一陣香味，令人精神一爽。

穿過花園，便是大廳，老頭並没在大廳稍停，仍帶着夏玉蓮往內跑。大廳之後，又是座小花園，却比外面清幽得多。老頭雙脚一拐，向旁走去，那裏有一座花廳

模樣的建築物。

「少爹請進，主母稍候便來！」

夏玉蓮長年長在家鄉僻壤的楊家寨內，幾曾去過這種地方？只見裏面放着幾張酸枝交椅，靠背還嵌着一塊雲石，擦得油光發亮，一塵不染，角几上放着一盆盆栽，十分別緻。

夏玉蓮看到這情景，觸動心事，頗不是味道，發了一陣怔，才坐了下來。

一忽，一個紮着雙條長辮的女僕送上香茗，接着走來一個風韻猶存的中年婦女，一眼望去，便知她年輕時，必是一位美人兒。

夏玉蓮怔了一怔，傻乎乎地站了起來。那女人淡淡一笑，擺手道：「請坐！」自己也在一張椅上坐下。

夏玉蓮坐了下來，呼吸有點急促，那女人又道：「喝茶！」

夏玉蓮如着了魔似的喝了一口茶，連頭也抬不起來。

那女人忽然輕笑一聲：「原來你是位姑娘！」

夏玉蓮身子一震，脫口問道：「你怎會知道？」

女人態度雍容，不答反問：「這尊玉彌陀你從何時得來的？」

夏玉蓮喉頭有點乾澀，道：「自小便配在我身上！」

那女人臉色一變，揮手叫女僕及門公退出去，轉頭再問：「這樣說來，這尊彌陀是你家大人買來的？」

「也不是……」

「是拾來的？」

夏玉蓮再也忍不住，大聲：「你爲什麼不問我，是不是我爹送給我的！」

那女人大吃一驚，呆了半晌才搖頭喃喃地道：「這是不可能的，韓雷明明說……」稍頓又問：「姑娘叫什麼名字？」

夏玉蓮咬牙道：「只怕說了你也記不得了！」

那女人臉色已歸于平淡。「記得也好，記不得也好，你是客人，總該先報上名來！」

「我姓夏，名玉蓮！」夏玉蓮倏地抬起頭來，雙眼經已模糊，忽覺那女子笑了起來，不由怒道：「有什麼好笑的！」

「姑娘知道的事可眞多！」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問你一句話，你來這裏求見我，有什麼目的？」

夏玉蓮身子撲簌簌亂抖，嘶聲道：「我不相信你連我的目的也不知道！」

那女人臉色一沉。「我要告訴你一件事，這裏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請姑娘說話禮貌一點！難道你家大人沒教導你？」

「我家大人一個死了，一個棄我他嫁，貪圖榮華富貴，還有誰教我？」

那女人身子一抖，聲音稍溫。「若無大人，你是怎樣長大的？」

「是一個窮苦的爹爹養大我的……」

夏玉蓮忽然怒道：「你還關心我什麼？」

「你是我什麼人？誰關心你？」那女人聲音又變冷了。「今日是你來胡纏我，可不是我去找你！」

夏玉蓮霍地站起來，道：「好，算我來找錯了。」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喂你且等等！」

夏玉蓮理也不理她，直返回旅館。她關上房門，撲在床上，恨不得痛哭一場，母親改嫁也就罷了，但居然連她這個親生女兒也不認，則是始料不及！父親夏揚雄雖有骨肉之情，但自懂事以來，未曾謀面，只有模糊的印象，論起來還是義父楊儉較親。

可是現在她又不得不離開義父，她還記得她下山時，楊儉雙眼噙淚，不敢抬頭望她的情景，她心中暗想：「假如我報了父仇後，一定跟義父相依爲命！」

正在胡思亂想間，房門忽被敲响，夏玉蓮忙問：「誰？」

門外傳來小腿子的聲音：「少爺，有人要找您！」

夏玉蓮心頭一怔，忖道：「除了楊家寨及附近有數的人之外，還有誰認得我？」當下用衣袖拭乾眼淚，拉好衣服，把房門打開。

只見門外立着二個男人，前面那位正是小腿子，後面那個只有十四、五歲的模樣，皮膚細白，衣服華麗，手指上戴金穿玉，一副富家公子的模樣。小腿子哈腰道：「少爺，就是這位馮少爺要找您！」

「馮少爺？」夏玉蓮一怔，拿眼看了他幾眼。

那少年道：「我娘叫我送點東西給姑……公子！」

夏玉蓮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他是她的兒子？」便請他進門，懷着兩分希望，問道：「小兄弟，你喝不喝杯熱水？」

「不必，我說完話便得回去了！」那少年轉身把門關上，自身上掏出一尊玉彌陀。「姑娘剛才走得匆忙，把這尊玉佛留在寒舍！」

夏玉蓮見他談吐少年老成，又有了一番感觸，默默伸手接過玉佛。

少年又道：「姑娘這尊玉佛好生名貴，不知賣不賣？」

「不賣，這尊玉佛任何錢都是買不到了！」

少年一怔，忍不住道：「既然這般貴重，爲什麼姑娘又這般大意，把它留在寒舍？」

「你娘沒告訴你麼？」

「沒有。」

夏玉蓮不想把經過告訴他，連忙轉換個話題。「小弟弟，你叫什麼名？」

「我已不小了，草名承宗，姑娘貴姓芳名？」

夏玉蓮略一猶疑，終於把姓名告訴他。「馮兄弟，你家內有的是錢，就算要買點什麼金銀玉石，也不困難，爲何要買我這尊玉佛？」

「我姐姐下月要出嫁，我想買一件較罕見的禮物送給她！」

夏玉蓮輕呼一聲：「你有姐姐？」

馮承宗心中頗覺奇怪，想道：「我有個姐姐，有何奇怪！」心中想着，嘴上却不敢說出來。「我姐姐大我一歲半……」

夏玉蓮心頭一動，又問：「大你一歲多，那到底是幾歲？」

馮承宗看了她一眼，本不想說，但不知爲何竟不敢拂她。「兩個月前剛滿十六歲，聽我家下人說，姑娘與我娘同鄉，可

是眞的？」

夏玉蓮酸[illegible]地一笑。「不是，我跟你爹同鄉！」心中不由想道：「不知她是不是我的親姐妹……唔，以時間算來，倒很有可能……」

她料不到馮承宗聽了她的話之後，也大感奇怪。「姑娘你說笑了！我爹是本城人氏，你若是與我爹同鄉，豈不是也是本城人氏，爲何要住在旅館內？」

夏玉蓮呆了一呆，只得道：「不錯我跟你說笑了！」

馮承宗怫然不悅，自懷內掏出一口錦囊來，意欲離開。夏玉蓮忙道：「兄弟，你姐姐叫什麼名字？」

馮承宗淡淡地道：「姑娘與我家非親非故，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夏玉蓮懇切地道：「我眞的很想知道，請你告訴我好嗎？」

馮承宗沉吟一下才道：「我大姐叫承珠。」

「你娘呢？」

馮承宗又是一怔。「你不認識她？這就奇怪了！」

「有什麼奇怪？哼，我只知道她乳名叫三娘，姓崔。」

「三娘是我娘的乳名，也是她的名字！」馮承宗指一指桌上的錦囊，道：「姐姐，這是我娘要我送來給你的！」

夏玉蓮見他叫自己姐姐，心頭甚是異樣，問道：「這是什麼？」

馮承宗略一猶疑，道：「娘沒有告訴我！」

夏玉蓮一邊打開錦囊一邊問：「你未來姐夫是誰？」

「是濟南城內的周長城周大哥！我姐夫長得很帥，文武雙全，風流倜儻！」

夏玉蓮心想馮家家大業大，對的女婿自然不差，目光一落，臉色登時一變，怒道：「這是什麼？」

馮承宗心中暗道：「怎地這人如此古怪！女扮男裝也就罷了，又土頭土腦的問東問西，而且連大洋也未見過，眞不知她是從那裏來的！」便小心翼翼地道：「這是很值錢的東西，可以買很多你所需要的物品……」

夏玉蓮怒道：「你當我是什麼人？你道我未見過大洋麼！」

馮承宗也不悅地道：「既然知道，你還來問少爺作甚！」

「有幾個臭錢，你道好威風麼！」夏玉蓮把錦囊往地上一摔，「錚」的一聲，大洋撒得一地都是。「我不是要飯的，叫她不要作賤自己的……你，你給我拿出去給她！」

馮承宗怒道：「我娘說你缺少盤川，可憐你一個單身女子路上沒錢不便，叫我送五十個大洋給你，你不要也就罷了，還敢罵人！」

夏玉蓮心中的委屈全化作怒火，欺前一步，左手一翻，叉住他的脖子，把他推至牆上，怒道：「罵人又怎樣？我連殺人也敢！」

馮承宗驚恐萬分地道：「你爲什麼要殺我？」雙脚亂踢，但他自小養尊處優，手無搏鷄之力，這只不過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自然踢不到夏玉蓮。

「我要教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我好心送錢給你，還說我狗眼看人低？」

「就是送錢來，我才生氣！」

馮承宗喃喃地道：「我根本不認識你，若不是我娘叫我送來，我才不來！」

夏玉蓮怪叫一聲，倏地鬆開手來，道：「把地上的錢全部拾回去，告訴崔三娘，我不會要她的臭錢，因爲她的錢是馮家的！聽見沒有？不許你暗自吞掉，却說我拿掉的！」

馮承宗委屈地道：「我若要錢還怕沒有，用得着使這種手段？」

「很好，你給我滾吧！」

馮承宗滿腹驚奇，臨走時還行了一禮才離開，夏玉蓮關上門，又撲在床上哭了起來，崔三娘拿馮家的錢來表示她對女兒的過錯，更使她傷心欲絕！

她哭了好一陣，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諸城內燈火輝煌，好不熱鬧，她也無心去觀賞，只把自己關在房內，也不吃飯，次日一早，她便騎着黑驢離開諸城了，她決定去濟南城。

飛賊紅蝙蝠

一路無話，夏玉蓮到了泰安縣城，天已很黑，城內人家都已關上門窗，只有稀疏的燈火，夏玉蓮把驢子拴在一家旅館外面，正想去敲門，忽見街角有一道紅影一閃，她心頭一跳，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奔了過去。

轉過牆後，那紅影已隱沒，夏玉蓮向前跑去，又見那紅影在左邊一條橫巷消失，便一口氣奔了過去。

橫巷裏只有幾戶人家，一眼看去，不見一個人影，夏玉蓮暗暗奇怪：「這人行動這般鬼祟，莫非是個賊？」想起義父要她吸收經驗，不由躍躍欲試，沿路找上去。走了十多步，見前面有座屋宇形式有異，忍不住走近打量，却是一座城隍廟，看情況這小廟香火絕不鼎盛，門板上的一對門神已甚破殘，廟門半掩，在風中發抖。

夏玉蓮輕輕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霍地把門推開。除了凄厲的門聲之外，不見有何異常，夏玉蓮慢慢走了進去，心房如拉緊了的弓弦。

天井中放着一座石鼎，黯淡的星光下，看出鼎耳已掉了一角，她踩上石級，走上廟殿，裏面黑忽忽的，什麼也看不到。北風吹過，破瓦片在屋頂上嗚嗚嗚叫，敎人毛管直豎。

夏玉蓮心頭一寒，正想轉身離開，忽覺一團黑影迎面飛來，不由發出一聲尖叫，偏身一讓，伸腿一勾，不料黑影忽然躍起飛落天井。星光下黑影變成紅影了！夏玉蓮心頭雪亮，知道剛才自己追查的人便是此人，當下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紅衣人也喝道：「小子，你跟大爺幹什麼？莫非嫌命長了？」

「我看你是個賊。」

紅衣人哈哈大笑。「你奶奶的，原來你還是個聰明人！亮火！」

夏玉蓮吃了一驚，想道：「莫非廟內還有他的同黨？」此念未落，背後已亮起一陣光芒，她抬頭一望，只見紅衣人項上全包在一塊紅布之內，只露出一對黑黝黝

的眼珠子！

夏玉蓮又聽見背後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連忙閃身轉頭，只見神龕前走出來一個同樣裝束，身裁却較矮小的人來，這人手上擧着一根蠟燭，腰上掛着一綑細白繩子，靴上露出一柄匕首。

天井那個高大的紅衣人笑道：「你這傻小子不在家內讀書，出來多管閒事，敢是逞着學過幾年拳脚，大爺便掂掂你的份量吧！」

夏玉蓮雖然初出茅廬，但人本聰明，聞聲忙道：「單對單，只怕你不是少爺的對手！」

那人哈哈一笑。「別臭美啦，大爺自個收拾你，已是抬擧你啦！」說着躍上廟殿，擧拳便打！

夏玉蓮見那人拳風呼呼，聲勢嚇人，不禁微有怯意，不由自主向後一退，那人得理不饒人，左腿貼地一掃，夏玉蓮只得跳高閃避！

不料那人正要她如此，趁她身子在半空，雙拳一齊擊出！

夏玉蓮雙臂一弓，使了一招「如封似閉」，紅衣人雙拳雖被格住，但她却被彈開幾尺，落地之時，幾乎一跤摔倒！

「小子，你也太膿包了！」紅衣人標前兩步，左脚穿心蹬出，快如閃電！

夏玉蓮被他那句話激起怒火，再擧臂一格，又被蹬退兩步，後背抵在一根柱子上，身子登時站穩，紅衣人再欺前來，她身子忽然一蹲，右拳直搗其肚子！

紅衣人一拳搗空，擊在柱子上，震得樑上的灰塵撲簌簌地飛了下來，見對方突然反攻，不敢怠慢，沉臂欲格，不料如意門的功夫以多變馳名，出招多不拘泥於招式的準繩，總是以尅敵爲主！是故紅衣人手臂剛沉，夏玉蓮忽然放拳，身子滾落地上，伸脚一踢，蹬在紅衣人的大腿上，隨又向側滾去！

紅衣人冷不防吃了一腿，幾乎摔倒，不由大怒，向夏玉蓮撲去，那身裁矮小的紅衣人拿着蠟燭走了過來！

夏玉蓮見他撲了過來，立卽曲腰彈起，紅衣人兜頭一拳擊去！

夏玉蓮身子一縮，欺入他懷裏，雙手一分，手掌狠狠地印在他堅實的胸膛上！

只聽「蓬蓬」兩聲，紅衣人上身一幌，悶哼一聲，夏玉蓮見自己第一次與人交鋒便佔了上風，心頭暗暗竊喜，見他站住不穩，猛地飛起一脚蹴向紅衣人的胸膛！

這一腿若讓她踢實，只怕紅衣人胸骨也得斷幾根！可是夏玉蓮欠缺經驗也犯了一個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最佳方法是掃其下盤，踢上身雖無不妥，但收脚一定要快！夏玉蓮那一脚雖不能說慢，但紅衣人身後彎，身子失去平衡，摔倒之前，雙手已上抓住她的足踝！

剎那，紅衣人向後摔倒，便連帶也把夏玉蓮扯跌，夏玉蓮第一次觸到男人的身體，鼻端嗅到一股濃烈的男子氣息，又羞又慌，忙不迭支起上身。

紅衣人忽然鬆了她的足踝，抓着她的右臂，用力一扳，夏玉蓮失去重心，又再撲倒，紅衣人身子一掀，把夏玉蓮壓下，同時把她的手臂扭在背後。

夏玉蓮又驚又慌叫道：「放開我！」

紅衣人道：「小妹，把繩子拿來。」

那身裁矮小的紅衣人解下腰上的繩子，輕輕拋了過來，紅衣人把夏玉蓮手脚縛實，輕輕踢了她一脚，使她面龐向上。「小子，你是誰，快告訴大爺看看我能否饒你？」

夏玉蓮向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紅衣人大怒，揮手摑了她一巴掌，夏玉蓮左頰立卽現出五道殷紅的指痕。「操你奶奶的，我紅蝙蝠殺人還少？多你一個也不算多，你到底說不說！」

身裁矮小的紅衣人走了過來，道：「大哥，讓我來問！」

紅衣人哈哈一笑道：「這小子也傻得很呀，對啦，你何必死掛着那臭小子！」

「大哥，你胡說什麽？」身裁矮小的紅衣人跺足嬌嗔，蹲下身問道：「我大哥是紅蝙蝠，我是女紅蝙蝠，你呢？」

「洪蝙蝠？這名好怪……」

女紅蝙蝠笑道：「是紅色的紅，不是洪福齊天的洪，蝙蝠是晚上出來的，因爲咱兄妹都喜歡穿紅衣，所以……」

紅蝙蝠怒道：「小妹，你不如把咱們的家細也抖出來吧！」

女紅蝙蝠轉頭罵道：「你他媽的給我站開一點！」

夏玉蓮想不到一個女子竟然說出這種污言穢語，而且是罵她哥哥！紅蝙蝠怒道：「臭丫頭，這般凶，難怪二十出頭還找不到婆家，眞他奶奶的霉氣！」

「別吵，再吵揍你！」女紅蝙蝠轉過頭來，聲音放軟。「你莫理他，嘻嘻，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小妹的意思？」

「什麽意思？哦，我知道了，你們晚上才出來，一定是做賊的！」

「嘻，阿哥果然聰明！」女紅蝙蝠笑嘻嘻地道：「我就是喜歡聰明的人，像我哥哥好像塊木頭……」

「呸！別他娘的蟑螂戴花——臭美！你是再世潘金蓮，見到俊小子連骨頭都酥麻了！」

「你見到漂亮的小妞，不也是像蒼蠅見到屎般？」

夏玉蓮吃了一驚，見他倆兄妹那副熊相，再聽他們的話，幾乎忍不住要嘔吐起來，心頭暗暗打主意。

「臭小子，我妹子問你的話，你還未答，是不是要討打！」

夏玉蓮脫口道：「我叫夏玉蓮！」

女紅蝙蝠奇怪地道：「咦，怎地叫閨女的名字？」

夏玉蓮忙道：「夏天的夏，寶玉的玉，過年的年……玉字是輩份的排行……」

「哦，原來是玉年，我還以爲是蓮花的蓮哩！」女紅蝙蝠道：「你幹什麽的，跟在我哥哥後面？」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袞州人氏，因悶得慌，所以出來走走，不想錯過宿頭，進城時天已黑啦，忽然見到有個穿紅衣的人……心中好奇，所以跟了下來！」

女紅蝙蝠笑道：「你見他穿紅衣，一定以爲他是妞兒啦，嘻嘻，原來你是個風流種子！」

夏玉蓮支支吾吾，那裏還作得聲？紅蝙蝠却道：「這小子說謊，乾脆把他殺了算啦！」

「不，他是好人……」

紅蝙蝠哈哈大笑。「你娘的，幾時變了副菩薩心腸，敢情是因爲他長得帥！」

女紅蝙蝠直認不諱。「是又怎樣？」

「妹子，你莫忘了正事，咱們還未得手！」

「急什麽？還有二十多天哩！」

「就怕讓他跑掉了。要壞了咱們的大事！」

「交給我看管就是！」

「不，現在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咱們還是趁早下手吧！」

女紅蝙蝠想了一下，道：「好吧，先把他放在這裏，咱們回來再把他帶走。」又對夏玉蓮道：「年大哥，委屈你在這裏睡一覺，咱們回頭再帶你離開！」

夏玉蓮心頭暗暗高興，却故意問道：「妹妹你要去那裏？」

紅蝙蝠忙喝道：「別說！」

女紅蝙蝠道：「咱們要去做一票，很快便回來！」說罷掏出一塊手絹塞在夏玉蓮口中。想來她必然甚有經驗，把夏玉蓮的嘴巴塞得滿滿的，沒一絲空隙。

兩賊兄妹走後，夏玉蓮用力掙扎，可是手脚被縛得緊緊的，靴筒內的匕首被女紅蝙蝠拿走，當眞無計可施，只得嘆一聲，聽天由命！

紅蝙蝠好色如命，她只指望被他們發覺自己是女扮男裝，然後，再慢慢想辦法離開。只要能脫離魔掌，便已萬事大吉。

她胡思亂想了一陣，又聽見一陣脚步聲傳來，接着只覺身子被人拽動，脫離神枱，却是紅蝙蝠兄妹回來了。

「年大哥，你且等一等，我便帶你離開！」女紅蝙蝠說罷便當着她的臉把紅袍脫下，又解下頭上的紅套頭，露出一張瓜子臉來，一對眼睛水汪汪，嘴角帶着一抹笑意，看來甚是漂亮，穿着一套綠襖子，那裏像是個飛賊。

紅蝙蝠也把紅袍脫下，面貌十足是個莊稼漢，女紅蝙蝠把夏玉蓮嘴裏的手絹拉了出來，笑容滿面地道：「託年大哥的福，咱們出手順利！」

紅蝙蝠「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別說些騙小孩子的話了！你打算怎樣帶他上路？」

「先帶他上車，待我跟他……好了之後，再放開他……」

紅蝙蝠大笑。「只怕人家不要！」

女紅蝙蝠怒道：「憑你妹子這副面貌及身子，誰看了會說不要？」

「那臭小子一直沒給你好臉色看！」

「他是睜眼的瞎子，不算！」女紅蝙蝠露出一個「嫵媚」的笑容，問道：「年大哥，你說我好看不好看？」

夏玉蓮還能說什麽？只得點頭道：「好看好看！」

女紅蝙蝠喜道：「那你要不要我？」

夏玉蓮幾乎哭了出來：「要要！」

女紅蝙蝠拍手道：「大哥，你他媽的聽見沒有？」

紅蝙蝠沉聲道：「小子，你聽着，我妹子還是黃花閨女，你若要了她的身子之後如敢反悔的，老子便把你的頭捏扁！」

夏玉蓮心中暗道：「我若能要你妹子的身體那才奇怪！」當下一個勁地點頭。

女紅蝙蝠把她脚上的繩子解掉，再把一端縛在她臂上，夏玉蓮道：「你爲什麽還縛着我！」

「嘻嘻，你以爲我是傻丫頭麽？放了你，萬一你跑掉，我去那裏找你？你放心，待咱們洞房花燭夜之後，我一定放你！現在請你走吧！」

紅蝙蝠道：「跟着我來，你若敢叫一聲的，老子一刀捅死你！」

夏玉蓮肉在砧上，只好乖乖聽話，默默跟在紅蝙蝠身後，女紅蝙蝠抓着繩子，走在最後面。

三人出了城，夜風甚是猛烈，刮得雙眼難睜，但紅蝙蝠對周圍的地形甚是熟悉，很快便走進一座樹林，只見林內放着一架有篷的馬車，女紅蝙蝠輕輕把夏玉蓮托入車篷內，紅蝙蝠跳上坐位，揮鞭趕馬。

馬車走了一陣，紅蝙蝠便停下來道：「睡一會兒吧！小妹，把他雙脚綁緊！」

女紅蝙蝠視夏玉蓮如同珍寶，先用手帕包住夏玉蓮的足踝，再仔細用繩子縛緊。「年大哥，你的脚好小，嘻嘻，比我的還小！嗯，睡吧！」

夏玉蓮忙問：「你們帶我去那裏？」

「去濟南！嗯，咱們還有日子，我帶你到濟南各處遊玩了一下！嗯，年大哥，你去過濟南沒有？」

「沒有。」夏玉蓮怕她又說什麽洞房花燭的事，忙岔開話題：「你們去濟南幹什麽？」

女紅蝙蝠伏在夏玉蓮耳邊輕聲道：「不能給我大哥聽見，咱們是去赴婚宴！」

夏玉蓮輕聲問：「赴誰的婚宴？」

「這人的乾爹好大的名頭，不過說了你也不知道？」

「他是官府內的人？」夏玉蓮故意諷刺她。

不料女紅蝙蝠睜開了一對眼睛反問：「你怎會知道？他是濟南的偵緝隊長！」

紅蝙蝠道：「妹子，你們說什麽？」

「沒有你的事，咱們在說情話！」女紅蝙蝠格格地笑了一聲，忽然低頭在夏玉蓮臉上親了一下。

夏玉蓮吃了一驚，只覺全身汗毛全都豎了起來。忙道：「天下豈有這種奇事，做賊的竟向偵緝隊長送禮！」

女紅蝙蝠又是嘻嘻一笑。「你那裏知道，咱們是瞧在他乾爹的份上才去的！」

「他乾爹是誰？」

女紅蝙蝠眼珠子一轉，道：「這個你不能知道，我也不能說！」

「你不說，還敢想做我的老婆？」

女紅蝙蝠急得快哭出來，又親了夏玉蓮的臉頰一下。「好哥哥，你不要生氣，我告訴你偵緝隊長的名字吧，他叫做周長城！」

夏玉蓮身子猛地一震，脫口問道：「新娘子是誰？」

女紅蝙蝠奇怪地道：「年哥哥，你認得他麽？」

「不不……新娘子叫什麽名字？」

「不是我不告訴你，我只知道她是諸城的千金小姐，可不知道叫什麽名字！」

夏玉蓮忖道：「看來他必是馮承珠的未婚夫無疑了！不知周長城的乾爹是什麽來路，這兩個臭賊子怎地這般敬畏他？聽她的語氣，他又不像是個什麽大官！」

「年哥哥，你在想什麽？」女紅蝙蝠身子忽然倒下，把頭枕在夏玉蓮腿上，伸手在她腰上捏了一下，撒嬌地道：「莫非你認得新娘子？」

夏玉蓮吃了一驚道：「不是不是！」

女紅蝙蝠玉手向上一移，夏玉蓮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心想再讓她的手向上移高幾寸，什麽把戲也都要穿了，忙道：「妹子，我是個讀書人，請你尊重一點！」

女紅蝙蝠閃電般縮囘手掌，夏玉蓮又道：「請睡到旁邊，你這樣我睡不着！」

女紅蝙蝠手在他大腿上扭了一下，嗔道：「死人，你好會整人！以後你可別來求我！」身子一轉，果然睡到旁邊去了。

夏玉蓮暗中舒了一口氣，雙眼閉上作假寐，却那裏敢睡？

× × ×

天亮了，紅蝙蝠又趕車上路。女紅蝙蝠道：「大哥，等下買些東西讓年大哥吃吧！」

紅蝙蝠輕哼一聲，繼續趕車。馳了一陣，路旁有座賣糕餅的草棚，紅蝙蝠買了一大包，抛進車篷內，道：「留幾個給我！」說罷又趕車去了。

女紅蝙蝠輕輕餵夏玉蓮吃餅，夏玉蓮渾身不舒服。只吃了一個燒餅，便道：「我飽了，不吃了！」

女紅蝙蝠又叫道：「大哥，快找個地方停一停？」

「什麽事兒？」

「年大哥要解决內急！」

夏玉蓮的確有點急，可是她又怎敢在她面前解决，急道：「快趕路我不急！」

女紅蝙蝠嫣然一笑。「你不急，我也急啦！」

紅蝙蝠怒道：「氣死我啦！俺也不知是倒了幾輩子的霉，要聽你撥弄！」

女紅蝙蝠道：「你忘記爹娘臨死前的話啦？」

紅蝙蝠道：「行啦行啦，別拿爹娘來壓我！」

女紅蝙蝠笑道：「我就知道你是最疼我！」

紅蝙蝠咧嘴一笑。「你娘的，這句話才有幾分眞實！呔！」他馬鞭一揮，把馬車趕入樹林內。

女紅蝙蝠道：「年大哥你眞不急？」

「不急不急！」

「我下去啦！」女紅蝙蝠忽又囘頭道：「可不許你偷看！」

夏玉蓮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連忙道：「小生不敢！」

女紅蝙蝠躍下車篷，夏玉蓮舒了口氣，只望她別再上來。忽聽女紅蝙蝠道：「俺也去方便，小子，你乖乖的莫亂叫！」

夏玉蓮連忙掙扎起來，可是那繩子縛得眞緊，就是鬆不得絲毫，就在此刻，她忽然覺得馬車微微一沉，好像有人鑽了進來，連忙裝作入睡，一動不動。

忽聽有人輕咦一聲，聲音就在自己的身後，聽聲音分明不是紅蝙蝠兄妹，可是自己頭向裏面，看不到，待轉過頭來時，已不見一人！

半晌，便聽見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接着又聽到女紅蝙蝠的嘻哈聲，夏玉蓮問道：「妹子，你叫什麽名字，愚兄還不知道！」

女紅蝙蝠打了自己一下，道：「你看我，喜暈了頭！你叫我二妞好啦！」

「請二妞妹妹替我解開繩子，你縛得我好疼！」

二妞猶豫了一下，道：「我只能鬆開你脚上的繩子……」

「爲什麽？你怕我會打你？」

「嘻嘻，上次那個臭小子就是這樣騙了我，害我白歡喜一場！我發誓以後不輕易相信別人啦！」

「那臭小子是誰？」

「我怕你會吃乾醋，不告訴你！」

夏玉蓮幾乎忍不住笑出來，故意苦着臉。「好吧！你先解開我脚上的繩子！」

二妞動手去解他脚上的繩子，就在此刻，她忽然叫了起來：「咦，那包東西呢，怎地不見了？」

「什麽東西？」

「昨夜咱們做的那一票！」

猛聽馬匹驚嘶一聲，馬車倏地頓住，二妞與夏玉蓮幾乎滾出車篷，只見布帘兒一掀，紅蝙蝠搶了進來，喝道：「眞的不見了？」

「是的，我明明放在車上！」

「一定是這小子拿走的！」

夏玉蓮心頭雪亮，知道剛才他倆下車時，有人上車順手把賊臟拿走，便道：「不是我！剛才好像有人上車！」

紅蝙蝠摑了她一巴掌，罵道：「你怎不叫！」

夏玉蓮淚水直淌，咬牙怒道：「我爲什麽要叫！」

「小子，快說，那人是誰？」紅蝙蝠一把把夏玉蓮提了起來，舉手欲打。

二妞忙道：「大哥！先問清楚！」

夏玉蓮道：「我手脚被縛住，身子又向內，忽覺車上一沉，待我轉過身去，已不見人了！我怎想到他是來偷東西的！」

「他一定是你的同黨！」

「他若是同黨，爲何不把我救走？」

二妞道：「對對，那人一定不是年大哥的同黨！」

紅蝙蝠還是憤憤不平，大聲道：「咱們丟了賀禮，還怎有臉去見老大！」

二妞道：「再去做一票吧！」

「不行，這巳是老大的地盤！」

車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不錯，在老大的地盤動手，讓他知道，你們兩隻蝙蝠可沒處躲！」

紅蝙蝠大喝一聲，摔下夏玉蓮，自車後衝了出去。接着外面又傳來他的怪叫聲。「好呀，原來是你這臭小子！」

二妞忙問：「大哥，他是誰？」

「是你的舊情人！」

二妞也尖叫一聲，衝了出去，只聽一個清亮的聲音道：「這裏人多，咱們到樹林內比劃，若果你們贏的便原物奉還！」

「操你奶奶，老子難道怕你不成！」

二妞尖叫道：「你別跑，姑奶奶正要找你！」

夏玉蓮心中有點奇怪：「這聲音我在那兒聽過？」腦筋飛快地轉動着，可是一時之間就是想不起來，過了半晌才大叫一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以下轉入第一壹三頁）

奇俠司馬洛故事

霸王過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毛小雪協助卡拉豪斯離開舊車場，先打電話和小型飛機場定一架專機，然後每人坐一部小汽車直駛到火車站跳上露天貨車卡車上，避開敵人的追踪，而敵對方是一個禿頭漢子和一個美麗女郎用無綫電講話機派人先到機場守候，知道司馬洛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另派直升機在上空跟踪，發現他們是轉乘火車逃走，佈置了人手在火車上截查，仍找不到司馬洛他們的踪跡。這禿頭漢子和女郎商議，决定派人在火車出入國境的站上嚴密監視，另方面估計司馬洛等人在中途小站下車，躲在沿途的小村落或樹林裏另有人接應他們……

巧妙殲殺　敵人喪胆

這個推測亦是很好的，假如有一枚火箭炮向飛機射去，那是勢必會留下一條烟尾巴了，假如在黑夜，就很可能還會看到一條火龍直射上去。

「雄鷹二號！」禿頭的人忽然大叫，「你不要去，你和三號都不要飛過去！」

「爲什麽？」雄鷹二號問。

禿頭的人暴躁而焦急地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的咒罵，罵這些人的愚蠢，然後才能說得出他的理由：「你們的飛機是不能跟火箭炮對抗的！」

「我們——囘頭吧，」雄鷹二號上的人顯得大吃一驚，亦同時想到了這樣一個可能性，明白自己處境不妙。

但飛機是飛得很快的，這時巳差不多到達爆炸的上空了，那飛機的駕駛人連忙把機頭抬起，以便迅速升空。

但是太遲了。樹林中又噴了一陣白烟，負責的一個恐怖地大聲叫：「又來了！」跟着，這飛機又炸爲烏有。

從無綫電之中，那個禿頭的人仍然是祇聽到叫聲而沒有聽到爆炸聲。他又大叫着問道：「發生了什麽？雄鷹二號，發生了什麽？」

「我是地鼠四號，」無綫電中傳來囘答，「也給射下來了！」

「雄鷹三號！」這個禿頭的人果然是反應迅捷的，他立即叫道：「不要接近，不要接近，飛得越遠越好！」

「我是雄鷹三號，我們——沒有接近，」那第三架飛機上的人說：「我們——現在就囘到基地去好不好？」

「好吧！」那個禿頭的人毫不考慮地應允。

因爲所謂「飛得遠一些」亦是沒有什麽準則的。怎樣才是叫做遠呢？對方可能在任何地方用火箭炮襲擊，飛在空中就是有可能中擊了。

第三架飛機上的人亦正是這樣想，所以他們才急不及待，希望降囘陸地上。

那禿頭的人叫道：「徐姿！徐姿！徐姿！」

但是叫了好一陣，徐姿都沒有反應，似乎徐姿現在是巳經到了一個相當遠的地方，她身上携帶着那隻並不大的無綫電聯絡器是不够力與他聯絡了。他想與她研究這件事情亦是不能。不過這種事情發生了之後一定傳得很快，徐姿是會打聽到的。

「地鼠四號，」那禿頭人又對無綫電中說：「你告訴我，你看見的情形是怎樣的？」

地鼠四號詳細地報告了他們所看見的情形。第一架飛機爆炸的時候他們未作準備，沒有怎樣認眞地看見，但第二次之前他們都是提高警惕地看着天氣，所以能够看得較爲清楚，亦可以詳細地加以形容。

「會轉彎的火箭炮？」禿頭人說：「那就不是眼界的問題了。唔——是在這裏發射的。」他自己用那支棍子在地圖上巳畫下來了的一個紅色交叉上一點。

「我們現在正在趕到那個地方去！」地鼠二號說：「要不要多派增援呢？」

「地鼠三號也去吧，」禿頭人說：「

不妨試一試！」

不過，那個禿頭的人相信，趕到去的時候，就未必可以找到什麼人了，雖然在地上，火箭炮則是沒有那麼大的威脅的。放火箭的人又不知是什麼人，很可能已經逃得遠了。他站在那裏，看着桌子，手上那根棍子擊出去，就像打桌球似的，就把桌子上放着的二架小型玩具飛機一一擊中了，那二隻小飛機便都跌到地上去。這表示損失了二隻飛機了。那二隻小飛機當然並不是照足在空中飛行的那些一模一樣的，祇是隨便買二架廉價的塑膠玩具飛機，作爲代表，表示他們這裏有多少架可用的飛機吧了。現在既然損失了二架，就要把這架飛機丢掉了。

這二架飛機丢掉了之後，那桌子上便祇剩下了一架飛機。那亦即是說，他現在可以用的飛機也祇剩下一架了。他的拳頭在桌上一搥，咆哮着低聲咒罵起來。飛機目前對他的偵察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而現在祇剩一架可用，力量就大減了。而在這座城市裏就祇有那麼多架飛機可以給他用而已，要找尋一架飛機來補充代用，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他觀察了兩分鐘後，無綫電中又傳來聲音說：「我是雄鷹三號，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基地了，我們還應該怎樣做呢？」

「你等着我的命令好了，」那禿頭的人說：「我要研究一下這件事情！」隨即他又對無綫電裏呼喚：「徐姿！徐姿！」

但是徐姿還是沒有回答。那個禿頭的人覺得可惜。他是希望能够跟徐姿商量一下這件事情，因爲徐姿是個有頭腦的人，而且又是有很好的資歷。可惜找不到她。

他手上的棍子伸出去，在那地圖的上空移來移去，似乎是正在猜測對方所在的地位。事實上，他是在奇怪，那幾個人是否還是在這樣後的地方呢？抑或是他們另托了人在這樣後的一個地方替他們做這放火箭的工作，一方面削弱他們的實力，而另一方面又擾亂他們的注意力呢？這是很難斷定的。他搖搖頭，又對無綫電中說：

「地鼠七號，地鼠七號，我要你替我調查一件事情！」

「我是地鼠七號，」無綫電之中又傳來應聲，「請問你要調查的是什麼呢？」

「這火箭炮，」那禿頭的人說：「這麼準，飛行中的飛機，兩炮就給打下來了兩個。我看這不是眼界的問題，尤其是射出去了之後還會轉彎，這是追熱火箭，用不着瞄準的，放出了之後就自動向馬達發出的熱力及吵聲追過去了，這是一種很不尋常的武器。」

「追熱火箭，」那個手下說：「這是軍隊才有的東西呀！」

「火箭炮已經是軍隊才有的東西了，」禿頭的人說：「追熱火箭就更加了。來源不是美國就是蘇聯！」

「難道是他們也插手？」

這一次，那個禿頭的人臉人難免露出痛苦的神情了。他說：「當然不是他們。這兩個國家把他們的武器賣給別的國家打仗，半賣半送，又不會追討，而凡是接受的都幾乎是不長進的國家，一到手就可能轉賣出去，因此這些東西流到什麼地方去都是很難測的。常常美國支持的人會用起蘇聯出產的，蘇聯支持的人却用美國出產的，總之出得起錢就可以買得到。」

「不過，」那人說：「這個地區又沒有戰事，要這東西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這樣，」那禿頭的人說：「我才認爲比較容易調查，因爲有者不多。」

「這個——」那人的聲綫也顯得苦惱起來了，無疑是因爲他還是沒有作這個調查的把握。

不過他這位統帥是完全了解他的能力的，因此亦不會叫他去做一件他明明做不來的事情。這個禿頭的人說：「我要你到AX二〇五去，找一個叫翁定國的人。你跟他的距離最近，他是會知道這種事情的。」他手上的棍子指在地圖上一個地點。那裏就有AX二〇五的編號。他們是把地方用這個方法編排和分割開來的，祇有他們自己知道他們所講的乃是什麼地方。

「那麼，」地鼠四號又問：「這個姓翁的人是你認識的人嗎？」

「我當然認識所以才叫你們去找了，」禿頭的人說：「爲什麼我不自己打電話找他嗎？因爲這是沒有用處的，我問他，他會承認呢？他已經帮了對方，就不會供應什麼情報給我了。因此你們去找他，找到他的時候要他把一切都說出來，這件事情，你們一定懂得怎樣辦的了。」

「對了。」地鼠四號承認。

看來，這個叫做翁定國的人，不論這火箭彈是不是由他供應的，總之，當他給盤問完畢了之後，他是必定沒命的了。

×　×　×

此時，卡拉豪斯則是在一個不如禿頭人所料那麼落後的地方，亦不是在那麼遠的地方。而他也祇是與毛小雪及連諾一起而已。司馬洛與森旺並沒有與他們同在。

卡拉豪斯現在仍然是化裝成一個老人，但是又不是如廢車場中那個老人的那副模樣了。毛小雪亦是經過了化粧，戴上了一副顏色較深的栗色假髮，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她現在看來已變成了一個西方人。她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並不是表示與他相好，而是像一個女兒挨在父親的懷中。連諾則像是他的情人或哥哥。他們的打扮亦很襤褸，他們的武器則是收藏在身邊的背囊之中。

假如那個禿頭人的手下碰到他們亦未必認得，不過他們並未碰到，假如碰到的話亦未必那麼容易過關。他們是會特別留意西方人的。

他們之所以前進得慢，乃是因爲他們現在是坐在一架騾車上，這架騾車裝滿了稻草，他們就躺在稻草堆上。

駕駛騾車的乃是另一雙年輕的嬉皮士男女。女的駕着車子，男的則抱着結他彈奏着，正在唱着美國民歌，連諾他們都在和唱起來，好像是無憂無慮似的，他們就像一個小家庭，其實是那雙男女在中途把他們接載的，並不知道他們是如此危險的人物，假如有什麼不測而連累了這雙男女，那是眞抱歉了，不過亦沒有辦法的了。

他們愈慢，就應該愈不受注意。

他們的演技亦是十分之精采，就像全無心事似的，跟着他們唱。連那雙男女亦看不出他們有任何不對。

後來，卡拉豪斯取出一隻原子收音機

來，把耳塞塞進了耳朵裏面。這時前頭那雙男女已經停止了歌唱，因而此擧也不算是無禮的了。

表面上，卡拉豪斯像是在聽收音機的節目而不願意聲浪擾着別人，所以才戴上耳塞，其實他則是正在與司馬洛聯絡。他對那無綫電亦低聲講話，而在別人的耳中聽來，這又像是他在喃喃自語着，是老人喜歡做的事情。後來他拔去了耳塞，就對身邊的毛小雪低聲說：「他們已經擊落了對方的兩架飛機。」

「用什麼？」毛小雪問。

「用追熱飛彈，」卡拉豪斯說：「正如司馬洛所講的這人的本領眞了不起。」

在旁邊的連諾也聽到，但照例不表示評語。當然他亦是聽到之後心裏高興了。

毛小雪說：「這是森旺的本領，森旺當過兵，懂得用那座武器，不然的話，叫司馬洛自己去弄，他可能毛手毛脚都弄不好了。」

「但還是要弄得到手這種東西才是本領呀，」卡拉豪斯說：「司馬洛這個人倒是有一些眞肯爲我出力的朋友了！」

「他們祇剩一架飛機，威脅力大減了，不過，」毛小雪說：「這是特種的武器，來源是不難查出的，我倒是爲這個供應武器的人担心！」

「我看司馬洛既然肯把人家牽下水，」卡拉豪斯說：「那麼他是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跟我們會合？」毛小雪問。

「他正在追上來，」卡拉豪斯說：「我們走得這樣慢，他應該不難追上的。」

「我還是在爲那個供應武器的人担心，」毛小雪挨在卡拉豪斯的懷中說道：「上一次，我們的朋友爲你出力，他就死了，屋子亦燒掉了！」

卡拉豪斯一咬牙齒，輕輕拍一下毛小雪的肩。他說：「我現在就答應你，當我自己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我是一定會爲你解決這件事情的。」

「難道你還會到這裏？」毛小雪問。

「說不定，」卡拉豪斯說：「這些人要我的命，我不能够逃脫就算數，我一定會再來的，而當我再來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我會有準備。行兇的人，主使行兇的人，我都不會放過。」

「還是讓我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吧。」毛小雪說。

「假如你們認爲是這樣好一點，」卡拉豪斯說：「那你們就這樣做好了。不過我答應你一定會盡我的能力，不論你們要什麼，我都答應。」

「這個答應是很大的答應。」毛小雪說。

「你們現在也是正在捨命帮忙我呀！」卡拉豪斯說。

「我看這個還是將來再談吧。」毛小雪帶着幽鬱地說。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森旺及方亮三個人則是在一部汽車附近，他們不是在趕路，而祇是在車子附近等着。森旺照例是在負着守衛之責，在這個山頭上用望遠鏡向周圍瞭望。方亮抬頭望望上面說：「我可以在這裏吸一根香烟了！」這是因爲汽車藏在樹林中，有樹遮住，從天空看不到，而且又不是在黑夜裏，那一點點的火光是不會引起什麼注意力的。他取出香烟來，司馬洛亦接受了一根，方亮深深地吸了一口，向天上噴出來，忽然格格地笑起來：

「眞妙！眞妙！一炮射出去，就這樣連飛機都沒有了！假如他們有多幾架飛機，那更好玩了！」

「我們現在不是在玩，」司馬洛說：「他們有更多飛機的話，情形就對我們很不利了。而且他們還有一架飛機！」

「再來就再打下來好了！」方亮說。

「用什麼打？」司馬洛說：「我們是不能够拖着火箭炮到處跑的。而且這一射，我們就要使供應火箭炮的朋友連家都要放棄了！」

「你這位朋友，」方亮說：「這位翁定國，他是會保護自己的人。你用不着替他担心的！」

「問題是在他付出的代價，」司馬洛說：「他爲我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他要放棄他的屋子和放棄他的生意。我們付他的錢是不够的。」

「他不一定會給找到的。」方亮說。

「你以爲呢？」司馬洛說：「這種武器沒有多少來源，換了是你，你也很容易查出，知道你應該向誰的身上去查了。」

「是的，」方亮點着頭：「不過我們的老板是出得起錢的，我們的老板可以再付出他認爲滿意的代價！」

「我就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不然我也不會找他了。」

「你也眞滑頭，」方亮說：「你沒有跟老板講定你要多少錢代價，這樣，你就隨時都可以把別人的帳也算進來了！」

司馬洛祇是瞥了他一眼而不作答，方亮亦馬上知道講錯了話，連忙表示歉意：

「對不起，我祇是開玩笑吧了。這是值得的開銷，而且你也的確是很難預算的。」

司馬洛還是沒有做聲，他顯然不很喜歡方亮這個人。他亦奇怪，方亮這個人是有頗多缺點的，怎麼又會成爲卡拉豪斯最信任的人呢？

這時森旺忽然在那邊打手勢。

司馬洛與方亮連忙趕過去，在地上伏下來，向山坡下面望去。連諾說：「有人來了。這一次，情形似乎不妙！」

他們都擧起望遠鏡向下面望去。方亮低聲咒罵起來：「一隻狗！」

他們看見山下有一隊四個持槍的人，雖然是不認識，但是來找尋他們的則是沒有什麼疑問了，而他們還拖着一隻狼犬。

「狗是用鼻子的，」森旺說：「必定找到我們，我們怎樣躲都是躲不過的！」

「我們得把他們全部殺掉了！」方亮說。

「我猜得沒有錯，他們果然是有一個中心指揮的，他們携帶着無綫電！」司馬洛說，「先等一等！」

「這沒有分別了，」方亮似乎很急於殺人，「讓他們活着拿到他們的無綫電也沒有用處。殺死了他們，他們的上頭聯絡不到亦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出事的！」

森旺還是不表示意見，他祇是接受命令的人。

他祇是拿着槍，通過槍上的望遠瞄準鏡監視着這羣人。而看來他也是講得對的，因爲那隻狗的鼻子很靈，用不着看見就巳經嗅到了。牠正緊拉着繩子，把牠的主人拉過來向司馬洛他們這邊的山上走，似乎牠最希望的就是主人把帶子放了，讓牠直衝上來。這是那種非常兇狠的狗，是普通人不能抵擋的，假如牠是受過適當的訓練的話，那牠一碰到敵人，就會一口咬住咽喉而把人咬死了。

那幾個人看見這隻狗的反應，就知道牠是有所發現了。他們商量了一下，就把那隻狗放了，而幾個人則散開。那隻狗馬上就像一支箭似的向山上直衝上來。

「哈！」方亮得意地把他的槍移動，緊隨着這隻狗。

但是森旺這時就開聲了。他說：「不要開槍！跑得這樣快，難射中的，讓我來應付！」他把槍放下而爬前了一些。

那隻狗是跑得很快通過樹林而上山，人的速度是更加比不上。那幾個人也是分開來開始上山。他們當然是落後得多的。

那隻狗很快就巳經到達了，由於森旺是巳經爬前了一些，因此牠就是以森旺爲第一個襲擊的目標。森旺忽然一跳跳了起來，丟下了槍，而手上巳經亮出了一把利刀。那隻巨犬連吼聲亦沒有發出來，就撲到了森旺的身上。一時之間，看來森旺是比牠慢了。那白閃閃的狗牙一閃，而森旺手中的刀子亦是白光一閃。

白色光閃過了之後就是紅色的閃了。

那紅色的就是血。人與狗貼了一下之後就分開，森旺退後，那隻巨犬則跌在地上，這時就分了勝負，那隻巨犬的喉嚨巳經給割開了，在地上軟弱地掙扎着，叫也叫不出聲來。森旺的身上是有血的，但那是那隻狗的血。

他的刀子上則是連血都沒有，因爲他的刀子實在快。

這顯然是他在軍隊中受到的訓練了。

「好傢伙！」方亮說：「現在輪到那些人了。」

司馬洛也沒反對。因爲這時間巳經很急了。假如這些人亦進入了樹林的濃密部份，那就變成是捉迷藏似的了。這樣就有一部份是靠運氣未必就一定是技高者贏。

「盡可能留一個活口！」司馬洛說着，就首先開槍了。他一連開了兩槍，都是射擊那個携帶無電的人，第一槍就是擊中了那隻無綫電，無綫電立即碎成片片沒有了用處，如此，他們就不會有機會向他們的總部報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了。

第二槍就是擊中了那人的腿子。那人打了一個轉倒了下來，可憐地掙扎着，槍丟在距離他不遠的地方，他却無法爬過去拾回了。

其他的人亦沒有時間找尋藏身之所了，因爲森旺與方亮亦是在同時放槍。他們用的都是優良的長距離步槍，配合了精良的瞄準鏡，而那些人又是在幾乎是無遮無掩的地方，因此是彈無虛發的。

幾秒鐘之內，他們就給結束了。

祇有那個給司馬洛射中腿子的還在狂叫哀鳴。

方亮格格地笑起來，這是他喜歡的事情，有機會採取行動。司馬洛亦是喜歡有機會採取行動的，但是並不是殺人的行動，這是不得巳的事情，雖然這些都是兇手，他仍然是並不欣賞的。

這之後他們靜了幾秒鐘，森旺機警地移動着手中的望遠鏡向周圍瞭望着。那個受傷的人正在叫喊，這對他們是有利的，假如他們在附近還有一組同伴，那就會聞聲趕來了。但是經過森旺的觀察之後，看不到有別的人。司馬洛亦是作過同樣的觀察，亦是看不到有別人。

「我看現在是安全了。」森旺說。

「你在這裏掩護着，」司馬洛說：「我下去！」

方亮則比他更先動身，向山下那個傷者跑去。司馬洛亦跟在後面。森旺仍逗留在山頭上，居高臨下地掩護着。假如有人對司馬洛他們有什麽不利的行動，也要先過得他這一關才行的。

而山下那個傷者則恐怖地看着這兩個人向他們走下來。他哀求叫着饒命。他是恐怕這些人會取他的命，既然其他的人都巳經死了，爲什麽獨自留他活着呢？

方亮接近的時候拔出手槍指着他，雖然司馬洛在後面看不見，却也可以想像方亮臉上的表情是如何的了。那人扶着一棵小樹，用一隻膝蓋跪在那裏，繼續哀求着，哭叫：「不要！不要！請不要！」

這是最合方亮心意的。

但是當那人叫着的時候，司馬洛也同時叫起來：「不要！」也不知道是什麽使他這樣叫的，也許是因爲方亮的一個小動作，也許是因爲他自己的一種難以解釋的感覺，他相信方亮是打算放槍的。

果然，方亮的槍响起來了，那人的一隻眼睛變成了一個可怕的黑洞，那人仰後跌倒。槍彈從這個地方進去，可以想像他是活不成了。方亮還是再放了一槍，補在第二隻眼睛上。

司馬洛飛身撲前，把方亮一把拉轉過來。方亮的槍對着他。司馬洛想擊出的拳頭也沒有擊出去，他吼道：「我說要活的，爲什麽你要殺他？」

「要活的幹什麽？」方亮還是在獰獰地微笑着。

「我要問他一些問題！」司馬洛說。

「有什麽問題好問？」方亮說：「他能告訴我們什麽？我們知道我們的敵人是誰，我們知道他們要做的是什麽，我們亦知道我們要做的是什麽。見到他們，就是祇有把他們殺掉的一途！」

「你的老板答應過的！」司馬洛說：「一切都由我做主！我說讓他活着，你却把他殺了！」

「你最好別給我太多命令！」方亮冷酷地說道。

「我還以爲我們早巳弄清楚這一點了，」司馬洛說：「但既然你還是認爲不服氣，那我們再找你的老板談談！」

方亮聳聳肩：「算了吧！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是那麽重要的！這是一個不重要的人！」

「以後，」司馬洛說：「我們合作一些好不好？我又沒有打算搶你的職位，我祇是要把工作做好。」

「好吧，」方亮又無可不可地揮揮手，似乎亦感覺到難爲情，「我相信，我們

亦不需要把他們埋葬了吧？」

「本來這是比較人道的做法，」司馬洛說：「可惜我們沒有這種時間，亦浪費不起這種氣力。」

「對了，」方亮說：「我們現在還得爲翁定國想想後路。不過，這些人，很可能就是去找翁定國的！」

「這正是我要問他們的問題之一，」司馬洛一面說着，一面在那人的身子搜索了一遍。搜不出什麽特別的東西來。證明身份的文件是有的，因此亦知道名字，但是人人則是不認識了。

他再檢驗一下那隻無綫電，巳經被毀了，沒有用。

「這種東西是很普通的，」方亮說：「很容易買得到。」

「我現在想研究的事情是他們由誰指揮的，」司馬洛說：「一定有一個指揮的人，但是我們對之並無所聞。這個人甚至巳經懸紅找尋我們的踪跡，但是却是用他的老板的名義。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負責做中央指揮工作的人是誰。」

「不錯，」方亮說：「假如知道他是誰，那麽對他的作風亦可以猜得到多一點了。不過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是猜得相當好，我們還是在贏。」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在繼續搜索其他死者的身上。

× × ×

而另一方面，那個禿頭的人亦巳發覺了事情有點不對了。他的無綫電是一直開着，聽取那些手下的報告的，雖然那些人要聽到他這裏的聲音，則要等他接了另一個掣才行。當那隻無綫電給司馬洛一槍射破的時候，雖然是巳經失效了，但仍然使他這裏的揚聲器發出輕微的「隆」一聲，就像有什麽地方燒掉了保險絲似的。

他當時馬上就按掣叫道：「有什麽特別事情發生嗎？」

沒有人應他。但是他仍然覺得不大妥當，思索了一陣之後又命令：「大家輪流向我報告！」

每一小組都輪流向他報告。除了地鼠三號那一組之外。

他通過無綫電向這一組呼喚，還是得不到回答。

當然，這亦可能是無綫電壞了而引致的，所以如要弄清楚這件事情，他應該等一等，例如等半個鐘頭之類。假如是無綫電壞了，那麽這一小隊人應該會盡快找個電話打回來報告的。不過這個禿頭的人相信是無綫電壞掉的成數並不高，因爲這一小隊正是趕往火箭炮發射的地區附近視察的。他們遇到敵人的可能性是高得多了。

他又再度用無綫電向徐姿召喚，但是徐姿仍然是並無反應。她不知跑到什麽地方去幹什麽了。

他祇好在沙發上坐下來，等待着。

過去一陣，內綫電話响起來，這是這屋子中，房間外面的人要跟他聯絡。禿頭的人拿起電話來，問道：「什麽事？」

打電話進來的是其中一個守在房間外面的手下。這個人慌張而又顯得爲難地說：「情形不大好，老板，那個女人——」

「什麽女人？徐姿？」

「不是，」那人說：「是早上那個女人，她傷得不輕，我們——」

「她會死嗎？」那禿頭的人問。

「不會，」那人說道：「不過——不過——」

「這些小事你們也不會處理嗎？」那禿頭的人不耐煩地吼道：「還要麻煩我？你們自己解决好了！」

他把電話摔下了！一連串的挫折，沒有進展，使他的脾氣變得更暴躁了。

而半小時之後，那失去了聯絡的地鼠三號還是消息全無，看來也不是單單無綫電失靈那麽簡單了。

× × ×

而在這個時候，地鼠七號亦巳經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他們是奉禿頭人之命去訪問翁定國的。現在他們巳經看到了翁定國的屋子。

這間屋子與普通的居住屋子不同，而是一座大鐵棚，好像一間小型的金屬工廠之類，座落在一處荒凉的地方，沒有隣居。他們巳經知道這個人是專門買賣軍火的，所以需要這樣一間屋子，這裏亦是他的貨倉了。從望遠鏡中望過去不見有人。

他們亦不是飯桶，很小心地花了一段時間再看清楚，看見這個地方並沒有一部汽車停着。由於這個地方是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到達的，住在這裏的人就必須備有一部汽車作爲代步之用，既然這裏沒有汽車，那似乎就是表示屋中住的人是巳經出外了。

假如他在家，汽車就應該停在那裏。亦可以看到汽車並不是停在那巳經關上了門的鐵棚之內，因爲通過窻口可以看到那裏面有許多箱子及雜物機器等等，而並沒有汽車停着。

「我們過去看看，」這個小組的領導人說：「你，在這裏掩護着我們。」他是對第四個人吩咐。

他們這一組有四個人。

他們留下了第四人，三個人登上汽車，直駛到那個地方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偷偷摸摸也未必就是好的，直接而光明正大，反而比較有利。這樣他們可能是來談生意的，在未談好之前，應該不會受到襲擊。

車子在那鐵棚的前面停住，响號，却得不到反應，於是他們下車視察，果然看到這個地方是沒有人在家的。三個人商量了一下，把車子開動，藏進了旁邊的樹林之中，然後走到屋後。那裏則是屋子的主人居住的地方。

那裏亦沒有人在着，他們就用不留痕跡的方法把門弄開了，進入屋中，又再度把門關上。

他們是準備在屋中等待翁定國回家。這比較來到時就找到翁定國更好了，因爲現在的情形乃是變成了以有備對無備。他們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留在林中那個人，但是那個人一看情形就知道他們是要進行一個怎樣的計劃了。

這個人不知道的却是黃雀在後，當他小心地注意着往來這間屋子的通路時，有一個人却不是走在通路上，而是通過樹林之中，悄悄地向他的背後接近。

當他稍有所覺的時候，巳經來不及轉身了。那個人手上的槍通過槍咀的滅音器

放了一槍。槍聲雖然並不刺耳，槍彈却是射得準確。這第四個人結果沒有機會轉身，就仆倒下來死去了，他並不知道究竟是誰把他殺掉的。

那個開槍的人走過來，到達他的身邊，看清楚他是已經死了。

然後這個人才向屋子那邊望望。

屋子那邊的人，則是看不到這樹林裏發生什麽，亦並沒有加以注意的。這個人淡淡地微笑着，從衣袋裏撿出一隻電器來。這乃是一隻引爆器，看樣子就可以看得出來了。他把引爆器上的機鈕略爲調整一下，然後在一棵大樹的脚下蹲下來，而背脊靠在這大樹身上。即是說他也是背向着屋子，而且有這大樹隔在他與屋子之間。

這時，他才扭動引爆器上的機鈕。「隆」的一聲巨响，連樹林也搖動起來了，爆炸的炸力就像一陣暴風似的向各個方向吹襲，包括這個他藏身的地方。連保護着他的這棵樹也搖動起來，樹葉從上面沙沙地落下。

等這一陣爆炸的風過去了之後他才站起來再向屋子那邊望去。那屋子已經不存在了，而在屋裏等着的人亦已不存在了。碎片與泥土有些還在向空中飛舞上去，有些則已經在開始落下來了。

爆炸是特別強烈的，尤其是因爲這屋子裏除了裝了炸藥之外，並且亦存放着不少會爆炸的東西。

× × ×

當這爆炸發生的時候，那個秃頭人的房間裏，那隻揚聲器又是發出「蓬」的一聲，就像有什麽地方燒掉了保險絲似的。

秃頭的人整個跳了起來，這一次却並不是在瞌睡之中給驚醒了。他連忙說：「地鼠七號！地鼠七號，報告！」

沒有反應，他接連命令了幾次，還是沒有反應。

他知道這就不是無綫電壞掉那麽簡單的事情了。由於這一隊人乃是奉命去找翁定國的。

他憤怒地伸出棍子去指着地圖上的兩個地點，在那上面敲着，一個就是翁定國的屋子所在的地方，另一個就是那另一隊「地鼠四號」失踪了的地方。他向無綫電中吼道：「雄鷹！雄鷹！」

現在他的飛機已剩下了一架，也用不着編號了。

守在飛機旁邊的手下連忙回答。他命令道：「馬上起飛，到〇二一和三九九去看看。」

「但是——」那負責飛機的人顯然仍担心飛彈。

那秃頭的人喝道：「還担心什麽？我不相信他現在還會應用甚麽混帳飛彈！」

這也是言之成理的，這種武器是不方便搬來搬去，近身又不能使用，很容易被發覺，第一次用，猝不及防，第二次再用，就不是聰明的事情了。

而且，這個秃頭的人是下了一個命令，不能够不依的。

於是那僅餘的一架飛機便起飛了。

這飛機在飛行的途中經過一部深藍色的汽車的上空。

這架深藍色汽車的駕駛人也就是那個用遙控掣引起爆炸的人，但是飛機上的人則是無從知道這一點的，因爲這不過是一部汽車而已，路上在行走着的其他汽車亦是多得很的，這車子的外面又沒有漆着字，除非看到車上的人吧。但是即使看到車上的人亦未必就有用處，因爲他們可能是不認得車上這個人是誰的。

那架飛機飛在空中，雖然不是噴射飛機，亦是很快的。它很快就經過了它要經過的那兩個地區，而把他們所見的向那個秃頭的人報告了。

翁定國那座屋子已經炸掉了，而至於那失去了聯絡的小組，他也可以從空中看到他們的屍體，由於司馬洛等人並沒有把他們埋葬，而他們中伏的時候亦並沒有機會進入濃密的樹林中。還有他們那部車子亦是棄在空地中可以明顯看得到的地方。

這個報告使那個秃頭的人暴跳如雷，假如他的身邊有一個人的話，他很可能就會不由分說，把這個人打一頓，拿來出氣了。他叫道：「媽的！他們是把屍體棄在那裏給我看的！他們本來可以埋葬起來的！但是他們却偏偏放在那裏給我看！」

「也許他們連這個翁定國都毀滅了！」飛機上的人說道。

「不是！」秃頭的人說，「翁定國並不在那裏，我們的人是在他的屋子裏等着的！」

「既然如此，他們一定走得不會遠。」飛機上的人說。

「你說的他們是誰？」那個秃頭的人輕蔑地問。

「他們——就是我們所追的人。」飛機上的人也回答得很含糊的。

「我們所追的人很可能已經在前頭走得很遠，」那個秃頭的人說：「現在留下來行事的，很可能是另外一些人了。」

「這個——」飛機上的人又不能够提出一個圓滿的回答了，「現在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麽事情呢？」

一時，那個秃頭的人亦是作不出一個他自己也認爲是合理的指示。他祇好說：「你們本來的工作是什麽？你們的工作就是在空中偵察！你們繼續好了。」

「很好！」飛機上的人回答。

他們祇好繼續在空中飛行着偵察，不過已經沒有初時那麽雄心萬丈，而且也是仍然心驚胆戰，恐怕那火箭還會忽然再飛來。他們的指揮者當然是講得容易的，因爲用不着他自己生命去冒險，但是萬一猜錯了的話，那麽失掉生命的就是他們這幾個在飛機上的人了。

飛機仍然在飛着，那個秃頭的人則在那房間裏，那張沙發上軟軟地靠着，估計着眼前的情況。他也沒有開始的時候那麽雄心萬丈了，因爲他的工作並無進展，而是節節失敗。損失了那麽多人，上了那麽多次當，消息是傳得很快的，他的遭受挫折，雖然未必會在報紙上刊出來或在電台上廣播出來，然而與這些事情有關的人馬，則是很快就會知道，也因此，他所出的那筆十萬元的暗紅，亦未必有那麽多人熱心去拿了。不能活着花的錢，得到了又有什麽用處？而且這些錢又不是先付的。

因爲地方大而道路複雜，他對這筆懸紅的期望是很高的，有了這些錢的誘惑，就有很多並不是直接替他工作的人也會爲

他工作，但是現在他却是不能够這樣有信心了。在目前的情形下，也許有不少人認爲還是用其他的辦法，向其他的來源賺錢好一些。

他終於一跳起身，打開門，外面那二個手下現在祇剩下一個在場。他亦沒有問另外一個到什麽地方去了。他祇是對在場的一個說：「我要你替我再把一個消息散播出去！」

那個人服從地點點頭。當然，這也是一個命令，不由他反對的。

「現在暗紅的數目已經提高了，」秃頭的人說：「提高到三十萬。」

那人點點頭，而不表示意見。也許他亦猜得到原因了。

秃頭人又回到房間裏，眼睛看着桌上的地圖，又再一次取出無綫電來召喚徐姿。但他還是得不到反應，而徐姿又沒有電話回來。他喃喃地作着惡毒的咒罵，他不是吩咐過徐姿打電話回來報告的嗎？當然他們亦是聲明過，在方便的時候才如此做。也許徐姿目前不很方便，但是她一定知道發生了這許多挫折的事情吧？爲什麽她也不打一個電話回來講一聲呢？

他嘆一口氣，又在沙發上坐下來，動着腦筋。也許單單提高懸紅的數目是還不够的。他還需要另外想一些辦法。他主持這樣重要的任務，當然是個有辦法的人。

× × ×

那個爆炸了翁定國的屋子的人，現在車子已經開到了一個三岔的路口，那裏有另一部車子開出來，跟在他的後面。這另一部車子中的人就是司馬洛與方亮。森旺則照例不是與他們在一起，而是在另一個看不到的地方做掩護的工作。

司馬洛的車子追上前，對那人做了一個手勢，那人亦做了一個回答的手勢。那人望望天空，那架巡邏的飛機已經不知去向了，好久已經沒有再出現過，那飛機要巡邏的地方太多，範圍太廣，祇有一架飛機，再在同一部車子的上空經過的機會是相當之微的。

既然沒有飛機在上空觀察着，而附近又並無別的車子在監視，這個人亦不怕把車子開進路邊的林中了。

司馬洛的車子跟着開進林中，停下來。雙方都從車上下來。司馬洛介紹說：「這位就是翁定國先生，他供應我們那架火箭炮！」

方亮微笑與他握手：「你的帮忙眞不小！那火箭炮，很可惜我們不能還你，已經在樹林中棄下了！」

「這是小事吧了，」翁定國說：「我連自己的屋子也炸掉了！」

「這個，」方亮說：「我肯定我們的老板會賠償的。事實上我跟司馬洛先生亦已經講好了這一點了！」

翁定國揮揮手：「這個問題也不大。反正這生意我也做厭了；這並不是一門很好的生意，有時會使自己感到良心不安，而且，我亦已經不是一個很窮的人，退休也應該了。」

方亮格地笑起來：「近來我就是常常碰到喜歡講良心的人！」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你的老板亦是喜歡講良心的人呢！」

翁定國則看着別處，他可以感覺到司馬洛與這個方亮是不會相處得怎樣好，而他極力不表示他看出這一點。方亮則說：「呀，對了，講起老板，我也得跟老板聯絡一下。你是說翁先生決定加入我們？」

「是的。」司馬洛說。

「沒有別的路可逃的嗎？」方亮又笑起來。

「我剛剛殺了他們的幾個人，」翁定國說：「我槍殺了一個，炸死了三個，這本來並不是我的事情！」

「對不起！」方亮說。他似乎亦有一個好處，雖然口不擇言，亦有知道自己是講錯話的時候。他把無綫電拿起來，撥了聯絡掣，忽然臉色一沉：「沒有反應。」

「壞了？」司馬洛問。

「我看並不是！」方亮說：「也許那邊發生一些事情暫時不便跟我們聯絡！」

他忽然不笑了，因爲體會到這件事情是嚴重的，但是距離太遠了，他是鞭長莫及的。

× × ×

另一方面，卡拉豪斯那邊則的確是出了事。

他們已經離了那嬉皮士的車，此時卡拉豪斯是正在與毛小雪一起沿路步行着。

連諾却並不是與他們在一起。他們是故意與那個人離開的，因爲他們有了一種不尋常的感覺，覺得他們是受到了注意。首先就是連諾察覺出來的。於是連諾首先作了一個藉口，拿着背囊下了車。走一段路之後，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亦下了車。

他們果然是察覺到情形實在不大對勁，最重要的就是，同樣一部車子，在他們的身邊經過了三次。那車子顯然是從另一個地方掉頭之後再駛到後面去，然後再度追趕上來的，因爲每一次都是從後面上來而經過，却並不是迎面而來的。

假如不是記憶力很好，就不會記得是同一部車了，因爲在路上經過的車子是相當多的。也就是因此，卡拉豪斯不敢回答司馬洛的無綫聯絡。這是一種別人看來可疑的動作。

毛小雪在他的身邊低聲說：「你用不着害怕的！」

卡拉豪斯哈哈地笑起來：「誰告訴你我在害怕？有你在，還有連諾在，我怎會害怕呢？」

他還是用手臂搭着毛小雪的肩，扶着手杖，繼續向前走，兩個人都揹着背囊，還是像一雙父女似的。

那部車子第三次經過之後，也很可能還會有第四次的，不過他們走了一段路之後就知道沒有第四次了。因爲那部車子就停在前頭的路邊。

他們不能够就這樣掉頭便走的，於是祇好若無其事地繼續前進。他們到達了那部車子，車中的四個人都在懷疑地凝視着他們。

經過了化裝，再加上了走路的時候作出老態，演技精采，卡拉豪斯的樣子現在是一點也不像卡拉豪斯了。

不過，那些人假如就是對方所派來的人的話，那他們亦一定是已經把化裝這一點計算在內了的，因此模樣不同，就未必不會令他們疑心。他們經過了三次，現在

又停下來等着，一定是有什麽地方引起了他們的疑心了。

卡拉豪斯與毛小雪雖然是硬着頭皮，却還是能够發揮出很精采的演技。他們經過了那部車子，車中的人並沒有加以制止，仍然祇是在看。

但是走了三十呎左右之後，車中就有一個人叫道：「喂！你們！喂！」

兩個人停下來，回頭，毛小雪顯得恐懼地緊貼在卡拉豪斯的身邊，而卡拉豪斯以老邁的沙嘎聲音問道：「我們？你是說我們嗎？」

「是的，你們！」車中的人用英語命令道，「你們回來！」

「爲什麽？」卡拉豪斯問。

「我們想跟你談談！」那人說。

卡拉豪斯遲疑着，打量着他們，表示對他們充滿懷疑，後來才問道：「你們要談些什麽呢？」

「你們過來才講吧！」那人說。他的同伴們祇是在微笑。

毛小雪恐懼地依戀在卡拉豪斯的懷中，吶吶着說：「我──我不喜歡跟陌生人講話，我們還是走吧。」

「對不起，」卡拉豪斯說：「假如你們沒有特別事情的話，我們還要趕路。」

「要趕路，」那人說：「我們送你一程不是更好了？」

「用不着了，」毛小雪代替卡拉豪斯回答，跟着又接着他說：「我們走吧！」

卡拉豪斯則顯出他是也害怕那兩個人會因此而不高興的，不過既然毛小雪拉他走，他就祇好走了。

「唏，你們！」那人又喝聲道：「回來！」

兩個人回頭，看見那人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他已經推開了車門，一脚踏了下車，執槍的手就擱在窗框上，槍指着卡拉豪斯與毛小雪。他格格地笑着說：「過來吧，我對你這位美麗的小姑娘特別感興趣！」

似乎他們現在是對這兩個人的疑心減少了，不過看見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郎又忍不住，想揩揩油佔一下便宜。

但是他這是一個錯誤，一個他自己不知道的錯誤。連諾是不能够容忍一個人用槍對着他的老板的，雖然拿着槍的人未必有放槍的存心，但這樣走火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

忽然之間，毫無預兆地，這個人的手連同槍都不見了，他的手祇剩下了手腕，而那斷處，鮮血好像水喉似的噴出來。

他呱呱大叫着跌出車外，車中人大爲震驚，然而還未有什麽行動，便有更多強力的槍彈連續射來，擊中窗子的玻璃及擊穿車身的鋼板。這是連諾在不斷放槍。有槍拿來的人就已經是很有理由射擊的了。

車中人雖然不是全部中槍，也是大爲狼狽，一時亦不知道應該伏下來好抑或是趕快下車的好。

而當連諾的槍彈不斷向車子射擊的時候，毛小雪則已經拉着卡拉豪斯躲到了一棵大樹的樹身後面了，這棵樹把他們擋着，假如車中人向他們放槍的話，亦起碼沒有那麽容易射中。

跟着毛小雪又掏出一件東西，一丢丢出來。

這件東西沿着地面滾動，準確地滾到了車子的底下。雖然它的外表看來祇像是一隻小小的罐頭，假如車中的人看見了，也會知道不妙而大感驚駭的。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也沒有機會去看。

這件東西在車子的底下停住，停了兩秒鐘。這時車上有一個人正把車門打開，要逃下車來，這東西就爆炸了。原來這是一隻小型的手榴彈，而且爆炸力很强，不能憑外貌來判斷的，在車底這麽一爆炸，便整部車子升了起來，離地總有二三呎，也整部車子幾乎散開了，雖然並不是碎掉，却也變了形，車子開始冒烟，然後就是「熊」的一聲着起火來。

這種事情，有時亦是講運氣的。車中的一個人的運氣似乎特別好，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居然亦能够爬出來，而且爬離了那部正在着火的車子。

其他的人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他們一給烈火包藏起來，就祇有他們自己能够救自己，別人也是沒有能力把他們救出來的。

這時路上剛好，沒有別的車子經過，而即使有的話，相信也不大有人願意下車來管閒事的這裏就是這樣一個自己顧自己的地方。

那個爬出來的人也已經遍體鱗傷，痛苦地爬着。

卡拉豪斯要離開樹後向他走過去，但毛小雪把他拉住，堅決地說：「你留在這裏！」

「但我並不老呀！」卡拉豪斯說。

「你留在這裏！」毛小雪堅決地把他一按。

「好吧！」卡拉豪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你就像褓姆！」

他祇好留在樹後面讓毛小雪走出去。

此時，連諾在那個不知道什麽地方已經停止了放槍了。

毛小雪走到那個生還的人的身邊，發覺這個人並不是如料想之中那麽幸運。他逃過了火燒，祇是頭髮燒焦了一部份和衣服燒焦了一點，但是他却是在車中時巳經中了一槍。他這一槍還是中了要害的。

毛小雪走到他的身邊的時候，他正痛苦地喘息着用乞憐的眼光看着毛小雪。毛小雪蹲下來把他檢驗了一下說：「我看你活不成了，你要馬上進醫院，但是這附近沒有醫院，亦沒有人有空送你進醫院！」

「救……我！」那人喘息着說。

「你還是死前做最後一件好事吧，」毛小雪說：「你告訴我是誰派你來的！」

「我不是……」那人喘着氣說：「我們是……自由的，我們祇是……祇是……爲了那筆奬金……現在，已經增加到三十萬……」

「噢。」毛小雪說着，顯得失望了，他們不是直屬的人。

「你們……你們果然就是……」那人苦笑着，「假如我們早點開槍的話，我們不是就已經發達了嗎？」

「三十萬幾個人分，也不算很多錢呀，」毛小雪說：「你知不知道誰殺死了我們的朋友小文，還把他的屋燒掉了的？」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秦萍兒在易牙酒樓遇到了地冥派的少年書生，被他譏笑，二人發生爭執打鬥起來，旁邊毒娘子簡慧芳助陣，少年書生受傷逃去，劉稼繼續獲送秦萍兒，她不願回謝家堡，中途離去，劉稼四處追尋，來到江邊徘徊，被一個乞兒以爲他尋短見，將他點了穴道挾到一座破廟中，好言安慰，然後到外面買點食物去了。此時鳳生和白衣少女也進來說要去金陵將秦萍兒殺掉，免劉稼和她痴纏，說完也走了，劉稼因穴道被制，無法向他們打招呼，乞兒買了飯菜回來同食，此刻又來了地冥派的少年和他的掌門人，一共六人，雙方見面就打鬥起來了……

兩番施援手　得報戴天仇

劉稼剛到廟門之外，身形還未站定，掌風呼呼，已感一股勁力，壓到上盤，還帶着腥羶氣息！

猝然的暗襲，又是「分筋錯骨毒掌」，而且，那出手之人，又是崛起江湖心狠手辣的地冥派掌門，用的又是毒掌的三招絕式，連環劈出。

如果劉稼要躲避，不管左閃右滑，都是要挨上一掌，中了毒氣！如果是揮掌封門，或是硬接，那更糟糕！

劉稼陡覺掌式劈來，化出萬千掌影，宛如雨打梨花般向自己全身罩下，封住了身前左右！

他出道江湖時日短暫，厮鬥的經驗當然不够，但豪雄的胆色，却是高人一等，就在這生死一髮關頭，却展出了一記巧妙從容的老套避招身法──鐵板橋！

挺腰一彎，小腹以上的身體，仰後疾彎到地，成了九十度角的彎腰，險險避過劈來的三式掌法。

地冥派老人那連環三式毒掌落空，也使他吃驚不少，瞥見了劉稼竟能在猝然受襲之間，用上了那唯一化解掌勢的身法，巧妙得超乎意外，使他不禁心寒。

歹毒的人，心裏雖是驚奇，但把握傷敵機會，那肯放過，輕喝一聲，收招換式，正待再劈三掌！

就在此時，劉稼翻身躍起逾丈，左腰裏仍是挾着那受傷的乞兒，「雙飛腿」掣電般向老人頂門踢出。趁勢翻身，向後輕飄飄的縱落地上。

地冥派老人吃驚這貌醜的少年人，有這超出常情的打法，未及發招，先求避式，逼得退後三步！

劉稼把那受傷乞兒放在地上，一瞧四週，這才覺出破廟外的草地上站着不下二三十人，把自己團團圍住！

他滿佈血瘤的醜臉上，也現出怒容，掃了諸人一眼，踏前兩步，沉聲喝道：「在下不怕人多，祇服義氣，如果不給我的朋友解藥，就得要你們地冥派賠命，一個不留！」

地冥派老人手捋山羊鬍子，嘿嘿笑道：「小子！好大的口氣，憑什麼？有胆强索解藥？」

劉稼天眞的一抖雙掌，朗聲答道：「在下就憑師門藝業，一招絕式！」

衆人叢中，陡然躍出了一位老太婆，接口叱道：「姑奶奶要試試你這一招，是什麼門派絕式？」身隨聲發，杖影一幌，已向劉稼掃到！

劉稼眼明手快，覷準竹杖來勢，疾演天元門絕學，「萬元歸宗」的下半招——意馬巳馳，迎劈杖影。

「卡察」聲响，竹杖前截折斷尺餘，箭般飛上半空，而那老太婆却倉皇後退。

劉稼才看出，被自己半招劈斷竹杖的老太婆，正是羅郡客店裏曾經交手的人，蓮花仙子西門艷！

那時，西門艷雙眼閃着驚楞的兇光，老臉有些掛不住的神色。

她怔視劉稼一忽，定下了神智，才冷冷說道：「原來又是你這臭小子！」

劉稼哼了一聲，道：「西門艷！不要淌這混水，金陵神君的血債，待會才和妳算賬。」

轉身却向地冥派老人叱道：「怎麼，解藥在那裏？」

西門艷一閃身，攔在他的面前，說道：「姑奶奶也是地冥派的堂主，有本領的，就在我身上討取吧！」

劉稼怎麼也想不到，西門艷竟是地冥派的堂主，他楞怔的暗忖：地冥派究竟羅致了幾許歹毒兇徒，黑道高手？

就在此時，响起了大叫狂嚷之聲，一條人影如飛奔來，眨眼間，猝然撞入人叢中。

那人披頭散髮，衣服破爛，一站定，仍然手舞足蹈，口裏喃喃的叫着：「藏笈圖！藏笈圖！」

劉稼一眼瞥去，已認出那人是沈羽，陡然想起，他剛才來過破廟，說着瘋話，還把一幅白絹，塞在自己的懷裏。不自禁伸手在懷裏掏出那白絹，正待展開看視究竟！

瘋瘋癲癲的沈羽，一眼瞧見那白絹，旋風般縱到，一手奪過，回身就跑，口裏仍是嚷着：「藏笈圖！藏笈圖！」又向前路狂奔而去。

地冥派老人轉了轉兇光稜稜的雙目，點頭似有所悟，忙道：「十全秘笈的藏笈圖，竟會落在那瘋子手上！」

他揮了揮手，對衆人喝道：「追！我們快追！」話聲未落，他巳縱身奔出五六丈外，向沈羽身後趕去。

地冥派那夥人，也紛紛跟着追去，刹那間，走得不留一人。

劉稼不知那「藏笈圖」是什麼，對地冥派的舉動，也不在意，祇是對那一度訂交的朋友——沈羽，那瘋癲的模樣，生出憐惜之心，沉思站着！

躺在他身旁二丈開外的受傷乞兒，不斷喘氣呻吟！

陡然人影一幌，劉稼面前站着了五個老丐，其中一個身穿黃衫的手上還抱着小孩。

劉稼定神看清，認出那些人就是丐帮的五窮來到，忙道：「那個是不是你們丐帮的弟子？」說着話，向地上的受傷乞兒指去。

可是此時，巳有兩個老丐，正在扶起那乞兒，餵他服下丸藥。

紅衫老丐一抱拳，答道：「他是敝帮的分舵護法，又蒙劉少俠加以援手了。」

劉稼忙道：「貴帮弟子中了地冥派的『分筋錯骨毒掌』，請前輩速加救治。」

紅衣老丐微笑說道：「不要緊！不要緊！怎樣厲害的毒掌，碰上敝帮的『萬妙靈丹』自然藥到病除。老丐來遲一步，至令門下弟子吃够苦頭了！」

劉稼聽到中上毒掌的乞兒有救，心頭一寬，笑道：「這就好了，我們再見吧！」抱拳一禮，便要離去。

紅衣老丐連忙叫道：「劉少俠請留一步。」

劉稼停身一站，問道：「前輩有何諭示？」

紅衣老丐走前幾步，說道：「敝帮中人兩次多蒙援手，銘感五中，雖說武林中人，大德不言報，老丐敢扳俠駕蒞臨敝帮，喝杯水酒如何？」

劉稼搖了搖頭，答道：「這些是小事，何必掛齒，前輩厚意，在下心領了。」

紅衣老丐笑道：「天色巳近黃昏，俠駕有什麼要事，也不忙在一時，老丐可有些事情，正想向俠駕領教。」

劉稼推辭不過，祇得點了點頭。

紅衣老丐面露喜色，說了一聲「請。」便向前走去。

那時，夜色四合，歸鳥噪林，劉稼惘然的跟着丐帮五窮大夥兒跑去，心裏却思潮起伏，記掛着秦萍兒，不知她此時去了什麼地方，是謝家堡或是金陵？

繼而又想起了師傅鳳生，九玄門的白衣少女，猝然瘋癲的沈羽！

想到最後，就是父母的血仇，仇人是誰，自從走下嵩山，跑過不少地方，交過不少朋友，鬥過不少黑道人物，至今還是探查不出一絲綫索！

又想起九玄門白衣少女曾經說過，在望潮小築那裏，可以指點認識仇人面目，這才服下九玄門的「易容丹」，變成滿佈血瘤的醜怪之人，作董棠華壽筵上的不速客，不料來了苗疆雙怪，鬥上一場，白衣少女也不辭而去，使到自己的滿腔熱望，仍是落空！不共戴天之仇，何時得雪？

劉稼一面跑路，一面想着心事，情緒悵惘，巳不知跑了幾多路程，來到了一度斜坡海灘。

身旁响起三擊掌聲，劉稼的神智，這才驚醒過來，在微芒星光的夜色下，定神看去。

這裏是三面環山，一流注入的小湖，湖面不大，祇有十來畝地方，星光照着湖水，反映出淡淡光芒，湖心一堆黑影，悄悄的泊着幾艘大船，却是全無燈火！

掌聲過後，一艘小船劃破寧靜的水面，眨眼間巳停在面前，紅衣老丐說了一聲：「請！」拉着劉稼的手縱落小船，其餘各人也相繼落下。

上了大船之後，紅衣老丐撥開艙門，這才射出一縷淡光，門後還有一重簾幕，密密的把船艙遮蓋着。

擦開簾幕，燭光炫目，竟然是一所大

廳，廳內的陳設彷如富室，華麗到極！

四面鑲嵌牆飾，几椅之屬，全是檀木製成，地上還舖上碧綠地氈，四邊燒起兒臂般的紅燭。

這個丐帮的場所，使劉稼也看得出乎意外，心裏嘀咕，又不便動問。

紅衣老丐招呼劉稼入座，刹那之間，巳搬來酒菜。

這時丐帮衆人巳經退去，祇餘紅衣老丐和劉稼二人，就在大廳中心的圓桌上，對坐飲酒。

紅衣老丐擧杯說道：「難得俠駕蒞臨，老丐臉上也增光彩，這杯水酒，聊表寸心敬意！」說罷，便先自乾了一杯。

劉稼本不善飲酒，在人家殷勤欵待之下，也祇得應酬一番。

酒過三巡，紅衣老丐說道：「敝帮少帮主深感救命之恩，分舵護法又受援手之德。俠駕今後如有差遣，一紙示下，赴湯蹈火，自當唯命是聽，以報深恩！」

劉稼搖頭說道：「前輩言重了，在下怎當得起深恩二字！」

紅衣老丐又道：「俠駕武功絕代，使出的掌法，也是劍招化成，可惜身上未有佩劍，老丐擬把一柄大俠遺物相贈，以壯行色！」

他不待劉稼答言，立刻走到船艙壁上，摘下一把長劍，雙手送到劉稼面前，道：「寶劍贈俠士，紅粉贈佳人。這柄長劍得到武功高强的主人，也使三尺龍泉，有用武之地，不致韜光長鋏，埋沒靑鋒！」

劉稼本想推辭，但一眼瞧見這柄古色斑斕的劍鋏，知是罕世寶劍，忙的伸手接過，細細把玩。

在燭光下，瞥見劍鋒上刻有蟠虬古篆三字——無敵劍。劍把是碧玉鑲成，也刻有四個蠅頭小字「淮南劉褒」。

劉稼看到劍把上的四字，分明是自己父親的姓名，這柄劍必然是嚴親遺物，不自禁心情激動，把玩長劍的雙手，也顫抖起來！

覩物思人，正是勾起滿腔愁緒憤慨之事，況且，父母的血仇未報，更不知仇人是誰，這便使劉稼思潮洶湧，血脈賁張，怔怔的捧持長劍，滿臉悲戚，滴下熱淚！

紅衣老丐看到了劉稼的失常悲憤模樣，不禁驚喜，連聲問道：「劉少俠與這把長劍，有什麼關連？」

劉稼失神落魄，聞言這才驚醒過來，猝然問道：「這柄長劍，你……你怎樣……得來的？」語音惶促，擧動失常，竟對老丐之言，問非所答。

紅衣老丐知道這柄長劍必然和劉稼有不尋常的關係，巳憧憬着江湖仇殺之事了，他拿起一杯酒，遞給劉稼，道：「請先乾這一杯，定下神智，老丐當把此劍來歷，詳細奉告。」

劉稼信手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忙說道：「請說！」

紅衣老丐微笑說道：「老丐在十多年前，路過潼關，就在關前幾十里的林子裏，碰上一樁刦案，造案的竟是黑道高手，北五省出名的——見血刀毛吃吃。老丐路見不平，激起性子，不由的伸手去管，他竟使劍和我合手，可是見血刀祇善使刀，不善使劍，他打不過老丐，就連劍帶鞘，一股腦兒丟下，忘命逃去了。」

劉稼聽得大感失望，他聞得達通和尚說過，自己的仇人當時是騎馬揹劍的。怎會是祇懂刀法，不懂劍法的「見血刀」毛吃吃？倏又轉念，或可在毛吃吃身上找得仇人踪跡，也是按圖索驥的辦法！

遂道：「那『見血刀』毛吃吃現在那裏，前輩可否知道？」

紅衣老丐笑道：「別忙！老丐也想知道，俠駕對這柄『無敵劍』，如此神智激動，不喜反悲，是什麼原由？」

劉稼指着劍把碧玉刻上的四字，說道：「這不是先父的名字嗎！」把這劍遞了過去。

紅衣老丐看着劍把，不斷喃喃念道：「淮南劉褒！淮南劉褒！」陷入了沉思之中。

半晌，像是苦思想起過來，失聲叫道：「淮南大俠，是了，淮南大俠劉褒。不過，在下二十年前見過他一面之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訊息了！」

紅衣老丐抬起頭來，一再打量劉稼面目，許久，許久，才說道：「俠駕就是淮南大俠的後人嗎，怎麼面目完全沒有一絲相像？」

劉稼一楞，道：「我……」正想把自己服下九玄門的「易容丹」，以致面目改變的事說出，可是恢復本來面目那粒丹藥，巳被乞兒掉到江裏，生怕人家不信，又怕因此那丐帮弟子受責，把說到唇邊的話，又嚥回肚內。

紅衣老丐覺得劉稼欲言又止，忙道：「俠駕有什麼話，請說無妨！老丐痴長一些年紀，江湖往事，知得較多，或有可能帮助一二。」

劉稼見得老丐眉目端正，說話懇摯，是一個至情至性的武林中人，遂長嘆一聲，把自己所知的父母血仇事蹟，和學藝經過，下山探查仇人經過詳盡的說上一遍。

最後，憤慨塡膺地說道：「如今得到了先父遺物——無敵寶劍，仇人踪跡還是渺茫，在下怎對得起九泉父母，有何面目浪跡江湖！」

紅衣老丐聽到了劉稼這番身負血仇未報的話，望着了搖幌光華的燭火，搔首沉吟！

劉稼再問道：「前輩，那見血刀現在那裏？」

紅衣老丐嘆道：「見血刀毛吃吃巳經死了。」又補上一句：「是給金陵神君所殺的。」

劉稼失聲叫道：「見血刀巳死，金陵神君又在羅郡客店中毒丟命，我父母這段血仇如何報得，仇人是誰？仇人是誰？天啊！天啊！」悲切的聲音，由高亢叫到沙啞，眼裏滾珠般滴下熱淚。

這一連串的淒愴悲呼，使到這個老江湖的紅衣老丐，不自禁相陪下淚。

兩人相對默靜一陣，紅衣老丐緩緩說道：「以老丐猜測，見血刀似不是俠駕父母的仇人，但，必然和仇人打上交道。」

劉稼拭淚說道：「見血刀巳經死了，怎能在他的身上找出仇人的蛛絲馬跡啦，唉！」

紅衣老丐看出劉稼的激動心情，近乎遮蓋了理智，要把他神智安定過來，祇有

激發起少年人的豪雄氣概，便一改臉色，把相陪悲戚之面，改變爲歡悅之容，哈哈說道：「經不起挫折的人，怎能幹得復仇之事，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叫嚷悲號，又有什麼用處？」

劉稼聞言一怔，不禁醜臉火熱，滿臉慚愧之色，忙抱拳說道：「前輩至情的敎言，使在下頓開茅塞，敢問報仇之事，應該如何計較？」

紅衣老丐點頭說道：「少年人！應該有控制情感的定力，俠駕能及早醒悟，老丐欽佩之至！」

把「無敵劍」遞回劉稼，又道：「用先人遺下寶劍，濺血仇人心胸，也是快心血仇之事，物歸原主，看來俠駕報仇之日，也不遠了！」

劉稼正容說道：「但願如此，在下實拜前輩之賜了。」說着話，接過寶劍，繫上腰間。

紅衣老丐深思一忽，又道：「探查見血刀毛吃吃的生前底細，就要找着蓮花仙子西門艷，因爲西門艷中年的時候，和毛吃吃有過一段香火孽緣，而老丐得劍之時，也是他們海燕雙棲之日。在這方面，可能找尋得一絲綫索，也未可定！」

劉稼「啊」了一聲，連忙說道：「蓮花仙子西門艷！是不是那個專使毒蠱的老太婆？」

紅衣老丐瞧了劉稼一眼，道：「不錯，俠駕和她認識的嗎？」

劉稼接口說道：「不止認識，還和她兩次交手。一次在羅郡客店之中，一次就在今天，小崗破廟之前！」

紅衣老丐嘆口氣道：「看來，這個使毒老婦，也是地冥派一夥，俠駕找她，也得小心！」又沉吟說道：「可惜金陵神君已死，無從詢查。不知金陵神君死在何人手上？」

劉稼急道：「秦子祺秦老前輩是死在西門艷的毒手，是中她的毒蠱死去的。」

紅衣老丐一楞，才道：「俠駕怎麼知得那般清楚？」

劉稼說道：「這就是在下和西門艷第一次碰上之事，秦老前輩在中毒後，臨終之前，還把愛女囑托在下照顧的。」他一口氣把秦子祺托孤之事說出，腦中又幌出秦萍兒的倩影，失神的長嘆一聲。

紅衣老丐像是發現了什麼，一拍案上，說道：「兇手不出三人！」

劉稼陡然一驚，心情一陣震撼。他不是吃驚拍案之聲，而是吃驚老丐之言。一忽，長眉一揚，醜臉上也掛上一絲驚喜之色，問道：「那三個人？」

紅衣老丐拿起酒杯，飲上一杯，然後緩緩說道：「地冥派九毒叟，沈家莊沈定源，潼關謝家堡謝文龍。」

伸手拿起酒壺，替劉稼注滿一杯，道：「俠駕無須躁急，老丐明天派出門下弟子到各處細查此事，才動手報仇如何？請乾一杯，預祝俠駕尋得仇人索還血債！」

劉稼飲過一杯之後，思慮轉爲愼密起來，問道：「前輩指出這三人，是根據什麼懷疑之點？」

紅衣老丐說道：「這三人和毛吃吃同是一丘之貉，但同夥作案，必由毛吃吃露面。令尊淮南大俠，也曾因替人追討紅貨，和這些人結上樑子，謝、沈二人的假面具被令尊拆破了，怎會對令尊放過，便勾結了地冥派九毒叟找令尊尋仇，自古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也怕人多，令尊的倏然退出江湖，隱跡異地，看來，也是因爲這夥人尋仇之故！而毛吃吃碰上老丐，解劍連鞘丟地之舉，今天想來，就是嫁禍老丐的手段。由此猜測，這三人之中，必有一人，是俠駕的仇人了。」

劉稼聽得連連點頭，道：「多蒙前輩指點，在下得報血仇，感激不盡！」

站起身來一按腰間寶劍，正待告辭。

紅衣老丐那時擊掌一聲，大廳一角閃出了一個少年乞丐，恭身請示。

紅衣老丐問道：「現在已是什麼時候了？」

少年乞丐答道：「寅末卯初，已屆黎明的時候了。」

紅衣老丐囑咐道：「備船！」

少年乞丐應了一聲，轉身退去。

紅衣老丐對劉稼說道：「老丐知道俠駕心切血仇，趕急起程，不敢多留俠駕，山高水長，後會有期！」

他握着劉稼的手，一直送到了船頭甲板之上，從懷裏掏出了一件黑光黝黝的三角鐵符，遞給劉稼，殷勤說道：「俠駕倘有需人助力之時，不論大縣小鎭，官道驛亭，祇要在見到有人之處，擊掌三聲，自然有本幫弟子，走來請示，可將這三角鐵符露眼，不管水裏火裏，門下弟子都悉力以赴了。」

劉稼不想推辭人家好意，祇得一笑接過，佩在襟上，說聲感謝，便抱拳一禮，翻身躍下小船。

海月初生，反照在東方天際，朝霞似錦，彩雲絢燦，新潮初長，曉風拂衣，劉稼站在小船之上，神智爲之暢爽！

半晌，小船傍岸，那划船的少年乞丐雙手遞上一具錢囊，一躬說道：「小的奉命傳話，這些許川資，敬請俠駕笑納！」

劉稼不便多言，伸手一笑接過，揮了揮手，飛身縱到岸上。那小船已如箭般划回去了。

劉稼在岸上站了一忽，怔視着湖心那幾艘大船，仍是靜悄悄的泊在烟霧裏，不見燈火。一轉身，便向前路如飛跑去！

且說秦萍兒自從和劉稼分手之後，已打算不回謝家堡，也不想趕回金陵，她的心扉上已烙上了劉稼的英俊面目，瀟洒態度，豪雄氣概。再又感激他葬父的深恩，護送自己的情義，一心祇想找到劉稼，便得到了身心安慰。

可是劉稼的行踪何處，無從探聽得到確實消息，但她已下了決心，不管海角天涯，都要把劉稼尋到。

造物弄人，世事的變幻宛如白雲蒼狗，她不知道和自己同行的醜貌少年，就是自己朝夕惦念的劉稼，這便弄到伶仃孤苦的秦萍兒，浪跡江湖，餐風宿雨！

那日，她來到了陝西長安城裏，落店之際，便和謝智遇上，眞是寃家路窄，想避面已來不及了。

賽臥龍謝智瞥見了秦萍兒，彷如得到了天上月亮一般，喜得心花怒放，笑瞇瞇的上前道：「萍妹！這些日子你跑到了那裏去了，找得我好苦哇！」

秦萍兒一撇嘴答道：「我跑去那裏，你管得了嗎？」

謝智說着笑道：「我怎敢如此放肆！要管萍妹行動的，不過……」

萍兒嗔道：「不過，不過又怎麼樣，說話瞎三搭四，吞吞吐吐！」

這幾句話，說得謝智臉上一熱，似有怒意，但仍然按捺下去，訕訕說道：「萍妹剛才落店，想是還未吃飯，我陪你飲上一杯好嗎？」竟牽着秦萍兒的衣袖，轉身向客店的酒堂走去。

秦萍兒知道謝智的外號，「賽臥龍」是由詭計多端闖來，而且性僻量狹，手辣心狠。自己孤身勢單，怎敢和他翻臉，祇好摔開他牽着衣袖的手，向他白了一眼，低頭不言，跟着他的身後。

二人落座之後，要了酒菜。秦萍兒仍是默然不語。

謝智烏光閃閃的眸子，轉了幾轉，臉上作出驚喜的說道：「前天爹爹賜給在下一隻翡翠玉鐲，要我贈給萍妹，作爲聘物，可惜而今沒有帶在身上，拿來一博萍妹歡喜！」

秦萍兒冷冷看他一眼，愛理不理的說道：「玉鐲麼？有什麼稀罕。」

謝智一正面色，道：「爹爹說過，這玉鐲大有來歷的，豈和珍寶珠玉一般，祇是價值昂貴而已。還有……」

秦萍兒一笑道：「還有什麼用處？」

謝智說溜了嘴，接口說道：「還有是爹爹一件快意恩仇之事，和這玉鐲分不開的！」

秦萍兒像是引起她的興趣，說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對這隻玉鐲，說得口沫橫飛！可是，謝伯伯這樁快意恩仇之事，說給我聽聽好嗎？」

謝智此時，陡覺失言，面色有些尷尬，岔開話頭，答道：「他老人家對這玉鐲，視同拱璧，輕易不肯示人，如今，竟然要給萍妹，這可想見，我們的婚事，多麼隆重的了，萍妹！你說是嗎？」

秦萍兒心知這個狡猾多計的謝智，既然岔開話題，再問也得不到實話，低鬟一笑，不再發言。

那時，店小二剛巧搬來酒菜，幾式熱葷，一壺好酒。謝智替秦萍兒斟滿一杯道：「我們整天都是忙人，且借杯酒言歡，領略優閒滋味，也是人生快事！喲，我來敬你一杯！」說罷舉杯相勸。

謝智這般殷勤勸飲，對秦萍兒一改常態，不消說，是有奸謀詭計，綺念野心。

秦萍兒也是慧黠之人，眉梢眼角間，已瞧出了謝智的心事，祇因自己武功不及人家，不敢說破，但對謝智並無好感，反存着鄙薄之心。她拿起酒杯，沾唇小飲，便道：「我肚子餓啦！要吃飯了。」

謝智看見她這般冷漠的模樣，不敢相強，便自顧自的一杯一杯鯨飲，不覺已罄三壺。

燈前酒後，坐對佳人，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謝智歪斜醉眼，哈哈笑道：「萍妹已是我家的人了，那玉鐲遲早給你，也是一樣。」忙在懷裏，掏出一隻碧綠晶瑩的玉鐲來，要和秦萍兒戴上。口裏還說道：「剛才我還騙你，未有帶來。」

秦萍兒也爲這隻冰瑩奪目的玉鐲，看得不禁一怔，那罕世的奇珍，果然是人見人愛的寶物，抄手奪過，就在燭光之下，細意觀看，摩挲不忍釋手。

原來那翡翠玉鐲通體透明，在火光下映出，鐲心刻有一鳳，揚首飛鳴，栩栩如生。

謝智指着那玉鐲，得意之極，笑着說道：「玉鐲本來是一雙的，名叫『龍鳳玉鐲』，是淮南劉褒傳家之寶，可是刻龍的一隻，不知失落何處。」

秦萍兒聽到淮南劉褒四字，不禁一楞，要想探問究竟，又怕謝智警覺，故意抿嘴說道：「我不稀罕這些，淮南大俠劉褒，說不定是爲了這玉鐲才會丟命！」

謝智笑道：「女兒家怎麼多心，劉褒武功高强，誰會爲了一隻玉鐲，冒生命之險？」

秦萍兒搖了搖頭，道：「我就不相信你的鬼話，江湖上早已傳言劉褒被人暗算的死訊，不是爲了玉鐲，是爲什麼？」

謝智迷離醉眼，吁出一股酒氣，話音不清的說道：「剛才我不是說過嗎，爹爹快意恩仇，才得了這隻玉鐲！」

秦萍兒心裏一寒，那譽滿江湖的謝文龍，竟然暗裏幹着傷天害理之事，她對於謝智，又怎肯和他成親？

暗忖：我爹半生江湖，闖出了「金陵神君」的美譽，爲什麼這般懵懂，把自己終身大事，許配謝智這等奸人？繼而轉念，既然許婚謝智於前，怎麼又許婚劉稼之後？是否許婚劉稼，是爹爹臨死之前的亂命？可是許婚謝智，已經不少時日，却對自己沒有說過一言？

秦萍兒對自己的婚姻，越想越覺得煩惱，對父親許婚謝智之事，已覺出有些蹊蹺。

她決心不嫁謝智，便對這隻罕世奇珍的玉鐲，不敢接受，忙遞回給謝智手上，說道：「我祇要眞摯的愛情，不要這些寶物。」

就在此時，眼前人影一幌，響起沙啞的嗓音，叫道：「你不要，我要好了。哈哈哈！」

幌眼間，玉鐲已落在那人手上。秦萍兒扭頭瞧去，竟和那人打個照面，那人披頭散髮，目露兇光，滿面泥垢，衣服破爛，很像是染了瘋癲的師兄沈羽。

她站起身來，正待追去，那時，哈哈之聲，已到了客店門外。

秦萍兒搖撼着醉態可掬的謝智，焦急叫道：「玉鐲被人搶去了！玉鐲被人搶去了！」

酒醉三分醒，謝智陡聞玉鐲被搶的呼叫，心底一寒，醉意已消去了幾分，忙道：「那人逃向那裏？追！追！」一躍起身，追出門外。

秦萍兒心裏嘀咕，也幌身奔去。

酒堂的角落裏，響起冷哼一聲，一個老太婆，手扶拐杖，站了起來，口裏喃喃說道：「未到謝家堡，已有好戲瞧了。」

原來這老太婆，正是毒娘子簡慧芳。她在半途上遇見劉稼和秦萍兒之後，便趕去謝家堡，不料路過長安，便在客店酒堂裏又碰上謝智二人。把謝智酒後失言，說出謝文龍的秘密，聽得清清楚楚！

簡慧芳雖有毒娘子之稱，但對劉稼却

心存好感，要把聽到謝智的話，找劉稼說知，因此也跟踪謝智追了出去，打算伺機奪過那玉鐲！

謝智和秦萍兒追出大街，轉過一條街道，燈火掩映下，遠遠望見人叢裏，那披髮破衫之人，在小攤檔上，拿了人家的食物，又向前走去！

街道上不少來往行人，却阻緩了謝智奔行速度，好容易追了幾條街道，已追到了城郊之外！

謝智一提內勁，加快脚程，眨眼間，已距離那披髮破衫之人不到一丈之遙！

秦萍兒在後追來，高聲叫道：「沈羽師兄！沈羽師兄！站住，站住。」

披髮破衫之人，略一回頭，停身一站，擧手幌動那玉鐲叫道：「你不要我要，你不要我要！」

就在此時，謝智縱身撲去，一掌向那披髮破衫之人肩頭劈落。

出乎意外，那人肩上中了一掌，摔翻地上，竟然尚能翻身躍起，一溜烟的向山路上如飛奔去。

微芒上弦新月之下，一前二後，追逐着跑向山上，宛如流星趕月般奔行。

由初更一直追到三更，已奔行了七八十里，跑過不知多少山崗樹林，仍然沒有停下，他和那人距離二三十丈左右，謝智二人已經氣喘吁吁，額上冒汗！

披髮破衫之人邊奔邊嚷，有時却打出幾聲哈哈，在轉過一度山脊之後，直奔入了叢林之內！

謝智心急那玉鐲的失落，喘着大氣的趕入林裏，却把秦萍兒丢落在後！

這一度山崗，蜿蜒廻環，連綿不絕；正是終南山的支脈，山窪處的樹林，雖然不甚綿亘，却有幾里。樹高葉密，林裏黑沉沉的一遍！

謝智正想趕入樹林，却又聽到那人叫嚷之聲，像是反奔回來，不由緩下脚步，抬眼瞧去。

果然，披髮破衫之人，颼然從樹林奔出，一幌已來到謝智身前，呆看一眼，陡地劈出一掌，箭般又向林邊小路狂奔。

謝智一楞間，退身避過，已是怒不可遏，喝道：「傻子——站住。」

林邊响起冷如玄冰的聲音：「叫誰站住？」聲落人到，竟然是兩個服裝怪異的老人！

謝智吃驚的放眼看清，那服裝怪異老人，就是南屍北殭雙魔！

謝智心底發毛，站着不敢答話。

南屍嘿嘿幾聲，笑得宛如梟鳴，道：「闖進林子，偸窺我們練功秘密的，是你麼？」

北殭怒道：「這是謝家堡的小子，胆裏生毛，竟敢在老夫的太歲頭上動土！」

謝智忙分辯道：「闖進林裏的人，已跑向那裏去了。」指着山彎的路上。

那時，披髮破衫之人的身形，已變成了一點黑影，轉入了山彎，倏忽不見！

北殭哼了一聲，冷冷說道：「臭小子倘有半句扯謊，老夫回來，有得你瞧！」話落，雙魔一幌身向前追去。

謝智那時的心情，七上八落，待要追去，又怕那雙魔的兇殘手段，滅絕理性！不追麼？怎捨得那用作聘禮的玉鐲，隨便失落？

怔然站着，甓扭得滿肚怒火！一咬牙，握拳透爪，恨恨說道：「賽臥龍！怕什麼南屍北殭？鬥力不如鬥智！」一挺胸膛，提勁疾追。

轉過山彎之後，就是一個偌大草坪。在三更過後，星月光影下，幢幢人影，站在草坪之上！

謝智竄步趕去，一眼瞥見，那披髮破衫之人，已經被人摔倒地上。

他壯着胆子，竄入人叢之中，細意看出，那披髮躺地之人，赫然是鐵扇書生——沈羽。

可是，沈羽手上，此時已空空如也，並無翡翠玉鐲！

他一步走出，搖撼着沈羽肩頭，喝道：「玉鐲去了那裏？拿回給我！」

叫了幾聲，沈羽祇是口裏喃喃，不知在說什麼的話！

驀地，北殭冷澀的聲音說道：「謝家小子！玉鐲就在這裏。」

謝智聞言，內心又驚又急，玉鐲落在北殭手上，待要討還，那會是容易之事，心念電轉，想出了一個計較，緩緩說道：「這玉鐲是殺人兇證，前輩帶在身上，豈不是替人擋災？」

南屍問道：「是殺誰人的兇證？」

謝智怔楞萬分，失悔自造圈套，答不上話。

那時一條黑影如飛縱落，接口答道：「這玉鐲是暗殺淮南大俠劉褒的兇證。」

這一句話，在謝智聽來，竟如悶雷轟頂，全身抖顫。扭頭一看，原來是一個手持拐杖的老太婆，毒娘子簡慧芳。

北殭嘿嘿冷笑，說道：「是麼！毒娘子，你怎知道？」

人叢中，地冥派掌門——九毒叟大踏步走出，向着北殭抱拳一禮，道：「蔡兄何必淌這混水，看在兄弟薄面上，把那玉鐲賜還謝家賢侄如何？」

北殭蔡寒冰不依不饒的問道：「憑什麼，要還玉鐲這般容易？」

九毒叟按捺怒火，一捋山羊鬍，笑道：「那瘋子身上，還有藏笈圖絹，我們把那圖絹搜出，見者有份，豈不更勝得了那玉鐲嗎？」

豈料九毒叟所指的地上，陡地已失了瘋子沈羽的踪影。

南屍桀桀怪笑，道：「地冥派掌門之人，也會扯謊，哈哈！」

九毒叟冷哼一聲，喝道：「人來！把那草坪前後，搜上一搜！」

地冥派隨來的弟子十多人，應聲四散奔去。祇剩下了痴胖婦人——翠娘，和這少年書生。

謝智驚魂甫定，這才看出地冥派九毒叟率衆到來，他上前一禮，說道：「玉鐲是小侄家裏寶物，正待拿來下聘，還望掌門伯伯作主，代爲討回！」

北殭蔡寒冰仰面望着天際星光，手上把玩着這隻碧光晶瑩玉鐲，彷如未聞謝智之言。

南屍孫延年瞧了謝智一眼，道：「小子！想和咱們兄弟破臉麼，嘿嘿！看來你們討不了好。老夫給你一步餘地，那麼！快些把這藏笈圖絹來換玉鐲吧！」

他不待九毒叟和謝智答話，喝道：「走！」便扯了北殭一把，待要離去。

橫裏拐影一抖，攔住了南屍北殭雙魔去路。

毒娘子簡慧芳叱道：「站住！」

南屍北殭驕橫慣了，那能忍受別人這般叱喝。但此時却對毒娘子有些忌憚，那就是怕她的「七巧拐」，拐頭噴射毒氣，一經中毒，就得任她擺佈！

雙魔一齊飄退兩步，南屍笑道：「毒娘子，你也想插上一手麼？」

毒娘子簡慧芳回拐一指身後那苗條身影站着的秦萍兒，說道：「龍鳳玉鐲，正是淮南大俠家傳寶物，送給金陵神君的女兒，來作聘禮，恰當之極。你們兩個老頭，要來何用？」

北殭蔡寒冰一幌手上的玉鐲，哈哈說道：「這隻玉鐲，老夫就是要來換取『十全秘笈』的藏笈圖絹。毒娘子，這樁買賣，你也可以公平交易！」

就在此時，一條白影，輕飄飄的縱落草坪之上，原來是九玄門的白衣少女，手臂挾着昏迷過去的瘋子——沈羽。身後還跟着一個綠衣丫環翠菊。

九玄門白衣少女笑着說道：「誰說這個瘋子身上懷有藏笈圖絹？」秋波一轉，環掃衆人一眼。

地冥派掌門九毒叟接口問道：「怎麼，姑娘搜過他身上的嗎？」九毒叟確曾在破廟之前，看見沈羽在劉稼手上，奪去了那幅圖絹，狂奔而去的。

北殭桀桀冷笑道：「小妞兒！何必裝什麼蒜，藏笈圖絹換回這隻玉鐲，你也可以交易！」

白衣少女叱道：「持有玉鐲的人，就是暗殺劉褒的兇手，索還血債的人，已經來到這裏，你們雙魔，自問憑什麼扛這樑子？」

北殭蔡寒冰怒道：「誰？」

白衣少女一指山坳來路上，道：「劉褒的後人——劉稼。」

一頓之後，又道：「在江南望潮小築，拚鬥苗疆雙怪的少年人。」

在場諸人，聽到白衣少女這幾句話，不自禁心生寒意，因爲望潮小築這一戰，那少年人武功之高，已傳遍了江湖道上。

原來劉稼自從別過丐帮紅衣老丐之後，正想取道前往金陵，尋訪秦萍兒踪跡。

不料就在鄂陝交界的官道上，碰上了九玄門白衣少女和丫環翠菊！

相見之下，白衣少女看見劉稼仍是醜怪的面目，猝口問道：「望潮小築之事已了，你爲什麼還不服下『還容丹』，貪這些面目好看麼？」

一言提醒，劉稼不期然伸手一摸那血瘤纍纍的面上，低頭不語。

半晌，吃吃一番，才問道：「姑娘在路上，有沒有遇上秦萍兒？」又補上一句：「就是在望潮小築，打在下耳光的那位少女。」

他唯恐白衣少女忘記了秦萍兒的模樣，因此，忙裏補上一句。

白衣少女酸溜溜的嗔道：「爲什麼，你不答復我的問話！」

劉稼定神過來，才想起白衣少女的說話，不禁臉上一熱，說道：「丢失了！」

翠菊笑道：「還容丹都丢失了，那你就一輩子做醜怪面目的人好了。」

劉稼毫不動容的爽朗答道：「爲人主要是心腸善良，面目的美惡何必重視！」

白衣少女水伶伶的俏眼，怔視劉稼一忽，輕嘆一聲，說道：「你的話說得極是，但你却也有吃虧之處！」

劉稼不明她言外之意，手撫自己滿佈血瘤的臉上，望住白衣少女，目光惘然。

白衣少女又道：「如果你在離開望潮小築之後，就服下『還容丹』，回復本來面目，那你心愛的秦姑娘，怎會捨你而去了。」

那一語中肯，擊着劉稼的骨節眼上。便令得劉稼心生後悔，自己不重視恢復面目，及時服下還容丹，致被那中年乞兒，胡裏胡塗的把那丹丸丢到水裏去。

劉稼長嘆一聲，道：「這是註定在下要受如此折磨，還有何說！」

翠菊一抿嘴，道：「我就不信你如此認命，不心急恢復本來面目嗎？」

劉稼醜怪的臉上，泛現豪氣干雲的容色，朗聲答道：「在下所心急的是探查仇人是誰？容貌如何，並不放在心上！」

白衣少女被他豪雄氣概，血性至情，感染得連連點頭，臉上流露憐惜之意！

翠菊對白衣少女一使眼色，回過頭來，圓睜杏目，怒視劉稼，叱喝道：「不孝不義之人，却學得一把油嘴，說得老是好聽！」

劉稼陡然被翠菊這俏丫頭叱罵，面露慍色，道：「翠菊姐姐，怎般蠻不講理，硬套在下不孝不義之名？」

翠菊又轉過臉色，咭咭笑道：「既然對於孝義兩字，這般認眞，還不向我主人請罪，求取還容丹幹嗎？」

劉稼滿臉惘然之色，說道：「如此說來，在下恢復了本來面目，難道就變成孝義兩全？」

翠菊正容說道：「不錯。自古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你既不能手刃父母血仇，又不重視父母所授身體，孝道何在？身受金陵神君托孤重任，却因改變面目，使到秦姑娘反要尋訪你的踪跡，四處奔走，受盡櫛風沐雨之苦，義字何在？你說！」

這一番話，劉稼聽得悚然動容，抱拳說道：「在下愚魯，却不知所犯之罪如此深重，姐姐的教言，使在下頓開茅塞，及時改過，眞是感激不盡！」

白衣少女「噗嗤」笑了起來，纖手一揚，把小紙包拋到劉稼面前，道：「快些服下吧，還在此和那刁鑽丫頭鬥嘴。」

劉稼伸手接過「還容丹」，急忙服下，趺坐運功調息。

一週天運功過後，站起身來，面上血瘤完全消失，已經恢復本來的英俊面貌。

白衣少女說道：「我們這趟潛入謝家堡，却探聽得和你血仇有關的消息，令尊的『龍鳳玉鐲』却發現在謝文龍手上，正將玉鐲給了謝智，要他尋找秦萍兒，把玉鐲作爲下聘禮物！看來，你的仇人，可能憑這玉鐲，探查出來，不要放過機會。」

劉稼聽得又驚又喜，忙在貼身束腰帶內，取出刻有龍形的玉鐲，遞了過去，問道：「姑娘所看到的玉鐲，是否和這隻一

樣？」

白衣少女看了碧光晶瑩的玉鐲一眼，道：「謝文龍手持的玉鐲，玉色模樣都和那隻一樣。小心收藏懷裏，我們得趕速前去了。」

劉稼把玉鐲收回腰帶之內，跟着白衣少女主婢二人，連夜趕到終南山南麓山崗之上。

就在那山路之間，碰到了披髮破衫的瘋子沈羽狂奔而來，白衣少女猝然出手，點制了沈羽穴道。

那時，地冥派的門下弟子蠭擁追到，團團圍住白衣少女和劉稼三人。刀劍出鞘之聲，刷刷响起。

那爲首的黑漢喝道：「識相的放下那瘋子，咱們地冥派不是好惹的。」

白衣少女抿嘴一笑，回頭對劉稼說道：「這些都不是好人，劉相公和翠菊，把他們打發吧！」說話間，一掌劈出，近前的幾個黑漢，悶哼連起，躺下地來。

白衣少女一幌身，三幾個起落，已躍縱到了草坪之上。那一羣地冥派弟子，却被劉稼和翠菊一陣拳掌，幹得乾凈俐落，一個不留。

劉稼趕到草坪之時，正是北殭蔡寒冰手幌玉鐲，要白衣少女用藏笈圖絹交換之際，他一眼瞧見玉鐲，誤會就是殺父仇人，全身血脈賁張，剔眉睜目，縱步上前，一翻腕，「無敵寶劍」嗆啷出鞘，霎時寒光連閃，令到在場諸人，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

劍指北殭喝道：「納命來！」聲落劍發，一式天元門絕技「萬元歸宗」，萬千劍影，直向北殭身上罩落。

慘號聲起，北殭未及出手，已爲掣電般的劍光，削下持着玉鐲的右臂，血花四濺，飛摔草地。

北殭蔡寒冰的武功，已是江湖上聞名喪胆的黑道一流高手，怎麼在劉稼一招之下，便被削掉右臂？確實是出人意外。這是由於萬元歸宗的一招絕學，配合着無敵劍的威力，具有雷霆萬鈞之威，先聲奪人之勢，恁是如何兇殘歹毒武功高强的人，怎能不魂離魄散，失招濺血！

南屍孫延年扶住了北殭痛得抖顫的身體，替他點制了「風府」等六個肩頭穴道，止制血流，扶他坐到地上。

南屍北殭雙魔合夥數十年，稱兄道弟，關切連心，看到北殭傷在劉稼劍下，怎能不心頭發狠，出手拚命。

他嘿嘿怪笑幾聲，踏前數步，喝道：「血債血償，我們的過節是結定了。」

劉稼怒哼一聲，劍指地上斷臂朗聲說道：「不錯，血債血償，這玉鐲就是我父親血仇兇證。你們也是江湖漢子，怎麼事到臨頭，還想賴賬？」

南屍聽得心裏一凉，後悔搶那玉鐲，惹禍上身，如果和那少年拚命，豈不自認是他的仇人？這是最愚蠢的事，他後退一步，指着謝智說道：「那謝家堡的小子趕來那裏，向我們索還玉鐲，說是他們家傳寶物，你和他算賬好了！」

老滑頭，見風駛舵，交代過去，悄然退下。

嬌呼聲起，一條苗條人影，撲到劉稼身上，口裏叫道：「劉相公！我找得你好苦啦！」

劉稼瞥見撲來那人，正是秦萍兒，心情一陣喜悅，握着秦萍兒的手，道：「你也來到這裏。」

他心情激動，一時找不到適當之言，再說下去。欷歔了一陣，才道：「秦姑娘且站過一邊，在下正要憑着玉鐲，找出仇人！」

秦萍兒滿臉驚喜之色，倏忽沉下，一咬牙，說道：「那玉鐲是由謝智拿來給我的，你向他探查好了！」

劉稼指住地上的斷臂說道：「秦姑娘先把那玉鐲拿回再說！」

秦萍兒遲疑倏忽，幌身拿起玉鐲，正想走過去交給劉稼。陡覺前後兩度掌勁，同時襲來，吃驚閃身退避。

原來翠菊正和地冥派九毒叟鬥上一掌，兩人距離二丈開外發掌，互以掌風相搏，九毒叟是掌擊秦萍兒，而翠菊却代她接下，兩股掌勁接上，嘶風有聲。

那時，劉稼兩度目光，宛如利劍，注視謝智臉上，喝道：「那玉鐲從那裏得來，你要說個明白，在下祇找仇人，不想枉殺！」

謝智已經胆寒心顫，仍是狡猾的說道：「這是少爺下聘禮物，與你何干？」

劉稼劍眉軒動，一揮無敵寶劍，叱道：「你說不說？」

謝智恃着九毒叟幾人在場撐腰，也喝道：「我不知道，你待怎麼樣？」

劉稼却被他的說話，信以爲眞，一陣沉吟！

身後响起了白衣少女的嗓音，嘆道：「儒弱之人，怎能報得血仇！」

劉稼聽得心頭一動，疾幌身形，向謝智撲去，左掌一記「滄海搏龍」，疾抓謝智肩頭之上。

他不想傷害謝智的性命，原是想查出眞兇仇人，因此棄劍不用，祇用左掌。

謝智旋身避開掌勢，撒出鐵扇，一翻腕，疾點劉稼左掌腕脈。

此刻劉稼心急報仇，那會和謝智游鬥，連忙展開了「七步迷踪」身法，一閃到了謝智身後，併指點制他的背心「神堂」穴道。

謝智跟蹌幾步，摔倒在地。

劉稼一劍抵住他的前胸，喝道：「不說玉鐲來歷，就得血濺劍下。」

謝智滿臉蒼白，聲音抖顫，答道：「是家父給我的，不知怎麼來歷。」

就在這時，响起沉雄的聲音叫道：「劉老弟劍下留手，有話好說！」

四五丈外，謝文龍和沈定源二人，一齊縱到。

此刻，謝文龍心急救援兒子的性命，也沒有看視在場諸人，急忙向劉稼那裏縱去。

他注視劉稼一眼，裝出笑臉，道：「什麼事，你們要動手拚鬥？」

劉稼臉色一沉，說道：「你想要兒子得保性命，就要把得到玉鐲之事，實事實說！」

謝文龍陡然聽到這幾句話，大吃一驚，已經知道了十多年前，殺害劉褒夫婦這段血債，今日東窗事發了，但他是老奸巨猾，陰險歹毒的人，事到臨頭，祇想救回

自己兒子的性命，那顧得江湖道義，攻守同盟。

謝文龍依然擺着前輩身份，裝出鎮靜的模樣，道：「劉老弟，我們還有一段救命交情，看在老漢面上，饒過小兒一命，反正，玉鐲之事，老漢也是由九毒叟那裏得來的！」

說到這裏，身後响起一聲冷哼，謝文龍循聲看去，陡然瞧見九毒叟站在距離不及三丈之處，怒目橫眉，注視過來。

謝文龍硬下心腸，要把殺害劉褒夫婦兇手，全部推到九毒叟身上。便道：「老漢也不說假話，當年令尊那段血案，是九毒叟一人幹的。」

話才說完，白光一幌，一柄飛刀，疾射謝文龍面門，九毒叟一記「分筋錯骨掌」，跟着劈到。

謝文龍也非弱手，一滑步，便避過這一刀一掌。他已然知道，以前同夥合謀的九毒叟，惱怒自己把血案說穿，已搶先發難。

無毒不丈夫，謝文龍勢成騎虎，也是怒從心起，撒下腰刀，竟和九毒叟纏鬥起來。

沈定源高叫道：「兩位請住手，我們爲什麼怕那姓劉的小子，自相殘殺！」

話猶未了，毒娘子簡慧芳一拐向他掃來，叱道：「滿身罪孽，還敢多嘴。」

沈定源怒不可遏，翻手抽出大刀，迎着拐勢劈去。兩人就此接上了手，拚鬥起來。那時九毒叟和謝文龍兩人，竟然像是深仇大恨一般，使出都是重手招式，各以本身功力，作生死一搏。眨眼間，不同嗓音的悶哼响起，九毒叟挨了謝文龍一刀，謝文龍却挨了九毒叟一掌，人影一分，蹌踉後退。

謝文龍挨了「分筋錯骨掌」一記重手，摔倒地上，痙攣抽搐，痛苦萬分，他提聚最後一口氣，叫道：「劉老弟，你的——仇人——就——是九毒叟——」言畢已經氣絕。

九毒叟滿身濺血，仍能苦撑疼痛，提高嗓音大聲叫道：「大丈夫作事，幹得就承認。不錯！劉褒夫婦性命，是老夫出手的，可是，謝文龍却是主謀，沈定源也有一份。」

劉稼聽到了仇人的招認，宛如看到當年父母流血的慘事，血脈衝激，雙目盡赤，塡胸悲憤，幾乎失去理智。他盡提內勁，抖起無敵寶劍，「萬元歸宗」絕學的兩式「心猿未動」，「意馬巳馳」同時展出，寒光如虹，疾劈九毒叟身上。

九毒叟巳受刀傷，怎能躲避得開，一聲慘叫，已被劍虹劈成兩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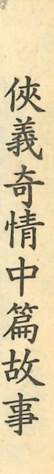
劉稼更不停手，劍光又起，正在和簡慧芳厮鬥的沈定源，陡然濺血劍下。

他高舉尚在滴血的寶劍，跪在地上熱淚滾滴，悽聲禀告：「爹！媽！孩兒今天得報血仇了！謹以仇人之血，祭奠在天之靈！」一陣哀傷，竟然昏迷過去。

待到他清醒過來之時，祇有秦萍兒一人扶住他的身體。草坪上一片靜寂。劉稼見到秦萍兒手上戴了那下聘禮物——玉鐲，羞顏含笑，若不勝情。兩人相偎在一起，仰望着黎明天際冉冉彩雲……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玉驄，月香準備將郭勝就地埋葬，發現他還有氣息脈搏，用冷酒將他潑醒，原來他不是中毒，三人再將埋在土裏的藥箱取出，仔細檢查，雖然藥味大但並不是毒烟，三人雖然心內揣測這不過是雙獅堂、排敎的主力，集中在追查藥箱是否眞是毒烟，而這個悶葫蘆仍需要囘去問樓天豪才能知曉……而事實上樓天豪，三絕書生這時候已離開天武牧場，毒烟是三絕書生製煉的，那種毒烟的出現，他們掩飾得很好，連牧場的人都不知道，樓天豪和三絕書生來到一處高山上會面，商量如何擴張勢力，獨霸江湖……

圍攻黃金谷

樓天豪大笑。「不會有的了。」

三絕書生道：「若是眞的再有所需要，以場主的人力財力，再建造一個那樣的地方還不簡單。」

樓天豪大笑不絕，一會才道：「沒有你助我一臂之力，人力財力便再大也是無用。」

三絕書生道：「我們這樣合作下去，不出半年便可以雄霸江湖。」

樓天豪道：「也許更早。」一頓接問：「秦玉驄怎樣了？」

三絕書生搖頭道：「沒有他的消息，趙安一行跳崖殉死則已經肯定。」

樓天豪無言點頭，三絕書生接道：「

誤中毒烟陣

金銀雙獅木天行迫殺趙安等人之後，分作三撥，秦玉驄不遇上倒還罷了，否則只怕亦難逃刦難。」

樓天豪道：「一件大事要成功，總要有些犧牲，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損失仍然有限。」

三絕書生道：「現在排敎雙獅堂三撥人已聚在一起，可見得他們若非決定放棄，集中全力向這邊追擊便經已將人截下，肯定那只是疑兵，當然，他們既截下又知道眞正的毒烟向這邊送來亦不無可能。」

樓天豪點頭笑道：「只要他們向這邊追來便成。」

三絕書生道：「我一切按照計劃進行，並沒有出錯，他們也顯然並沒有發現這只是一個陷阱。」

「很好——」樓天豪冷笑。「也不枉我一番心血。」

三絕書生接說道：「有一件事只怕場主……」

樓天豪道：「你是說我女兒月香？」

三絕書生道：「我後來雖然知道，但要將她截下來……」

樓天豪斷然道：「你沒有做錯，怎能夠爲了一個人而破壞所有的步驟？」

三絕書生道：「只是……」

樓天豪笑截。「我可以不要一個女婿，當然也可以不要一個女兒。」

三絕書生道：「你只有一個女兒。」

樓天豪淡然道：「不是我要她去送死，她心目中若是還有我這個爹爹，在動身之前先跟我說一聲，根本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三絕書生點頭。「這也是，不管怎樣她都應該跟你一說。」

手策綠玉杖，幽靈般立在那邊的三阿姨即時道：「這個孩子自小便給我寵壞了，沒高沒低的，也是我一個看不穩讓她溜出來。」

樓天豪目光一轉，道：「她唯一害怕的一個人也就是你，連你也說不聽，還有誰能夠？說到看穩她更是沒有可能的事，總不能將她當做囚犯一樣，當然，知道她要跑出來是可以，問題是誰也想不到她有這個胆子。」

三阿姨說道：「我應該會想到的，只是……」

樓天豪截道：「事情都已經過去，還說來幹什麽？」

三阿姨沉默了下去，樓天豪囘顧三絕書生，道：「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將排敎雙獅堂等一網打盡。」

三絕書生道：「他們正在向這邊趕來，這應該沒有問題。」

樓天豪問道：「一切已準備好了？」

三絕書生點頭道：「只等他們踏進陷阱便可以發動攻擊。」

樓天豪接問道：「毒氣的份量是否足夠？」

三絕書生道：「山谷那兒用去了部份，事實亦來不及將那部份納進銅管內送走，再加上這部份當然是無懈可擊，但我們可以盡量利用地形發揮毒烟的威力，排敎雙獅堂剩下來的應該已不多，憑我們的勢力，要解決還不簡單。」

樓天豪笑道：「越簡單却是越好。」

三絕書生沉吟着道：「惟一可慮的就是萬一令千金落在他們的手上，他們以此來要脅……」

樓天豪笑容一斂。「我已經說得很清楚，這件事只許成功，不容失敗，在應該發動攻擊的時候便攻擊，不管什麽人落在他們手上。」

三絕書生道：「場主既然有這個決心，我還有什麽話說？」

樓天豪道：「希望沒有選錯地方。」

三絕書生道：「那種毒烟的性能現在我已經瞭如指掌，場主大可以放心。」

樓天豪再問：「排敎雙獅堂的人距離陷阱還有多遠？」

「已不足三里！」三絕書生說得很肯定。

樓天豪大笑，說道：「這個距離我絕對可以忍受，看來我們還有時間再打點一下。」

三絕書生撫掌道：「場主果然是一個小心謹愼的人。」

樓天豪道：「成敗在此一戰，小心謹愼一些總是好的。」身形一動掠了下去。

三絕書生三阿姨左右跟上，三阿姨的眉宇間一抹傷感，三絕書生則是什麽也沒有發生過的一樣。

樓天豪也是若無其事，對於月香的生死他若是眞的無動於中，又還有什麽事幹不出來？

× × ×

月香沒有落在排敎雙獅堂的人手上，趙安却是始終擺脫不了排敎雙獅堂的追踪，終於給排敎的弟子抓起來，除了他，還有三個天武牧場的弟子。

他們從懸崖跳下，墮進急流中，只有九個活下來，逃亡惡鬥中又死了五個。

排敎的弟子知道硬來不成，轉用陷阱，到底是人多勢衆，將他們活捉生擒。

趙安他們一心要將解藥送囘去，所以並沒有拋下那個箱子，惡戰中那個箱子已破裂，沒有毒烟洩出來，只是已嚇了木天行以及排敎的弟子一大跳。

木天行當然動疑，看清楚趙安他們的確不像中毒，才放胆着令弟子將箱子弄開來。

箱子裏載着藥草，與秦玉驄那個箱子裏載的差不多，木天行這種老江湖怎會瞧不出，再一問趙安四人，更就什麽都清楚了。

趙安四人不惜跳下懸崖，當然都是血性漢子，他們怎會與木天行合作，也不是怕死，有問必答，只是痛斥排敎雙獅堂的卑鄙，製造毒藥爲禍江湖，暗中毒害樓天豪。

木天行最初也以爲他們在胡亂說話，但細看他們的神態，再細想一路上發生的事情，與那箱藥草印象，立時明白樓天豪的中毒是什麽囘事。

他一面用信鴿與雙獅堂的人聯絡，一面趕赴天武牧場，在路上終於與金銀雙獅會合。

金獅仍然在追踪三絕書生一夥，追得很辛苦，他好容易才發現三絕書生一夥的行踪，因爲左右只有那三四十個人，又恐三絕書生一夥携帶着毒烟，不敢有所行動，只是用飛鴿通知其他人趕來，却不知道三絕書生是故意讓他發現，已安排好了一個陷阱等他們踏進去。

他們會合的時候，距離陷阱已很近的了。

最先趕到的是銀獅，聽他那樣說，金獅不由又懷疑自己的判斷。

從銀獅的說話判斷，秦玉驄携帶的那個箱子載的絕無疑問是那種毒烟，連兔眼兒那種高手中毒之後也只有等死的份兒，而秦玉驄顯然給蒙在鼓裏，只是一個餌，目的在分散他們的注意，但除非知道那個箱子的作用，又或者三絕書生早有安排，在他們追上秦玉驄之後，秦玉驄便會將箱子弄開，與他們同歸於盡或者什麽，否則

似乎沒有必要將一箱毒烟交給秦玉驄帶着上路，除非那種毒烟已太多。

想到這個問題，金獅便不由毛骨悚然，然後木天行趕來了，看過趙安那個箱子，金獅又不由一陣疑惑如墮進五里霧中。

木天行看見有異，及至問清楚銀獅的事，亦不由疑惑起來。

金獅終於道：「趙安四個在這裏，我們並不難迫問出他們所說的是否事實。」

銀獅不由插口道：「我所說的可全是事實。」

金獅揮揮手，阻止銀獅說下去，道：「看情形我們却似乎不必再多此一舉。」

木天行點頭。「我懷疑秦玉驄那個箱子所載的也是這種藥草，郭勝的中毒也許只是一種感覺，以那種毒藥的藥性來推測，他似乎沒有可能那麽久還不倒下。」

金獅道：「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這樣重視。」

木天行點頭道：「我們只要知道趙安秦玉驄目的是在引開我們注意便足够了，至於他們是自願抑或被騙與我們無關。」

金獅道：「樓天豪所以這樣做，當然是爲了要三絕書生能够安全到達天武牧場去。」

銀獅道：「已經有消息天武牧場的弟子大舉出擊，我們留在牧場附近監視的弟子已經傷亡慘重，完全失去反擊能力。」

金獅接問道：「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跟着又有什麽舉動？」

銀獅道：「他們並沒有追殺前去，反而撤回牧場，但另一羣天武牧場的弟子却已在他們出擊同時離開牧場往東面去，據說是以樓天豪爲首。」

金獅接問：「他們路上有什麽特別的地方？」

銀獅道：「這是我們得到的最後的消息，監視他們的人相信已被發現撲殺。」

金獅道：「看來樓天豪是要發動攻勢的了。」

銀獅道：「東面是排教總壇所在。」

木天行乾咳一聲道：「以他們的消息靈通，應該知道排教總壇現在只是一座空壇。」

銀獅道：「難道他們竟然是要在空壇內佈置毒烟陷阱等你們回去？」

木天行搖頭。「不可能，天武牧場勢力雖然龐大，總不能殺盡附近的人，否則我們一定有消息，我看那也是一個陷阱，目的在誘我們向東面追去，在途中設伏將我們一網打盡。」

金獅說道：「那邊有什麽地方適宜埋伏？」

木天行道：「我們若是直往東行，第三天早上必須經過七星峽，那是最適合的地方。」

金獅頷首道：「不錯，七星峽乃是天險，峽道甚長，壁立如削，他們若是等我們跑到一半突然發難，便沒有毒烟，只是檑木滾石，足以令我們傷亡慘重。」

木天行道：「要將檑木滾石弄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在那裏經過，從來都沒有考慮到有被襲擊的可能。」一頓接道：「只要的確是峽道長了一點兒，很難將峽道完全封閉。」

金獅道：「若是用毒烟，則只需將峽道兩端封閉便可以將我們完全毒殺在峽道內。」

木天行道：「毒烟在峽道內不易散發，也是說可以盡量發揮毒烟的威力。」

金獅道：「可惜七星峽易守難攻，否則我們大可以攀山反撲，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將他們迫墮峽下。」

「這是一個好辦法，就是行不通。」木天行接問：「三絕書生那邊的情形又怎樣？」

金獅道：「我們現在離開他們不到一里，趕快一些在三里內隨時可以將他們追上。」

木天行說道：「那邊不遠不就是黃金谷？」

金獅道：「那兒是四戰之地，對我們來說應該是最適合的攻擊地點。」

木天行道：「只是那兒有一羣居民，爲數不少。」

金獅道：「他們若不用毒烟，那羣居民不會有事，我們的人應該分得出是否敵人。」

木天行微笑道：「那羣居民若死在毒烟下可是與我們一些關係也沒有。」

「不過我們方面只怕也難免有些犧牲。」金獅沉着聲。「這却是在所難免。」

木天行說道：「若是犧牲一些人能够將他們携帶的毒烟引發或者毀掉，倒是不錯。」

金獅道：「這應該沒有問題，我們之中不是有部份弟子仍然不知道那羣人携帶着毒烟？」

木天行回頭看着跟在後面不遠的一羣弟子，道：「將那些弩箭交給他們，他們會放心得多。」

金獅大笑道：「好辦法。」

銀獅看看他們，道：「我們本來好像不是樓天豪那種人，現在已經非常接近的了。」

「最低限度我們已經學會了出賣門下弟子。」木天行的笑容令人不寒而慄。

×　　×　　×

黃金谷並沒有黃金，所指的黃金其實是稻米，那兒的泥土非常肥沃，稻米的收成遠比附近的耕地爲大，每年當稻米成熟的時候，整塊谷地一片金黃色，的確令人有一種黃金的感覺。

谷中的居民並不多，也只有二十來戶人家，自成一村，守望相助，因爲都豐衣足食，了無牽掛，絕少閙情緒，對過路的客人非常友善。

過路的客人却甚少留下來，因爲出黃金谷便是大市集，當然問問路要碗水喝是有的，所以那二十來個天武牧場的弟子匆匆走過他們也不以爲意。

那二十來個天武牧場的弟子都揹着一個包袱，他們並不是三絕書生帶着的那一夥，只是衣服相同，還有一個完全是三絕書生的裝束，他們受命樓天豪要引開敵人的注意，也知道所謂敵人就是排教雙獅堂，却不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更不知道走在一條死路上。

樓天豪曾經告訴他們只要走過黃金谷便安全，他們也當然都希望能够安全走過，所以趕得很急，看見谷口在望，齊都鬆一口氣。

木天行金銀雙獅一夥也就在這個時候在他們後面趕來，數以千計，浩浩蕩蕩，聲勢驚人。

那些人家雖然不知道什麽事，也平安已慣，還是不免嚇一大跳，不約而同，忙將屋子的門窗關起來。

排教雙獅堂一夥沒有理會那許多，遠遠便喊殺連天，那二十來個天武牧場弟子早已看見，不等聽到喊殺聲便發足狂奔。

他們當然看不出那只是虛張聲勢，那一羣被蒙在鼓裏，準備伏擊他們這一羣天武牧場弟子的排教雙獅堂弟子已搶先趕到谷口。

那是金銀雙獅木天行仔細研究過黃金谷附近的形勢後作出的決定，他們是準備以這種聲勢追殺前去，算準了天武牧場三絕書生一夥在出其不意之下自會往前急奔，然後他們的人突然撲出來突擊，就是不能够將他們完全殺盡，亦可以引發那些毒烟。

那些天武牧場弟子的反應也非常敏銳，但到底被動，在排教雙獅堂弟子一陣長矛暗器襲擊下，迅速給殺掉大半。

排教雙獅堂的弟子隨即從藏身的地方衝出來，也有百多人，這時候十多個對付一個，自然簡單，很快便將之完全砍倒。

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箱子載着毒烟那回事，只知道箱子裏載着很重要的東西，除了殺人還要將箱子搶過來，所以他們都很小心盡量避免損及箱子，但仍然有一個箱子給劈碎。

箱子什麽也沒有，他們都覺得很奇怪，一一將箱子拾起來。

他們都很想打開其他的箱子，看看裏頭又是怎樣，却也都沒有忘記自己是什麽身份，也沒有忘記金銀雙獅木天行有命令下來，盡可能將箱子搶到手，完整的送回去。

也就在此際，一排火箭突然射至，那種箭的箭桿比一般的長上一尺，桿頂沒有箭鏃，却縛着松節銅管，松節在燃燒，銅管的蠟封也就在火中熔化，給封在銅管內的毒烟便洩出來。

毒烟瑰麗繽紛，陽光下有如彩絹，向排教雙獅堂那些弟子捲去。

他們也總算聽過有關毒烟的事，立時齊皆面上變色，驚呼閃避。

火箭到這個距離力道已盡，很容易閃避，就是射中也不會致命，只是衣服給火燃着有些麻煩，致命的是那種毒烟，蔓延得非常迅速，而且吸入很快便發作。

那羣雙獅堂排教的弟子不到片刻便倒下了十多個，看見毒烟他們都面露驚恐之色，到毒發的時候却是一個個滿面歡欣，彷彿陶醉在什麽環境中。

其他的看見，當然大亂，那些距離較遠的早已發足狂奔，呼救連聲。

奔着有些突然停下來，手舞足蹈，一臉的怪異之色，由恐懼而驚訝而歡呼，跟着倒下去。

不過十來丈，那些排教雙獅堂的弟子已倒下了一半，剩下來的有些已開始手舞足蹈。

那些毒烟繼續擴展組合，也彷彿長着眼睛的追在那些排教雙獅堂的弟子後面。

這邊金銀雙獅木天行等看見那場厮殺，看到厮殺後平靜下來，都以爲事情已經解決，那些天武牧場的弟子出其不意之下都已被殺盡，也來不及施放那些毒烟，亦都鬆過一口氣，那知道一顆心才放下，不得不又提起來。

他們看不見那些火箭，却看見那些手下突然大亂，到看見那團七彩繽紛的毒烟，那些手下已一個也不剩，全都倒下。

「是那種毒烟！」木天行驚呼失色。

「不會錯的了。」銀獅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兩步。

金獅嘟喃道：「該死的，我早就吩咐千萬小心，不要弄破那些箱子的了。」

木天行苦笑說道：「他們當然不會那樣做，但箱子在敵人手上，也當然小心不來。」

金獅歎了一口氣。「想不到那些箱子內竟眞的載着毒烟，幸好我們沒有親自動手，也沒有大夥人前去。」

木天行道：「損失了百來個弟子，解決了整個危機，算下來還是非常便宜。」

金獅沉吟道：「看情形他們的確是全都難逃劫數了。」

銀獅道：「看那股毒烟便知道了，以我看，輕功最好仍也難以逃出來。」

金獅道：「不知道三絕書生如何？」

木天行道．「也許他已經研究出解藥，倖免於難，也許那些毒烟就是他施放的，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他如何能够一下子將我們的人弄倒。」

金獅道：「看情形那種毒烟數量應該不會太多，否則三絕書生也不會諸般辦法從留園弄出來，他就是保留着那條方子，在短期內應該也不會有作爲，而在短期內，我們就是不能够毀去天武牧場，也應該可以解決牧場外圍的防衛，轉而將牧場加以監視。」

木天行接道：「我們就是將這件事公諸武林，已經够他們麻煩的了。」

金獅道：「最好就能够這樣，危機消除了，我們要抓幾個他們的人證明這件事，應該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木天行道：「沒有了毒烟援助，天武牧場的人應該也不會在七星峽逗留多久，我們可以考慮在附近佈下陷阱埋伏，再次重創他們。」

金獅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銀獅一直在看着那邊的毒烟，這時候又道：「看來那該是毒烟的大部份了。」

金獅目光一轉說道：「若是傾盡所有出其不意向我們襲來，不難令我們死光死絕。」

木天行道：「也幸好我們距離較遠，否則也够麻煩的。」

金獅道：「我們也該離開的了。」

銀獅大笑道：「那股毒烟移動得很慢，我們就是再看一會才離開也不遲。」

金獅道：「也沒有什麽好看的。」

木天行道：「那股毒烟似乎已停止擴散，只是那附近的生機，要全絕了。」

金獅笑笑道：「這未嘗不可以解釋是那個三絕書生玩這種毒烟有傷天理，始終還是要失敗。」

木天行大笑道：「也是說我們這種人還不算太壞，還有好幾年好活。」

金銀雙獅亦大笑起來，破空聲驚呼聲

也就在這個時候劃空傳至，他們循聲望去，便看見一支支火箭漫天四面八方射到。

金獅一眼便看出那些箭絕不可能射到他們的身上，但再看清楚，面色便變了。

有些箭還在半空銅管蠟封便已全給燒熔，瑰麗的毒烟從銅管散發出來，未落在地面便已聚結成團。

木天行目光及處，變色道：「我們上當了。」

金獅道：「我們那些人撲殺的難道都是餌，毒烟其實是由箭射來的？」

木天行道：「應該就是了，否則那來這許多毒烟？」

說話間，更多的箭已射落地面，木天行金銀雙獅再看，赫然發覺部份的火箭竟然是由後面那些屋子內射出來。

金獅目光一轉再轉，道：「我們怎麽好？」

三個人最有主見的一向是他，現在他已經方寸大亂，銀獅更亂，左看右看，怪叫連聲。

木天行嘶聲道：「我們闖！」

「那邊闖？」金獅反問。

木天行四顧，發覺已經在毒烟重重包圍中，曳着毒烟的火箭繼續射來，每一箭的角度顯然都經過選擇。

已着地的毒烟迅速擴散，一團與一團結合，變得更大更瑰麗逐漸向當中接近。

那距離他們最少還有二三十丈距離，但已經够他們心驚魄動的了。

木天行額上汗珠紛落，金銀雙獅亦揑了一把冷汗，銀獅有些瘋狂的叫道：「這是一個陷阱，我們現在已踏進來，沒救的了。」

金獅給他這一嚷，反而鎭定下來，目光也變得靈活，迅速的四下搜索。

木天行目光隨着移動，在他們的眼中，那種毒烟非獨不瑰麗，而且是恐怖。

銀獅接嚷道：「他們本該在七星峽設伏的，怎麽跑到這裏來？沒可能的。」

這個人非獨有勇無謀，而且受不得驚嚇，現在非獨已沒了主意，更將那一份心底的恐懼披露無遺，影响到旁邊的人。

金獅木天行當然不受影响，可是排敎雙獅堂那些弟子看見頭兒也這樣，都爲之更加驚恐，亂成了一片，在外層的這時候亦你爭我奪的向裏頭靠攏。

木天行看着大搖其頭。「這樣又能够延遲多久？」

金獅道：「不能怪他們，我們做頭兒的也着慌，他們怎能不恐懼。」

木天行再四顧一眼，突然問道：「你有辦法了？」

金獅道：「只有往外闖。」

木天行反問：「往那一個方向？」

金獅戟指道：「那邊！」

那邊山坡的一塊巨石上立着三個人，雖然遠，仍可以分辨得出是二男一女，其中一個男的作書生裝束。

木天行目光一轉道：「莫非那個就是三絕書生？」

「應該就是了，除了他，誰還有資格站到那麽高，又這樣鎭定觀看？」

木天行道：「那個立在當中的當然就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了。」

金獅道：「除了他應該也沒有其他的人能够立在那個位置。」

木天行接問：「那個女的又……」

「是那一個又有何關係？」金獅道：「我們只要是找樓天豪三絕書生算賬，只要能够將他們殺掉一個半個，那就是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

木天行一怔，大笑道：「不錯，拚一個够本，兩個是有賺！」

銀獅插口道：「可是那些毒烟……我們只怕還沒有衝到他們面前，便已經毒發身亡。」

木天行道：「那些毒烟現在方開始散開，我們現在衝去，接觸毒烟的機會不會太多，只要將呼吸閉住，再仗着一身內力，衝到他們面前一拚生死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現在再不動身，毒烟散佈的範圍更廣闊，便不會再有機會越過的了。」金獅接一聲暴喝：「走！」當先疾掠了出去。

木天行緊跟着，銀獅一見那敢怠慢，亦掠了上前，那些排敎雙獅的弟子着見，只道頭兒已然發現了一條生路，齊聲吶喊，緊跟着疾奔向那邊，當然又是爭先恐後，混亂之極。

金銀雙獅木天行沒有理會他們，身形放盡，有如箭矢般，一落隨即又射出，很快便已到了毒烟的範圍，金獅閉着呼吸，仍然是當先衝進去。

木天行硬着頭皮跟着，銀獅苦着臉亦衝上。

生死存亡關頭，他們已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木天行輕功最好，幾個起落已越過金獅，來到了毒烟邊緣，卻不由停下。

金獅迅速掠到，厲聲道：「闖！」也不管木天行是否闖，身形暴起，闖進毒烟內。

毒烟七彩繽紛，迎着金獅的來勢散開，變得更繽紛美麗，隨即又合攏，將金獅裹起來。

木天行也懂得把握機會，掠向金獅位置，以爲那邊的毒烟被金獅衝散，怎也安全得多，那知道毒烟被金獅身形移動的氣流帶動，非獨散得快聚得快，而且更濃盛，幸好他已經閉上呼吸。

銀獅大吼一聲，跟着衝進，甚至連眼睛都閉上。

排敎雙師堂的弟子着見二個頭兒都闖進毒烟內，並沒有中毒的反應，爭先恐後，紛紛衝進去。

毒烟因此而激盪起來，色彩變幻，交織成一幅旣沒有規則又非常美麗的圖案。

據說一般劇毒的動物都有非常美麗的外表，所以一般人也非常容易上當，只因爲美麗而去追求爭奪也許有些聰明的會突然省悟，到發現危險的時候，卻往往已經來不及躲避。

這種毒烟絕無疑問就是這樣子，非獨美麗繽紛，叫人看得舒服，就是吸入後毒性發作，也令人有一種美麗繽紛的感受。

一般人也就帶着這種美麗的感受飄墮進地獄去，那當然是不知道毒烟含有劇毒的人。

知道的卻不是這種感受，他們當然會抗拒這樣毒烟的接近，會運起內功阻止，這當然會死得很痛苦，完全沒有那種美麗

的感受。

這就正如一個心腸惡毒的人發現被某人洞悉眞面目，對某人當然不會再留情，非但撕破美麗的外表，給看到惡毒的一面，而且會採取行動。

在某人來說，由洞悉那一刻開始，當然便不會再有美麗的感受，到發覺被報復，強弱懸殊，也當然是痛苦恐懼，兼而有之。

金銀雙獅木天行內功比較那些弟子好多了，除了恐懼暫時還沒有其他感受。

那些弟子與金銀雙獅木天行一樣，在闖入毒烟之前已經有恐懼的感覺，在闖出毒烟之後，痛苦的感覺便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們慘叫，掙扎，一個又一個倒下，身上都帶着彩烟。

這邊的毒烟遠比任何一邊都要濃闊，那一段距離，已足以令排敎雙獅堂那些弟子中毒毒發。

金獅一闖過便知道又上當，但後悔已經來不及，只有硬着頭皮前闖。

離開了毒烟，他沒有停下，繼續往前，身形一直保持那份迅速，如箭離弦。

木天行也一樣有上當的感覺，到底是老江湖。

在毒烟包圍中，他們其實都應該看出毒烟的厚薄分佈情形，可是發現被毒烟包圍，方寸便大亂，再看看見樓天豪三絕書生那邊現身，報仇心切，更加不會考慮到那許多。

三絕書生樓天豪那邊現身當然又是陰謀毒計，他們是算準了對方發現爲毒烟所困，一定會手忙腳亂，自以爲必死無救，那看見他們現身，怎還不撲來，這一撲便死定了。

他們已經將大部份的毒烟集中在這邊施放，經過這一段毒烟而不中毒的人應該絕不會有，就是能够衝到他們面前，也與死人無異，何況毒烟之外，還有天武牧場的弟子在侍候。

居高臨下，他們看得很清楚，很自然的都露出得意的笑容，只有三阿姨例外。

一直以來樓天豪的事她都知道，也曾嘗試過勸止，用很婉轉的說話，却只是一次，而當然被樓天豪拒絕，之後她便完全沒有再做這件事，這當然因爲她太清楚樓天豪的性格。

樓天豪決定了一件事，絕不會改變，他討厭別人干涉，更討厭別人給他添痲煩，有時三阿姨也很奇怪，好像一個樓天豪這樣性格的人，怎能够將眞面目隱藏得這麽久，到現在才暴露出來。

只想到他這份耐性，三阿姨便不敢再勸說他什麽，惟有暗中祈望事情不會鬧得太多，不會傷害太多無辜的人。

她的性格很善良，他就像一般善良的女人一樣，不敢做一些令人不高興的事情，也不敢披露自己的心意，所以到現在爲止，樓天豪仍然不知道她對他的感情，她也不懂得應該用什麽方法告訴他。

樓天豪絕對是一個聰明人，却是不懂得她的心意，也許就因爲他已將整副心神都放在稱霸江湖方面。

在稱霸江湖之後也許他便會留意到其他事情，三阿姨多少是有這種希望，所以有時她不覺也幫忙，替樓天豪處理一些瑣碎而可能有影响的痲煩。

有她在旁邊很多看來頗爲複雜的事都變得很簡單，樓天豪也不能不承認她實在是一個很有用的人，也逐漸肯定她的忠心，將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交給她處置。

她雖然不喜歡，但從不會拒絕，無論什麽事交到她手上也總能够處理得很好。

樓天豪不覺已將她引爲心腹，她的才智武功事實亦在其他人之上，僅次於三絕書生。

在樓天豪的眼中她當然比三絕書生更値得信賴。

這一點三絕書生也瞧得出，可是他並不介意，在他的心目中，樓天豪與三阿姨是另一種關係。

這種關係除非經驗很豐富，否則裏面看來都很難確定，三絕書生雖然聰明，這方面的經驗却不多，連少女少婦他也分辨不出，不用說其他的了。

對毒性他却是瞭如指掌，施放毒烟的方法是他提供的，也大約估計得出毒烟的的威力，但毒烟的如何分佈却是由樓天豪來擬定，事實也證明樓天豪的判斷非常準確。

三絕書生早已經知道樓天豪的城府深沉，這一次仍然不由不對樓天豪再重新估計。

樓天豪只是問：「以你看，金銀雙獅木天行越過毒烟能够支持多久？」

三絕書生道：「他們應該會運行眞氣，再閉上呼吸，可是只要他們的肌膚接觸毒烟，那種毒烟便能够從他們肌膚的毛管滲進去。」

樓天豪道：「這當然數量有限，而且會被他們的內力將部份迫出來。」

三絕書生道：「只要有小部份進去已經足够，以我的判斷，他們越過毒烟，再闖過我們的人阻攔，縱然來到我們面前，也絕不是我們的對手。」

樓天豪道：「那是說他們還能够動手的了。」

三絕書生道：「一身本領却最多只剩下三成，就是我隨便也能够將他擊倒。」

樓天豪說道：「希望你的判斷沒有錯誤。」

三絕書生道：「沒有人比我更熟識那毒烟的毒性，他們若是在第一批毒烟開始散發之前動身，應該有六成本領剩下來，可是他們未能够當機立斷。」

樓天豪道：「以他們的內功修爲，若有六成剩下來，應該可以將毒迫出。」

三絕書生道：「若是有時間應該可以的，可是我們有那麽多人侍候着，總不會呆着不動手。」

樓天豪道：「那現在是要看他們的三成本領到底有多厲害的了。」

三絕書生道：「若只是他們三人，就是沒有中毒也不會是我們的對手。」

樓天豪道：「事情當然是越簡單就越好。」

三絕書生恍然大悟的。「可惜我忘了將一份毒烟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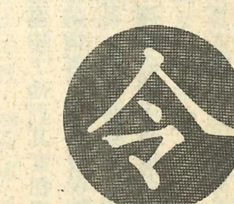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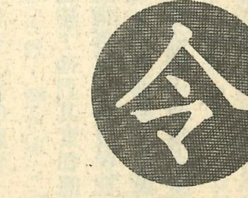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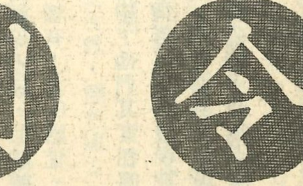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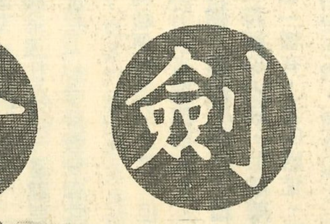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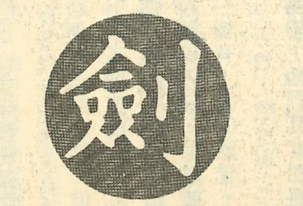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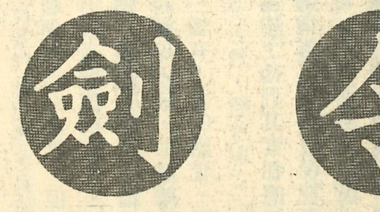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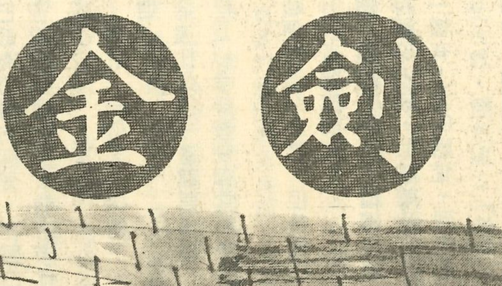
樓天豪道：「不要緊，他們若是只剩下三成本領，拚了命也不足爲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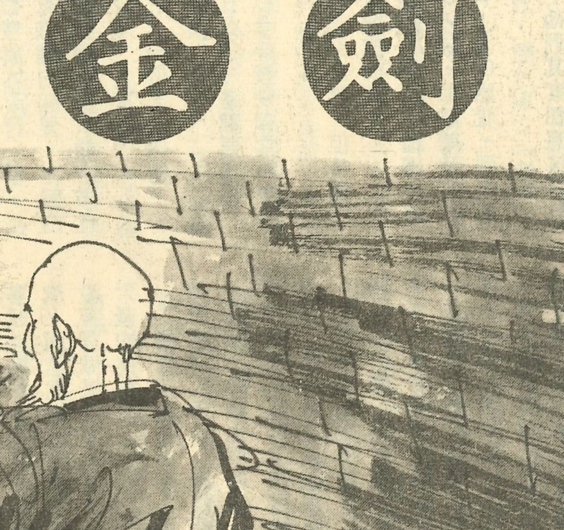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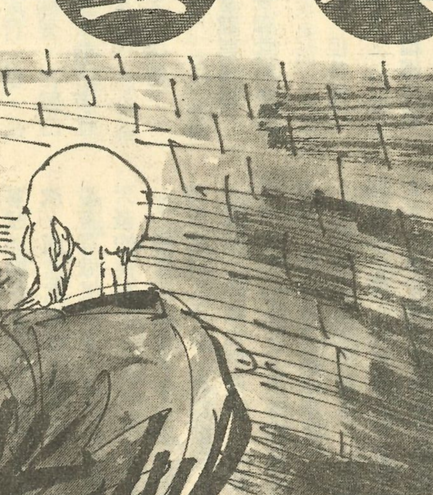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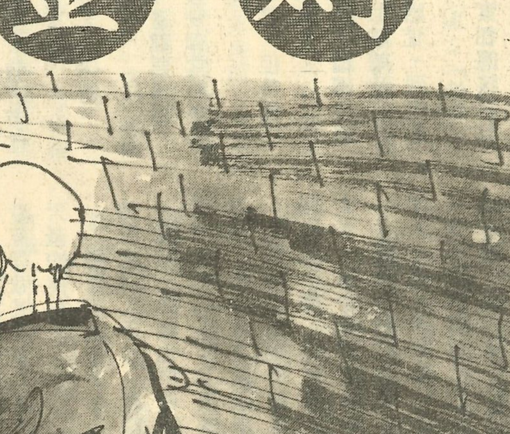
（未完・十一）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薛慕蘭經過盤查一番，知道丁劍南是五行門的弟子，方如蘋是五雲門的弟子，二人可謂是堂師兄妹，因此叫他早日離開免露出破綻，丁劍南既同她有指月爲盟，心心相印，勸她改邪歸正，亦不想同她分離，晚上來了一個黑衣老婦于嬤嬤要同他倆一起離開安慶，先到太子廟會齊公孫龍等人，說明谷主派她前來帶領他們去黃山萬松山莊增援淮揚派祁耀南的，一行人來到大渡口，丁劍南遇見一少女說是五雲門逢總管有一紙團請代交給方如蘋，丁劍南伺機將紙團交給公孫龍，二人作會心微笑跟大夥來到目的地，他們竄上樹林遙望萬松山莊的動靜……

松濤動刀劍　邪正互爭持

丁劍南道：「妳只管放心，我會小心的。」

只聽于嬤嬤又在自言自語的道：「這些人辦事眞不牢靠，說好二更天到的，現在快二更了，還不見他們的影子，今晚祁老兒是主人，他總應該早些來才是！」

過了一回，只聽她又道：「唔，總算來了，祁老兒還眞準時。」

丁劍南凝目看去，南首正有一行人疾奔而來，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和他師弟榮宗器，陪同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和一身道裝的道乾長老，身形高瘦樊長老一起行來。

稍後是一個一身縞素的年輕人，是滕傳信的兒子淮揚鏢局總鏢頭滕立言，他身後還跟了五個一身勁裝，腰圍一方白布的漢子，可能是淮揚鏢局的鏢頭了。

最後是迷仙岩的三弟子孫翊，五弟子宋友仁，七弟子居義方和八個初入門的弟子，這十一個人是以淮揚派門人的身份來的，是以除了一身勁裝，腰間也束了一方白布。

丁劍南忍不住低聲問道：「這位道乾長老和樊長老是什麽人呢？」

他這話沒有用「傳音入密」。

薛慕蘭低聲道：「谷中長老，不是一派掌門，就是某一門派的長老，道乾長老是九宮門掌門人的師兄，樊長老是鷹爪門的掌門人……」

「噓！」于嬤嬤噓道：「快別作聲，他們按江湖過節，向萬松山莊投帖了呢，快看！」

祁耀南率同一行人走到離萬松山莊大門一丈來遠便自停步，他左手朝前一擧。

孫翊立即越衆而出，走了上去，伸手叩了三記銅環。

此時夜色已深，一片靜寂，這三記銅環叩得「噹噹」直響，裏面的人自然很快就聽到了，過沒多久，兩扇大門啓處，一個老管家模樣的人，手提燈籠，走了出來，睡眼惺忪，目光一注孫翊，問道：「年

輕人，你貪夜叩門，有什麽事嗎？」

孫翊冷冷的道：「老管家你進去通知萬啓岳，就說淮揚派祁掌門人和少林寺羅漢堂澄心大師、六合門范掌門人、鷹爪門樊掌門人，九宮門道乾道長前來拜訪。」

那老蒼頭聽說有這許多人前來拜訪莊主，一時之間沒有聽出孫翊口氣不善，口中「啊」了一聲連忙陪笑道：「小哥請幾位掌門人稍候，小老兒這就進去通報。」

他不待孫翊再說，急匆匆往裏奔了進去。

這情形，一望而知，萬松山莊是絲毫也沒有準備。

這樣足足過了一盞茶的工夫，只見從大門中匆匆迎出三個人來，當前一個正是萬松山莊的主人，當今武林盟主萬啓岳，稍後，是一個年輕人，他兒子萬少岳和總管公孫乾，另外是兩名莊丁，手挑燈籠，一起迎下階來。

萬啓岳一脚跨下石階，就連連拱手，陪笑道：「祁老哥、榮老哥、大師、范老哥、樊老哥，道長諸位連袂寵降，兄弟迎迓來遲，萬望恕罪，快請裏面奉茶。」說完，連連抬手肅客。

祁耀南沉着臉沒有說話，一行人由萬啓岳陪同，進入大門。

于嬤嬤拔開水壺塞子，又咕咕的喝了兩口茶，才哼道：「馬上就要動手，還到他莊中去作甚？」

薛慕蘭道：「祁掌門人有澄心大師和范掌門人作證，自然要先禮後兵，才站得住一個理字。」

于嬤嬤道：「對，先禮後兵，沒……錯……」她忽然打了個呵欠，口齒迷迷糊糊的道：「老婆子……好……睏……」

萬啓岳陪同祁耀南等人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替大家送上茶來。

萬啓岳含笑道：「祁掌門人，大師、道兄，貪夜光降，不知有何見教？」

祁耀南點頭道：「不錯，兄弟正有一事要向萬大俠請教，萬大俠膺各大門派推擧，選爲武林盟主，執掌金劍令，爲武林闡揚正義，祁某大師兄滕傳信，一生規行矩步，除了曾担任淮揚鏢局總鏢頭三十年，從未和人有過過節，五年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息隱林泉，已經不問江湖之事，不知犯了什麽十惡不赦的大罪，值得你萬大俠搬出金劍令，把他處死，祁某希望萬大俠能夠當衆宣佈大師兄的罪狀，如果罪有應得，也可讓淮揚派門人弟子和大師兄的家屬口服心服，俯首認罪，不再使人覺得大師兄死得不明不白，淮揚派幸甚，這點要求，萬大俠不至於拒絕吧？」

淮揚派滕傳信遇害之事，萬啓岳早有耳聞，聞言連忙抱拳道：「祁掌門人，諸位道兄，兄弟和滕老哥也有過數面之緣，對他爲人，亦所素稔，兄弟怎會傳出金劍令，把他置之於死地？」

榮宗器道：「金劍令是由萬大俠所執掌，不是你傳出的金劍令，難道還有第二個人嗎？」

萬啓岳朝他苦笑了笑道：「眞的金劍令固然是由兄弟所執掌，但假的金劍令，却曾在江南一再出現，兄弟既沒有發出金劍令，也沒有殺死滕老哥的理由，那麽殺死滕老哥的金劍令，自然是假的了。一

榮宗器道：「你怎麼知道那金劍令是假的？」

萬啓岳含笑道：「半年前，有一批自稱江南分壇的人，夜襲敝莊，他們的理由就是有人持金劍令要他們十天之內退出江南，遷怒到兄弟頭上，兄弟曾索看他們持來的金劍令，幾可亂眞，但却是贗品，此人以假金劍令殺害滕老哥，又以假金劍令限令江南分壇退出江南，所用手法，幾乎同出一轍，主要是企圖挑起貴派和敝莊的仇恨，江南分壇和敝莊的火併，鷸蚌相爭，此人可以坐收漁人之利，祁掌門人、榮兄幸勿輕信才好。」

祁耀南忽然發出一聲悲涼的長笑，目光一凝，說道：「萬啓岳，就憑你這幾句推諉之言，就可以把害死大師兄的陰謀，推得一乾二淨了嗎？」

萬啓岳依然含笑道：「二位硬指兄弟殺害滕老哥，想必總有證據吧？」

祁耀南道：「若無證據，咱們小小一個淮揚派，敢找上萬松山莊，向你武林盟主討公道嗎？」

萬啓岳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兄弟就洗耳恭聆。」

祁耀南道：「祁某差幸邀請了兩位證人同來，否則當眞死無對證了！」

他剛說到這裏，只聽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雙手合十站了起來，說道：「武林金劍，明明是萬施主親手交給貧衲的，當時還有六合門范掌門人在場，萬施主指派貧衲和范掌門人前去揚州滕家莊執行命令，把滕傳信處決，貧衲和范掌門人因金劍令是武林盟主至高無上的信物，凡被指派執行命令的人，只有服從，不得詢問緣由，故而就和徐掌門人趕赴揚州，把滕傳信處決。照說被金劍令處死，在當時原屬極爲機密之事，爲的是怕對方潛逃或者反抗，但處決之後，盟主應該把罪狀通知各大門派，以昭鄭重，但萬施主一直不曾公佈滕傳信的罪狀，還揚言殺害滕傳信的金劍令，乃是假的……」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冷笑一聲又道：「金劍令眞者可以說成假的，但執行金劍令的人是貧衲和范掌門人，也許貧衲和范掌門人也可以有人假冒，貧衲的『般若禪掌』和范掌門人的『六合指』却無人可以假冒，萬施主一口否認曾傳出金劍令，那麼殺害滕傳信的兇手，豈不落到貧衲和范掌門人兩人的身上？淮揚派也許認爲此事並不單純，就可以扯上少林寺，六合門，這場是非豈不就鬧大了，方才萬施主比喻過鷸蚌相爭，有人坐收漁人之利，這坐收漁利的，大概除了萬施主，不會有其他的人了。」

萬啓岳目光朝范子陽投去，問道：「這位澄心大師說的話，范掌門都聽到了，處決滕傳信老哥的金劍令是兄弟親手交給澄心大師的，范掌門人也在場，對嗎？」

范子陽道：「是你要咱們去殺死滕傳信的，這還會錯嗎？」

滕立言聽得雙目盡赤，鏘然拔劍，切齒道：「萬啓岳，你這惡賊，現在還有何說？先父和你何怨何仇？你要傳出金劍令，把他老人家殺害，殺害了還不承認，今晚血債血還，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他這一拔劍，跟他同來的五名淮揚鏢局鏢頭也紛紛掣出了兵刃。由孫翊爲首的十一個年輕人，今晚是以淮揚派門下的身份前來，自然紛紛拔劍，有人高聲喝道：「咱們殺了這姓萬的，替老爺子報仇。」

一人喊出聲來，其餘的人就跟着起鬨，大聲叫囂：「殺了他替老爺子報仇。」

萬啓岳不愧是領袖羣倫的武林盟主，依然神色自若，雙手一搖從容說道：「大家請靜一靜，諸位既是替滕老哥報仇來的，萬某就在這裏，不會逃走，諸位且請安靜一點，兄弟還想問二位證人一句話。」

他聲音清朗，雖然說得不响，但每個人的耳中都被震得嗡嗡作响，一下果然肅靜下來。

萬啓岳朝澄心大師拱拱手問道：「大師不知是從那裏來的？」

澄心大師被他問得不由一怔，說道：「貧衲自然是從少林寺來的了。」

萬啓岳朝范子陽問道：「范掌門人呢？可是從六合來的嗎？」

范子陽道：「不錯。」

萬啓岳忽然仰首向天，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說道：「如果兄弟料得不錯，二位只怕是從迷仙岩來的吧？不但是二位，大概祁掌門人一行，都是從迷仙岩來的了，果眞如此，這坐收漁人之利的，還會是萬某嗎？」

滕立言喝道：「不論咱們是從那裏來的，殺害先父的是你，我爲父報仇，這有什麼不對？」

萬啓岳道：「滕世兄爲父報仇，固然沒有不對，但如果其中有人說了謊，眞正殺害滕老哥的主謀又不是萬某，滕世兄就算殺了萬某，你父仇是不是算報了呢？」

滕立言聽得不覺一楞！

澄心大師臉有怒色，喝道：「難道貧衲會是主謀嗎？」

「大師當然不是。」萬啓岳從容含笑道：「但萬某也有三位證人，可以證明方才有人是在說謊。」

澄心大師問道：「你的證人是誰？」

他話聲甫落，屏後已走出三個人來。

當前兩個是身穿黃色僧衣，形容枯槁的老和尚，前面一個中等身材，後面一個個子稍高，俱是滿面皺紋，連牙齒都沒有了，癟着嘴唇。

最後一個却是貌相清癯的老道人，這老道人，祁耀南等人幾乎全都認識，那是武當派的清塵道長。

澄心大師合十道：「道長請了。」

清塵道長也稽首還禮，說道：「已有很久沒有見到大師了。」

范子陽、祁耀南、道乾道人等人和清塵道長也都是素識，互相寒暄。只有那兩個枯瘦黃衣老僧，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認識他們，自然也沒人和他們招呼了。

中等身材老僧雙手合十，朝澄心大師問道：「師兄是從少林寺來的嗎？」

澄心大師不屑的哼了一聲道：「貧衲主持少林寺羅漢堂，你說貧衲是從那裏來的？」

中等身材老僧合十道：「原來是澄心大師。」接着伸手一指身形稍高的老僧問道：「不知大師可認得這位師兄嗎？」

澄心大師看了那身形稍高的黃衣老僧

一眼，說道：「這位師兄，貧衲好像那裏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

中等身材老僧藹然笑道：「那自然是在少林寺見過的了，他就是少林寺戒律堂首席長老澄一師弟。貧衲澄慧，忝主少林寺達摩院，你居然連同門數十年的師兄都不認識了？」

少林寺和江湖各大門派的連絡事宜，均由羅漢堂負責，達摩院主持僧侶們的進修武功事宜，戒律堂負責僧侶和門下弟子的紀律事宜，這兩種工作，平日都是對內的，因此這兩位長老很少和江湖同道接觸，就是寺中僧侶，平時也很少看到他們，無怪大家都不識其人了。

那身形較高的黃衣老僧（少林寺戒律堂首席長老澄一）却在此時，突然一步跨到澄心大師面前，沉喝道：「爾是何人，胆敢假冒澄心師弟？」喝聲出口，右手五指如鈎，已經閃電搭上澄心左肩。

澄心一身武功豈是等閒？對方手爪還沒搭上左肩迅速一沉，右掌同時直劈出。

澄一右手未收，左掌迎着直豎推出，但聽蓬然一聲，澄一凝立不動，澄心却被震得連退了兩步。

澄一沉聲道：「無怪你敢假冒澄心師弟，掌上果然有些力道，可惜你使的並不是少林心法，瞞得過江湖同道，如何瞞得過老衲？」

口中說着人已一步跨了上去，右手屈指如鈎，原式不變，左手當胸豎立不動。

澄心被震得後退了兩步，心頭一懍，口中大喝一聲：「我和你拚了！」身形不退而上，雙手開闔，接連劈出三掌。

孫翊大聲道：「這兩個和尚假冒少林高僧，咱們去把他拿下了。」

他這一喝，宋友仁，居義方和八個迷仙岩初入門的弟子，都躍躍欲動！

澄慧（中等身材黃衣老僧）洪聲道：「諸位施主，這是少林寺的事，捉拿假冒少林羅漢堂長老的賊人，與各位無關，請大家不可插手，否則萬一得罪了，諸位就幸勿責怪少林寺不會向諸位打過招呼。」

老和尚這聲洪喝如獅子吼，聽得孫翊等人耳中嗡嗡直震，不覺被他震懾住了。

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怪笑一聲道：「祁兄莫要上了他們的當，這兩個老和尚連澄心大師都不認識他們，誰知他們是不是少林寺來的？」

他既是奉谷主之命助拳來的，自然要帮着澄心說話了。

澄慧合十道：「樊施主認爲他是澄心師弟嗎？」

樊元顯道：「他明明就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樊某和他相識二十年，難道還是假的不成？倒是二位自稱少林寺來的，只怕未必可靠。」

邛崍道乾道人大笑道：「好個萬啓岳，你居然想釜底抽薪，那裏弄來了兩個老和尚，假冒少林高僧，企圖先解決澄心大師，就減少一個證人，這種手段不嫌太卑鄙了嗎？」

他這番話，把兩位少林高僧對付澄心，說成萬啓岳意圖減少證人。經他推波助瀾的一說，孫翊等人因有樊長老（樊元顯雖是鷹爪門掌門人，也是迷仙岩的九位長老之一）和道乾長老的聲援胆子就大了。

孫翊雖然奉命以淮揚派門下的身份，隨同祁耀南而來；但他却是迷仙岩十一名弟子的領頭。這就長劍向空一招，喝道：「師弟們，咱們今晚是給老爺子報仇來的，大家還等什麼？」

經他振臂一呼，宋友仁，居義方和八名迷仙岩記名弟子一齊高聲喝道：「咱們要給老爺子報仇。」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洪笑一聲道：「萬盟主現在相信了吧？這些人有爲而來，惟恐天下不亂！」

隨着話聲，從屏後走出一個四十左右，身穿藍布大褂的紫臉漢子，這人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但祁耀南，樊元顯等人都並不認識他。

接着是任東平、柳飛燕（依然男裝）、年其武、孫必顯、聞柏年、陸乘風等。

最後走出來的兩個人，更使祁耀南、樊元顯等人注目，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紫臉蒼髯的老人，人稱聞太師的滄州太極門掌門人聞天聲。另一個則是武當派的乾坤圈年嵩昌。這些人的出現，就是說明了萬松山莊早有準備，而且已經得到少林、武當的全力支援。

祁耀南仰首大笑道：「萬啓岳，看來你廣約助拳的人，早有準備，那好，今日之事，咱們已經不必多費唇舌，只有各憑武功決一勝負了。」

萬啓岳也大笑一聲道：「諸位從迷仙岩來，本來就是有計劃的行動，既然要動手，就請到大天井上分個高下也好。」

祁耀南重重哼了一聲，一揮手道：「咱們先出去，在外面候教。」

當先和師弟榮宗器，師侄滕立言，以及淮揚鏢局五名鏢師，孫翊等十一人先行退出廳去。

道乾道人朝清塵道長打了個稽首道：「淮揚派替滕老施主報仇而來，道兄和滕老施主也是方外至交，不知對今晚之事，道兄有何打算？」

清塵道長微微一笑道：「貧道和滕老施主相交數十年，滕老施主遇害，貧道自然要替他找出眞兇來，但今晚之事淮揚派受人利用，完全變了質，這已經成爲正邪之爭，貧道自然要站在正義這一邊了。」

道乾道人臉色一變，說道：「這麼說貧道是邪惡之輩了？」

清塵道長笑道：「正邪存乎一念，道兄自己心裏明白。」

道乾道人仰首道：「好，道兄既然把貧道等人視成邪惡，貧道倒要向站在正義一邊的道兄領教領教了。」

清塵道長含笑道：「今晚從迷仙岩來的人，自然有人奉陪，道兄請吧！」

原來在兩人說話之間，萬啓岳、聞天聲，霍從雲等人也已相繼走出。

現在留在大廳上的人，除了雙方正在拚搏的澄一和澄心兩人外，只有澄慧大師並未隨着衆人走出，他是在監視着兩人動手。少林寺中以達摩院首席長老的地位最高，戒律堂次之；但如論武功，整個少林寺中，却要數戒律堂的長老武功最高了。

因爲戒律堂是負責全寺清規，懲治犯戒僧侶的一個機構。如果少林寺出了叛徒，就得由戒律堂擒回治罪，長老們武功如果不出類拔萃，如何擒拿叛徒？因此凡是

担任戒律堂長老，最少都得精通七十二藝中的九藝以上，始能充任。

澄一是戒律堂的首席長老，一身修為，在少林寺是首屈一指的，他還是方丈澄光大師的師兄。如今他和澄心已經打出五十招以外，那是澄一發現他不是師弟澄心，存心要看看他的武功路數。

澄心當然知道他的心意，豈肯自露破綻？時而「羅漢拳」，時而「降龍伏虎掌」，時而「六通拳」，使得拳勁掌影，虎虎生風，毫無一絲破綻，直把澄一看得暗暗心驚，忖道：「此人對少林拳藝，竟然使得如此精純，自己若不施展神功，只怕很難逼他就範了。」心念一動，立即使出佛門降魔神功「光明拳」來，口中大喝一聲，振臂一拳，奮擊出去。

「光明拳」創自如來，佛經上曾說：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為光明拳。這是佛門無上神功，為少林七十二藝之首。這一拳直把澄心打得在地上連翻了兩個觔斗，一身眞氣幾乎被震散了，這還是澄一手下留了分寸，只使出六成功力來。因為他知道，縱使把澄心拿下，想從他口中逼問來歷，是極無可能之事，那麽只有逼使他在情急拚命之際，才會露出破綻來。

澄心從地上躍起，雙目通紅瞪着澄一厲聲道：「我和你拚了！」雙手當胸一連劈出三掌。他說的倒是不假，這回眞的拚上了命，右手劈出第一掌，左手跟着發第二掌，右手一收再發第三掌，一掌比一掌凝重，確是他全身功力所聚，掌風如濤記記似撞岩巨浪，一波接一波的湧撞過來。

他雙手一收一發，接連劈出了三掌之後，忽然左手微翻，悄悄朝前印去。先前三掌，勢道十分凌厲，但這第四掌却只是遙遙作勢，是悄悄揚了揚手，不帶絲毫風聲，好像毫無作用一般！

澄一看他果然情急拚命，心中暗喜，也立即雙掌同發，朝前推出，硬接對方三掌。兩人這是全力一擊，但聽接連發出三聲蓬蓬大震，澄心功力究不若澄一深厚，三掌接實，又被震得腳下浮動連連後退。

就在此時，澄一突覺一道掌力奇強的暗勁，無聲無息撞上身來，心中暗暗好笑，自己練成「阿羅漢神功」護體，不懼任何旁門陰功偷襲。但却故意哼了一聲，上身微向後仰，作出不由自主之狀，往後退下了一步。

澄心這第四掌，正是他自稱「般若禪掌」，和「般若禪掌」也差相近似的陰功。（其實旁門陰功又如何能和「般若禪掌」相提並論？只是因為發掌無聲無息，有些相似罷了）此時眼看一擊得手，不由精神大振，口中發出一聲陰森冷笑，人如魅影，一閃而至，右手閃電般按上澄一胸口。澄一毫不理會，胸口一挺，硬生生承受了他一掌，含笑道：「你這七步摧心掌如何傷得了老衲？」右臂暴長，五指如鈎朝他左肩抓落。

澄心這一驚非同小可，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只得奮起左手劈出一掌。但澄一使的是「十二擒龍手」中一記絕招，「十二擒龍手」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七，澄心如何封解得開？五指一落，已經一把抓住澄心左臂。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澄心又驚又急，藉着右手按在澄一胸口尚未收回，突然用力朝前一推，喀的一聲，一條左臂齊肩卸落，身向後仰，雙足一點，一個人急如離弦之箭，往後倒射出去。

澄一右手抓住他左臂，沒想他竟然自卸左臂，乘機逃走，心中不禁一怔，忖道：「魔教殘肢大法，此人竟是魔教門徒！」心念方動，右手五指已經朝着澄心後形凌空彈出。

澄心激射出去的人剛掠近廳門，就被澄一彈指神通擊中，砰然一聲跌墮在地，但他一身功力確有過人之處，身子一挺，又從地上躍起，只見澄一寶相莊嚴站在自己面前，口中大吼一聲，飛起左腳，踢出一記「撩陰腿」，右手隨着彈出幾縷肉眼難見的灰絲襲向澄一雙目。

澄一大袖一揮，喝道：「你還敢對老衲施展魔功！」

澄心被他這一記大袖打出一個觔斗，還待躍起，才知自己一身功力，已在這一瞬間被他悉數震散，心知完了，右掌迅舉朝向自己頭臉擊去，但澄一比他還快，一步跨到他面前，點出一指，把他制住。

澄慧大師面色凝重，說道：「此人出手陰毒，極似魔教門徒，師弟看着他臉上是否經過易容？還是戴了面具？」

澄一仔細察看了澄心臉色，伸出兩根手指在他臉上輕輕捺動了一下，覺得手指捺動之際，皮肉間似有一層極薄的油皮隨指移動，這就笑道：「此人臉上果然戴了面具，這張面具製作之精，若非小弟用手指捺動，眞還看不出來。」

口中說着，右手往下一落，嗤的一聲，撕開澄心胸前衣領，然後用手指往上搓了幾下，果見肩頸之間被搓着捲起一層薄的皮膚，這就小心翼翼往上推去，終於被他揭起薄如蟬翼連着頭頸的一層面具。

等到把面具揭下，已經露出了他本來面目，他當然不是少林寺羅漢拳的首席長老澄心大師，而是一個貌相奸詐，四十出頭的漢子，此時雙目緊閉，不理不睬。

「阿彌陀佛。」澄慧低喧一聲佛號，徐徐說道：「施主是什麽人？假冒澄心師弟，澄心師弟想是落在你們手中了？」

那漢子詭笑道：「不錯，咱們若不把澄心留下，在下怎會假冒澄心而來？」

澄慧問道：「你們把澄心師弟囚禁在何處？」

那漢子道：「在下不知道。」

澄一道：「施主是魔教門下？」

那人沒有作聲。沒有作聲，就是默認了。

澄一道：「施主能和貴教的人連絡上嗎？只要你們把澄心師弟釋放，貧衲自然也會釋放施主，不知施主意下如何？」

那漢子聞言臉上神色不禁大變，但卻沒有作聲。

澄慧道：「此人假冒澄心師弟，前來作證，可見今晚之事，果然全是迷仙岩處心積慮，早有佈置的陰謀，他們利用淮揚派滕老施主之死，藉以激起淮揚派和萬松山莊的仇恨，就可以先向萬松山莊下手，只要把萬松山莊擊潰，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亦將被他們依次囊括，如今總算我佛有靈，因此人被擒，可以揭開迷仙岩的陰謀，他們的詭計不得而逞，萬松山莊和淮

揚派這場過節也可以因此澄清了，師弟帶着此人出去。」

澄一答應一聲，一手提起假冒澄心的漢子，由澄慧領先，舉步朝廳外行去。

×　　×　　×

却說萬啓岳、清塵道長、霍從雲等人走出大廳，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六合掌門人范子陽、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九宮門長老道乾道人等一干人早已退到大天井的南首，雁翅般排開。這時大天井兩邊的走廊上，早已由莊丁們挑起十六盞風燈，一邊八盞把大天井照耀得如同白晝。

祁耀南目光一注，沉聲道：「萬啓岳，你可以下場來了，今晚咱們是了斷兩家過節，祁某不自量力要先向你領教了。」

萬啓岳點頭道：「很好，兄弟自當奉陪。」

霍從雲大笑一聲道：「盟主且慢，今晚之事，如果是淮揚派聽信一面之詞，單純的向盟主尋仇，那麽盟主自該和祁掌門人一決勝負，但今晚之事，明明是迷仙岩有計劃的行動，以淮揚派替滕老哥報仇作為藉口，乘機先向黃山萬松山莊開刀，則今晚此一行動，就關係大江南北武林安危，並非一門一派的事了，萬盟主身為武林盟主，何等身份？對付淮揚派祁掌門人，何用盟主親自出手？」

他伸手朝任東平一招，說道：「來，任老弟，你去陪祁掌門人比劃比劃。」

任東平拱手道：「小弟遵命。」大步走出。

祁耀南聽得不覺大怒，朝霍從雲沉喝道：「爾是何人？祁某要向萬啓岳領教，你何故橫生枝節？」

霍從雲大笑道：「祁掌門人率領大批高手，貪夜而來，志在和萬松山莊一決生死存亡，閣下不是邀約了不少助拳的人嗎？萬盟主手下，自然都要一一領教，閣下和任老弟比劃第一陣，又有何不可？」

這兩句話的功夫，任東平已經走到祁耀南面前，一手握着帶鞘長劍，拱拱手道：「在下任東華，向祁掌門人討教了。」

榮宗器冷笑一聲，一躍而出，說道：「掌門人，這小子還是由小弟來對付他。」一面朝任東平喝道：「小子亮劍。」

任東平劍眉一揚，冷然道：「任某久聞淮揚三俠，在江湖上頗具俠名，你大概是榮二俠了？江湖同道，禮讓為先，謙恭乃是美德，閣下一出場，就一口一聲小子，在下眞沒想到堂堂淮揚三俠中的榮二俠，竟然如此不懂江湖禮數，豈不辱沒了你榮二俠的名頭？」

他早已經大師兄暗中吩咐，有意激怒對方。

榮宗器果然被他激怒，一張白淨團臉氣得發青，尖笑道：「榮某今晚是替大師兄報仇來的，你小子是淮揚派仇家對頭手下，榮某何用對你客氣？」

只聽撒啷啷一聲大響，他左手撤出一面鐵算盤，右手揚處，已從大袖中取出五寸長一支金筆，喝道：「小子，你再不亮劍，榮某要出手了。」

任東平左手握着連鞘長劍平胸一橫，微哂道：「榮二俠金筆鐵算盤，任某聞名已久，劍在任某手中，榮二俠只管發招就是了。」他還是沒亮劍。

榮宗器看他如此托大，分明有瞧不起自己之意，心頭更怒，口中哼一聲：「好！」身形突然一矮，身若旋風般欺上，左手鐵算盤這回沒有一絲聲響，却如一道橫瀾，突然橫掃過來，等他鐵算盤掃到，才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啷啷鐵珠相撞之聲，這時他右手金筆也隨着一昂之勢，幻起三點金芒，一招「鳳凰三點頭」，閃電襲取任東平前胸三處大穴。原來他這一招竟是聲東擊西，鐵算盤發出的啷啷之聲，只是先聲奪人，眞正攻勢却在金筆之上。

任東平看他身若旋風般欺來，也跟着他身向左旋，右手一舉，連鞘長劍劃起一個海碗大的劍花，但聽嗒嗒嗒三聲輕響，就把對方一記「鳳凰三點頭」的三點筆影一齊圈入在圓圈之中，右手倏揚，鏘的一聲，長劍出匣，平胸劃出一道青虹，朝前推出。

榮宗器化了一記鐵算盤和一記筆招，經任東平身形跟着他左旋，便已落空，但任東平這出鞘一劍，却把榮宗器逼得往後躍退了一步。

這下榮宗器更覺臉上無光，老羞成怒，口中大喝一聲，一退倏進，金筆鐵算盤兩件兵刃上下飛舞　使出一片急攻招式。

你別看他生得又矮又胖，面團團像富家翁，鐵算盤原是外門兵器，金筆長僅五寸，自然以打穴為主，這一施展開來，使的盡是小巧功夫，左右前後，縱躍如飛，點點筆影，記記朝任東平全身大穴要害下手。他左手鐵算盤份量較重，本是拒擋敵人兵刃之用，因為金筆長僅五寸，必須鎖住對方兵刃，才能乘隙揉身進招。

任東平右手長劍就是專找榮宗器的鐵算盤，這對榮宗器來說，本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怎知任東平劍上滿佈震力，鐵算盤和他長劍每一接觸都震得榮宗器腳下浮動，後退不迭。

任東平左手握着劍鞘，他這劍鞘也是精鋼鑄的，榮宗器一支金筆上下翻騰，洒洒點點的揮出，但不論你出手多快，每一記都點在他劍鞘頭上，始終無法揉身而入。無法和敵人接近，他手上金筆只有五寸長，豈不始終無法發揮威力？

這一情形，榮宗器自己心裏明白，站在他身後觀戰的人看得很清楚。榮宗器點出的金筆記記都被任東平劍鞘接住，左手鐵算盤只要和任東平的長劍接觸，都被一記又一記的震退，論武功他實在不是任東平的對手。

好在任東平除了把他震退，並未追擊，也沒使過殺着，好像要使榮宗器知難而退。

這對榮宗器而言，自然是極為難堪之事，眨眼工夫，兩人已經打出二十七八招之多，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響，榮宗器鐵算盤又和任東平長劍撞上了。這回兩人力道都猛，他一個矮胖身軀被震出去一丈開外，身形落地，雙腳往下一蹲，等他站起身來，左手手臂忽然朝上一振，鐵算盤響起撤啷啷一陣急響，十三檔，九十一顆鐵算盤子像一陣暴雨，朝任東平激射過去。

雙方距離既近，榮宗器出手又快，九十一顆鐵算盤子又是同時發出，委實使人防不勝防，避無可避。

這一手乃是榮宗器生平最拿手的絕招，往往仗它反敗爲勝，例無虛發；但今晚他遇上的是任東平！

任東平不慌不忙，劍隨身轉，長劍一圈，他劍上好像有着一股吸力，把九十顆鐵算盤子一齊圈住，朝地上瀉落，左手一揮，但聽「叮」的一聲輕響，最後一顆鐵算盤子給劍鞘一點，突然回頭反射過去。

鐵算盤子射來之時已經極快，再經任東平劍鞘一點，速度自然更快了。

榮宗器一下射出九十一顆鐵算盤子，自以爲萬無一失，口中不覺發出尖聲怪笑，那知笑聲未落，突覺右肩一陣劇痛，不禁「啊」了一聲。

任東平幾乎比飛回去的鐵算盤子同樣快速，一下已站在榮宗器的面前，微哂道：「江湖上還稱你金筆鐵算盤，你却只會打，不會接，在下接下了你九十顆，你却連一顆也接不下來？」

榮宗器早已被他反敬回去的一顆鐵算盤子制住了穴道，動彈不得，自然由得你說風涼話。

任東平話聲一落，右手長劍鏘的一聲返入鞘中，然後右手一把抓住榮宗器肩頭，隨手往右一拋，喝道：「你們把他拏下了。」

右首廊下早就站着八名莊丁，榮宗器一個人像皮球般被拋了過去，莊丁們立即把他按住，押了下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祁耀南看到任東平落到師弟面前說話，師弟依然一動不動，心知不對，就在此時，任東平一探手已把榮宗器拋起，一時心頭大急，身形一幌，朝任東平直撲過去。

那知他堪堪撲起，突覺一道強猛無匹的勁風從橫裏撞來，正好擋在自己身前，急切之間，只得凌空發掌，朝前劈出。

他吃虧在身在空中，臨時發掌，最多只能運起四成力道，兩股掌風乍接，一個人被震得往後飛出七八尺遠，才落到地上，擧目看去，這發掌之人正是那個紫臉濃眉老者，（霍從雲）心頭不覺大怒，抬手從肩頭撤下長劍，瞋目喝道：「閣下一再擋橫，咱們就比劃比劃！」

霍從雲大笑道：「蓋某正有此意！」

祁耀南喝道：「你使什麽兵器？」

他究是一派掌門，不肯失了身份。

霍從雲雙手一攤，洪笑道：「蓋某兵器就在這裏。」

「好！」祁耀南長劍一領，使了一招「春雲乍展」，一片劍光飛洒出去。

霍從雲雙手一合，大笑道：「祁掌門人，咱們最好速戰速決，少使些花招了。」呼的一掌，迎着劍光直劈過來。

掌風如濤，撞上祁耀南一片劍光，祁耀南立時感到對方掌勢沉重，震得自己長劍嗡然有聲，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此人不知是何來歷，竟有這般沉猛的掌力！」

心念轉動，手上長劍一緊，刷刷刷一連三劍，連續劈刺而出。

霍從雲道：「這還差不多。」雙掌開闔，同樣還了他三掌。

却說在榮宗器被任東平拋起之際，和祁耀南同時搶出來的，還有滕立言，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三人。

乾坤圈年嵩昌迎着范子陽，說道：「范掌門人要找人動手，兄弟可以奉陪。」

范子陽怒笑道：「年老哥，咱們本來河水不犯井水，你以爲武當派可以唬得住人嗎？」

年嵩昌大笑道：「范子陽，你也算得是一派掌門，怎麽爲虎作倀，替迷仙岩打起頭陣來了？」

范子陽聽得勃然大怒，喝道：「年嵩昌，咱們那就不用多說了。」長劍一擧，迎風劈出。

年嵩昌早已撤出雙圈，噹的一聲，兩圈相擊，霍地一分，揮手發招，兩人立時動上了手。

萬松山莊總管公孫乾迎着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口中喝道：「樊元顯，在下奉陪如何？」

樊元顯哼了一聲道：「很好！」

他手中兵刃是一柄三尺長的鐵鷹爪，五隻鷹爪箕張如鉤，尖銳鋒利，是外門兵刃中極爲霸道的兵刃，不但可以鎖拏敵人兵刃，而且鐵柄之內安裝了機簧，只要一按機括鐵爪可以當作飛抓，可發可收，取人百步之內，是樊元顯仗以成名的利器。

他「很好」二字出口，鐵鷹爪陡然揚起，迎面就劈。公孫乾人影一幌，已到了他右首，魁星筆順勢點出。

迎向滕立言的是柳飛燕。滕立言心切父仇，什麽人迎着他，都是仇人，一言不發，擧劍就刺。

柳飛燕那會把他放在眼裏？長劍一轉，就嗒的一聲架住了滕立言刺來的長劍，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滕總鏢頭，假傳金劍令，害死令尊的是迷仙岩的人，祁掌門人和榮二俠都被迷仙岩迷失了神志，今晚之事，迷仙岩只是利用令尊遇害，作爲藉口，意圖一擧掃平萬松山莊，如果萬盟主確是害死令尊的兇手，少林、武當兩派，豈會支持萬盟主？何況清塵道長和令尊有數十年深交，又豈會站在萬盟主這一邊？滕總鏢頭行走江湖多年，此刻務請保持冷靜，不可被迷仙岩的人利用了。」

滕立言聞言一呆，說道：「閣下何人，如何會知道的？」

柳飛燕道：「在下葉青雲，滕總鏢頭只要保持冷靜，待回就可以看得出來，令師叔榮二俠雖然被擒，萬松山莊有專解迷失心神的藥物，他服下解藥，神志就會清醒過來了。」

滕立言道：「在下如何信得過你？」

柳飛燕道：「滕總鏢頭若是要眞正替令尊報仇，就只好相信我一次了。」

滕立言聽得疑信參半，他担任淮揚鏢局總鏢頭有年，想起今晚行刦，確有許多令人可疑之處，譬如和掌門人同來的孫翊等人，自己從未見過，但掌門人却要把他們十一個人，說是父親門下。

還有武當清塵道長和乾坤圈年嵩昌，都是父親數十年至交，今晚却帮着仇人萬啓岳，連少林寺都派出了達摩、戒律二院的首席長老前來助拳，難道眞如他（柳飛燕）所說，父親會是迷仙岩害死的？

就在此時，從大廳上走出兩個黃衣老和尚來。

當前一個是少林達摩院首席長老澄慧大師，第二個是少林戒律堂首席長老澄一

大師，他手裏還提着一個人，那正是和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同來作證的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

只見澄慧大師走到階上，脚下一停，就洪聲說道：「諸位快請住手，貧衲少林寺達摩院澄慧，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報告……」

他這話聲，聲若洪鐘，聽得大天井上正在動手的人，不覺各自停下手來。

澄慧大師接着道：「貧衲和師弟澄一，原以爲澄心師弟可能聽信了一面之詞，來替淮揚派作證，後來發現他使出來的拳脚路數，雖是少林招法，但內勁功力，顯然並非少林心法，經澄一師弟把他拏住，他還妄使魔教殘肢大法，自卸左臂，企圖逃脫，現在此人已被拏下，就在這裏，他根本並非澄心師弟，只是戴了面具假冒澄心師弟的人，他假冒澄心師弟，前來作證，顯係早有預謀，也由此可見淮揚派滕老施主被人假傳金劍令遇害，也是某一有野心的人有意移禍，企圖一拳撲滅他在江南的最大阻力萬松山莊，只要把萬松山莊撲滅了，江南各門各派，也將逐個落入此人手中，今晚在這裏的各位掌門人，都是江南人士，千萬不可再發生爭執了。」

他說到這裏，澄一一手推着那個假冒澄心的漢子，一手揚起一張人皮面具，大聲道：「大家請看，這人就是假冒澄心師弟的人，貧衲手上就是從他臉上揭下來的面具。」

樊元顯聽得大怒，喝道：「胡說，你們擒住了澄心大師，却用另一個人來頂替，好卑鄙的手段！」

公孫乾大笑道：「看來你是甘心附賊，無可救藥了！」

兩人在喝聲中，一個揮出鐵鷹爪、一個揚起魁星筆，又很快的動上了手。

范子陽跟着喝道：「你們居然把證人都做了假，還有什麽好說的？」

年嵩昌道：「聽你這番話，年某幾乎懷疑你范掌門人也是冒名頂替來的了。」

范子陽沉笑道：「你試試范某的劍是眞是假？」長劍起處，洒出一片寒光，「六合劍法」源源出手。

年嵩昌雙圈疾掄，兩人也相繼纏鬥在一起。

祁耀南也在此時，長劍揮洒，朝霍從雲攻去。

只有滕立言手橫長劍，沒有向柳飛燕出手，怔立當場，幾乎陷入左右爲難之境。他相信在萬松山莊出現的兩位少林高僧，絕不會假，因爲他相信有武當清塵在場，萬松山莊不敢隨便支使兩個和尚冒充少林達摩院、戒律院的首席長老。因爲清塵道長是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兄，武當派碩果僅存的一位有道之士，平日最爲父親欽佩的人。

如果少林兩位高僧不假，那麽他們說的話也自然不會假的了。

柳飛燕看他沉吟不語，這就說道：「滕總鏢頭，你如果還不相信的話，不妨暫且置身事外，稍事休息便當會有分曉。」

這原是幾句話的工夫，那孫翊眼看澄心大師被擒，大家都已出手，立即長劍一揮，喝道：「師弟們聽着，咱們此來，是爲了替老爺子報仇，沒有好等的了，大家衝上去和萬松山莊的人拚了！」

他這長劍一揮，正是發動攻勢的暗號，宋友仁、居義方和八名弟子迅即撤出長劍，朝階前衝來。

這邊萬少岳，任東平，孫必顯、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等六人也立即迎了上去。雙方更不打話，劍光飛閃動上了手。

滕立言眼看大家都已動上了手，今晚這些人究是替自己父親報仇來的，自己身爲人子，豈可聽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幾句話，就反而置身事外？這就長劍一掄，抬目朝柳飛燕道：「葉兄說的話，在下極爲感謝，但今晚大夥是替先父報仇來的，在下身爲人子，父仇不共戴天，豈能置身事外？葉兄請恕在下要出手了。」

柳飛燕道：「既然如此閣下請吧！」

滕立言沒有多說，長劍一指，一招「浮雲出岫」，揮劍攻來。柳飛燕劍隨身走，避招還招，兩人立即動起手來。

滕立言一出手，隨他來的五名淮陽鏢局的鏢頭也各自掣出兵刃，朝戰場上圍了過來。

迷仙岩這次出動的人手，也不能說少；但却沒估計到萬松山莊會有這許多高手助陣。

現在淮陽派的來人，差不多全出手了，遲遲沒有出手的只有一個人，那是邛崍道乾道人。

他眼看萬松山莊這邊，沒有出手的還有盟主萬啓岳、少林澄慧、澄一大師，武當清塵道長、和滄州太極門掌門人聞天聲，這幾個無一不是頂尖高手，自己若是出手，這幾個人中自問對付任何一個都毫無把握。今晚之局，看來已是敗多勝少，就算于嬷嬷趕來，以目前形勢，也絕難討好。

他原是老奸巨滑之人，看出形勢不利，索性站着觀戰，再也沒有勇氣下場。現在所盼望的就是于嬷嬷能够及時趕到，如能挽回頹勢，自己再出手不遲。他既沒有出手之意，萬啓岳等人也沒人向他挑戰。

任東平接住孫翊，萬少岳接住宋友仁、年其武接住居義方。這三個人是迷仙岩谷主的嫡傳弟子，劍法精純，出手淩厲無匹。

孫必顯、聞柏年、陸承遜三人迎着八個迷仙岩的記名弟子，乃是從各大門派的門人弟子中物色而來，情形和丁劍南、方如蘋的進入迷仙岩，幾乎是大同小異，再經谷主親自看他們演練過武功，才有資格成爲記名弟子。（丁劍南、方如蘋也只是記名弟子）由此可見這八個人的武功，絕非普通會武之士了。

孫必顯的八卦刀、聞柏年的太極劍，陸承遜的少林棍，也各已盡得師門傳授，一對一，固可略佔上風，一對二，已見支拙，何況如今三個人要力敵對方八人，差不多已等於一敵三了，上手不過幾個照面，就已相形見拙，被逼得步步後退。

這時和祁耀南動手的霍從雲一步欺上，屈指連彈，制住了祁耀南。柳飛燕也長劍疾出，一下壓住了滕立言的劍勢，左手又點出一指，把滕立言制住。兩人立即轉身朝孫必顯等三人飛掠過去。

在這同時，另有一道人影從南首牆頭飛起，宛如大鵬凌空，飛撲而下。

（未完・廿三）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魔與道（續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承業竄入廢園，避過追踪，因廢園內住的人是燕翩翩，她見到了彭承業經過追查身世，知道是和自己情同兄妹的司空淩雲的愛徒，故留他在園中暫時掩蔽，時間很快便屆公審的日期，她和彭承業易容來到田家莊，一劍二堡三莊的人已先到了，羣豪亦先後齊集，田家莊搭了一座磚台，公審司空淩雲的時間到了，將他提上台上，由余先知主持大會，連雲天宣佈他的罪狀，司空淩雲怕他們誤傷徒弟起見，反而招供，台下混亂一片，連雲天想乘機抽劍殺司空淩雲，台下有人提出申辯……

作法多自斃　魔道終分清

司空淩雲雙脚一軟，台子穩穩當當，絲毫不損，連雲天冷笑道：「如何？現在你還有什麽話好說？當着天下英雄，你還是自刎了之吧！」

台下那神秘人又道：「司空淩雲，你千萬不可動手，否則便死無葬身之地！」

連雲天臉色鐵青，抱拳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既然有心指敎，何效藏頭縮尾之鼠輩？」

「嘿嘿，老夫尚未現身，你們便已如狼似虎，若是現身還不立即變成肉醬！」

連雲天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忙揮手止住台下的叫罵，道：「假如閣下所言有理，在場之人又怎會與你爲難！」

「要說司空淩雲濫殺無辜，單看他護徒一事，已難以令人相信……」

余先知截口道：「司空淩雲狡猾無比，這是他以退爲進之毒計，閣下目光因何如此拙劣，連這點也分辨不出來？」

台下一呼百諾，那人冷笑道：「好，這點老夫不再計較，容老夫再問一句，你們說司空淩雲抱走了秦天南的兒子，後來又把他殺死，請問人證何在？」

連雲天道：「人證邱老三後來已被司空淩雲殺死，如今叫連某去那裏找他？」

司空淩雲怒道：「放屁！司空某幾時殺過一個叫什麽邱老三的人？」

余先知冷笑道：「你殺人無數，那裏還記得起？」

那人又說道：「邱老三既然被司空淩雲殺死，爲何剛才那個像猴子的精老頭，唸了一大串人名，却無邱老三這三個字呢！閣下不加以解釋，又怎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余先知一張老臉如同猴子的屁股一樣，又紅又黑，正想發作，却見連雲天向他連打眼色，只得壓下怒火，道：「剛才余某已先表明只數他的大罪，因爲這已足够說明他的爲人如何！」

「好，老夫再問一句：俗語說捉奸成雙，抓姦在床，請問奸夫何在，淫婦又在何處？你們可是在床上抓到司空淩雲的否？若是的話，爲何放走了淫婦，莫非這裏面有人與那淫婦有交情？」

這一連串話十分厲害，甚至連對方要作辯護的一部分理由也先把其抖了出來，不但羣豪一怔，連台上的人也都是臉色大變，只有那易了容的燕翩翩，嬌軀如同篩米般亂抖，但是羣豪都沒有留意她。

連雲天哈哈大笑，笑聲長達一盞茶之久，羣豪都甚是詫異，只聽那神秘人又道：「閣下還未想到解釋的藉口麽？大概是事前料不到有人會跟你抬槓吧！」

連雲天心頭火起，雙眼殺機頻閃，但他不愧是個城府深沉的奸雄，立即堆下笑容，道：「閣下無理取鬧，連某又怎會與你計較？這件事本來連某也不想說，不過閣下既然提起，只得把家醜外揚一下！」

「好啊！」神秘人笑道：「這種事一定有不少人愛聽了！」

這當兒，兩旁竹棚內的人都紛紛走了過來。

連雲天沉聲道：「司空淩雲與敝師嫂通姦是被連某撞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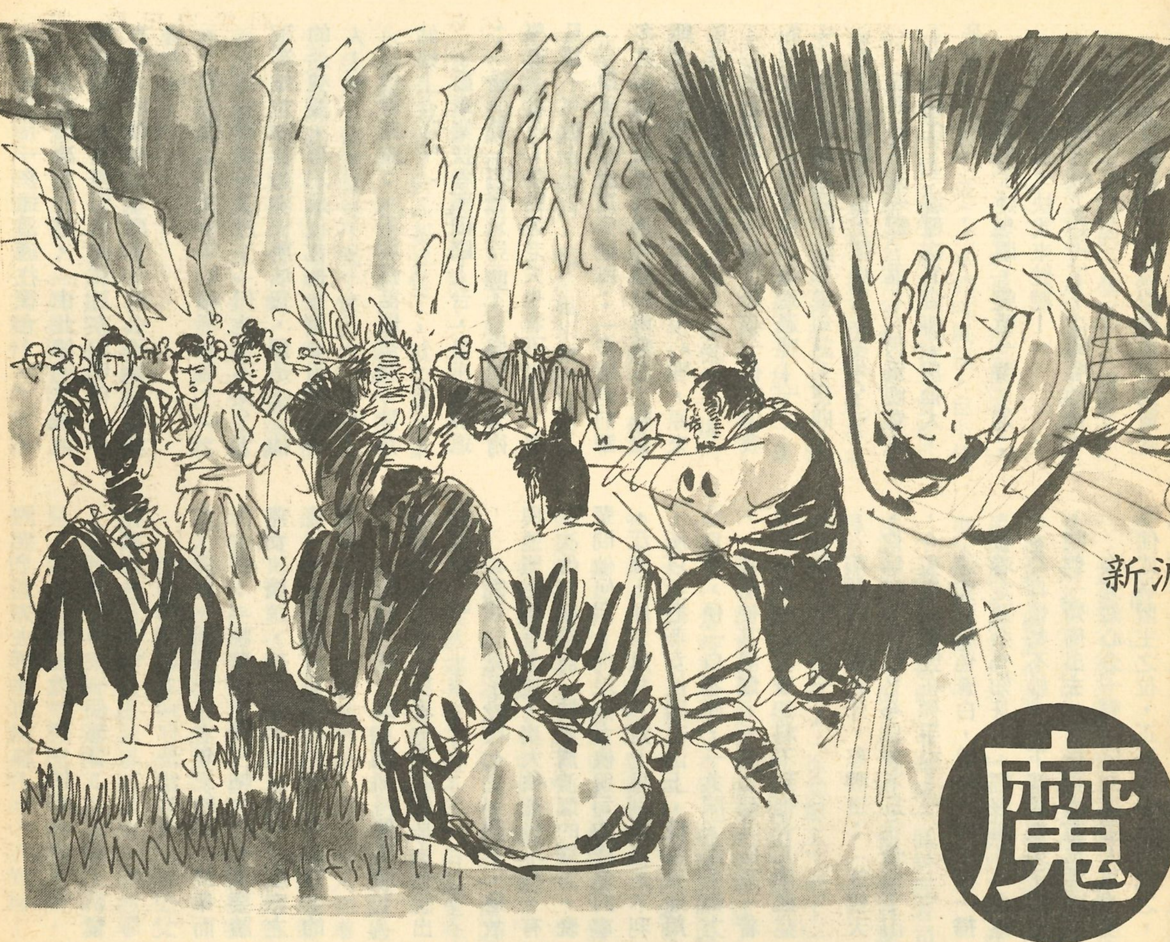
「胡說，你可以侮辱我，可不能侮辱燕……燕女俠。」司空淩雲大怒。

神秘人道：「司空淩雲你勿打岔！」

連雲天續道：「那事是發生在敝師兄亡故之前，連某爲恐敝師兄難過，當時並無捉姦在床……想不到司空淩雲後來連敝師兄也殺死了！」

「如今令師嫂何在？」

連雲天又長嘆一聲：「大概她心懷羞愧，已於十多年前懸樑自盡了！她若不死，連某爲了她的將來，也不會在此說出此事！」



話音未落，猛聽一聲嬌叱：「連雲天，我至今才知道你的爲人！」燕翩翩雙手發抖，把臉上的易容藥抹掉。

羣豪中認得她的人都叫了起來：「燕翩翩！」

這刹那，連雲天與司空淩雲都怔住了！連雲天是不知所措，司空淩雲則是驚喜交集。

燕翩翩現出眞面目後，只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就在此刻，耳際又聽到一聲暴响，抬頭一望，只見一柄飛刀望自己飛來，半途却讓一塊石頭擊落。

司空淩雲大喝道：「你們要殺人滅口麽！」

又聽一個霹靂似的大喝，緊接着一條灰影飛上磚台，連雲天喝道：「下去！」右掌挾風當胸望來人印去！

那人右袖拂出一股罡風，反把連雲天掃退兩步，台下羣豪嘩然，因爲連雲天是有備而發，對方倉猝應變，又是用袖，但居然仍能把他迫退兩步，由此觀之，此人內功勝過連雲天又何止兩籌！

刹那間，台下的八大門派代表齊聲叫道：「休傷我盟主！」

那老人抹掉臉上的易容藥，喝道：「覺空那小和尚在不在？」

台下羣豪又一陣大叫，須知少林掌門覺空禪師已年逾花甲，這神秘人竟敢稱其小和尚，怎敎人不心驚又憤怒？只有彭承業想出他便是在金華城內邂逅的那個老人，並承他敎導自己易容術。

少林代表覺悟大師擠至台前喧了一聲佛號，道：「請問施主貴姓大名？是否與敝派掌門有舊？」

那人冷冷地道：「你這小和尚是誰？孟娃兒，你告訴他老夫的身份！」

只見台下又擠出一人來，也抹去臉上的易容藥，露出本來的臉孔，彭承業大喜，叫道：「孟叔叔！」

孟七郎向他微笑點頭，道：「各位，這位老前輩是昔日『僧道俗三仙』之一的『神龍』皇甫拓皇甫老前輩！」

刹那間，羣豪又「啊」地一聲驚呼出口，須知「僧道俗三仙」在六七十年前經已縱橫湖海無敵手，後來一齊歸隱，算起來這三人年紀都在百歲，在場諸位只在傳聞中知道此人，却未曾見過！

當下覺悟合什道：「小僧覺悟，前輩當眞是皇甫前輩？」

皇甫拓道：「覺悟，你上台來！」

覺悟乖乖躍上磚台，皇甫拓道：「老夫今日現身並不是故意與天下英雄爲敵，而是因此事疑點頗多，是故欲探求眞相而已！諸位認爲合理否？」

台下看風駛悝之人極衆，聞言即道：「理該如此！」

皇甫拓轉頭對八大門派代表，道：「你們也沒意見吧？現在便開始質問，不過未開始之前，老夫先要辦兩件事，第一件，不准任何人離開會場，也不許動手，第二件，老夫先證實一件事給你們看！」言畢，提起一脚踩下，只聽「嘩啦！」一响，台中陷下一個破洞，對覺悟道：「小和尚，這下面是不是空心的，請你下去看看，下面是不是另有通道！」

覺悟躍了下去，俄頃躍囘上來，道：

「台底下有一條通道通往後台！」

皇甫拓冷笑一聲。「由此證明老夫並無看錯，而連雲天使此詭計亦證明他心中有虛，不敢讓司空凌雲一個公平辯白的機會！」

覺悟道：「貧僧等的確不知道！」

司空凌雲冷笑道：「何止你不知？天下英雄若非被連雲天所收買，便是吃了他的迷魂藥，再不是便都是些趨炎附勢的小人！」

皇甫拓道：「不要把話題岔開，請燕姑娘上台！」

彭承業扶着燕翩翩上台，皇甫拓笑道：「彭小哥，咱們又見面了，你的易容術學得不壞呀，差點連老夫也看不出來，眞是孺子可教！」

彭承業感激萬分地道：「多謝老前輩多番相救，大恩大德晚輩沒齒難忘！晚輩剛才看不到孟叔叔，還爲他担心哩，原來是老前輩替他易了容！」

孟七郞笑道：「何止愚叔一個？連我的朋友都讓老前輩妙手改造過哩！」

皇甫拓跟燕翩翩談了幾句話，便問：「你爲何在摩天嶺上隱居了十多年？」

燕翩翩目光一黯，道：「因爲晚輩患了一種絕症……這種病又會傳染與他人，是故……」

皇甫拓看了她幾眼，輕噫一聲，道：「是什麽絕症，快說來聽聽！」

燕翩翩沉吟了好一下，才囁嚅地道：「是痲瘋……」

台下羣豪及台上的司空凌雲全都驚呼一聲，皇甫拓怒道：「胡說！是誰替你診的症？老夫去拆他的招牌！」

「是『閻王敵』齊三帖齊神醫！」台下忽傳來一個聲音：「前輩，晚輩有事稟告……」

皇甫拓問道：「你是誰？」

只見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郞中排衆而出，道：「晚輩便是齊三帖，這件事要請燕女俠原諒，燕女俠本來患的只是風寒之症，臉上皮膚有潰爛的跡象，是晚輩弄的手脚！」

皇甫拓怒氣一閃，隨即捋鬚笑道：「你不說老夫也已猜着，不過還是由你說出來較好！」

「晚輩的兒子投在七星劍門下，是故與連盟主素有來往，秦大俠死後不久，有一次他向晚輩討一帖皮膚潰爛的藥方。晚輩問他何用，他說燕女俠與司空凌雲的事，江湖上風言風語，對七星劍派極是不利，所以要把燕女俠困在山上，晚輩見他用心良苦，便一口答應，一共開了兩張藥方，一張是使其潰爛，一張是使其痊癒，着他輪流使用，晚輩却料不到他會用痲瘋症來欺騙燕女俠！」

燕翩翩緊咬銀牙，怒聲道：「連雲天，你爲何要害我？今日若不是我偷偷下山，今生豈非要毀在你手中！」

連雲天臉色蒼白，眼珠子向下面一掃，接着走至余先知身旁，輕聲道：「余堡主，今日情勢不妙，等下請貴堡弟子配合，咱們一齊衝出去，日後再圖重出！」

余先知心念一轉，已知連雲天再也坐不住武林盟主之位，正好乘機取而代之，當下笑道：「盟主，余某素來辦事講究公正，一切還是聽天下英雄之意吧！」

「有一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昨夜我已在你身上下了一種慢性毒藥，今夜若無連某的解藥，你今生便算完了！」

余先知心頭一震，冷笑一聲：「老夫又非三歲小孩，豈會受你瞞騙！」

連雲天冷笑道：「一路上，連某故意在你面前示弱，你眞以爲連某是個草包麽？嘿嘿！若非如此，昨夜我替你挾菜，乘機下毒，你也不會疏忽，余先知，你心機雖詐，但終非大將之才，只配做幕僚，因爲你手段不够狠，比起連某來，你還差了一籌！」

余先知心頭猛跳，心中叫道：「老夫眞的上了這小子的當了，他不去摩天嶺召開公審大會，並不是怕孟七郞去搗亂，原來是怕被燕翩翩知道，撞了出來，壞了他的大事！罷了罷了！老夫今次眞是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

連雲天道：「那毒藥是連某的獨門解藥，我不相信你敢拿生命來開玩笑！」言畢轉頭過去。

司空凌雲冷笑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今日若再讓你逃脫，司空凌雲便當衆自刎！」

連雲天道：「誰說連某要逃？連某還要公審你哩！」

燕翩翩道：「連雲天你還未解釋爲何要害我！」

皇甫拓道：「他不說，老夫也知道，因爲他看上你，却不讓你下山與司空凌雲相會，這叫做一拍兩散！」

此言一出，羣豪又紛紛議論起來，司空凌雲與燕翩翩則是滿臉通紅，連雲天越看越怒，大聲道：「不錯，連某是心儀你，你是寡婦，我是鰥夫，兩人相愛有何不可！」

燕翩翩臉上一紅，罵道：「無恥！」

「連某心儀你便無恥，司空凌雲對你念念不忘，難道他便不是無恥！」

燕翩翩窘得說不出話來，皇甫拓道：「你心儀任何人都不打緊，問題是你用卑鄙的手段，把燕姑娘留在身邊！」

連雲天眼珠子一轉，道：「你爲何不問司空凌雲，把你的兒子抱去那裏？」

司空凌雲怒道：「胡說！我幾時抱了大哥的兒子！」

忽然台下跳上幾個人來，爲首那人赫然是阮望山，連雲天臉色一變，喝道：「你們上來幹什麽？」

阮望山道：「姓連的，你好歹毒，當年阮某聽你唆使，被你利用，如今已無利用價値，你便又唆使風家和我家火併，欲置我于死地。」

皇甫拓道：「諸位若是與連雲天有私仇的，等會再解決，現在還是先辦正事爲要！」

阮望山抱拳道：「前輩勿急，晚輩正爲此事而來！其實秦大俠的兒子是連雲天叫晚輩抱走的！」

連雲天喝道：「胡說，你爲什麽要聽我的話？」

阮望山道：「十九年前，犬子強暴了一個尼姑，不知爲何讓連雲天知道了，他便以此挾脅老朽……咳咳，老朽不想家醜外傳，便答應他的要求，偷偷抱走秦大俠

的遺子，本要結果他，可是見那孩子長得伶俐，動了惻隱之心，便叫這家丁……」說着指一指他身後的一個家丁，續道：「把孩子送給人家撫養，却對連雲天說已把孩子結果了！」

燕翩翩問：「你把孩子抱去那裏？」

那老家丁道：「小的叫風福，自小便賣給風家爲僕。那天老爺把那孩子交給小的，小的正好請假去溫州省親，於是帶了孩子上路。到了溫州，也不知是不是水土不服，那孩子病了，我那親戚又窮，不想花錢爲他找大夫，小的便把孩子放在一家大戶的門口，次日一看，那孩子已不見了，小的還記得，那小孩身上還佩着一塊八卦形的玉珮！」

燕翩翩神色大爲緊張，又問：「你可知那大戶姓什麽？」

「小的問過的，那是溫州城的首富，是姓彭的！」

燕翩翩淚如斷箏，摟住彭承業叫道：「我兒我兒，你還不叫娘！」

台上台下的人都怔住了，就連彭承業也如傻了一般，不知所措。燕翩翩哭道：「我兒，你還懷疑什麽？實與你說了吧！那天爲娘看見你腰帶上那塊玉珮，便已懷疑了，那塊玉珮是你彌月時，你外婆送給你的！當時我問長問短，你不是十分奇怪麽？只因爲娘還不敢十分肯定，所以不敢告訴你！」

彭承業霍地跪下叫道：「娘親在上，恕孩兒不孝！」兩人抱頭痛哭起來。

司空凌雲嘆息道：「眞是陰差陽錯，莫怪彭耀祖中年才得子，又難怪司空某跟他這般有緣，原來他是大哥的兒子，眞是皇天有眼！」

連雲天大聲道：「不管如何，我師兄秦天南終是你殺死的，當時我在遠處見到，還親耳聽到他說：『二弟，你好狠，竟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可是如此？這件事你如何解釋？」

這件事正是近二十年來一直糾纏着司空凌雲的死結，聞言他不由一怔，那裏說得出話來。

連雲天得意道：「你解釋不了吧！」

皇甫拓道：「你先把經過說一遍！」

司空凌雲依言把當時的情況仔細述了一遍。「當時我亦十分奇怪，便問其原因，秦大哥却道：『我不告訴你！』由此可知下毒手的人，絕對不是我！」

連雲天道：「當時連某並無聽見，焉知是不是你揑造出來的！」

司空凌雲怒道：「我是這種人麽！」

連雲天冷笑道：「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今日縱然連某有千般不是，但我至今仍是武林盟主，尚有權力判你死刑！」

「連雲天！」燕翩翩在悲喜中驚醒過來，喝道：「你迫死弟妹，以爲沒人知道麽？可惜你料不到弟妹把一封信拋進我園子內，那封信夾在樹枝中，直至弟妹死後半個月，我去修葺花樹才發現。這封信我還未拆，請白伯伯上台拆閱！」

她口中的白伯伯，便是連雲天的岳父白長泰。白長泰只是個普通拳師，能够攀上這門親事，只道是連雲天看上自己的女兒，尚一直以爲女兒懸樑是一時看不開，做出的傻事，還暗罵她身在福中不知福！

此際聽說她女兒臨死前有信留下，連忙躍上台，接過信便拆開觀閱。只看了幾行，便老淚縱橫地罵道：「姓連的，你眞是個畜生！」

皇甫拓道：「今媛信中寫些什麽？」

白長泰道：「信封上寫着翩翩姐閱，下面尚有幾個小字：須在必需之時才可拆開！」

燕翩翩道：「弟妹這句話十分籠統，所以我一直未拆。」

白長泰唸道：「字喻翩翩姐：當姐看此信時，料妹已死去多時矣！多年來，至今妹才知雲天愛的是你！他每日都借故來折磨妹，又不讓妹下山；姐姐可知他爲何要娶小妹麽？因爲家父言微人輕，他好迫死小妹，事成之後，他便可娶姐姐了，因爲鰥夫寡婦是天生的一對！妹直至前夜才在他夢中得悉一切！」

連雲天咬牙道：「賤人臨死時，還要拉我墊背！哼，死得好！死得好！」

白長泰怒瞪了他一眼，續唸下去：「有件秘密料姐姐還不知道，原來雲天是秦大哥的親兄弟……」

連雲天身子猛地一震，喝道：「胡說八道！」

「雲天本名秦二子，後來不知怎樣變成連雲天！雲天不時在夢中叫道：『大哥，不要叫我二弟，我早已不是秦二子！』看來殺死大哥的。可能……可能不是司空凌雲。妹甲寅年七月初二絕筆。」

白長泰哭道：「女兒，你命好苦！」

皇甫拓道：「你可認得她的字？」

「小女一向由晚輩敎她讀書習字的，她的字跡，晚輩化灰也認得出來！」

連雲天哈哈大笑道：「這賤人見我不愛她，便使出這惡毒之計來害我，連某恨不得親手殺死她！」

話音一畢，立聽台下有人叫道：「秦二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句話當眞沒說錯，這公審大會本來審的是司空凌雲，料不到變成審你，你也怨不得別人，只得怨自己！」

連雲天喝道：「你是誰？滾出來！」

只見人羣中走出一中年漢子，道：「我是你的同鄉秦強！」

連雲天忽然抽出長劍，甩手向他拋射過去！

這下變生肘腋，台上數人全都阻擋不及，那叫秦強的中年漢子更是手足無措！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人叢中飛出一個長髯老者來，手中金刀一翻，把劍擊下。羣衆中有認識他的，都叫了起來：「金刀大俠是史凌風史老英雄！」

司空凌雲身子一旋，左掌劃了半個弧圈，拍向連雲天的小腹，連雲天左臂一沉，同時抽身後退，急向余先知打眼色。

司空凌雲怒道：「你想殺人滅口麽？沒這般容易！」

皇甫拓叫秦強上台。「你有話但說無妨！」

秦強道：「老前輩，晚輩是樊城人氏，與秦天南和秦二字，即是如今的連雲天是同鄉，而且是隣居！秦二子是乳名，正名是秦山南！」

此言一出，台下羣豪全都屛氣而聽。只聽秦強續道：「秦天南是老大，秦山南

是老二，他家還有一個老三，叫秦嶺南，他們三兄弟性格全然不同，老大耿直爽快，又富正義感，老二，自小便十分頑劣，又狡猾凶殘，專門欺侮弱子，老三則十分本份，而又孝順，也不學武，只在家內帮助父親務農……」

皇甫拓道：「你只挑重要的說！」

「是是。」秦強道：「有一次，舍弟與秦二子因事發生衝突，竟被秦二子活活打死！當時秦家大人不在，晚輩只得跟他理論，那知也吃他一頓毒打，晚輩只得報官，官府派人來時，秦二子已連夜逃跑了！臨走之前，還跟他父親吵了一場，他父親當着隣里面前宣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他嘆了一口氣，續道：「其實他父親這樣做，也許只是怕秦二子殺了人會因此連累了家內大小，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但秦二子一去之後，竟一直都不回家，他眞的不把父母兄弟放在心上！

「晚輩自小與舍弟相依爲命，他之死對我實在是打擊至大，爲了報仇，也投到江湖去，後來因自知不行，便到風家莊當一名管事，本想就此終一生，那知十多年前，晚輩見他來找老爺，才知道他已貴爲七星劍派的掌門人！」

皇甫拓問道：「這件事阮望山是否知道？」

「那時候老爺跟他關係密切，晚輩那敢告訴他？」秦強道：「直至上月老爺回家，在書房內大罵連雲天不是人……晚輩才把此事告訴他，老爺帶我跟同福來此了！不過他爲何又會變成連雲天，晚輩便不知道了！」

皇甫拓轉頭問道：「燕姑娘，你可知道情況？」

燕翩翩搖搖頭，司空凌雲道：「這件事咱們也可把來龍去脈猜個七七八八！大概秦二子改名換姓在江湖上混了幾年，後來知道他大哥已投在七星劍派門下，便央求大哥讓他入門，却堅持不恢復原姓名。大哥對他仍有兄弟之情，但連雲天心目中只有名利權慾，當他羽毛豐了，便定計把大哥害死了！若非如此，大哥臨死時爲何硬是不說出兇手的姓名？而且當時連雲天突然出現，又何會如此巧合！」

阮望山道：「不錯，若秦大俠未死，幾時輪到他做掌門！」

連雲天一對鷹眼在台下人叢中瞄射，見余先知與師弟蕭鳳聲在一起，心想今日尚有一綫生機，便哈哈笑道：「你們猜錯了！我也有證人在台下，連壽快上台！」

台上衆人見他轉頭望下，也都跟着他的視綫望去，就在此刻，連雲天倏地躍起，十指箕張，望彭承業肩頭抓去。

衆人都虞不及此，而彭承業剛得知身世，心情激動，更加猝不及防，被他抓個正着，連雲天把彭承業高擧起，喝道：「讓開一條路來！」

燕翩翩尖聲叫道：「快放下我兒！」

司空凌雲喝道：「連雲天，你有種的便放手跟我一鬥！」

連雲天冷冷地道：「異日必有此機會！今日老子沒暇！」目光瞥及皇甫拓，立即把手掌放在彭承業頭上，道：「老不死的，你不要輕擧妄動！」

皇甫拓心頭大怒，可是他極其鍾愛彭承業，投鼠忌器之下，的確不敢妄動。

轉眼間，台上形勢數易，台下羣豪見皇甫拓也不敢攔截連雲天，自然讓開一條路來，連雲天心頭略安，來至余先知及蕭鳳聲面前，道：「咱們走吧，錯過今日，尚有明日！」

余先知道：「解藥呢？」

「出去之後再給你！」

「老夫怎知你有沒有解藥？」

連雲天急道：「解藥就在連某身上，快走！」

余先知向蕭鳳聲打了個眼色，兩人突然一齊出手，一個揮掌擊向連雲天後背，余先知仗劍刺向其脅下！

這個變化不但大出羣豪意料，連連雲天也猛吃一驚，急切間連忙閃身錯步，讓過蕭鳳聲的手掌，但余先知那口長劍如附骨之蛆般，仍刺向其脅下！

由於周圍都是人，閃避困難，連雲天無暇多思，空出一手，以袖纏住余先知的長劍！說時遲，那時快，蕭鳳聲左掌自後透出，在他左臂上一切，連雲天不由自主地鬆開五指，彭承業立即掉落地上！

連雲天大怒。喝道：「你們都不要命啦！」

余先知道：「解藥在你身上，老夫還有什麽顧忌！」揚聲叫道：「司空凌雲，你還不快來！」

蕭鳳聲則道：「姓連的，你平日欺壓同門，陰謀未曾敗露之前，咱們只好屈服在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今日咱們還有什麽顧忌？何況我們也要替大師兄報仇！」

連雲天抽出長劍，急刺蕭鳳聲，冷笑一聲：「你想早日接我位子，大衆心照不宣，又何必說得如此堂皇冠冕，嘿嘿，連某今日雖失意，你要做掌門人也得拿點本事來！」

蕭鳳聲連接七劍，說道：「我很早就懷疑住在廢園內的是大師嫂，那天彭承業進去，我早就知道了，却故意讓他進去，不過問一切，這還不足以說明我對你的不滿？」

「嘿嘿，你的脾性連某還會不知道？你一直覬覦掌門之職，暗中培植自己的勢力，你道我被幪在鼓內？」

蕭鳳聲臉上一熱，道：「你行爲卑劣，謀害大師兄，我欲取你之位而代，難道不理不合？」

說話間，兩人已互易了三十多招，連雲天雖然技高一籌，奈何同門學藝，對方的優缺點全了然於胸，是故一輪急攻之下，只也能爭得較多的攻勢而已，余先知樂得袖手旁觀，防範連雲天逃脫。

眨眼間，台上之人已全部圍了過來，司空凌雲道：「連雲天，你有種的便跟某家決一死戰！」

彭承業連忙把緬鐵軟劍遞上，羣豪立即散開，圍成一道人牆，連雲天心知今日絕難逃出，便道：「好，連某便跟你一決雌雄，假如你輸了便如何？」

「你若能自司空某劍下逃脫，今日便讓你離開！」

連雲天深深吸了一口氣，喝道：「鳳聲，你給我退開！」

蕭鳳聲久在其淫威下，下意識中對他

有幾分畏懼，聞言竟乖乖地退了開去。

司空凌雲不再打話，軟劍一圈，斜削過去，連雲天存心死中求活，想也不想，長劍當胸刺出，這一劍正是攻其必救，爭取先機。

司空凌雲軟劍一落，立即把對方長劍彈開，劍刄急削而下，切其手臂。

連雲天手臂一翻，長劍也望對方胸膛刺去，不料司空凌雲這招竟是虛招，劍至中途已然變招，身子一側，劍尖也刺向其胸膛！

連雲天長劍一收，手腕一沉，以劍鍔撞開軟劍，長劍一捲劈向對方小腹！

兩人一上場便捨生忘死，招招狠辣，看得羣豪喘不過氣來。

激戰中，但見司空凌雲一劍刺出，連雲天左袖一捲，長劍如毒蛇出洞般，急刺而出！

千鈞一髮間，司空凌雲左掌忙使一招「手揮琵琶」把對方劍刄彈開，說時遲，那時快，司空凌雲軟劍已割掉連雲天的袖管，脫困而出！

連雲天猛吃一驚，長劍一轉而回，兩劍相撞，發出一道震人耳鼓的金鐵交鳴之聲，由於這一劍兩人同時運上全力，力道之猛，一時無兩，都齊覺五指發麻，手中兵器同時跌落地上！

連雲天慓悍之至，輕吸一口氣，左掌挾勁即出，爭取先機。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這有什麽稀奇？」左掌也同時運勁迎上！

只聞「蓬」的一聲過後，兩股掌風接實，兩人同時向後倒退。

連雲天只退兩步便已立定，司空凌雲因後發運勁不足，是以退了兩步之後，上身仍然搖幌不定！

剎那間，連雲天右掌又至，司空凌雲腦海中靈光一閃，有了個主意，也運掌而發，這一次力量更大，連雲天倒退三步，司空凌雲却退了四步！

連雲天心中不由燃起希望之火，忖道：「司空凌雲雖然天生異稟，但他們邪派的內功，到底不如咱們正宗內功的精純，今日形勢險惡，宜速戰速決，我拚着多耗點眞力，也得盡早把他收拾掉，免得再生變化！」

主意一定，深吸一口氣，運上幾成眞力，跨前幾步，雙掌同時擊出。

司空凌雲喝道：「某家跟你拚了！」不閃不避，也是雙掌齊出，這一次司空凌雲退得更遠，連雲天心頭大喜，忖道：「看來只須再消耗他幾分內力，我便穩操勝券矣！」由是決定，第四次發掌只用八成眞力。

余先知叫道：「司空大俠，不要跟他硬拚，今日他已是籠中鳥，還怕他能飛上天麽？」

孟七郎暗暗搖頭。「這厮口風轉得好快！」

燕翩翩與彭承業等人神情都極是緊張，只有皇甫拓臉上不露半分端倪！

當連雲天第四次發掌時，司空凌雲故意露出幾分驚悸之色，却把內力提至十成十，待對方掌力將盡才猝然發掌！

場上突然風生霹靂，「蓬蓬」兩聲過後，震得羣衆心頭怦怦亂跳！

與此同時，司空凌雲急退幾步，而連雲天則有如斷綫之箏般，倒飛尋丈，「噗！」的一聲，跌坐地上，嘴角鮮血汩汩流下。

再看司空凌雲，也是胸膛起伏不定，調息了一下，才慢慢向連雲天走去，連雲天幾番欲站立起來，都不能如願，四周登時响起一片喝采聲。

余先知振臂高呼：「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未曾決鬥之前，余某早已知道司空大俠必勝！」

「司空大俠武功天下第一！連雲天欺世盜名，武功膿包！」四周也响起一片叫聲。

連雲天臉如金紙，身子一抖之後，忽然大笑起來，笑聲中，鮮血狂噴，衆人都他知道受傷極重，命已不長。

「司空凌雲，連某敗在你手下，也算不寃！不過連某頗有不明之處，你們邪派的內功爲何也能練得這般精純！」

司馬凌雲哈哈笑道：「內功豈有正邪之分？分別的只是方法門徑而已，天下武學殊途同歸，最後還是一樣，內功與刀劍也一樣，刀劍也分正邪乎？世人只知練邪派內功的人，其行止必帶邪氣，練正宗內功心法之人，必帶正氣，却不知人之正邪在乎心，不在乎其技！」

皇甫拓捋鬚讚道：「誠哉斯言也，狐狸山樹成精之後，尚能修成正果，何況人乎？人若無義，即使飽讀聖賢之書，也是小人一名！」

孟七郎喟然道：「天下間假借正義之名，而行卑鄙之行以達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人，本就不少，不過近年來却以連雲天爲最罷了！」

連雲天忽亦長嘆道：「今日連某已無話可說，但使我毫無所忌者，也確是因爲周圍的人，全都是些吹捧拍馬之輩，少有風骨錚錚之士，能給予連某醍醐灌頂！」

旁邊羣豪頗多臉現羞澀之色，余先知大聲道：「連雲天，你還有一事未辦！」

連雲天說道：「到了這時候，我還跟你爭什麽？你拿去吧，時辰快到，趕快服下吧！」言畢摸出一顆蠟丸，向余先知抛去。

余先知訕訕地道：「念在你還有一片悔意，余某答應替你收屍便是！」言畢急不及待地揑開蠟殼，把藥丸吞下。

連雲天道：「坐下運功，以助藥力發揮！」

余先知依言席地而坐，司空凌雲道：「連雲天，你惡行累累，實在死不足惜，你要自己了斷，還是由我代勞？」

連雲天微微一笑，道：「連雲天還不致無胆面對死神，你且給我三盞茶功夫，交代一下後事！」轉頭面對蕭鳳聲。「師弟，本派以後便靠你了，希望你封山閉門，重整門風！」

蕭鳳聲悻悻地道：「這個無須你來關心！」

連雲天側頭望了余先知一眼，道：「余堡主，你覺得如何？」

衆人也轉頭望去，只見余先知滿頭大汗，顫聲問道：「連雲天，你那顆解藥怎地如此霸道？」

「現在是不是腹痛如絞？」連雲天見

他點頭，立即大笑起來：「它是鶴頂紅，怎能不霸道？」

那鶴頂紅是天下七大毒物之一，余先知聞言如遭雷殛地跳了起來，戟指道：「連雲天，你好歹毒！」

連雲天笑道：「論人品你也好不了連某多少，這件事我只是告訴你，論心機你比我還差一點點，要想跟我爭武林盟主，可得付出一點代價！」

余先知道：「你本來沒下毒？」

「當然沒有！當時八大門派代表在座，連某會冒險在那時候下毒麽？」

余先知臉色雪白。「快拿解藥來！」

「假如毒未入心，連某會揭破眞相麽？現在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

余先知如豹子般跳起叫道：「老夫先殺了你！」標前一步，長劍急刺而出！

連雲天不閃不避，任由劍刃穿身。余先知才刺了一半，便七孔流血萎頓於地。

連雲天聲音微弱地道：「你……始終比我先走一步，哈哈……」笑聲未畢，經巳氣絕。

場內不知誰人喊道：「連雲天巳死，司空大俠又義薄雲天，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咱們便推他當盟主吧！」

剎那間，掌聲雷動，歡呼聲不絕於耳，司空凌雲不禁有點飄飄然，目光無意中瞥及連雲天的屍體，心頭一震，忖道：「此人的下場難道還不值得警惕？他臨死之言也有幾分道理，今日之下場與這些人馬屁精也不無關係？」

當下道：「諸位，我司空凌雲淡薄名利，對什麽盟主可沒興趣，何況諸位也太善忘了，一個時辰之前，還用最惡毒的話攻擊在下，如今投過來的，又是最美麗的讚詞，這武林盟主可不好做，在下爲求耳根清靜，今後將退出江湖，與山林風月爲伍！諸位還是另請高明吧！」

皇甫拓道：「依老夫之見，應該撤去武林盟主之職，若有大事時，再由各派首腦合議，集思廣益，豈不更妙？」

場上又响起一片歡呼聲，田家淵忙吩咐羣豪入大廳進食，司空凌雲，燕翩翩母子、皇甫拓及孟七郎等人則告辭離開。

衆人到城內醉仙樓自據一角飲宴，席間彭承業問起孟七郎，才知道他與朋友們趕來許昌途中與皇甫拓遇上，才聯袂入田家莊，相機營救司空凌雲。

司空凌雲連聲稱謝，皇甫拓道：「司空老弟，你不必言謝，老夫與令徒有緣，想向你借他一年，不知你意下如何？」

司空凌雲忙道：「劣徒能得前輩青睞，也不知他幾生修來之福，莫說一年十年也沒問題，不過可得徵求他義父意見！」

燕翩翩道：「對啦，宇兒，你帶我去見見你義父！」

司空凌雲眉頭一皺，道：「這問題有點棘手，他義父膝下無子，又視他如己出，只怕……」

燕翩翩道：「小妹也不敢把宇兒據爲己有，待我見到彭老爺再跟他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

皇甫拓道：「老夫隱居在武夷山玉女峯上，你們把事情辦好，便帶他來！」

× × ×

仲春時節，司空凌雲與燕翩翩帶着秦振宇（彭承業）到玉女峯皇甫拓隱居之處，彭繼祖巳應允燕翩翩，讓秦振宇恢復姓名，將來成親之後，再送一子替彭家傳宗接代。

皇甫拓呵呵笑道：「老夫獨居數年甚感無聊，兩位既然厭倦江湖生活，何不在此結廬合修？」

秦振宇道：「娘，師父，宇兒也捨不得離開你們，皇甫爺爺說得有理，你倆便留下來吧！」

司空凌雲與燕翩翩都不由自主地用徵詢的目光望向對方，剎那兩人都是臉上一紅，心底又泛起一陣甜蜜，一齊點點頭。

皇甫拓哈哈笑道：「老夫早巳料到，上月便巳在後面替你們建了一座竹屋，你們過去看看合不合意！」

司空凌雲與燕翩翩更窘，連門面話也不說，便轉身走過去了……（全文完）

天譴

（本文承自七十五頁）

當下自車前跳下，也不辨東西南北，見路便跑，跑了幾步，見前面有坐土包，便奔了過去，倒在地上，用脚夾起一塊尖銳的石頭，再把手放了上去，用力磨着繩子，那繩子也不知是浸過什麽東西，十分堅韌，磨得她手腕發痛，雙脚發軟，還不能斷，急得她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

過了一陣，忽然聽見了馬嘶聲，她連忙放下脚上的石頭，縮在土包後面探頭出去，只見紅蝙蝠又駕着馬車往來路奔去！

夏玉蓮噓了一口氣，躺在地上喘起氣來。忽然叮的一聲，頭頂上跌下一柄七首，那七首便落在她身邊，她猛吃一驚，抬起頭來，却不見有人。這時候也不容她多思，慢慢用脚挾起七首，把繩子割斷。

繩子割斷之後，夏玉蓮才覺得全身乏力，尤其是後背，更因爲長期彎起而隱隱發痛，她喘了一陣子氣，想起這七首來歷不明，霍地跳了起來，抓住七首，轉出土包，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

只見土包前面立着一隻瘦驢，正是自己的坐騎！那黑驢見到她，歡嘶一聲，跑了過來，在她身子輕輕磨擦，狀甚親熱。

夏玉蓮忍不住輕輕拍了牠一下。「小黑，你怎會來這裏？」

那黑驢嗚地一叫，也不知是什麽意思，夏玉蓮伸腿跨了上去，黑驢慢慢走前，忽見路旁躺着一個漢子，雙臂枕頭，一頂毡帽拉得低低的，把臉龐完全遮住，夏玉蓮有點忐忑，撥着驢首，在他身旁繞過！

那青年忽然翻了一個身，以背對着她，道：「姑娘就算不感謝我救了你，也該把刀子還給我！」

夏玉蓮認得他的聲音，正是剛才向紅蝙蝠搦戰的那個臭小子，當下拉住驢子，跳落地上，雙手把刀奉上，道：「多謝你啦，請問貴姓大名！」

那漢子嘻嘻一笑，忽地坐了起來，毡帽自他頭上滑了下來，夏玉蓮輕啊一聲。（未完·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力挽狂瀾觀後浪　心如止水訴前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亡魂谷主將夏振華困在亡魂谷，還有兩個魔頭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她見夏振華武功卓絕，將兩魔擊退，兩魔反向亡魂谷主的愛徒黑衣少女偷襲，希望逃出亡魂谷，亡魂谷主佈下亂九宮，反八卦陣圖，夏振華見兩魔亂竄，慌作一團，雖然他們爲害武林，但還有利用價值，教他們逃走之法，然後自己也悄然離去，豈料自己仍逃不出女魔之手，幸被一麻衣幪面人援救，才不致跌落了汚池而死，女魔亡魂谷主知道救他的人是自己的舊相識，雖然夏振華將她苦心經營的陣圖破壞，但見他英俊有爲也順情將他放走，夏振華離去後在路上又遇到南嶽兩魔頭……

一尊子也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觀主！我總算交上你這個朋友，今日幾乎爲我賠上性命。使我……」

一尊子正欲所言，却被一陣嘿嘿怪笑所打斷。「老二！這小子眞有點邪門，明明被我們劍鋒所制，而且成爲束手待斃之勢。」

不待那人言盡，另一個聲音，也巳響起。「我們第一次斷去一指，倒還不大惹眼，現在成了獨臂人，二劍客之名將從此砸了。」

「老二！如不洩氣，君子報仇三年，祇要我們一息尚存，這斷臂之仇，總要去報。」此人說話，牙齒咬得亂响。

一尊子望了翠蓮觀主一眼，尚未開口，倏地風動，兩個身影，同時降落林中，當四人眼光相觸，幾乎同時驚叫失聲。

「老大……」二劍客竟語不成聲。

一尊子也愴然地說道：「二位賢弟！我們惟有集江湖羣雄之力。始可挽回這一場刦運。」他微微一頓又道：「二位可是又遇上了那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小賊。」

南嶽二劍都同聲頷首道：「老大，我們一念之差，遺終身之恨。」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都露出茫然之色，因爲二劍客兄弟，都失去一臂，而且血漬未乾。

徐旺也掃過一尊子那隻獨眼，悽然地慘笑，他這笑有着英雄末路的感覺。

「老大！本來我們可以毀去那個小子，終於又被他逸走，而我們反都失去了一臂……」

旋將夏振華在林中，運氣行功，入於無我之境，二劍客同時暴襲，就在幾聲朗笑之後，竟被其突走，自己也同時受傷。

一尊子聞言，也臉色大變，道：「二位賢弟！這厮我們親眼看見他墜落在亡魂谷主所設置『人屍毒液』中，他不僅未死。可能這小賊更有了奇遇。……」

他望着二劍客的臉色，又緩緩說道：「據二位賢弟所言，寶劍加之于頸，刺之于胸，竟也無法傷他。難道這小子眞成了不壞之金剛不成。……」雖然他是一句憤怒之言，却巳言中。

二劍客聞言，反朗聲問道：「難道那小子又趕來向二位動手，否則。……」

一尊子悽然地笑道：「我們倒不是被那小子所傷，祇是這位老賊也是我們共同對手。……」

南嶽二劍臉色同時大變。同時問道：「老人可是說的天痴老人那老鬼，尚未死去。」

一尊子顫聲道：「我這隻左眼，就失在此人之手，雖然此人武功，不若天痴老人，但剛才我合翠蓮觀主之力，仍然傷在他的掌下。……」他雖然描繪此人武功，但究竟是誰，却未說出，翠蓮觀主也是迫不急待地，想明白此人身份。

張強更是等待不及，雙目閃出兩道厲芒，冷笑道：「當年合江湖五惡之力，連天痴老人也經毀去。我們以後何必再太顧門戶之見。」

顯然這厮，事情一過，又狂態畢露。

一尊子淡淡地笑道：「二位大概不會忘記，曾經我們圍攻受傷的，也爲江湖側目的『巨無霸』罷。」

「巨無霸」三字，有如焦雷貫頂，不僅二劍客，連翠蓮觀主也怔駭得說不出話來。好半晌，空氣也似凝團一般。

一尊子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道：「如果我的老眼未曾看花，天痴老人這個老鬼，可能也已出山，不知二位曾否發現，一隻大紅色蒼鷹，那畜牲可能就是天痴老人的脚力。……」

他沉思有頃，又輕輕一聲短喟，道：「我現在才想起一樁事來，不知諸位可曾留意。」

三魔不知道他所指何事，都楞楞地望着一尊子，不發一言。

「如果我料得不錯，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人的美少年，不僅是天痴老人的傳人，也與武林三傑，有着深厚關係。……」

一尊子故意一停後，又淡笑道：「恐怕他與巨無霸的關係，更不平常，據老夫所見，他的額頭和性格，與當年巨無霸，一模一樣，面部輪廓，恰似飛花仙子的化身。……」

他擧首遙望着雲天，喃喃地自語道：「難道這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眞是巨無霸和飛花仙子的後裔不成。……」

雖然他是自言自語，却引起南嶽二劍客，「嗤」地一聲笑出。

「老大！你怎麽啦，就是天痴老人老鬼復出，我們的寶塔圖案，照樣有用，何況十年後的我們，又豈是好欺侮。」南嶽二劍客的徐旺，仍大言不慚地說着。

張強也冷笑道：「就是巨無霸，在這二十年中，練成了驚世絕技，我們十五人連手，不一定不能勝他。翠蓮觀主，更是我們大好帮手……」他諂媚地一笑，道：「以後對付那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再也不能顧全什麽江湖規矩。所謂先下手爲強。……」

諸魔都同聲道好，說道：「我們唯有先下手爲強，始可以自救，也才可以報仇雪忿。……」

這是四個魔頭的心聲，也成爲他們今後的準則。也因爲如此，江湖中立刻陷在一片混亂中。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他一心想趕上那個厮衣怪客。故將輕功施展至極限，尤因他的意會神功，已進入另一境界，行動中，無風聲，無異響，白影幌過，似疾弩離弦，似淡烟縷縷，瞬即消失。

夕陽西下，天色又漸漸黑下來，他仍疾如飛鳥般奔馳着。

當黑幕籠罩着整個大地時，他停身在一派城樓之前，遠處山巒，更高插雲際，白茫茫一片。他直覺中這裏的氣氛十分不平凡，行人有一種畏瑟之狀，且大部農家，多巳關門閉戶，燈火盡滅。

他摸不透，這是什麽現象，在他記憶中這南嶽市，一般人都喻之爲海市蜃樓，因爲南嶽的吸引，成年累月，進香客就日以數千計。香店、客棧、零食攤，都成爲此間的特色。

夏振華徘徊良久，始終找不出答案。倏地，幾聲虎、虎之風，隱隱震蕩在空際，翻湧雲霧，亦被這虎、虎之風，不斷上昇。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南嶽自被張徐二魔霸佔後，已是暗無天日，這名山勝色，亦黯然無光。……」

他望着那冉冉翻起的雲霧，喃喃地自語道：「二劍客，經巳外出，且此番大受打擊，兩條臂，足爲他終身顯著痕跡。不知此間，又是何人在此拚搏。……」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身形霍地拔起，斜身飄落，逕從那茂林深處穿落。當他的脚尖在樹梢頭一點，人又倏然彈起。似離弦疾弩，似飛鳥投林，瞬息不見。

但這林木繁多，人行其間，不僅無法令人發現，尤以夏振華恁般高手，身形飄忽，如幻如魅。無風，無音響，更無法分辨。

他躍奔其間，倒也毫無阻擾。惟山霧濛濛，雖隨着他逝去的身影，裂出一條霧巷，但倏分即合。

咆哮、破空銳響，金鐵交鳴之聲，劃長空傳來，顯然在這名山勝地，茂林修竹間，還不止一二個人，在此間拚鬥。

夏振華憑着「天耳神通」，故對拚鬥羣中一切，如在目中。但也不由暗忖道：「原來他們已拚搏了不少時候。」

這句無頭無尾之言，不知從何說起，雖然他是自語，顯然他對這拚鬪之人，十分注意。

因爲這破空銳嘯，是以一種純內家罡力而發，若非是夏振華恁般高手，也難以分辨得出。當下暗忖道：「果然草澤之中，有不少奇材異能之士，宇宙之內，仍隱有不少高手。我雖然蒙恩師培育，又得天獨厚，但如何保有這天第一人劍之尊名，必須激勵奮發。不僅武功要臻入化境，胸襟氣度，更要爲武林效法。……」

雖然祇是一念之間，但他的心性相通，尤其他自玄關竅開啓，任督二脈已通，凡事都能按順序推理而出。所謂聞一而知十，一通而互通。

也就因爲這大知慧和大思慮，使這朶武林奇葩，竟忽略了附近的一場龍爭虎鬪，跌在自己的深思熟慮中。

故倏地坐了下來，立時就入於無物無我的最高境界。不知道他是在綜理其武學，還是陷入沉思中，外人無法忖知其心意，祇是他俊臉上時而沉凝，時而微笑，時而欲振翅高翔的情形，定知他正在將全般功力，納於靜，歸於一。

若不是一聲慘呼，還不知道他要耗去多少時間，星目巳漸失色，因爲東方巳漸現曙光。

他在這裏又耗費了好幾個時辰，但覺得全身輕如乳燕，眞氣正流轉於四肢百骸間，他巳從靜極而至極靜，從極動而至極靜，從有形而入無形。內功、氣功，皆納於其心意之間。

他之所以爲天下第一劍者，這一連串的奇遇，斷非尋常人所可夢想而獲得。他，却都一一承受了。

雖然他的心地十分空明，劃長空而逝的慘呼之聲，餘音猶在耳際。

心中倏地一驚，暗忖道：「不好！我誤了大事。」此念電閃而逝，人巳飄然而起，逕踏着林梢，疾馳而走，瞬息間，就

失去影子。

當他趕到時，那裏祇剩下拚鬥的陳跡，林木亂成一片亂枝落葉，合抱大樹，有連根拔起者，亦有肉綻皮開，土翻石裂。

地上更洒着絲絲血漬，令人毛骨悚然，這不僅是人類的惡運，連這山野林間，也爲之黯然失色。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因爲拚鬥的陳跡雖在，拚鬥之人，皆巳不見。因爲以自己奔行速度來測度對方，顯然這一批拚鬥之人，個個都是罕見的高手。

但也因此激起其好勝之心，如果眞有人，能高過自己，那末，這天下第一劍的尊榮，也就祇有拱手讓人了。就在他略一失神之間，一陣低沉之聲傳入耳，使得這少年俠士，全身爲之一顫，雙目也泛上淚珠。

雖然他不大相信這是眞的事實，但他的天耳神通，確能聽二十餘里，而且這聲音極爲清晰，使他不能不信。

「老哥哥，我是不行了，好在華兒的武功，近日更爲精進。天下第一劍，擧目武林，將非他莫屬。……」

好半晌，才聽到一陣朗朗之聲傳來：「賢弟！你這傷勢，並無大碍，祇不過是消耗眞力過度，略事歇息，自可痊癒。」

夏振華聞言，兩顆盈盈熱淚，倏地滴落，人也如飄一幌，霍然而起，逕向那發聲之處，疾馳而走。

當他尚未撲到時，那低沉之聲，又倏地飄來。

「老哥哥，武林中這一場大刦，能否避免却非我們所能逆料，但以華兒機智，却足可應付這非常的變化……」

他十分吃力地，略一沉凝後，又繼續說道：「我巳幾次遇上華兒，他的武功却有進步，近來他似乎另有奇遇，因爲一種太古失傳的『馭風傳音』，他似乎亦經練成。」聲音又倏然止住，長空中飄來陣陣喘息之聲。

夏振華心頭一緊，暗忖道：「逍遙叔叔，武林三傑之傑出人物，不知傷在何人手下。」

此念陡轉，那朗朗之聲，早又飄起，震蕩在空際：「賢弟！你快閉住呼吸，待我以眞元之氣，代你將眞氣納入丹田。」

語落，一陣喘息聲和着一種發自無形的罡氣，隱隱傳到。令人聞之，有不寒而慄之感。

兩聲喋喋怪笑，也同時暴起，震得四野皆驚，林木搖幌。

「哼！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此人顯因過度興奮，幾致語不成聲，好半晌，又道：「老兒！瞧，咱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夏振華心頭一懍，因爲這說話之聲，正是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個當代第一流的魔頭。

當下暗忖道：「糟了！我師傅正在爲逍遙叔叔療傷，這兩個魔頭，若驟然暴襲，那還了得。」心中一急，那還想到這衡山下之諸般設置，身形驟然拔高三四丈，踏着樹梢，疾射而走。

他身形乍起之時，喉頭不期然，發出一聲輕吼，因爲他惟恐魔頭先行出手，自己救助不及。果然他這先發制人，收到奇佳效果，當他撲到時，見逍遙客臉色蒼白，靠在一株古樹下坐着，天痴老人面色凝沉地，一隻手抵住逍遙客天靈穴上，另一隻手托住命門穴上。他自己更似入於無我無物之境。

翠蓮觀主和一尊子雙雙蓄勢，正待出手。他們似爲一聲怪嘯，躭延片刻，此際又倏地旋身，面含獰笑。拂塵抖得筆直，掌上凝勁未吐。

這兩個魔頭雖然近在咫尺，但終因天痴老人聲威，却不敢驟然發動。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天痴老人此際，確是運集全力，在爲逍遙客療傷。對週遭景物，皆視同不見。

因爲他巳入於物我皆無之境，如果魔頭們暴襲，雖不致命喪荒山，也將身受重傷，或走火入魔，落個終身殘廢。就在兩魔遲疑之間，一股勁風驟然逼近。

兩魔日來雖然連連吃鱉，但究非等閒可比，尤以一尊子在江湖中地位，極得江湖中人畏懼。此際雖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感覺，且明知另有高人出現，但他們却不欲放棄這萬一的機會。

故一面借勢閃避，而劈向天痴老人和逍遙客身上的勁道，也驟然大增。

但忐也作怪，着兩魔功力，倏地相遇，竟震起一聲轟然巨響，兩魔全身皆被震厤，蹬、蹬、蹬，連退三四大步。

一道白影如長虹飛瀉，朗朗之聲，廻蕩在空際，震得兩魔耳鳴心裂，老臉上驟然變色。

「賊魔！敢爾。……」四野回音不絕，好似千軍萬馬，同時奔到。

夏振華的朗朗英姿，如幻如魅一般，竟從兩魔前身擠入。堪堪攔在兩魔與天痴老人之間。這個尅星，眞如宼家路窄。也好像專找一尊子和翠蓮觀主兩魔的晦氣。

夏振華的出現，確使得兩魔吃驚。但他們也想到惟有捨命一拚，才可作個根本的了斷。

夏振華立時雙目含威，晶光畢露，臉上閃露着一股殺氣。這是在夏振華臉上不易發現的徵象。大概他此時，正是怒氣塡膺。也因爲他對一尊子翠蓮觀主這兩個魔頭，一再容忍才幾乎又造成一件恨事。

夏振華心頭微微一怔，暗忖道：「好險！要是我再稍遲到片刻，我師傅定當遭受兩魔毒手，那時……」他不敢細想，因爲以下的後果，將使他遺恨終天。

當下鋼牙一咬，怒喝道：「賊魔，天下第一劍，一再饒你們不死，你們不僅不知自愛，痛改前非。」他微微一頓後，又恨聲地喝道：「而今仍然惡性不改，反欲變本加厲。」

他說時，雙目有如烈焰，鋼牙咬得吱吱作响：「哼！賊魔！天下第一劍還未親手殺過人。」餘音嬝嬝，左手指風，掠地現寒濤、風塵，反手五指箕張，刹那間，彩雲飛洒，落花片片。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雖然享譽江湖，武功冠絕一時，無如遇上了天下第一劍這個尅星，竟至混身絕技無由施展。

但要兩個魔頭乖乖就範，也斷非難事。當下一面凝氣，身軀倏地拔起，雙魔也同時發出數掌。

顯然兩魔還別有用心，就在夏振華上

步趨身之際，雙魔身形暴矮，十數點寒星，飛射而出。

夏振華喝聲甫落，倏地旋身，一招「笑指天南」，掌風向那飛射寒光中掃去。

但聽得嗖嗖連聲，兩魔也悶哼一聲，同時退後。

原來這兩個絕毒的魔頭，雖然他們畏懼夏振華這個尅星，尤其一尊子心目中的生死對頭，還是天痴老人。

眼看着自己即將除去心腹大患，適被夏振華趕到。他們明知難以拒敵，其實還是欲乘機向天痴老人下手。

故當夏振華邁步趨身之際，一尊子和翠蓮觀主掌風與拂塵齊出，威力自是奇猛絕倫。暗中却打出兩把鐵砂，企圖以暗器毀去天痴老人和逍遙客這兩位武林至尊。

按這鐵砂本係翠蓮觀主，在青雲山所練另一種歹毒暗器，雖然化去不少歲月，却輕易地傳給一尊子。此時兩人同時出手，自是威力倍增。不過，他們萬未料到夏振華此時功力，又突飛猛進，不僅發招迎敵，仍能以劈空掌力，震毀對方暗器，震傷對方身體。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像之事，他們確知道面前這個煞星，非平凡對手，武功要高出自己甚多，但還未曾到如此程度。

雙魔同覺胸前一陣劇痛，悶哼一聲，連連退後，雖然勉強壓下湧到的一口鮮血，未曾倒下，却是金星直冒，臉色蒼白。

夏振華這才看清，飄落在地的數十粒鐵砂，閃閃發光，且發出惡臭，顯然是絕毒暗器。

夏振華立時血脈賁張，怒髮直豎。掃過兩魔一眼，始怒聲叱道：「賊魔！天下第一劍雖然不願打落水狗，但以爾等卑鄙下流，殺之誠不足惜，祇是使你們恁般輕易死去，未免太過便宜。」

他掃了一尊子的獨目、翠蓮觀主的獨臂，冷冷笑道：「賊魔！你們既然一失眼珠，一斷左臂，我今日也使你們再一嚐斷臂失眼之味。」

兩魔自被夏振華掌力劈傷，正自運氣調息，此時夏振華朗朗之聲，心頭不禁大駭。那還顧得傷勢，猛提一口眞氣，同時推出一掌。

待掌風陡捲雙魔也不進反退，飄退丈餘，打算就此逃走。

冷冷喝聲同時響起，飄散在林中，「走嗎！那有這般容易。」倏地形成一股喝叱怒潮。語落，一縷勁風，直向兩魔捲到，硬生生將兩魔逼過身來。

夏振華十指箕張，身如敗絮落花，指風如寒風拂柳，人影亂幌，似幻似魅，朗朗之聲一落，冷哼之聲，慘呼之聲，也同時傳出。

兩魔倏地跌倒，一尊子臉色鐵青撫着左肩，翠蓮觀主那隻左眼也垂在臉上。十分可怖。

「哼！這就令你們作惡者戒，賊魔！不妨就以此爲信物，去傳諭江湖，說我天下第一劍毀去你們。……」夏振華朗朗之聲，林木也爲之搖幌。

一尊子和翠蓮觀主一言不發，同時縱身而起。

「華兒！你又縱虎歸山了，他們這一去，不知又要爲江湖中，頻添多少殺孽。……」天痴老人感喟地說着。

但從他臉色中，流露出慈愛與欣慰，因爲所培植的幼苗，不僅成長，繼承了衣缽，更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師傅！……」夏振華竟如遠離慈母的孩子，撲入天痴老人的懷中，因爲過於激動，竟至語不成聲。

天痴老人慈愛地撫着夏振華的虎背，老眼中湧出兩行熱淚，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老哥哥天已黎明了，華兒的武功足可已雄視武林。就是我們立時謝世，亦可安心瞑目。」逍遙客也十分感動地說着。

顯然這位武林怪傑，新傷初癒，精神未復，但不知他對夏振華是產生了絕對信心，還是有感而發。

天痴老人也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賢弟先運氣調息一番，看看身上可還有不適之處。」他的話顯然有深意存在，很明顯地聽出這一語雙關的話，表面上是勸導逍遙客調息，也爲逍遙客的話，作了簡短的答覆。

夏振華何嘗不明悉老人深意，祇是他對這個亦師亦父的老人，領會了恩惠和親情。勸得這個鐵胆俠士。一時祇沉醉在這無比的愛撫中。

逍遙客雖然立即闔上雙目，但祇是微微納氣，就倏地坐了起來。

逍遙扇猛地一揮，一株合抱大的柏樹竟應聲而折。頓時響聲四起，枝葉紛飛，棲鳥驚散。這個武林怪傑，似欲藉此一發胸中忿怒。

天痴老人也淡淡地笑道：「賢弟呀！你還是不老，你身上曾中賊人歹毒暗器，雖經我施辰罡氣逼毒，但還得有一段時間調息。」

說時竟在身上摸出一隻玉瓶，倒出一顆乳白色神丹。道：「賢弟暫且服下，或可有助于精力恢復。」旋即將玉瓶交給夏振華手中，「華兒，這是那次我離開惡潭孤島三年中，所煉十數顆神丹。」他說時臉色微帶笑意，似乎跌在往事的記憶中。

好半晌，才又繼續說道：「那三年中，我曾以飛花代步，從黑山白水，而飛越過天山，採集百十種名藥，且在喜馬拉雅山的冰峯上，尋獲了三顆千年雪蓮。」

他掃了逍遙客一眼，又道：「終于我隱居五老峯下，化去整整一百日光陰，才煉成了這十七顆神丹。雖不能起死回生，確能祛寒去毒，治療百病。」

他撫着夏振華的肩頭，又慈愛地笑道：「本來這些都是在你尚未離開惡潭孤島時，就該給你，祇因你一時豪興大發，倏地離開。」

一陣朗朗之笑，打斷了天痴老人的話，老哥哥！華兒如果今日尚未離開，你還不會放心他獨自去闖蕩，那些魔崽子，也就更加猖狂了。」

他說得口沫四溢，朗笑不竭，又道：「華兒的武功，不僅無法增長得恁般迅速，江湖中的這篇混亂史更將無法收拾。」

他望着夏振華，倏地面色沉凝。「天下第一劍之譽，並非虛傳，你已經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尤其你的武功，才謀氣度，不要說在你恁般年齡

，無人比得上你，就是近百年來，也無人有你這般成就。」

夏振華心中雖然倍覺振奮，但臉上仍覺火熱，因爲他躺在師傅的懷中。誠如稚齡童子一般。

天痴老人也是臉含微笑，倏地林中一黑，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從天而降，昂立在天痴老人的身側。

當牠發覺夏振華之後，竟發出一聲長鳴，似對幼主人致問候之忱，也是在作歡呼之聲。

夏振華撫着牠紅色羽毛，頻加慰藉，又向天痴老人笑問道：「師傅！飛花脚程有無改變。……」

天痴老人一時也不悉他話中之意，祇是在飛花項下，提出一個小衣包，交給夏振華手中。

「華兒，這裏面有衣服什物，都是你所需之物。」天痴老人慈愛地吩咐着。

夏振華星目微熱，但他忍住了，因爲他是天下第一劍，何況英雄有淚不輕彈，雖然他感激得熱淚盈眶，甚至連一句話都哽咽得難以吐出。

他祇是點頭示意。這時逍遙客倏地一聲「咦」出。

天痴老人和夏振華微微一愕。「賢弟！何事驚奇。」天痴老人笑問着。「老哥哥，知足翁呢？」

夏振華因爲尚不知知足翁亦在此間，心頭微懍的幾乎驚叫失聲。

天痴老人也愕住了好半晌，才低低說道：「我當時祇顧替你療傷，故知足老弟的行止，竟未留意。……」

夏振華聞言，身形霍然暴起。天痴老人又淡淡笑道：「知足翁老成持重，年來劍術造詣，更見功夫，即是躡魔踪而去，亦不致被人所乘。……」

逍遙客因爲此番被賊人所乘，正自氣悶，聽天痴老人一說，火爆爆的脾氣，幾乎立時爆發。逍遙扇一揮，身形乍起，但一聲冷笑，也飄落林中。

任是逍遙客，這個一代怪傑，心頭也不覺一緊，但當他囘過身來，不僅臉上一熱，一陣朗朗之笑，震得四野迴音歷歷。

夏振華也是一聲叔叔叫出，林中、空際，都泛出迴音。

原來此人，正是武林三傑之一的知足翁，他依然是紅光滿面，祇是頭上的白髮，已如霜雪一般。

他撫着夏振華的肩頭，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賢弟，你追到了那裏？」天痴老人笑問着。

「這些魔崽子，雖然鬼計多端，但憑着眞才實學，也難有獨到之處。……」知足翁沉思有頃，竟微微一聲短喟，道：「老哥哥！江湖五惡，人稱一體，我們也深知他們面和心不和。……」

他說時，又撫了一下夏振華的肩頭，淡淡地一笑說道：「那個曾經鬧得江湖之中，一片血雨腥風的千毒上人，誰都知道，此人善惡不分，一雙血腥之手，武林各大門派，江湖五惡門人，都曾在他心黑手辣的鬼謀下，幾乎無以立足。……」

他望着初昇朝陽，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又繼續說道：我今日竟無意中，又探出一項神秘的事，雖無關乎武林宏旨，但對江湖中人的許多性命，却有着切身的關係……」

他這無頭無尾之言，不僅夏振華瞠目咋舌，連天痴老人，也深覺愕然。

一陣陣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逍遙客早已忍耐不住，暴聲叫道：「你快點說罷，恁般婆婆媽媽，怕不將人急死了。」

知足翁也淡淡地笑道：「凡事皆有先後本末，而武林恩怨的形成，也有一項不變的原則，那就不平而鳴的後果，但若事先能預早防範，並因勢利導，雖有過節，也都會迎刃而解了，更何必藉刀劍，藉殺伐，弄得鬼哭神嚎，天怒人怨。……」

他說得十分激動，但却意猶末盡，逍遙客的朗笑已經響起：「你是怎麽啦，老扯些無聊的閒話。」

知足翁面色一整雙目精光陡現，又掃過高插在雲際的南嶽一眼，繼續說道：「逍遙兄，我並非有感而發，亦非無病呻吟。就以你的武功才謀，雖不敢說，武林三傑足以無敵于天下，但江湖五惡中人，怎能奈我等何？……」

他瞪着逍遙客的逍遙扇，無限感喟地說道：「你這柄逍遙扇，敗過多少成名人物，豈能在這南嶽偏峯之下，竟被困住甚且被圍鬥受傷。……」

知足翁鋼牙一咬，恨聲不絕，道：「若不是我與老哥哥及時趕到，不僅將遺武林之恨，更將爲江湖中，造成一片血雨腥風。……」

他說了一大堆，仍然未道出其中始末，天痴老人幾番欲言又止的但終未問出。

夏振華對這些魔頭，知之甚熟，聽知足翁所論，竟脫口問道：「叔叔，你莫非發覺千毒上人和南嶽二劍客，另有勾結，欲圖製造另一次大混亂？」

這朵武林奇葩心思慧黠，他從知足翁談話中，前後參詳，故證實這一件可能的事實。

知足翁祇是朗朗地一笑道：「華兒，事情雖然如此，但不知你如何就料定老魔與二劍客，相與爲謀。……」

夏振華也淡淡地一笑，旋將自己初次如何與千毒上人相遇，如何除去他的爪牙，又將武當、崆峒各派聯手拚鬥的一幕，源源本本說出。

他更將自己如何惡鬥一尊子與西嶽四毒，但當他說到泰山絕頂，絕塵岩諸般往事，都一閃幌腦際，不由得臉上微熱。所幸天痴老人等人，都未曾注意。

夏振華將一尊子如何與翠蓮觀主連手，以及一尊子剖鬚，又復被那麻衣蒙面客毀去左目之事說出。

知足翁面露笑意，但他仍靜心地聽着，夏振華微微一頓，雙目暴閃光，道：「故此華兒斷定千毒上人，不僅欲利用江湖五惡的個中矛盾和恩怨，更要利用這南嶽之掩護，以及二劍客的爪牙，作爲棲息之所，同時再掀開一場空前未有的浩刧，以達到其雄視武林的願望……」不待他說完，知足翁早已朗朗地笑道：「華兒心思慧黠，胆識過人，就憑你這一種推斷，還比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尚還詳細，不過……」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不過，南嶽二劍客兩個賊魔，雖然鎩羽而去

，但不僅不氣餒、不灰心，顯然他們別有陰謀……」

夏振華不待其言盡，又揚聲問道：「叔叔，但不知這三個賊魔，此番竟奔向何方！是否還有別人？」

知足翁這才面色一整道：「本來我已追到湘贛交界之處，且深信可以將三魔截住，不料三魔十分詭詐，我在那羣山中，幾乎爲他們所迷。……」

他說時，滿面的紅光，倏地塗上一層光彩。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要不是遇上那蒙面痲衣之人，我還被困在羣山中，說不定要活活累死。……」

夏振華聽他說到蒙面痲衣之人，精神陡展，不待知足翁說完，又搶着問：「叔叔！那蒙面痲衣客呢？」

知足翁也十分遺憾地淡笑道：「我那時心情十分煩燥，待出困之後，那人踪跡，也瞬即杳然。」

他略一凝思後，又說道：「不過，他身形雖杳，但空際仍隱隱傳來一陣清晰之聲，說道：『天下第一劍，當在南嶽，今後江湖中之事，必然加多……』後面的話，我却未曾聽完，却爲另一樁拚鬥之聲所擾。」

天痴人老一直未曾開口，此時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緩緩地睜開神目，道：「這人曾與他見過，將來關係武林命運，故那個亡魂谷主，將成爲今後正邪拚鬥的中心。」

他望着夏振華好半晌，才問道：「華兒功力，已成就非凡，天下武林，將莫之敵，祇是羣魔亂舞，如何迅速敉平，確是第一件大事……」

逍遙客早已朗聲笑出，說道：「老哥哥，華兒仁心義胆，已集天地靈秀于一身，掃蕩羣魔，澄清寰宇，他已早有成竹在胸……」

他一揮逍遙扇，一聲巨響，跟着響起，逍遙客又面色一整，道：「祇是華兒太過淳厚，尤其受老哥哥氣質影響，不願出手傷人。固然天下第一劍要拯人于極，並體貼天心，但殺惡人，就是善念的原則，華兒今後應該注意。」

他故意一停後又道：「這朗朗宇宙，妖氛漫天，千萬蒼生，陡遭殺戮，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事，固然這是力的鬥爭，也是智的競賽……」

逍遙客的聲音又倏地提高，華兒已集天地靈秀于一身，大智慧啓，大思慮明，尤其當斷不斷，必貽後患的惡果。天下第一劍尤當注意，……」

夏振華心頭微覺懍駭，因爲他自己正犯了逍遙客所說的毛病，因爲他曾遇許多惡魔，如果他存心傷人，祇是舉手投足之間的事。

這意念電閃而逝，登時雙目晶光暴露，胸脯微挺，竟爾一聲長嘯。

天痴老人撫着他的頭，慈愛地笑道：「華兒，你對武林的責任重，不僅老夫和武林三傑如此，就是那位痲衣蒙面怪客，也對你期望甚殷。你自己所承担的一篇血淚身世，都得你力圖振作，競競業業，努力以赴。……」

夏振華聽到了自己身世，一時竟無法問出，祇是楞楞地遙望着雲天，發出陣陣遐思。

天痴老人又撫着他的肩頭慈愛地笑道：「華兒，這場武林浩刦，或可因你的出現，終將遏止。……」

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那痲衣蒙面之人，對你行道江湖，或有助益。此人武功高不可測。……」

夏振華正欲將自己得痲衣蒙面人之助，已將金剛不壞身法煉成說出……

遠處，竟傳來一陣談話之聲。「姑娘！事理天定，非人力可以挽回。……」

夏振華凝神諦聽，倏地雙目陡現晶光。淡淡地笑說道：「師傅！叔叔！就是此人。……」

天痴老人、知足翁、逍遙客三人正自一愕，夏振華的身體，已霍地拔高三數丈，白影一幌，瞬即失去。

遠處又忽傳來一震冷冷暴喝之聲，震落在空際。

原來夏振華已聽出那說話之人，正是那痲衣蒙面怪客，雖然他溫馨在天痴老人慈愛下，終於倏地離去。

他並未顧到三人，尚未聽清那談話之聲，因爲他的天耳神通，較之天痴老人，尤要高出一籌。

夏振華幌身而起時，天痴老人尚未覺出，直待夏振華的朗朗清音，飄落在空際，他才察覺。

「師傅！我要去追那痲衣蒙面怪客，此人關係武林宏旨，徒兒也不能白白受惠於人。」

這正是他「萬風傳音」之法，較之一般傳音入密及千里傳音，又要高出多少，這是一種純氣功的馳寓，可以奪氣，可以傳聲。

天痴老人微微一愣後，始縱聲大笑道：「華兒的成就，已超過我的想像，他已是眞眞實實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聲音悲壯激烈，老眼中湧出兩顆豆大淚珠。是喜悅之淚，因爲一枝幼苗，已經成長而壯大。

是他心血的結晶，也是他生命的寄托。不管他的武功付有傳人，「五絕奇書」獲得了眞正的繼承者，甚且將更加發揚光大。

不止他個人如此，就是武林三傑也獲得了滿足和慰藉。故此時狂笑後的淚珠，他無法以言語來表達。站在一側的逍遙客和知足翁，也是面帶微笑，眼含淚珠。祇有他們自己，才能體會出這至大至高的聖潔情操。

三個絕代高人不必用言語來形容，從他們眼神中，舉止間，都取得默契，故在一聲朗笑之後，都先後離去。

一朵紅雲，載走了雙腿已廢的天痴老人，他乘坐在那隻碩大無朋的蒼鷹——飛花背上，駕長風而去了。

沒有人知道他去的地方，但他對武林的命運，却盡了挽狂瀾于旣倒的責任。因爲一場無法避免的血雨腥風，將由他親手所培育的天下第一劍，來挽救這一場空前的刦難。

他深信那個敦厚、而義薄雲天的夏振華，會盡他的責任。

故此，這個絕代老人，如神龍一現，竟爾飛去，當然他不會遽爾離棄塵世，因爲他要親眼看見愛徒來力搏五惡的連手，奪回五絕奇書，尤其還有許多事，他仍得來爲愛徒親自料理。

這不僅是武林恩怨問題。因爲擺在夏振華面前的，也不僅是他個人的事，將爲武林人的大事。

祇是這一堆剪不斷，理還亂的瑣事，將是夏振華一生的坎坷，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雖然看見他愛徒成長，甚且將無敵天下，江湖中的險詐陰險，却不是一個純潔的少年俠士所能應付的。故天痴老人雖然振翅而去，仍然會關心着武林大事。

靜！成了此間的特色，誰也不會想到這南嶽山麓，曾經有過一場龍爭虎鬥，甚至將遺武林大恨。但現在却是恁般寧靜，要不是那些殘枝敗葉點綴此間的拚鬥陳跡，再無任何跡象可尋。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他不僅對那位痲衣蒙面怪客，發生許多疑點，更從師傅談話中，聽出許多有關那位怪客的行踪，近乎隱俠一流人物。

尤其自己與他陌路相逢，不僅救過自己一次于危難中，更協助自己迅速練不壞金剛之身。就憑這一天高地厚之恩，自己也將設法圖報，何況自己還未曾與人謀面，連他的眞面目，也未曾見過。

此際既然發覺那痲衣蒙面怪俠，那肯放鬆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愈奔愈快，意會神功，祇是心隨念動之間。

但覺得樹影倒退，山巒和田野，都如流水一般飄逝。天色已黑下來，他並未追上，甚至連一些可疑的跡象，也竟未曾發現。

當然這件事，使他發生了甚多困擾，不由得自問着，忖道：「難道我奔錯了方向？還是那人的輕功，竟高得如此不可測度？……」

不過，這朶武林奇葩天性好強，宇宙中，武功竟有人高過自己，要他如何肯服。就以天下第一劍之稱譽而論，也決不容許有人在這方面高過自己，故他必須尋得此人。這朶武林奇葩心思慧黠，反應奇速，因爲在這段奔馳中，少說點也是好幾百里。任是那人武功高強，人總是血肉之軀，故他斷定自己與那痲衣蒙面客，方向各異，或者他中途停下了，才無法追尋。此念有如電閃而逝，故奔馳速度，倏地一緩，對四周景物，也一目瞭然。

一抹江流，滾滾浪濤，遠遠望去，無涯無盡。遠山，高插雲峯，有天連水，水連天，雲霧中，幾點黑影。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他不悉此爲何處，但他對這滾滾江流，遠山雲插，却發生了興趣。

不自主地停下身來，他似欲一探究竟。然而到那裏去尋找那痲衣怪客，何況這些隱士高人，連姓名也沒有。

夏振華終於發出一聲短喟，這位少年俠士，也頻生感觸，因爲在這人生的旅途中，所謂恩和怨，施與受，這兩者中的關係，他在短短時間中，不僅體會了，而且也深深地陷在這中間。忽然，他喃喃自語道：「我來到三湘地面，雖然不到半月，但這裏却蒙受無窮災害。如果我竟一走了之，不僅良心上有所不安，這些魔崽子，還不知道，要弄出些什麽花樣。……」他微微一頓後，又舉頭望着明月，緩緩地說道：「三湘爲南嶽二劍客重地，此際又因千毒上人插足其間，這中間豈無其他變化，好在他們嵩山之會，業已延期，我不妨暫留此間，調查一下羣魔虛實。何況師傅和武林三傑，亦已南下三湘，說不定在這藏龍臥虎的三湘地面，將更有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

雖然他是自語，無疑却作了決定，即沿着江流，溯江而上。

他本來没有目的，也就放緩脚程，沿江而上，秋風吹來，已帶着幾分凉意，但他的心地，却分外空明。

終于在一片黑壓壓的森林邊，停了下來，因爲林中，不停有說話之聲，有嘆惜，在這秋夜中，也就倍覺凄凉。

夏振華本欲進入林中，小作休息，此際却不能不停下身來。

當他凝神諦聽，心頭又不禁一連劇烈跳動，這時林中正隱隱傳出一陣慈母般的聲音：「萍兒，這事說來話長，你的身體，還未全好，雖然你經巨無霸老前輩，爲你伐毛洗髓，祇是你的根基較淺，眞元難以恢復，我們這一路行程，你又強自支持。現在我再爲你作一番舒筋活脈工作，你就可以運氣調息……」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嘆出一口氣來，說道：「從此以後，你的武功已不再是亡魂谷中的小丫頭，將是武林中第一流好手，茫茫宇宙，任你去留。我當然在你離去之前，要將這一件隱藏的秘密，尤其有關江湖武林中的另一件大事，趁此機會，轉告於你。……」

另一個聲音，倏地響起：「師傅！我不要離開你。」

「傻孩子！我不能那末自私，更不能自誤誤人，你心目中不是塑造了一個夢中的王子嗎？……」她似陷入沉思中，終於一聲短喟：「孩子！這件事，我當力盡人事，不過以後你遇見一個手持銀笛，身着大紅衣裙的少女，應盡量避免衝突。她那『迎風曲』雖不能奈你何，但要知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的道理。……」

她又嘆出一口氣來，繼續說道：「孩子！你還年青，以後自會明白。……」

說完，突聽得一聲悶哼，夏振華猶以爲有人暗中暴襲。正微微蓄勢，而一陣筋骨之響，亦已傳出。

夏振華這才知道，是那個面目醜陋，氣量狹窄的亡魂谷主，不由得暗忖道：「但不知這女魔，何故也離開了她經營了數十年的亡魂谷。……」

此念電閃而逝，亡魂谷主竟也傳出一陣喘息之聲。

想是她以眞元之氣，代愛徒行舒筋活脈之法，也不由得暗中點頭贊許，所謂恩深似海，怪不得她曾說過：「名雖師徒，情逾母女。」

夏振華對這個面目可憎的女魔，頓時生出幾分好感，也從她身上，體會出幾分母愛來。

就在他微一沉思間，林中忽然發出一聲微笑道：「萍兒！你的功力，果然進步神速，現在快運氣調息一番……」說完，兩人都似在運氣調息，夏振華一時倒也不

急於離去了，他竟暗中作了維護之人。

因爲在他的意念中，這個亡魂谷主，本是謎一般的人物，此番復出，更值得重視，尤其她口中所說的巨無霸，究竟是何許人物，還有什麽武林秘密。

夏振華雖然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但談到有關武林宏旨的問題，尤其對這個神秘的亡魂谷主，倒是想聽一下，究竟所談何事。

倏地，一陣幽幽清音，傳入耳際，有似出谷新鶯，悅耳之極。

「師傅，我的百穴已通，而且一股强烈無比的氣流，從泥丸冉冉上昇，連我這個人，也似要振翅高飛一般。」

夏振華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因爲這說話之人，正是那日在亡魂谷所遇見的黑衣少女，亡魂谷主的愛徒，那個冷若冰霜的美人兒。

當下不由暗忖道：「一個人難道會變得這般快。……」

這一意念陡轉，那沉重的聲音，竟發出一聲感嘆。道：「孩子！這是妳百世難遇的機緣，巨無霸一代人傑，祇因個性太强，樹敵太多，才爲江湖五惡，合力圍擊，但他終算是一條漢子，但這二十年，但不知他又練成何種絕超武功。但能以其數十年修爲，融會於眞力，爲你伐毛洗髓，總算是你的造化……。」

好半晌才繼續說道：「妳說一股强烈氣流，大概就是巨無霸所投輸于你的一股眞元之氣，衝開了你的生死玄關。……」

她似在沉思，也似在回憶，却被那幽清音驚呼道：「師傅！難道我的生死玄關開啓了不成。」

「孩子！不僅你的生死玄關開啓，自此以後，你的武功，將超過武林中一般高手之上，剛才我爲你舒筋活脈時，就已覺出你身上那股强烈氣流。」

她末了的話，說得十分緩慢，好像費了很大力氣。

那幽幽清音，似爲自己特殊奇遇驚喜過度，竟未察覺亡魂谷主的驟然變化，還是她平日就是如此，故那少女無法辨明。

「師傅，那巨無霸老前輩，現在何處，你不是說他對武林江湖中，還有一篇洗不清的血恨之淚嗎？……」

「咦！師傅！你流淚了，何事使妳傷心？」那幽幽清音，連聲不竭地詢問着。

一聲長長的嘆息震蕩在空際，夏振華心頭微微一懍，暗忖道：「這女魔大概也有一頁傷心史，否則她不會變得如此不近情理，因爲在她的身上，從她對黑衣少女看來，仍然有一種母性的光輝。……」

亡魂谷主的沉重之聲，又倏地傳出來：「孩子！這林中枝繁葉茂，我們就在此多待半日，我不妨將一頁武林恩怨，宣洩出來，將來如果有事，事先也好有一個準備。……」

說完，竟入於沉思中，並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

「那還是三十年前的事，我那時，已是二十七歲，正如你一般青春之火，正燃燒着。滿腔熱情，似欲爲宇宙社會，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她說時似跌入少女的回憶中，因爲往事如烟，轉眼就是三十年，韶光不再，誰都會對逝去的年華，頻增懷念和感嘆。黑衣少女亦未插言，祇是凝神諦聽着。

夏振華不敢過於接近。因爲這兩個人，都是武林江湖中百難選一的高手。太過接近，一定會被發現。好在他藉「天耳神通」，可以聽出十數里的地面。

這森林雖然寬逾數十畝，在夏振華的天耳神通下，仍可辨其落葉之聲，故一直停身在一株古松之上。他盤膝坐在樹叉之上，微微納氣，聽着兩人談話。

亡魂谷主沉思有頃，聲音也變得柔和了。

「有一次，我從關外歸來，在濟南府附近，遇上了一件極爲不平之事，那時，我對人無任何成見，祇是覺得不平之事，就必須由自己出面似的。

「有七八個彪形漢子，圍住一個少年俠士，那人年約二十五、六，一柄長劍，力戰七八人，毫無懼色。且愈戰愈勇，奇招叠出。

「我當時實在被他那奕奕風神所吸引，既不忍離去，又恨那些人欲以多爲勝。

「但那個少年俠士，一柄劍，一襲長衫，劍光飛洒，人影縱橫。尤其他那飄飄長衫，身形旋轉間，還帶出絲絲銳嘯，和着那冷森森劍氣，逼得圍攻的八個大漢，有如走馬燈般，團團亂轉。

「不過那八個大漢，也並非弱者，雖然初一上來，摸不清對方詭譎奇異的劍招，尤其他那身形倏起乍落，時隱時現，有如魅影一般。

「漸漸地，少年俠士的劍招，忽然遲滯起來，不僅再聽不出衣袂所帶起的銳嘯，那知耀眼劍虹，亦漸失去光彩。

「八個大漢的攻勢，也突然加速，八個身影，亦似凝混爲一，但劍光飛洒，掌影繽紛，直將那少年俠士，裹在一片劍光掌影之中……。」

夏振華生性嫉惡如仇，尤其痛恨那些連手羣鬥，以多爲勝的傢伙。故此聽見亡魂谷主所言，也不禁氣衝牛斗，怒髮根根直豎，鋼牙緊咬。

「什麽人？」黑影一幌，掌風也同時劈到。

夏振華因爲一時忘形，忽略自己，是在欲窺探別人秘密，正自微微一愣，黑衣少女已凌空擊到。亡魂谷主也在同一時間，亡魂杖挾凌厲勁風，自一側劈到。

夏振華雖然意料不到有此暴襲，但以他此時的武功反應之速，尤其他身上的罡氣，所發出反震和自衛的無形地極之氣，都會於驟然之間同時併發。

黑衣少女的武功雖然被那麻衣怪客伐毛洗髓之後，內力倍增，但較之夏振華這天下第一劍相比，實在要差上一段距離。

亡魂谷主本來他以一招挾泰山而投北海的絕技，自一側攻到。但夏振華的身影祇是一閃之間，就移開丈許。

亡魂谷主眼目何等銳利，但却未曾看清眞實面目，她的亡魂杖，却是無堅不摧，這一杖走空，連她的身體，也被帶動數步。

心中不由微懍，硬生生將劈出的杖勢收了回來。

一聲朗朗之笑，震落在空際，亡魂谷主聞聲，注目望去，臉上倏然閃過一層笑

意，「萍兒！過來。」

顯然她一發覺是夏振華後，忙喝止黑衣少女的攻擊。

夏振華也於同時，飄身着地，並深深一揖說道：「谷主別來可好，在下偶然路過，適聞賢師徒談到巨無霸種種，因一時好奇，乃停足而傾聽，不恭之處，尚望原諒。」

他的話說得謙和之極，顯然他不願得罪這亡魂谷主，因爲他既已聽出，巨無霸這一代怪傑的神秘傳奇，尤其關係着整個武林大局，這個少年俠士豈肯放過這萬一的機會。

亡魂谷主嘴角抽動一下，幾番欲言又止，但眼角間，却閃出兩顆淚珠，黑衣少女當她乍一發現這俏冤家，也不免有一番激動，但在亡魂谷她曾幾度敗在這俏冤家掌下。一種好勝之念，一股少女的自尊心，尤其此際，她已經知道，自己功力倍增之後。

雖然聽見俏冤家溫文地發話，那一種誰是強者的念頭，却油然而生，她更未注意亡魂谷主的反應。

當下她冷冷地喝道：「既然你敢來窺伺我們的秘密，你以爲了不起，尤其以『天下第一劍』這名號來嚇唬人，我們得鬥一鬥，看看到底是誰行誰不行。」

語發人到，漫天掌影，竟自四面八方劈到。

夏振華雖然心中有氣，但他想探尋巨無霸的秘密，不僅未曾還手，也不曾閃避，他身上無形罡氣，也未發出反彈之力。祇是微微吸氣，將黑衣少女所劈到的掌力，予以化解。表面看去，他似欲承受這凌厲的一擊般。不過黑衣少女却「咦」了一聲，連連後退，因爲以她目下武功，舉手投足都可裂石開碑，何況全力撲擊。

不僅未能傷及對方分毫，而自己兩掌之力，竟似撲在一堆敗絮之上，而且雙臂也隱隱作痛。乍驚之下，故慌忙退後，當她發現掌上並無任何異象時，身形微幌，雙掌業經蓄勢。

「萍兒！你怎麽啦，還不與我停手。」亡魂谷主一掃那冷漠之態，聲音中也顯出分外慈祥。黑衣少女好似故作不聞，玉掌連番劈出。

夏振華雖然氣憤，但亡魂谷主的語音中，似有一種無形吸力，也好似有種母性的本能，這聲音，他從未曾聽過。

本來雙臂業經蓄勢，當他掃過亡魂谷主一眼，竟倏然放了下來，微微側身，又讓過黑衣少女全力撲擊。

黑衣少女數度撲空，心中更是大忿，爭勝之念也就更爲急迫。

亡魂谷主起初還一直喝阻，此際反若無其事一般，且嘴角間微含笑意，望着這一雙璧人。

黑衣少女一種發自少女的本能——好勝之心，尤其面對這個俏冤家，如果自己能擊敗他，這個天下第一劍的稱號，她就將由自己取而代之了。

她的心中一喜，眞好像武林天下高人，都環繞在脚前，任由自己主宰一般，故面上頓時泛着微笑。

但當她一接觸到夏振華的目光時，心中又一陣怦怦然。掌力也就更爲排山倒海一般劈出。故刹那間，祇見人影縱橫，掌影繽紛，呼呼之聲，不絕于耳。

夏振華連番退讓，此際也不禁激起其忿怒，暗忖道：「你這丫頭，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我若再不給你一點教訓，眞還以爲天下第一劍，是浪得虛名了。」

此念有如電閃而逝，故倏地一聲長嘯，右手激起，探臂行龍，黑衣少女的嬌軀，竟被高擧起來。

黑衣少女萬未料到自己的掌力，不僅無功，且全身皆失去平衡之力，尤其雙臂更感微麻。

此際眞是又羞又慚，巴不得一掌就將他劈死，但雙臂又偏偏不聽話起來，甚至全身的功力，也都在逐漸分散，消失。

兩顆豆大淚珠，湧流雙頰，旋即緊閉着雙目，但俊秀的臉上，却如胭脂一般，染得深透。

亡魂谷主，雖也一驚，却未出手相救，夏振華朗笑之聲，也蕩起在空際，「我還有要事，要請教谷主。姑娘的武功，近來突飛猛進，眞爲可賀。現在請你多歇上一囘……」

這朗朗餘音，隨着他的白色身影，一幌之間，亡魂谷主正欲喝出，而夏振華却又端立在前面。

黑衣少女，正被放在那株大樹梢頭，雖然她全身頓覺一輕，但功力却似全失，但忐也作怪，全身各大要穴，並未制住。

亡魂谷主也是驟然一驚，因爲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面前這個少年的武功，顯然在這短短數日中，又有驚人的進步。

她並未看清黑衣少女爲何受制，尤其他說話，行動，黑衣少女被置於樹梢頭，好似同一動作，而且祇是白影一幌之間。

此際，她望了一眼高懸在樹梢頭的愛徒，並未出手相救，也未出聲詢問。

「老前輩，請別誤會，令徒的玄關之竅並未開啓，我不過藉這個小小玩笑，相助老前輩一番。」

這朗朗清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活生生的事實，又不能不令人不信。

「小英雄天生神武，智慧超羣，老身十分敬佩……」亡魂谷主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老身一生從未服過別人，但在小英雄面前，老身是口服心服了。」

「老前輩過奬，在下年幼無知，所學有限，恩師雖以天下第一劍勉強相助，但在下資質愚魯，未得恩師傳授萬一……」

「小英雄已集天地靈秀于一身，而且還不斷增漲之中，但不知令師何人，有如此福氣……」亡魂谷主不待夏振華言盡，突問着，且言詞間，流露着無限欣悅和羨慕。

「敝師上天下痴，人皆以天痴老人呼之，且又蒙武林三傑——追風叟，逍遙客，知足翁三位前輩協助，故在下小小有成就。」

夏振華幽幽地說着，且泛着一片眞純、聖潔的表情。

一聲驚呼震蕩在空際。「天痴老人……天痴老人……天痴老人還未死去。……而且武功竟有了傳人，怪不得能稱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初時也不由一驚，但當他發覺

亡魂谷主，竟是自言自語起來。

一個慈愛老人的面目，幌過腦際，那些叮囑過的千言萬語，也嚮在耳邊。「孩子！從此以後，蕩羣魔，靖寰宇，爲武林中揚正義，爲江湖中除大害，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這個幼失雙親，身世離奇的少年俠士，此際也陷入一種無法理解的思潮中，終于他聽見了一聲低喚，「師傅！怪不得他的武功很高，原來是天痴老人的徒弟。」

那個黑衣少女竟自行運氣，衝開了部份穴道，故此向亡魂谷主說出。

夏振華心中一動，右臂微抬。五指伸而復張，數道勁風，疾射而出。

任是亡魂谷主如何深沉，此時也不禁驚叫失聲，亡魂杖凌厲無儔地，向着夏振華劈到。

一聲清叱：「請別誤會！」餘音縷縷，一點白影，竟似衝天之鶴，飛射而出。黑衣少女的身體，早也因爲夏振華彈出的幾縷勁風離開樹梢三數丈高，倏起乍落。

這幾個動作，都在同一時間發出，但黑衣少女的穴道，則在昇而降，又復昇起的刹那間，完全解開。

一聲清叱，飄身落在亡魂谷主身邊。本來亡魂谷主一杖走空，正自氣衝牛斗，此時見愛徒無恙着地，心中一喜，劈出的杖勢，硬收了回來。

夏振華也同時看着，笑向黑衣少女道：「姑娘玄關之竅，藉着你眞氣流動之間，無意間得以衝開，如果再加精進，任督二脈，不出一年，即可通達，那時姑娘挾絕世武功，足可睥視武林了。……」

黑衣少女本來還一肚子悶氣，此時聽夏振華一說，兩朶紅雲立時飛上雙頰，但仍不服氣道：「不管如何，我們總得鬥鬥。……」說完，噘着小嘴，顯出了玩皮和少女特有的嬌羞。

「萍兒！你就是恁般不聽話，你的武功，多虧天下第一劍協助，雖然巨無霸老前輩，爲你伐毛洗髓，但爲師仍不能使你的武功精進，更無法將那股眞力，使你納爲己用。現在，你竟然輕易完成了別人窮十年精力也無法達的目標，還不謝過天下第一劍……」

黑衣少女微微一愣之後，並未言謝，祇是遙揮玉掌，對準一棵古樹劈去。

但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株合抱古松，應聲而折。

黑衣少女一時也楞住了，因爲她實在難以相信的她自己的武功，竟然增長到如此地步。終於兩顆淚珠，湧上雙頰，口中也發出一連串聽不清的囈語。撲通一聲，竟跪在夏振華面前，磕了一個嚮頭。

夏振華未料到這個倔強的姑娘，竟會如此，忙橫移一大步，淡笑道：「姑娘何必如此，在下祇是舉手之勞。」

黑衣少女站起身來，掃了夏振華一眼，道：「天下第一劍，你雖然帮了我的忙，使我的武功得以增長。」她微微一頓後，又道：「我的武功增長後，使我能替我父母，洗雪血海深仇，故此我向你磕頭，表示謝意。但我並不佩服你的本事，我們總得鬥鬥。」

這個倔強的姑娘，始終不曾忘記，她在夏振華面前的挫敗。念念不忘地要找時間好打一場。

夏振華淡淡一笑，正欲所言，却被亡魂谷主喝道：「丫頭！你就是如此不知好歹。」說時，竟將黑衣少女摟入懷中。

夏振華望着她們，不禁黯然地一笑。因爲她在亡魂谷主身上，發現了一種純母性的光輝，這是他一生中未曾領略到的。

「師傅！他爲什麼要稱爲天下第一劍？」黑衣少女稚氣地問着。

夏振華掃過他們一眼，却未說出。但亡魂谷主不由失聲朗笑起來。

「萍兒！天下第一劍的武功，要天下第一。不止如此，資質才謀，更是天下第一，就以他這絕世英才，朗朗風儀，更非天下第一而何？」亡魂谷主一口氣說出。

任是黑衣少女再過嬌傲倔强，此時也變得啞口無聲了。

夏振華聽她們師徒全以自己談話對象，臉上不由微熱。欲用話題支開，當下淡淡地一笑道：「老前輩！在下有一不情之請，未知老前輩能否見諒。」

亡魂谷主遲疑有頃，因爲她一時也摸不清面前這個美少年究竟有什麼大事，來相求自己。好半晌，始吐出一口氣來，說道：「小英雄有話，老身力能所及，無不應允。」

夏振華臉色微紅，緩緩地說道：「晚輩適才無意中聽到賢師徒所言，那八個大漢所圍攻的少年俠士，是否即巨無霸老前輩……。」

亡魂谷主微微一楞後，終于嘆出一口氣來。「天下第一劍，虧你猜想出，那人正是巨無霸。」她說完，雙目不停地在夏振華臉上流轉，好像要從他身上尋些失落的影子。以供她人生的記憶。

「孩子！你坐過來些，現在也沒有什麼事，不妨將這一項武林恩怨，隨便談談，想我就記憶所及，總會解答你心中許多疑問……。」因爲閃在她眼眶中的，是兩顆豆大的淚珠。

夏振華已經數度發現這個表面冷酷的亡魂谷主流淚，自不難忖知其心情上變化。尤其這中間，一定有一頁不平凡事實和經歷。

他不僅欲探尋巨無霸當年一頁驚震寰宇的事實，更樂聞這位外表冷酷無情，隱居于亡魂谷中，以亡魂谷谷主爲名，以殺人爲事的，人稱之爲女魔王的半生艷史。

當下他就默默地坐了下來，亡魂谷主望了夏振華一眼，又輕輕一聲短喟。舉首遙望着雲天，似是跌入往事的回憶。

夏振華體會得她此時的心情，故未打攪其思潮，祇是靜靜地坐在一側，但那黑衣少女顯然已經不耐煩起來。

夏振華望了黑衣少女，但亡魂谷主，却未開口，仍然在沉思中，不過面部的表情，則在變化。又是一聲長嘆，震蕩在空際。夏振華和黑衣少女，都微微一懍。

亡魂谷主一抹臉上淚痕，淡淡地笑道：「我這人愈老感情愈不容易控制。眞糟透了……。」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就是因爲如此，才有這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甚至成了畢生的恨事。……」

兩人都不願打斷她的話頭，也除猜想到她以下要說的是什麼。故祇是靜靜地等待她說出。終於她又嘆出一口長氣，才繼續說着。

「那一次少年俠士雖然受傷，但那八個高手，也並未討得好處，他們一半躺下來，而且永遠再無法與人拚鬥，另一半都受了傷。也就是因爲如此，才遭致了另一場災禍，甚至使得他以後數十年，都在流離顛沛之中，結局還是落個家破人亡，他自己也隱去了本來面目……」

亡魂谷主將整個空氣也凝固了似的，夏振華和黑衣少女的心，也跟着怦怦跳動。好半晌，她又說到那樁悱惻纏綿，令人髮指的事跡。

「我雖然還不認識那少年俠士，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終於摒除了當初男女的界限，甚至我們陌不相識的藩籬，以及那些男女授受不親的限制。更因爲這件事，才使得我鑄成了無比的大錯，且成爲終身的恨事。」

她沉思有頃，才繼續說着，夏振華始終未曾開口，祇是凝神諦聽，也因爲這段往事，頻生無限感慨。

「那時我我背負着一個男人，在一種異性的吸引下，我實在爲這個男人心醉，雖然我們還陌不相識，我却從他那眼神中領會得出，他也默默相許的深意。我們不必用言語來表達，也不必要別人引見。我背着他那受傷的身體，越過一片片田疇，也越過層層山脊，他身上的血沾在我的衣上，成了紫色斑斑的花紋。但天不作美，偏偏就在此際，降下一陣傾盆大雨，我們的衣衫盡濕，血和水，混在一起。我的眼淚都急出來了，但於事並無補益，那時我眞想一走了之，但不知道一種什麼力量，逼得我非管不可。

「汗水、淚水、雨水，還有從他身上流出來殷紅的血，我實在無法分辨。也無心去分辨它。終於我們在一座山巒上，停了下來，我又尋找着一個石洞，暫時避過了暴風雨的侵襲。不過他却因爲這一陣奔馳和風雨之後，人已昏了過去，我一面替他脫去濕衣，又爲他敷上止血藥物，才開始以本身眞氣，助他運氣行功。

「但我却忽略了一件大事，我的武功根基上本就不如他，尤其我們女人家，先天上的限制。好在他經外敷藥物之助，昏厥之狀祇是神經上一時的反應，雖然我的功力不足，對他的助益，依然不小！

「我那時正在專心一意地爲之推宮過穴。一陣朗朗清音傳入耳際，任是我如何靜如止水，也經不起那陣激動。

「『姑娘！眞是的苦了妳，教我何以安心……』

「我不得不停止下來，淡淡地笑道：『快不要說話，我這就好了。』

「『姑娘！我身上還有兩顆「雪蓮」，我的傷勢，十分嚴重，姑娘爲我已消耗不少眞力，若不及時服用，我們都將落個終身殘廢。……』

「他的話一字一句，有如一柄利刄軋入心中，也有一種無形力量，令人無法竣拒。我那時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全身都在微微發抖，眞氣亦已無法凝聚，但我並不承認自己功力不繼。

「他也好似猜中了我的心情心事一般，自己十分費力地，從懷中摸出兩個紫色的『雪蓮』。也不管我的反應，硬塞入一顆在我口中，自己也服下一顆。

「那雪蓮誠千年妙品，入口生香，但覺得一股熱流，直向四肢滲透。人也立時有如跌在一爐烈火中。好半晌，那股狂熱，又變成了一道清流，逕入全身各大要穴中，當我再凝氣調息時幾乎嚇了一跳。我的全身上下，都在劇烈跳動，人也冉冉的欲飛，似欲飛上雲天一般。

「那縷縷清音，又已響起：『姑娘！我十分感激妳對我的協助。這將是我巨無霸有生以來，第一次受惠於人。……』

「他說時虎目中，不覺湧出兩顆淚來，眞是英雄有淚不輕彈，祇因未到傷心處，這個少年俠士也因感而落淚了。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對他發生了好感。在這一段日子裏，不知不覺與他發生超友情關係，再過一段時期當我發覺有了身孕，生下第一個女孩時，他竟從另一處帶來一個女孩，說是他的前妻所生。

「當時我幾乎昏了過去，因爲我的一切都掌握在他的命運之下，好在我那次爲巨無霸治傷時，他除贈我雪蓮外，還傳了我不少絕技，我本來是一尊子的妻子。

「我那時心恢意冷之餘，才潛心於武學之中，但寃家路窄，巨無霸竟闖上泰山來，我在絕塵峯下，暢叙舊情，往事如烟，大有不堪回首之概。

「突然一聲大吼，將我們喚回現實，原來是一尊子怒目圓睜地站在身側。

「巨無霸久欲除去此人，祇是有我在，才保全他的狗命，我也因爲胸懷磊落，沒有對不起人的事，也就十分坦然。

「誰知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竟一怒之下將我的孩子丢下絕塵峯，我們從翻臉成仇。」她微微一頓之後咬牙切齒地恨道：「我這才離開泰山隱居在亡魂谷內。打算做一個脫離塵俗無憂無慮的人物……

「誰知道造化弄人，賊子狠心。一尊子竟聯合了江湖五惡，聲言向巨無霸報奪妻之恨。那些東西，更是不明是非，他們那一帮東西，竟復羣相聯手尋仇。」

亡魂谷主說時，怒髮直豎，好半晌才恨聲地說出。

「當時飛花仙子，身孕甚重，將快臨盆，巨無霸陪伴愛妻南下三湘，他們在武夷山附近，被賊子攻逼。惡鬥三晝夜，巨無霸受傷，飛花仙子也激動了胎氣，而香消玉殞，江湖五惡也死去數人，這是一場武林的大刦，但惡之魁，禍之首却依然健在。雖然二劍、四毒、五奇都有損傷。他們繼起之人，倒也天衣無縫。

「我那時聞訊較遲，待我趕去時，祇剩下拚鬥的陳跡在。巨無霸和飛花仙子的影兒，却不復見。有人說他們都已遭難，也有人說他們重傷逃走，江湖中各種傳說紛紛，不一而定。

「我在心灰意冷之餘再返亡魂谷，準備修習幾種上乘武功好替老友報仇雪恨。

「也在那次，遇上了這個丫頭。」她說時，手指着黑衣少女，慈愛地笑道：「如果我不帶她出來，說不定早爲仇人或虎狼所吞噬。」

她未曾說出眞正原因，但夏振華巳氣得怒髮根根直豎，雙目晶光暴射，大喝一聲，一掌向身側兩棵合抱古松劈去。

（未完‧九）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冰兒與關雪羽閒談間，道出鳳七先生可能有意要選關雪羽為女婿，關雪羽也覺得鳳七先生對他的態度比以前顯然判若天壤，心想正不知如何是好，因為鳳姑娘對他有情有恩，鳳七先生有此想法也不足為怪，但小喬又怎樣呢？這使關雪羽進退兩難……小喬在廟裏住了不少日子，而出雲和尚對她的要求落髮剃度遲遲不答應，她在廟裏唸佛唸經不知幾千遍，越唸越心煩，不久，人也消瘦，出雲和尚看出她病了，為她抓了藥，叫小和尚煎好，捧來給小喬服用，小喬一方面想起自己處境，加上身上劇毒未解，不由暗中落淚，使老和尚大感納悶……

雙目既失明　陡然尋短見

出雲和尚道：「此藥為老衲採本山四味靈藥，取其清新，功能阻止姑娘身上毒素擴散……」輕輕一嘆之後，他才繼續道：「不瞞姑娘說，妳身上所中毒素，乃長白門之獨家秘製，據我所知，當今天下，能解此毒者，除卻長白門自身之外，僅一二人或能有此能耐……偏偏這兩個人與老衲都有過節……老衲本身，雖亦擅解百家之毒，只是却獨獨對此一門，未能稱心，說來誠是令人大為嘆息，不過無論如何，老衲當出盡全力，以使姑娘身上所中毒性，暫緩發作——來吧，先把這碗藥汁喝下去，這對妳會有好處的。」

「是麼？」麥小喬笑得淒涼的：「我以為……已經太遲了……」

當她凝視向老和尚時，那雙大眼睛裏情不自禁的又自汨汨流出了眼淚。

老和尚輕輕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姑娘還是飲下去的好！」

麥小喬搖搖頭，冷冷地道：「已經太遲了！」

老和尚愕了一下：「為什……麼？」

「因為她的毒性早已發作了。」

這句話並非出自麥小喬之口，而是另一個人的嘴裏傳出來，聲音清脆，一如新鶯出谷，話聲方頓，一條人影已自敞開着的那扇軒窗裏飄身而入，其輕靈巧快簡直有似幽靈一般，快到不容交睫。

老和尚「啊——」了一聲，不啻大大吃了一驚。

他雖然手上端着那碗熱騰騰的藥汁，却絲毫無碍於他快速的身法挪動，「呼！」一聲，已飄出四尺開外。

「什麼人？」

話聲出口，却已經看清了來人，敢情原是認得的。

來人是個長身玉立的姑娘，高佻的個頭，一身紫色長衣，小蠻腰細細地一搦，紮得異常的結實，一頭長髮甩向前肩，其上結着紫色的綢花，清秀爽朗，端的是一副美人胚子，襯着隨身的配劍，更出落得那般俠女子風範。

「是妳？鳳姑娘——」

「不錯！」鳳姑娘輕啓笑靨的道：「老和尚記性真不錯，我想你是不會忘了我的……」

榻上的麥小喬忽地坐了起來。

「是妳——鳳姐姐……」

鳳姑娘身子一閃，已來到了小喬當前，後者本能的向後縮了一縮。

出雲和尚只以為她意圖要加害小喬，驀地吃了一驚。右手輕啓，寬大的袖面「呼！」地發出了一股袖風，直向鳳姑娘立身處襲去。

鳳姑娘早已防到了對方老和尚有此一手，左肩猝沉，快速的劈出了一掌。

雙方內力接觸之下，整個禪房起了一陣劇烈的震撼。

老和尚功力自然高過鳳姑娘，只是由於他所施展的只是一股袖風，鳳姑娘所發出的却是沉實的掌力，是以，兩股力道接觸之下，竟然不分軒輊，却帶給了所處身的禪房極大的震撼，十分驚人。

老和尚一股袖風，沒有把來人擊退，這才知道對方姑娘敢情不是好相與，但是他絕不能容忍對麥小喬有所傷害，輕叱一聲：「大胆！」

第二次待得抬手，發出掌力。

鳳姑娘冷笑一聲：「別急！」

老和尚已將發出的掌力，忽地收住：「阿彌陀佛——」一雙細長的眼睛，湛湛有神的直向對方逼視着，只待稍有不對，便起發難。

他雖是佛門中人，慈眉善目，只是却也有不怒自威之一面。

鳳姑娘當然知道老和尚的厲害，也知道自己不是他的敵手，事實上她來這裏，也不是來和誰打架來的，看見老和尚這個樣子，不禁有氣。

「老師父你這是幹嘛呀，我可不是來打架的，幹什麼一見面就欺侮人呀！」

出雲和尚聽她這麼說，想到了自己確實有些失之孟浪，長眉頻眨，由不住又自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姑娘這是從那裏來？嘿嘿……却須知道，這裏是佛門善地，可容不得你擅自闖入呢！」

鳳姑娘接退一步，兩隻手往胸前一抱，笑了一聲道：「說到不請自來，這一點倒確是我的理屈了，可是事情可也得分個輕重緩急。」話聲微停，一雙眸子向着榻上的麥小喬瞟了一眼，冷冷的看向老和尚道：「大師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可是來帮你救人來的，你難道認為我不該來？」

老和尚聆聽之下，神色益見緩和。

「無——量——佛——姑娘此話可是當真？」

「我從不說謊。」說着，她已輕移蓮步，姍姍走向小喬。

麥小喬冷笑一聲道：「我沒有事……妳用不着救我……我很好……」

聲音裏含着輕微的顫抖，一面說，緩緩的垂下頭來。

「真的很好？」

鳳姑娘那犀利的眼光，緊緊地逼迫着她。

「我……很好……」

麥小喬却有意的偏開了頭，避開了對方的目光。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看向出雲和尚說道：「大師父應該知道，七指雪山金鳳堂的大小還丹，有起死回生之妙，就是講到『毒』之一道，也較一般醫家要高明許多……」

「阿彌陀佛！」老和尚雙手合十的道：「姑娘果然肯援手救助，老衲感激不盡，只是却要容老衲先行探過再行定奪！」老和尚醫術高超，為防鳳姑娘於醫治麥小喬中途下手陷害，是以才會有此一說。

鳳姑娘顯然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退後一步。

老和尚隨即上前，探出一手，待向麥小喬腕間把去，小喬倏地向後一收，道：「不！」

一時間，熱淚滾滾淌出，她隨即垂下了頭，飲泣道：「大師父，謝謝你的好心，只是太晚了，來不及了……」

老和尚一驚道：「怎麼……姑娘為什麼要這麼說？莫非……」

一旁的鳳姑娘輕輕嘆了一聲道：「老和尚難道真的看不出來麼？」

兩位姑娘一人一句，真把老和尚弄糊塗了。

鳳姑娘輕輕哼了一聲，這才冷笑道：「她的眼睛瞎了。」

真好比晴空裏響了一聲焦雷，老和尚霍地為之一震：「啊！」

憑他閱歷，原該早就看出，偏偏竟是昧於自信，總以為在自己呵護之下，毒性萬萬不會發作得如此快速，却沒有料到，竟然已到了如此嚴重地步。

「姑娘……妳抬起頭來！」

老和尚竟然還存着萬一的僥倖，希望鳳姑娘所猜測的不是真的。

然而，在麥小喬仰起的面頰，那一雙流淚眼睛裏所呈現的目神，竟然是那般呆滯。

已無須麥姑娘自己承認，老和尚便可以斷定——這雙美麗的眼睛，真的已經瞎了。

「阿彌陀佛——」老和尚的一聲佛號裏，整個身子都為之抖顫了起來。

「鳳姑娘……」他轉向鳳姑娘道：「你……」

「老和尚不用着急，這件事也許還不為太遲，現在我來了，一切總不至於太糟，只是……」

她眼角輕企，向着呆滯的麥姑娘看了一眼：「却要看她是不是肯合作了。」

麥小喬搖了搖一下頭道：「不必為我費事，我已經說過了，我想死！」

說到「死」字時，她的一隻手，忽然壓向枕畔，那裏就擱着她的一口長劍，她的手不偏不倚的就壓在了劍把子上，這個舉動不禁使得老和尚又自吃了一驚。

「無——量——佛——」老和尚銀眉頻眨道：「大姑娘……妳可不能……」

鳳姑娘冷冷的道：「她死不了的，妳放心！」

一面說，鳳姑娘輕移蓮步緩緩走到了麥小喬身邊，陡然間探手，待向小喬右手腕上扣去。

可是，麥小喬却像是早已料到對方會有此一手，她的動作比鳳姑娘更快。

鳳姑娘的手方自探出了一半，只聽得「嗆啷！」脆響聲中，一口寒光四射的長

劍，已自劍鞘裏掣了出來。

這一手大是出乎鳳姑娘意外，向後退開。

却只見麥小喬橫劍在手，圓睜雙眼道：「你們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可就管不了許多，我就死給你們看。」

「阿彌陀佛——」老和尚長長吁嘆一聲：「這又何苦？」

他雖然佛法高深，素知進退，過去未來，但是在面對着眼前這一霎，却也有些不知所措。

「姑娘，妳這就不對了，」嘆息一聲，連連誦着：「因何自棄，因何自棄？」

麥小喬這一霎臉色蒼白，表情呆滯，那隻持劍的手微微發着顫抖，她此刻毋寧早已是萬念俱灰，一想到雙眼已瞎，即使是能活下去，又有什麽意思？

閃爍的劍，顫動的手，顯示着她此一刻內心的淒楚與猶豫。

她已有橫劍一死的念頭，只是「自古艱難惟一死」，說到這個「死」字，易是易也，難也難極了。

總還有那麽一丁點兒的不甘心，非到了萬不得已的境地，總是不願伏血劍下，況乎是用自己的手來結果自己的性命，又該是何等的不易？難！難！難！

一霎間的心神交戰，麥小喬終於緩緩地放下了手上的長劍。她心情沉重，下一步又當如何，誰也摸不準兒。

鳳姑娘冷笑了一聲：「我想妳還不至於傻到要尋死吧，好死不如賴活着，就算妳是一個瞎子，也比死了强。」

「就算妳是一個瞎子，」這句話說得好輕鬆，聽起來可眞好比一把尖刀插進心裏那般滋味……

麥小喬原已難堪，幾不欲生，聆聽之下，再也當受不住，雙眼一翻，當場昏了過去，手上一口長劍「啷嗆！」一聲跌在地上，整個身子霍地向後倒了下去。

「啊！」

老和尚無疑爲之吃了一驚。

「無——量——佛——」他轉向鳳姑娘，似有所憾的道：「她已深爲毒苦，妳又何必雪上加霜，這麽一來，豈不更加重了她的傷勢麽？」

鳳姑娘一聲不哼的趨前，先把小喬失落在地上的那口長劍拾起，插回鞘內，放置在几上，這才轉向出雲和尚。

老和尚又自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姑娘快施妙手吧，遲了祇怕就來不及了。」

鳳姑娘輕聲一嘆，似有些無可奈何。

那日她自從與麥小喬在石林一場激戰之後，雙方無疑已是反臉爲仇，老實說，麥小喬的強自插手，硬管閒事，不可否認的，已然大大傷了她的感情，她眞恨不能舉劍殺了她，但事到臨頭，她却是下不了手，今天，她也同樣的無能眼見她毒發身死。

一霎那的心神交戰，驅走了自私與仁慈，毒惡與良善，其實她祇需要轉身一走，或是乾脆晚到片刻，事情便會自然而然的有了一個結果，偏偏自己却來的正是時候，此時此刻，不要說轉身一走，就是拖延片刻，也使她有罪惡之感。

「老師父，帮個忙吧！」

出雲和尚應了一聲，趨前一步，他雖然痛心極了，當日關雪羽把麥小喬託附自己，一切安危自然便由老和尚承担了下來，倘若麥小喬有個三長兩短，老和尚第一個便自無顏面對故人，更何況他居心仁慈，根本上就具有「不忍人之心」。

他雖然武功較鳳姑娘高出許多，但是談到醫術一道，却不敢稱先論強，那是因爲「七指雪山」金鳳堂鳳七先生早有天下第一神醫之稱，尤其擅解百家之毒，在這一方面，自己便實在稱不得強了。

「姑娘只管交待就是。」說了這句話，老和尚銀眉頻眨，便自又喧起佛來了。

鳳姑娘是時已把小喬安置得仰面睡好，一面由身畔取出了此次專爲準備的「七寶解毒丸」，放進到小喬唇內。

那七寶解毒丸，一味奇藥，在武林中確是享有極高盛譽，只道是藥效通神，却是見者幾稀。這一次鳳姑娘是存心救命來的，才帶來了這味靈藥。

「阿彌陀佛！」出雲老和尚吶吶道：「是七寶解毒丸麽？這就好了……」說話之間，已聽見小喬腹內咕嚕嚕直是作响，顯然藥性已通。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老和尚一連說了好幾聲「這就好了」，爲使小喬快些醒轉，他乾脆探出一手，抵在小喬側肋之間，將一股純陽眞氣徐徐灌注入內。

鳳姑娘原本也打算這麽做，見和尚既已做了，便直在一旁靜觀。

只是短短的一段時間，小喬的臉色已由蒼白漸漸變得有了血色。

「阿彌陀佛——無——量——佛——善哉，善哉！」

老和尚簡直喜形於色，只以爲大功告成。

鳳姑娘却並沒有他那麽樂觀，苦笑道：「大師父你且別高興過早，只怕……只怕……」

出雲和尚道：「怎麽？」

鳳姑娘冷冷一笑道：「怕只怕，毒性歸了竅，她的一雙眼睛……」

她所以話聲中斷，是因爲忽然發覺到麥小喬有了動靜，在長長吁了一聲之後，麥小喬終於醒轉過來，緊接着她睜開了雙眼。

老和尚憂喜參半的道：「姑娘，妳覺得怎麽樣？眼睛可看見了？」

麥小喬聆聽之下，微微愣了愣，似乎由夢境之中，才又回到了現實——一抹淒慘出現在她臉上，汩汩的淚水，又自淌了出來。

答案已很明顯，她仍然無能視物！

老和尚急了。

「這——」他隨即向前塌下身子：「來！我助妳一臂之力！」

話聲微頓，老和尚的一隻巨掌，已經按在了麥小喬脅下，緊隨着他的抖動手掌，已把無比內元功力，向對方軀體之內緩緩輸入。

這股充沛力道，猝然與麥小喬接觸之下，即見她身上陡地起了一陣子戰慄，微有血色的臉上，霍地漲得通紅，由不住發出了連聲呻吟。

出雲和尚由於担心小喬的雙目失明，

情急之下，不惜施展出本身的純陽眞力，用以驅除殘留在對方體內的餘毒。他功力深湛，數十年面壁潛修，非同凡响，就在他內力運施之下，麥小喬頓時百脈暢通，却有淡淡的一片粉色輕烟，自她身上冉冉散起。

老和尚輕輕喧了一聲「無量佛」，認爲大功告成，這才把加附在小喬身上的那隻手收了回來。

却不意鳳姑娘在旁微嘆一聲道：「太遲了，我剛才已經說過，毒已入竅，想要起出，可就難了。」

出雲和尚轉向麥小喬臉上注視片刻，不禁大爲失望，喟嘆一聲，嗒然無語。

倒是麥小喬出乎意外的表現得很是鎭定。

「老師父，鳳姐，多謝你們了，這都是我命該如此。」輕輕嘆了一聲，她面現傷感的說道：「這也許是上天註定的，這麽一來，我什麽也都看不見了，正好可以專心一意的服侍菩薩了，老師父，你說可是？」

出雲和尚高高的喧了一聲「阿彌陀佛」，面色淒然的道：「姑娘不必灰心，事情也許還沒有壞到這個地步，且容這位鳳姑娘診視之後再設法吧！」

麥小喬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才轉向一旁的鳳姑娘道：「姐姐，妳看我的眼睛還有救麽？」

鳳姑娘一聲不吭的伸出手，拿住了她的脈門。

「金鳳堂」的醫術天下知名，鳳姑娘雖不若其父之妙手通神，但家學淵源，却也具有相當造詣。

片刻沉默之後，鳳姑娘鬆開了手。

老和尚輕喧一聲佛號道：「如何？」

鳳姑娘嘆了一聲道：「很難說……以我看，毒質像是已進入目瞳。」

老和尚道：「只要沒深入穴竅，總是有救。」

他隨即探出手來，把住了小喬的脈道，仔細的「切」了一陣子脈，點點頭道：「鳳姑娘所見不差……事情還不至於糟到不可救治地步。」

一面說，引手向外指了一指，暗示鳳姑娘到外面說話。

鳳姑娘在未來之前，心裏是對麥小喬懷有相當敵意，只是在她目睹一切之後，一顆心情不自禁的早已爲之軟化，畢竟她們雙方談不上什麽深仇大怨，麥小喬爲情勢所逼，存心出家，皈依佛門，下場已够淒涼，更何况遭到眼前這步田地，實在是令人痛心。

「妳放心，我暫時不會離開這裏，」她頗有感傷的打量着麥小喬道：「只要有一綫希望，我亦當盡力……」

說着，她由身上取出了另一個精緻的小小藥瓶，由其中倒出了兩顆紅色藥丸，遞與麥小喬道：「把這個吃下去。」

出雲和尚探過頭來看了看點頭道：「這大概就是貴門的『天王解毒丹』了？」

鳳姑娘微微一笑道：「看來我家的什麽事，大師父你都清楚，你老人家大可放心，我如果有加害她的心意，也不會等到今天才下手了。」

「阿彌陀佛，鳳姑娘說那裏話，老衲豈會多這個心？只是麥小喬姑娘如今情勢，不得不謹慎用藥，既然如此，老衲也就放心了。」

一面說，隨將手中丹藥交向麥小喬手上道：「姑娘快服下去吧。」

麥小喬接過藥來，並不立刻服下，却向出雲和尚道：「老師父請稍避片刻，我有幾句話要請教鳳姑娘，可好？」

老和尚打了個佛訊，連道：「施得，施得！」隨即向外步出。

鳳姑娘自己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道：「我知道妳要問我些什麽？妳就說吧！」

麥小喬幽幽一嘆道：「妳原是恨我入骨，爲什麽現在又來救我？」

鳳姑娘怔了一怔，把頭轉向一邊。

麥小喬嘆了一聲道：「我好像樣樣都不如妳！其實我此刻萬念俱灰，恨不得死了算了，妳却又偏偏出現，在我認爲非死不可的時候，又給我一綫生機，妳可知道，妳這麽做，雖然救了我，我並不感激妳，我這麽說了，妳仍願救我麽？」

鳳姑娘一笑說：「妳以爲我這麽做，是爲了要妳感激？」

麥小喬道：「一個人作一件事，總是有目的的，妳這麽做又爲了什麽？」

鳳姑娘冷冷的道：「我只是不願意妳死！這就是我來這裏的目的！」

麥小喬搖搖頭，痴痴的道：「如果瞎和死，只要我選擇其一的話，我情願死！所以說……」

她微微地又自發出了一聲嘆息：「如果妳不能治好我的眼睛，我情願死……也就不必吃這個藥了……」

她說這些話時，心情顯然傷感極了，但是，她却是那麽認眞，使得鳳姑娘不敢掉以輕心。

「妳實在很任性，這一點倒是跟我很像！」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妳還是好好地給我活着吧！」

「那是說，妳能治好我的眼睛了？」

「我可沒有這麽說！」

「那……」麥小喬臉上閃起了無限失望：「那妳……妳是說我的眼睛沒有希望了……？」

「我可沒有這麽說！」

鳳姑娘凌銳的一雙眼睛，盯視着她，只可惜小喬雙目失明，不能領會，要不然，他必定會大吃一驚。

接着鳳姑娘冷冷的道：「我雖然不能治好妳的眼睛，可不見得別人就不能，所以妳也就不必急着死了！」

麥小喬冷漠的笑着：「如果說七指雪山金鳳堂都醫治不好的毒傷，這個天底下還有誰能醫治得了？」

「那可不一定。譬仿說，傷害妳的那隻老金鷄本人，如果他大發慈悲，妳就得救了！」

「妳在說笑話了！」

「我說的是眞的，世界上任何事，在它沒有發生以前，常常都會被認爲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發生之後，就又會被認爲是順理成章了，妳說是不是？」

兩個姑娘妳一句我一句，倒像是在探討人生的眞諦與哲理了。

麥小喬忽然莞爾的笑了。

她的確很美，尤其是佔染了幾許憔悴與寂寞，更有那種凄涼的冰寒氣質，越加的惹人憐愛，看在同樣是「美人」的鳳姑娘眼裏，便不禁有些惺惺相惜，而且，多少還有那麼一丁點兒的妒意。

「怪不得關雪羽會對她如此關懷，她果然是個迷人的姑娘……唉！麥小喬呀！妳可知如今妳這條小命可全在我手心裏，我要妳死，妳便無論如何也是活不了，只是我的心忽然竟會變得軟了……」

她的眼神兒不自禁的落在了麥小喬手心裏的那一雙小小藥丸上。

「她怎麼還不吃下去呢？」——吃下去可就一了百了，再也不能在自己與雪羽之間作梗爲患了。

那是她臨行之前精細盤算後；狠心復自私的傑作，居然巧妙的瞞過了老和尚的一雙慧眼，其實，又豈止是老和尚呢？只要麥小喬吞下去之後，就是神仙也無法發覺——那麼結果必然將是：小喬的眼睛一生一世復明無望，而且勢將要在牀上癱瘓終生……

多麼狠心、毒辣、卑鄙的行徑！然而，那是愛！一切都是爲了要得到關雪羽那個她心目中至愛的人！爲了得到這個人，她不擇手段，竟而出此下策，在狹意的「愛」的意識裏，便只能看見所愛的人與自己，一切的出發點便只有彼此雙方，其他第三者的死活便爲之次要了，多可怕的心理作祟。

麥小喬由於雙目失明，已無能透過對方的面部表情，體會面前這個人的一切微妙思維。

在短暫一刻心神交戰裏，她終於鼓起了勇氣，選擇了面對現實這條路，勇敢的活下去。

兩粒神秘的紅色藥丸，在她掌心裏滴溜溜地直打着轉兒，終於她輕嘆一聲，擧起這隻手，待將藥丸放進嘴裏。

忽然，鳳姑娘的一隻手，疾出如電，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腕子。

「慢着……」

「怎麼了？」麥小喬驚得一驚。

鳳姑娘簡直難以掩飾她臉上的尷尬，一霎間，那顆心跳動得那麼厲害，閃爍的美眸裏，流動着炫然欲出的淚水。

「這個藥……也許對妳不太適合……」

說了這句話，她即由麥小喬手心裏，把那兩顆藥丸取了回來：「也許換這一種對妳比較適合一些……」

麥小喬自然不知道對方這一霎的心理變化，莫明其妙的竟自逃過了一步這比死亡更爲可怖的殺刦。

在她茫然無從的意識裏，手心裏顯然已接觸到鳳姑娘第二次改換了來的藥粒。

「吃下去吧！」——傳過來鳳姑娘略似歉疚的聲音。

人的思想變化可眞是瞬息萬變，善耶惡耶，往往只在乎片刻一念之間。

正因爲有了先前一霎間的「惡」，這一霎間的「善」便更爲珍貴，在一番心神交戰之後，鳳姑娘幾乎是以贖罪的心情來面對眼前的麥小喬。

當她眼看着麥小喬把兩粒眞的「天王解毒丹」吞下之後，下意識裏，才爲之眞的鬆了一口氣。

麥小嬋說了一聲「謝謝」，隨又道：「這藥很靈麼？」

鳳姑娘點點頭：「很靈，但是……」

「但是怎麼樣？」

「不瞞妳說，」鳳姑娘道：「只怕並不能治好妳的眼睛……」

麥小喬的臉色更見蒼白。

甚久之後，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苦笑着道：「一個失去眼睛的人，未來的日子將怎麼過下去？……我眞的不敢想……不敢想……」

「妳最好不要想下去……這樣將會好過一些……」

「妳說得好容易……」

一霎間，麥小喬臉上已自沾滿了熱淚，低下頭，晶瑩的淚水，點點滴滴落向塵埃。

「鳳姐！」她忽然抬起了頭：「有一句話我要問妳。」

鳳姑娘點點頭道：「請問。」

「唉……」麥小喬猶疑了片刻，終於定下心來：「關大哥他……他可好？」

鳳姑娘怔了一下，點點頭：「他……好。」

「妳可知他的近況？」

「知道一點！」

「他現在在那裏？」

「妳一定要知道？」

「我……很想知道一下！」

「好吧，那我也就無妨告訴妳！」鳳姑娘說：「他現在在七指雪山作客。」

麥小喬呆了一下，痴痴的笑了笑：「七指雪山？妳是說……就是妳住的七指雪山……？」

「是。」鳳姑娘冷冷的說：「他現在是我爹的客人，暫時住在我家！」

「噢……我知道了……」

鳳姑娘挑了一下眉頭：「妳爲什麼要問這些？」

「我……」麥小喬苦笑着，搖了一下頭，正要說出心裏所思，只聽見室外傳過來老和尚的一聲：「阿彌陀佛，老衲可以進來了麼？」

麥小喬點點頭道：「大師父請便。」

緊接着房門輕啓，出雲和尚已邁步而入。

鳳姑娘道：「她已服下了金鳳堂的天王解毒丹，七天之內，可以將身上餘毒全數淸除乾淨，大師父這兩天請多多操心，留意一下她的發展，看來一切良好，我也就放心的去了。」

出雲和尚單手打了一個問訊道：「無——量——佛——姑娘這就要走麼？」

鳳姑娘道：「請恕失陪——」

說完，她向着一旁的麥小喬瞟了一眼，點點頭道：「妳是聰明人，總不會做出糊塗事來吧……」

忽然她輕輕嘆了一聲，接下去冷冷的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再說，妳的眼睛並非已經絕望，爲人爲己，哼哼……妳總不能就眞的去尋死吧！」

麥小喬搖搖頭說：「妳放心，我絕不會再存這個念頭，鳳姐姐……謝謝妳！」

鳳姑娘說了聲：「好——」隨即轉身步出。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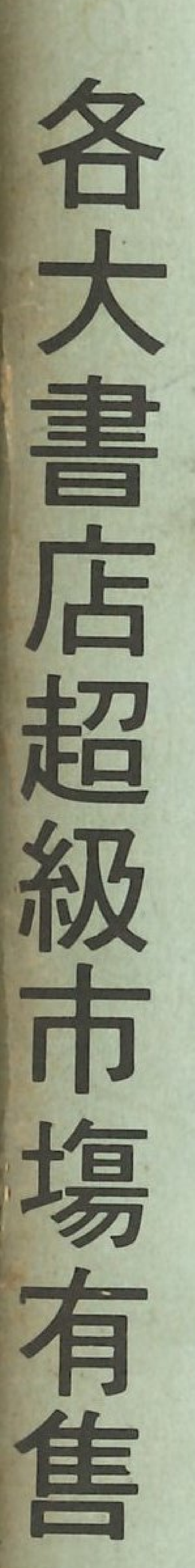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武俠小說

無名鎮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慕容美 著

環球出版社發行

